

## 一、骠骑魂影血染龙碑

路上。

寒山重用虎皮披风遮住了背上的斧盾，拉起了黑巾掩着口鼻，司马长雄在他右方，二判官萨牧非在他左侧。

奔行中，寒山重有力的道：

“长雄，到了西淀，传谕下去，除非必要，尽量减少杀伤，能逼使敌人逃逸，当为上策。”

司马长雄微微一怔，随笑道：

“院主，这大约是梦姑娘的意思吧？”

寒山重哈哈一笑，没有回答，一侧的二判官萨牧非却悄然向司马长雄挤眼，做了个鬼脸。

十二个铁蹄飞扬，尘土飘舞，由远至近，由近而远，周遭的景物在迅速变换，又迅速倒退，过了张登城，路，过去的抛下，现在的又过去了。

于是，当日在西山，残霞满天，三乘铁骑，已只隔着西淀不到十里路的距离了。

寒山重凝注着几座小巧山丘之后的一片树林，沉稳的道：

“树林之后，即可看见碧波万顷。”

司马长雄换手握缰，冷冷一笑道：

“那是西淀了。”

二判官萨牧非手搭凉棚，遥遥望去，沉声：

“院主，咱们走小路，经过一个山丘，从那片树林边缘转过去，那儿有一片芦苇野草，深长蔓延，我方人马便分藏在内。”

寒山重一带马缰，叱雷已低鸣一声，离开这条原本不甚宽敞的道路，转奔入野地之中。

极快的，三匹骏马已抄过山上，转过树林，嗯，在这片林子的后面，果然已是一望辽阔，秋水连天的西淀！

在湖边的白色沙地上，生满了萧萧的芦苇与深长的野草，沿着湖边，蔓延无尽。

寒山重等三人迅速下马，进入这片高达人半的深邃芦苇之中，这些芦苇密度极大，而且，地面全是细软的白沙，踏上去十分舒适，这真是一个足以藏得千军万马的好所在——除了有点寒冷。

秋深了，金风如削，尤其自毫无遮蔽的湖面吹来，更是冷得刺骨，芦苇一片片的波荡着，哗哗作响，实在有几分萧索之气。

寒山重与司马长雄、萨牧非等进入里面不久，已可看见十几二十个人分为一组的浩穆壮士们随处坐卧着，他们隐藏的位置十分松散广大，不虞为敌同时发现，每个人都用虎皮披风围着身体，抵御着湖面袭来的寒风。

金刀呼浪迟元与生息陀罗包川二人赶来见过寒山重，引那里各人到了芦苇的边缘，在这里，从芦苇隙缝中，可以遥遥望见三里之外的小灵州，及小灵州返往岸上的宽大石桥，现在，那将遭到猝袭的地方，正平和的亮起了几点灯光。

寒山重沉默的俯在沙地之上，几根芦苇横遮着他的面庞，但是，他那双尖厉而澄澈的眸子，却已隐隐闪射出狠煞的光彩。

或者，又是一场凄怖的血战要展开了，天空中，乌云已逐渐涌合。

风自湖面上吹来，着体如一阵阵的冰碴子，冷得刺骨，芦杆在风里摇晃，摇晃得像在号啕，预计中的一个美丽黄昏显然已没有希望，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西淀湖面的上空，阴霾已越来越浓郁，而且，更在缓缓向四周扩展。

“变天了……”萨牧非低沉的道，那张生满麻点的黑脸有一丝儿冻红。

寒山重慢慢缩了回来，司马长雄在旁边轻声道：

“可要盖条毛毡，院主？”

长长吁了口气，寒山重摇摇头，道：

“不，这是在打仗，受点风寒是应该的，等一下，白龙门的朋友将会更不舒服。”

迟元将双臂枕在脑袋后面，冷峭的秋风把他满颌虬髯拂得飞舞不息，这位浩穆院的煞手却懒得理会，仍旧好整以暇的将目光投注在逐渐黑暗的天空上。

生息陀罗包川折了根芦杆咬在口里，双眼却仍注视着几里外的小灵州，漫不经心的道：

“老天爷的脾气也怪，说变脸就变脸，刚才还有丝丝阳光，现在却黑压压的一片，像是哭丧着盘儿的大马猴……”

寒山重抓了一把碎细的白沙，又任它自指缝中泻尽，望着白沙的泻落，他平静的说道：

“天色暗下来，我们就开始照计划行事，白龙门的情形就会像这手中的细沙一样，流颓到底。”

包川忽然自己笑了起来，萨牧非看了他一眼：

“小包，你自个在穷乐些啥玩意？”

包川吐出嘴里的芦杆，忍住笑道：

“我想，请白龙门的朋友到湖水里洗个澡，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感觉？”

萨牧非眼光自然落到湖面上，湖水，正被狂劲的秋风吹得波波涌荡，萧萧生寒，远望一片朦胧，在隐约中，已可感到透骨砭肌。

吸口气，萨牧非打了个寒栗：

“未曾下水，已感到透心而凉，滋味不大好消受。”

寒山重笑了笑，道：

“你们两个都是鸭子，当然见了水就生寒，长雄，你告诉他们两人，我在张登城外的小村子里新拟定的花样。”

司马长雄舔舔嘴唇，似笑非笑的道：

“由本右卫及迟左卫率领识得水性的弟兄三十名，自此处向小灵州泅水过去攻其后侧。”

倒吸了一口凉气，包川低呼道：

“好家伙，敢情我们自己先要尝尝这寒烟白水的滋味了！”

寒山重哧哧笑道：

“本来想叫你小子下去，后来一想，还是让你少喝两口灵芝露吧。”

包川松了口气，红着脸道：

“刀山油锅上去下来属下都不含糊，就是对这水，院主，实在令人打噁……”

双臂侧枕的迟元嘿嘿笑道：

“小包，看咱表演个浪里白条给你欣赏！”

萨牧非插口道：

“左卫别冻成冰鱼了。”

包川嘻嘻笑了起来，迟元转过脸，不愠不怒的道：“老萨，咱们看看谁先到！”

萨牧非笑了笑，道：

“兄弟不信两条腿比不上左卫泅水的速度快。”司马长雄接着道：

“老萨错了，我们泅水是手足一齐加劲，比你光凭两条腿决不稍让。”

寒山重望望天色，身上，也确实觉得寒气森森，他爱惜的看了司马长雄及迟元一眼，司马长雄忙道：“院主，长雄硬朗，水冷无妨，迟元更壮健得像一头牯牛，这点寒意，他定然不会置于眼中。”

迟元低叫了一声，道：

“老弟兄，你装好汉可别将老哥我也拖下去，老实说，妨则无妨，不过，能免了更佳……”

包川又嘻嘻笑了起来，道：

“左卫方才还英雄盖世，怎的只这顷刻就反穿皮袄装起老羊了？”

迟元两只铜铃眼方才瞪起，寒山重已忽的坐了起来，沉声道：

“开始行动。”

没有人敢再说笑了，司马长雄与迟元向寒山重匆匆抱拳别过，轻轻匍匐到芦苇边缘，略一召集，已带领三十名大汉潜出外面，谨慎而又迅速的往湖边摸去。

萨牧非自来不善水性，他朝已经快要接近湖水的幢幢人影看了看，吸了口凉气，包川已在他肩上重重一拍：

“走了，老萨。”

一百多名浩穆壮士身背强弩，兵刃全藏在衣衫之内，静默而矫健的鱼贯潜出，不一刻，已经移出去老远。

自芦苇尽头，神钓曹耐吏亲自牵着寒山重的叱雷过来，芦杆轻轻的哗啦着，寒山重蹿上前去，他接过缰绳，低声道：

“耐吏，那十大笼松鼠都带妥了？”

曹耐吏微微颌首，递过一个皮囊给寒山重，关注的道：

“院主，你独自犯险，可要留心。”

寒山重拍拍他，笑道：

“不会有错，我不是第一次独自犯险了，况且，这也只能算打一场头阵而已，耐吏，马匹匿藏处不会有问题吧？”

曹耐吏摇头道：

“安全得很，属下已派遣十名弟兄担任守卫，在后面的密林深处，每一匹马都已加以枝叶掩蔽……”

寒山重满意的道：

“好，现在，耐吏，小心去吧。”

曹耐吏躬身为礼，默默退走，跟着他身形隐入夜暗之中，尚有二十多条魁梧身影，其中，有十个人影上各背着一个椭圆形的大笼子，笼子外面罩以黑布，嘿，这里面是一些将担任恶作剧的小把戏。

这一片白头的芦苇，已经寂静下来，风吹得更紧了，芦杆儿拥挤着，哗啦哗啦的像在哽咽，或者，它们应该呜咽了。

湖水悄悄的拍打着沙岸，声音轻微，轻微得凉森，天上，甫临的夜黑得像浓墨，乌云涌荡着，有一股子不安的郁闷与惊悸，这是深秋的夜晚，萧索

得很。

寒山重盘膝坐在地下，眼帘微阖，他借着这短暂的时间在调运着体内一股精纯之气，叱雷在他身旁俯卧，这头机灵的马儿，仿佛也明白即将有一场什么要来临，它的鼻尖不敢往主人身上触嗅，一双巨眼却眨呀眨的，谁也不知道自异于人类的别一种动物脑中会在此刻思维着什么，紧张，抑是兴奋？

约莫过了盏茶时光，寒山重缓缓地站了起来，叱雷也四蹄挺立，摇耳抖身的俟立一旁，轻轻拍拍它的头，寒山重骗腿上马，一抖缰绳，火刺刺的冲开芦苇奔了出去，像一枝怒矢！

叱雷方才驰出百多步，寒山重已一夹双腿，转奔向坚硬的土径上，他换了左手执缰，戴在腿上的银铃儿声音就叮当的响了起来，幽幽的，清雅的，却又荡人心魄的传出老远。

铁蹄敲击着地面的声音，仿佛是一千名鼓手在兴奋的击着鼓，如骤雨，如密雷，更似魔神的巨锤自天边一路锤来！

蹄声响着，在这嘈杂的声音里含蕴着杀伐，含蕴着狠厉，更含蕴着那令人汗毛竖立的银铃震荡之声，这些声息，在夜暗中清脆无比，带着一股凄怖，血淋淋的。

于是——

三里来路的距离极快接近了，几十丈外，直通往小灵州上的那座宽大的青石桥已看得十分清晰，桥首以花岗石雕刻的一条巨大白龙仍然如往昔一样昂首翘尾，神态威猛如生，在这座石雕白龙的石基之下，有数十名连袖至肩纷绣着一条白龙图案的彪形大汉，一字排开，数十把弓箭对着寒山重铁骑奔来的方向。

看得出这些白龙门弟子异常紧张，他们每一双眼睛都大大的瞪着，额上青筋暴露，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也宁愿不信，不信在那片急剧的马蹄声中隐隐传来的清脆铃声。

两名头目似的大汉并立在青石桥的桥头，高挑的四盏气死风灯映着二人的魁梧身影，长长的拖在地下，气死风灯在夜风里摇晃，映在地下的影子也在摇晃，像是无边苦海里无声颤栗的冤魂。

于是——

蹄声更近了，似是一阵阵的焦雷在耳边，当然，那叮当不息的银铃声亦响得更急促了，像在轻扯人们的心。

峙立的两名大头目，其中一个已在远处的单骑一跃之下，看清了那名骏马双耳间雪白的鬃毛，那极快而又刺目的略一扬闪飘拂，宛如一柄利剑陡然插进了他的胆囊，这名大头目猛一哆嗦，窒息的嚎叫：

“是寒山重——”

他身旁的伙伴也如雷殛般的一怔，又倏而火烧眉毛似的跳了起来，心胆俱裂的大叫：

“快放箭，快，快……”

弓弦的“铮”“铮”之声随即响起，利箭如飞蝗翼鼠，在空气中呼啸着织射而去，另一名大头目手足抖索着回首狂叫：

“李老九，赶快回去催请各位师叔……快呀，你这狗娘养的！”

一条人影有如丧家之犬，亡命般奔回桥上，在这边，利箭的目的物已像飞一样剽悍的接近，射到身前的箭矢，全被马上骑士舞起旋转的皮盾砸飞震落，“噗”“噗”之声宛如雨打蕉叶虽然急剧，却毫无损伤。

两名大头目绝望的呻吟一声，在这么峭厉的秋风里，却满身汗透的抽出兵刃，面孔五官扭曲着瞪视着那匹长奔短跃的铁骑猛烈冲到！

鞍上的寒山重，神色冷漠肃然，到了青石桥五丈之遥，他猛一带缰绳，叱雷已长嘶着飞跃而起，前蹄甫始着地，一个弓背再度跃蹿出寻丈之外，而皮盾斜挥，三名白龙门弟子已嚎叫着被震落桥下！

叱雷的鬃毛似雪花飘散，寒山重在马上猝然长身，戟斧的光芒暴闪，又有两名白龙门弟子拦腰断成四截！

一名大头目偏着头，鼻孔大大的张着，脸色青白的狂冲上来，口里嚎叫：“寒山重……你这狗……”

寒山重的身躯在马背上一翻一旋，巧妙之极的让开了这名大头目狠砍恶杀的七刀，戟斧倒掠，“呱”的一声，这名大头目的脑袋已被削去一半！

就在斧刃闪过，血溅肉飞的时候，寒山重已同时笔直的横卧马上，他的双脚如电掣般伸缩，四名偷偷奔奔的白龙门弟子，仿佛被强力弹簧弹起的圆球一在，滴溜溜滚摔而出！

仅存的那名大头目已恐惧得连手中的朴刀也握不住了，他大叫一声，像喝多了酒的醉汉，踉跄不稳的往石桥上奔去。

寒山重抖缰狂奔，在鞍上的躯体左翻右斜，前后施展，斧盾交相闪舞，血肉纷飞里惨号不息，很快的，他已追上了那名魂颤魄散的大头目！

“你就是如此窝囊的率领你的兄弟么？”

寒山重冷冷的说了一句，那名大头目骇然回视，那张面孔，简直已被“惊惧”充塞得变了形，面色惨白如纸，全身抖索得使他的朴刀“呛啷”一声坠落桥上！

啷了一声，寒山重正待放倒他，三五只利箭已自桥端猝然射来，他哼了哼，转骑挥盾，那名大头目却疯狂般乘隙跑向黑暗，但是——

被寒山重磕飞的利箭，有两只“嗡”的一声震起，像是两条流星的曳尾，溜泻向后，其中一只，已那么恰巧不过的，残酷得令人掩目的钻入那名奔出十多步的大头目背脊，连一声哀号也不及发出，他那高大的身躯已仆倒地下，寂然不动！

寒山重大吼一声，再度返冲桥头，在叱雷的铁蹄飞嗅里，他的戟斧已霍然掠起一片银流，暴旋之下，方才施放冷箭的七名白龙门弟子悲噪汇成一片，有五具尸体，血雨蓬洒，连肚带肠的被绞得块块片片，似被无数只魔手活生生扯裂，又活生生的用力投掷在桥首雄踞着的石雕白龙之上！

于是，那条白龙，现在已更加威严悦目了，龙身斑斑点点，血肉黏贴，翘起的龙须之上，还挂着一颗突目裂唇的人头！

这时——

嗯，桥的那一端，人声鼎沸，火把连成一片，在火把的光芒照耀下，看得出约有两三百人正向这边迅速奔来。

仅存的两名白龙门守桥弟子，躺在血泊里呻吟着，寒山重毫无表情的看了一眼，又缓缓将马身转向桥的延伸处。

一个肋下挨了一斧，命已垂危的白龙门弟子，痛苦的嗥号了一声，蓦然嘶哑着大叫着：

“寒山重在这里……师兄啊……寒山重在这里……”

寒山重残酷的在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他生硬的道：

“朋友，假如你挺得住半炷香的时间，你会高兴有许多同伴要与你一起

上路，那时，你不会觉得寂寞了。”

那名白龙门弟子在血泊里抽搐着，却倾力抬头瞪视着桥的那边……

寒山重缓缓的道：

“现在，要开始了。”

他的腿用力一挟，口中尖叱一声：

“唷嘿！”

叱雷四蹄蓦地跃起，像一阵凶猛无比的旋风狂冲而出，瞬息之间，已奔出去二十多丈！

火把的光辉已接近在数十步之外，在闪耀的火光下，寒山重清晰看出那群人的为首者，赫然是白龙门的二当家——“闪手”索彪！

几乎在同时，索彪亦已看清了寒山重，他黝黑的面孔起了一阵痉挛，匆促的吼道：

“白龙门属下分散两侧阻杀来敌！”

蜂拥奔来的白龙门弟子喝吼一声，迅速分向石桥两边，行动利落而矫健，显然，他们平素的训练也是极为精良的呢。

寒山重大笑一声，高呼道：

“索彪，寒山重又自鬼门关回来了，还记得寒山重在蟠龙山下的那几句话？”

闪手索彪嘴角抽搐了一下，狂吼道：

“姓寒的，白龙门不将你这小子置于眼中，任你有几条命都是一样！”

在蹄声如雷里，铁骑飞进，寒山重哧哧笑道：

“那要用事实证明，索彪！”

低叱一声，闪手索彪暴躁而起，身形略一晃动，已向马上的寒山重猛击十掌，寒山重长笑不绝，在鞍上的身躯猝斜，戟斧兜起，五名白龙门弟子连人影尚未看清，头颅已飞向桥下——五具无头身躯却倒在桥上。

索彪在空中迅速回转，叱雷也已载着寒山重驰出五丈，只在这刹那之间，已有十六名白龙门弟子尸横就地。

侍立石桥两边的白龙门所属，吼声沸腾，刀光如林，纷纷砍向自中间闯出的强敌，但是，在铁蹄翻飞里，在戟斧的寒光与皮盾的滚旋里，兵刃纷纷脱手蹿射，血与肉不绝溅散，人命在冥灭，一条条身躯不成形态的摔跌仆倒，有的死在桥上，有的翻过石栏摔入黑暗而冰冷的水中。

闪手索彪眼睛都红了，他只见寒山重闯骑过处，本门弟子有如滚汤浇雪，颓溃消败，速度简直快得惊人！

连挥九盾，七柄单刀与六个身体同时翻出桥外，寒山重哼了一声，身形在马背上一倾急折，就斧的锋刃笔直劈出，满天的肚肠蓬然里，他右脚疾弹，另一名白龙门弟子已嚎号着穿过桥栏跌到水里！

一条人影疯狂的自后面扑到，掌风罡烈雄浑，急罩寒山重全身，于是，叱雷猛的冲向桥边，将两个白龙门弟子活生生的撞出桥外，寒山重反手十九斧，已将来袭者强逼出去！

“索彪，你奇怪寒某这条命长得够瞧吧？”

寒山重嘲讽了一句，闪电三盾已将冲来的四名白龙门弟子斜砸八步，索彪大吼一声，再度扑上——

随着他的动作，在挤排蜂拥的白龙门弟子中，有一条人影悄无声息的跃蹿而来，两片金芒微闪，已狠辣无匹的插向寒山重双臂！

寒山重与索彪石火电闪般连连交击了三招七式，眼角一瞥，他已毫不考虑的稍一低身，右脚一拗倏弹，快得令人不能慑视的蹶到另一个敌人胸前！

那偷袭者似乎估不到对方的攻势来得比他更快更狠，于是，他的一只金钩尚未递到位置，已怪叫着倒翻而出！

戟斧与皮盾混为一体，强攻索彪，劲气排斥中，寒山重轻视的道：

“郭长风，几次见你，你的动作都是这么没有出息！”

那自后面突击的人物，果然正是白龙门第一流的人物，十大高手中排行第六的霹雳虎郭长风！

他尖叫一声，足尖一点青石桥栏，再度蹿起，手中一双金钩有如泼风打雨，绵密得没有丝毫空隙！

寒山重抖手一记“二神垂眉”，反腕一招“鬼决天河”，身形在马背上一个盘舞，紧接着一记“神转天盘”！

闪手索彪与霹雳虎郭长风怒叱着游掠躲避，而冲到眼前的十多名白龙门弟子，却俱已肢折命残的倒了一片！

“砰”的一声轻响，一大蓬缤纷的黑点喷向寒山重，寒山重皮盾暴舞中，觉得手腕一震，那蓬射来的黑点暗器已全然嵌入他坚实的皮盾之中！

闪手索彪再度射进，双臂伸缩，倏忽十肘九掌十一腿，微晃又起，寒山重抡斧回挡下，那轻轻的“砰”的一声细响又起，一大蓬劲力特强，美丽夺目的各色黑点又向他身前罩下！

紫红色的皮盾呼噜的纵横翻飞，“噗”“噗”之声不绝不息，寒山重坐下的叱雷却忽然地抽搐一下——

多少年了，寒山重明白自己爱骑的习惯，他只要觉得如此——那一抽搐，便是说，叱雷已经遭到痛苦了。

霹雳虎郭长风双钩似蛇信吞吐，狠毒的溜泻卷合上来，寒山重一挟马腹，叱雷竟仍然骠猛如昔，嘶叫着狂冲上前，马身蓦地一个盘旋，寒山重回斧暴斩，又有九名白龙门弟子血溅命丧，右肩袖的丝绣白龙被鲜血染得赤红！

忽然——

连续的“砰”“砰”两声轻响，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传来，像是轻响声方才飘荡于空中，两大片五彩异色的星星点点，又宛如两只魔鬼的手掌，那么虚渺而难以抵挡的猛烈急射到来。

寒山重斧盾交舞中，劲气回旋如啸，滚滚荡荡，五色的星星点点横飞直溅，叱雷却蓦然“唏聿聿”的悲嘶一声，四蹄一滑摔到地下！

霹雳虎郭长风兴奋大叫，狂扑而进，闪手索彪亦已看见寒山重被他自己的坐骑压在下面，这是千载难得的良机，他亦紧跟急上，而比他们两人更快，另一条瘦小的人影已越过朝这边冲来的白龙门弟子头上飞射而下，那人口中大吼道：

“二师兄，寒山重的头是愚弟的！”

白龙门的三名高手，自三个迥异的方向扑来，在他们背后，人如潮涌，刀光缤纷，哗叫欢呼响成一片——

简直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在白龙门的三名高手近到咫尺之际，横倒的叱雷已倏然嘶吼一声，全身一扭，猝而竖蹄猛立起来，寒山重依然稳坐马上，微笑如刀，那笑，狠毒得带血！

闪手索彪倒噎了一声，一句“不好”尚未及出口，寒山重已阴沉的吐出三个字：

“阳流金！”

戟斧脱手而出，皮盾微微一震，快得仿佛复仇之神的冷酷眼波，在人们不及思维的瞬息之间，锋利的斧刃已“嚯”的闪旋，斧刃边缘的精致花纹，似乎陡然间延绵扩展，延绵至永恒，扩展在生死！

闪手索彪全身血液一下子都凝冻了，他口中发出一声凄怖的喊叫，倾出吃奶之力，疯狂向桥面翻滚出去，霹雳虎郭长风面孔的肌肉蓦然僵了，他的脸色死灰般的以右钩拄地，拼命往后旋出，左手钩便在同一时间将他身后一名白龙门弟子钩住带向里侧，动作与索彪同样快得狼狈！

但是——

另一名自空中扑下的瘦小身影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来势全是一股冲劲，又猛又快，待这瘦小汉子发觉他的师兄正像鬼似的往外窜滚之时，寒山重飞旋的戟斧已到了他的眼前！

没有任何人可以挽回这惨厉的局面，而这局面却又发生得如此迅捷，似是本来就已经成为事实了，“呱”的一声刺耳裂骨之响倏起，那自空扑落的瘦小汉子甚至连一声嚎吼尚未发出，一颗尖削的头颅已带着满脸惊愕迷惘之色，与大蓬的鲜血溅飞起空中三丈！

热血溅散中，被郭长风用单钩扯回替死的那名白龙门弟子拦腰成为两截，但是，寒山重的戟斧实在太快，郭长风虽然扯回一名弟子替死，他的左手亦陪着那名弟子殉葬了——齐着手腕被斧刃削落！

寒山重身躯一转，巧妙的接过返回的戟斧，目光已瞥及一段银光闪闪的圆筒，正冷清的弃置地下，筒内有少许五彩鲜艳的多角形锥粒流撒于外，而那具躺在圆筒之旁的无头尸体，却以他的血液浸染得这些五彩锥粒更为夺目了。

闪手索彪拼命翻滚出十步之外，冷汗透衣的斜旋到桥墩之旁，面孔已成青白，他恐怖的急忙回头看去，老天啊，在这刹那，寒山重又已闯骑十丈，沿桥两侧，白龙门弟子有如强风拂草，紧紧仆倒！

地下，那具瘦小的无头尸体首先映入他的眼中，一只断手，紧紧握着一柄金钩，断手在一堆尸身之上，金钩在两截人体之中。

索彪激灵灵的一哆嗦，他知道那具无头尸体是他八师弟的，八师弟，那白龙门十大高手之一，善使“旋星筒”的庄和，那断手，化了灰他也认得，不是老六郭长风的还会是谁的？

一股强烈的愤怒悲哀冲入索彪的脑际，他顾得不太多了，这“太多”，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生命在内，双臂急抖，这位白龙门的二当家电射而起，悍厉的两度起落，已追上了长驱直入的寒山重！

这时，惨号厉噪已混成了一片，在戟斧的冷芒与皮盾的飞舞里，人的躯体与生命之泉水撞仆溅流，兵器似满空的殒星曳尾，闪着一溜溜的光辉坠向黑暗，叮当呛啷之声起落盈耳，情形像是虎入羊群！

索彪奋不顾身的飞扑而至，寒山重已一盾兜翻了两名白龙门弟子，他似是背后有眼似的低侧上身，一记“二神垂眉”，先行发难，将来势猛急的索彪逼得一室之下暴闪五尺。

冷凄凄的一笑，寒山重一脚踢倒了一名狂冲来的白龙门弟子，他森寒的道：

“索彪，蟠龙山下的故事，永不会重演了。”

索彪狂吼一声，如火石闪晃，倏出十一掌，身形猝翻，再进九肘三腿，

风声呼啸里劲气汹涌排挤。

“好索彪！”

他的“六六大板斧”中精萃之学，蓦然连出九招十七式，这九招十七式自九个方向同时攻出，又在攻出的同时倏然幻做十七个角度，斧影漫天，银练纵横，几乎囊括了天地空间。

索彪面孔扭曲，气喘吁吁，他的“闪手”虽然快如电掣，却无法突破敌人那片精耀密集的斧影，实在不愿退，不甘心退，但是，他却不得不含着满心悲愤，再次的追去。

寒山重哧哧一笑，抖缰奔去，铁蹄飞扬里，他右斧左盾，长斩短砸，一路奔驰下银铃叮当有如催魂之曲，白龙门弟子一片片的横尸，一堆堆的叠起，悲嚎叫声，已显得那么微弱无力了。

现在，隔着桥尾不足十丈了，眼前，小灵州的亭台楼阁已可清晰入目，嗯，这是个风景优美的所在——假如不是经过一场血战的话。

索彪已像疯了一样从后面追来，他一面奔跑，一面嘶吼着：

“寒山重……寒山重……你有种就停下来与老夫一决生死，……你有种就停下来，你这刽子手啊……”

据守青石桥最后一段的白龙门弟子，大约还有一百多名，他们在火把的光芒下，神色已惊惶的挤在一堆，后面的向前推，前面的向后挤，这些白龙门的好汉们已经整个丧失斗志了，是的，假如你明明尽了力攻敌，明明硬着胆子冲刺，而结果却仍是死亡的话，除非你不知生命是什么意义，否则，再继续就困难了，虽然，敌人只有极少——一个，但却是如此狠毒，如此威盛，似一座深阔恢宏的巨山，蕴藏不尽，难以摇撼。

寒山重又往前冲了一丈，斧挥盾舞，七条大汉又再残命，在七柄腰刀飞泻中，他回头冷冷的道：

“索彪，你过来！”

闪手索彪仿佛是一条飞瀑，自三丈之外长射而来，“闪手”中的绝技，“闪命九击”一口气展出，若串雷，威势慑人，漫天掌影流射织穿，劲气回旋中厉啸声宛如厉鬼嚎啕！

寒山重哧哧一笑，身躯稳坐马上不动，冷森的道：

“阳流金！”

“砰”的一声闷响，随在他舌尖滚动的三个字中间响起，戟斧的寒刃暴闪，快得不可言喻的霍然斩来，索彪一口钢齿深深咬入下唇，在这瞬息，他已将心横起，“闪命九击”的招式依旧毫不改易的攻去，凌空的身形同时倏扭，“铮当”一声怪响传出，这位白龙门的二当家腰部衣衫已突然暴烈，在裂开的缝口处，一条宽约二指，金芒闪闪的带形物体，如一条金蛇也似猝卷寒山重而去！

双方的距离十分迫近，索彪招展式连的攻击间隔只在寒山重头顶六尺左右，当戟斧旋劈，索彪就算尽力躲闪，也恐怕难以保全，但是，令人预料不到的是他非但不躲，更竟加速攻击，尤其他那腰间突然飞出的金色带彩，在狠辣中更加上三分阴毒！

寒山重略感意外的“噫”了一声，在马上的身躯迅速侧倒，时间只是一刹，飞舞纵横的掌影蓦而消敛一空，金蛇似的带影喻然自寒山重肩头擦过，血光溅映里，戟斧在空中倒旋而回，斧刃往后一翻，已那么巧妙不过的将柄反递到寒山重手中，而锋利雪亮的刃口上，又已染上一层浓厚的鲜血——

闪手索彪倚在三步外的桥栏上，胸膛开了一个可怖的血洞，大股的血液正狂涌而出，他头顶上的发辫披在额前，面色蜡黄得不似一个方才还活生生的“人”，喘息着，呼噜噜的，大张的嘴巴，却尽是吐些血泡！

白龙门余下的弟子惊呼哗嚷乱成一片，有如潮水般往后拼命退去，那形状，狼狈得可怜。

寒山重毫无表情的望着索彪，冷冷的道：

“索二当家，记得寒山重说过，要用鲜血洗染西淀的白龙碑。”

索彪倾力倚持在冰冷的桥栏上，他的面色虽然苦涩，却平静得古怪，他似乎想挤出一丝微笑，但是，他失败了，脸上僵硬的肌肉像已不是属于他的，滞冷得令他自己也在叹息……

寒山重眼角掠过自己肩头一条深阔的伤口，缓缓的道：

“白龙门就要毁灭，索彪，佛家有一句最简单的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用杀孽播下的种子，将也会收到杀孽的报偿。”

索彪嘴唇翕动着，喉结在一上一下的颤动，他那蕴含着万般神色的目光一直凝注着寒山重，终于，默默无语，擦着桥栏坐倒在地下，连任何表示也没有，眼帘半睁，然而眼帘里的那双眸子里，却永远也不会再有反应了。

桥的另一边——

白龙门的弟子已乱成一片的退出老远，吼叫惊嚷沸腾不息，寒山重冷森的望着这些吓破了胆的敌人，蓦然厉叫：

“白龙门的朋友，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你们二当家如此殒命，白龙门的威信就如此低贱不值？”

叱叫声中，寒山重抖缰冲去，他的皮盾斜挂右肩，空出的左手迅速探入悬于马首旁的皮囊，又快得不可言喻的挥抛而出，于是，一连串银光闪闪的椭圆形物体排成一线飞出，当人们的眼睛尚没有看清这是些什么东西，连串的银色物体忽然撞击在一起，仿佛霹雳猝响，一片轰然爆烈声中，烟硝晦迷，火蛇迸射，白龙门的人马尚未及退出桥面，已有一半以上嚎叫着滚到地下！

随着这一片火海也似的爆炸声响，石桥两侧的暗影中，桥墩下，已倏忽传来强弩的机括声，“噗”“噗”不息，箭矢飞舞，狼奔豕突的数十名白龙门弟子，又在瞬息间栽倒了三十多个！

寒山重大笑如雷，纵马跃过桥尾的一片火网，当他的目光无意间向熊熊燃烧的青绿色火焰中一瞥，已经看见个断了左手的汉子，正通身裹在火里，但是，这汉子并不似别人那样嚎叫悲噪，在青绿色的火焰中，他静静的坐在桥上，全身肌肤烈火烤炙下已经成为焦黑，白青莹莹的火苗子蹿缩里，他却仰首瞪视着寒山重，虽只一刹，寒山重却已领受了他全部的憎恨，这断手者，是霹雳虎郭长风！

叱雷四蹄甫落，青石桥的桥底，已悍猛的冲出来百多名浩穆勇士，他们在萨牧非及包川的率领下，有如出笼之虎，疯狂的攻杀向敌人。

忽地——

整个小灵州上，发现了千百条飞快奔驰的火光，这些火光散乱而迅速的向四处流窜，似一条喷火蛇在贴地疾进，吱吱之声尖锐刺耳，在夜暗中，看去十分悦目，但是，片刻之间，这些散窜奔流的火蛇，已引燃了整个小灵州上大多数的建筑，秋风凛烈中，火借风势，转眼已蔓延得不可收拾，红光烛天，烟雾迷空。

寒山重勒住了马，平静的看着眼前这一片火海，他在想，那十笼在身上

浸了桐油的松鼠，现在，大约已与小灵州上的屋宇俱化飞灰了。

前面，浩穆院的人马已经遭受到了强硬阻挡，火光映照里，两名瘦小秃头的中年人，正分拒着萨牧非与包川，在这两人后面，一百名肩袖间绣刺白龙的大汉，整整齐齐的排成四排，个个手执板斧藤盾，在三个高大的年青人调度下，沉着稳练的与猛攻上前的浩穆院壮士拼在一处。

寒山重撇撇嘴唇，抖缰直去，蹄声急剧里，他大吼道：

“浩穆儿郎，来三十名跟着寒山重！”

一声吼喝，三十个浩穆大汉迅速拥到寒山重马后，只这一瞬，白龙门弟子已有十几个横摔出去，板斧藤盾抛得满天飞舞！

三十名浩穆壮士发亮的腰刀分向两旁斩去，寒山重冲破的缺口，却又在片刻间由后一排的白龙门弟子补上，藤盾并举，斧刃挥霍！

叱雷蓦地嘶叫，前蹄飞杨，踏倒了两面藤盾，寒山重的戟斧“呼”的划过一道圆弧，一片乒乒呛啷声里，又有七八个白龙门弟子翻跌出去。

这时，跟着寒山重挺进的浩穆院人马亦已损伤了十多名，寒山重右腿往马腹一靠，叱雷已整个横了个身，当头一撞，将右侧的白龙门弟子顶翻了两个，寒山重戟斧纵闪下再残三名，他“呸”了一声，怒吼道：

“包川，这是白龙门最为精锐的‘铁斧队’，你要通通给寒山重斩绝！”

怒吼声里，叱雷又已突破了第三排“铁斧队”，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排了，他们正在一个面容凶厉的青人率下冲了上来！

## 二、生斩活杀以眼还眼

寒山重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布着一层糅合着血光的煞气，他一催坐骑，叱雷已骠猛得似拖驰太阳神金车的飞马，腾空而起，铁蹄翻纵，昂首厉嘶，寒山重的斧盾分向两边挥舞砍砸，斧刃与斧刃撞击，皮盾与藤盾拼对，寒光闪电，人飞肢残，像是巨掌推浪，白龙门的铁斧队纷纷仆倒，如波涛般往两边退出。

七八名浩穆壮士紧跟在寒山重身后奋力冲入，左斩右劈，个个狂勇矫健，此刻白龙门的这支铁斧队已经乱了阵脚了。

蓦地——

一条人影飞射向寒山重，来势急猛，他的戟斧与藤盾亦同时沉重的攻来，火光照映下，这人正是那指挥最后一排铁斧队的凶悍年青人！

寒山重一夹马腹，往前冲出，在叱雷欲待起步而未起步之间，寒山重扎在头上的黑巾忽然飘拂，他眼皮子也不眨的冷喝一声：

“阳烁芒！”

一片晶莹的弧光似来自极西的电闪，那么炫目荡心的猝亮又熄，于是，在这道光芒的闪耀下，那名扑来的年青人已连兵器带身体断为数截，四面纷坠的与满天血雨同落周遭！

寒山重神色古怪的撇撇嘴，眼看着白龙门这一支训练精锐的斧队在迅速溃散，生息陀罗包川已带着他的人马冲进了敌人的阵势中间，与包川对手的那名瘦小中年人，显然已经到达力竭神疲的地步了！

冷煞的一笑，寒山重突地再调回马，又是一记“阳烁芒”，再有七名白龙门弟子于一片哀号里魂飞冥灭！

这时，整个小灵州上已经完全成为火海焰山，惊恐的嗥叫呼号声乱得令人心颤，而在黑暗里，在不可捉摸的隐蔽之处，一条条，一溜溜的火箭，有如老天愤怒下降落的火雨，那么无休无止，狠辣歹毒的交织飞射，射向入身，射向屋宇，射向任何一个还没有燃烧起来的地方。

缓缓的，寒山重策骑向里行去，左腕上的魂铃，在马蹄的移动声里清脆而有节奏的轻响着，他的身体，仿佛与叱雷已经连成一体，投下一个庞大的黑影于地面，在四周火蛇的窜舞映印中，有一股子冷酷得成了形的味道。

时而有人影自他左右窜过或奔掠，有的是白龙门中人，有的是浩穆煞手，虽然，这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敌对者，但是，他们却在窜跃奔掠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凶暴与紧张！

眼前，嗯，在一座小巧的九曲桥之后，有一幢看去十分华丽而坚固的房舍，这幢房舍十分深广，占住了九曲桥后全部的土地，一条宽约寻丈的如带之河围绕着这幢房舍，现在，可以看见有无数白龙门的弟子隔河把守在这幢房子四周，个个形色惶恐，却又悲愤交加。

寒山重在一个暗影处停下，他转首回望，脑子里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一个如何报复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不用多久，白龙门的掌门人秦鼎就必须出现了，如不能避免杀伐，就尽量减少杀伐。

一个声音蓦地自隔河据守的白龙门弟子中间响了起来，恐怖得很：

“有鬼，有鬼啊，我们有四个弟兄失去脑袋了……”

对面起了一片骚动，白龙门弟子在迅速搜寻追查，语声嘈杂的传到这边：

“浩穆院的人马都是在前面，不可能这么快扑到这里“刚才他们四个人

还好生生的，怎么一转眼就掉了头啦？”

“看样子情形不妙啊，我看咱们已经身陷重围了，人家来了多少人又不知道……”

“老天，我现在已觉得背脊发凉了……”

“前面的铁斧队大约已经挺不住啦，杀喊声越来越近……”

寒山重轻轻闭闭眼睛，叹息着忖道：

“秦鼎一手调教出来的弟子就像这样？白龙门也该亡了……”

在寒山重来说，他并不觉得有丝毫奇怪，因为，围着对面那幢屋宇的那条河，乃是引自西淀湖之水，司马长雄与迟元率领的三十名浩穆勇士，必已沿着湖水潜入这条河中，现在，把守在河岸的白龙门人马就开始惶乱未免太早了，他们不知道，这才仅是开始，继续的大场面还在后头呢。

果然——

又是一片惊惧的叫声传了过来：

“不得了啦，这里又躺下了五个……”

“妈的，一定有奸细混进来了……”

“李老三，李老三，咦，李老三他们怎么也不见了？”

几个大汉带着人沿河边左奔右跑，一面大声叱吼镇压，但是，显然的，据守这道小灵州最后防线的白龙门弟子已经军心摇动了。

一片急促杂乱的步履声忽然响起，自四面八方，无数的白龙门弟子已溃退下来，他们个个神色仓皇，气急败坏，有如丧家之犬般亡命的朝那九曲桥挤去。

嗯，看情形，包川与萨牧非他们已经胜了！

九曲桥的那一面，有暴厉的声音嘶哑的叫了起来：

“谁叫你们退下来的？你们这些孬种货……”

“吴师叔呢？他妈的你们只晓得自己逃命，掌门的谕令都敢不听？”

“不准过桥，一个也不准过桥……”

“通通滚回去，白龙门的人都让你们丢尽了……”

十几柄马刀雪亮的堵在九曲桥那一边，这面退下来的人挤不上，后头的败退又潮水般往上冲，于是，有人惊号着跌落水里，有的因为受不住推挤之力便撞在前面堵着的刀刃上，霎时悲叫怒骂乱成了一片，情形凄惨。

溃退的白龙门弟子开始愤怒了，他们悲切的大叫着：

“去你娘的谕令，连二师叔都完了，还打个鸟？”

“吴师叔战死了啊，铁斧队也垮了，你们挡住我们是要大家完全死绝才甘心么？”

“人家来了上千的人马，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这个仗怎么打啊？”

“他娘的你们不晓得过来拼？光在那边穷吼就能吓跑人家？”

“冲过去，要死大家一起死……”

“对，冲过去，冲啊……”

人潮汹涌，疯狂的在那狭窄的九曲桥上推挤撑拥，叫嚎呼喊得惊心动魄，人挤人，人推人，场面已几乎不可收拾。

于是——

一个冷厉的声音寒酷的扬起：

“未得掌门人谕令，擅自后撤者便是不忠，不忠者一律处死！”

随着这人的声音，几个暴烈的口音已跟着传出：

“放箭，谁敢冲过来便射谁！”

几声弓弦震响蓦地响起，拥挤在九曲桥上的白龙门弟子当场已有五六个栽倒水里，弓弦再起，又有五六个惨叫着翻于桥下，后面的白龙门弟子见状之下，已哗然吼叫起来：

“刀口反砍自己兄弟头上，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左右都是死，我们冲过去先宰尽这些绝子绝孙的东西……”

“冲啊，他娘的都不要活了。”

“冲，要死大家一起死……”

挤在桥上的白龙门弟子如一群疯虎般冲向桥的那一端，兵刃闪起一溜溜的寒光，悍厉的砍劈向守在那一边的同门弟兄，据守者也不甘示弱，箭矢纷飞，刀光剑影，倾力阻挡拦截，刹那之间，白龙门的人马已自己拼在一起，杀喊连天，血影溅舞！

寒山重抿着嘴唇冷酷的浮起一抹微笑，当这抹微笑尚漾在唇角未散，一片机括响声已连串的响起，九曲桥上相互拼杀的白龙门弟子几乎尚未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已有二十三人嚎号着栽落水中！

夜暗中，近百名黑衣黑巾的浩穆壮士分成六排半跪地下，强劲的连云弩闪射出蓝汪汪的淬毒利矢，如暴雨飞蝗般那么狠毒的流泻向桥上挣扎的敌人，狠毒得令人起栗！

惨号与悲号全组成一片不忍卒闻的凄厉乐章，在血花里飘荡，在生命的断落里翻滚，而在飘荡里，翻滚里，据守在河边的白龙门弟子忽然起了一片惊恐的惨叫，数十条水淋淋的大汉，仿佛似龙宫里遣来的索命者，那么剽悍的跃上陆地，猛不可当的斩杀向措手不及的白龙门人马！

这变化来得实在突然，白龙门方面正在萁豆相煎，自顾不暇，一阵利矢刚射倒了数十人，而水里的这些煞神又那么出乎意料的乘乱而出，只有几个照面，白龙门弟子已被劈翻了一大片！

眼角有人影微闪，寒山重冷冷转首，生息陀罗包川已到了他的身边，这位浩穆紫殿的杀手，身上全染了血，气喘吁吁，他低促的道：

“院主，现在是否可以下令冲杀过去？”

寒山重凝注着他，沉声道：

“敌人阻塞桥上，场面混乱，现在冲上去恐怕损伤很大，不过，司马长雄与迟元他们已经动手了，时间已不能再有延缓……”

包川吸了口气，焦急的道：

“那么属下即令我方人马冲杀……”

寒山重微微沉吟，断然道：

“包川，令儿郎们围成半圆之阵，劝引白龙门弟子弃械或逃逸，记得为他们留出一条出路，山重在此以‘银雷弹’助你！”

包川微一躬身，倒射而回，瞬息之间，百名浩穆院壮士已排成一个辽阔的半弧，生息陀罗睁着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厉烈的大吼：

“白龙门的朋友，浩穆院承一鼎口谕，留路为尔等逃生，向南奔是活，向南跑得命！”

语声甫落，一片利箭已呼啸着飞射，但却尽是隔着敌人头上数尺之高穿过，壅塞在桥上及桥口的白龙门弟子在惊慌恐惧中又起了一阵大大的骚动，而十余枚银光闪闪的圆形物体突然掠过，在夜空中互相撞击，“呼”的一声，熊熊的火光已布成了一片炙热的火墙，强烈的热力散播四周，飞蝗似的矢箭

再度呼啸着穿射而过，包川的宏厉口音重复响起：

“白龙门已颓，你们还不逃命更待何时？”

像一群受了极大惊恐的野兽，哗叫成为一片，白龙门的人马已如怒洪决堤，那么杂乱而又不可收拾的朝南奔逃败退，似山倒水流。

寒山重冷森的一笑，狠毒的高叫：

“浩穆弟兄，渡河攻击！”

生息陀罗包川振臂大吼一声，率领着他身后近百如狼似虎的浩穆院大汉，勇不可当的冲向九曲桥，疯狂般冲向桥那边的敌人！

在这一面，由黑暗中迅速奔出八名浩穆壮士，成相反方向的占住八个位置，半跪于地，连云弦弩平举胸前，利落的布成了一片封闭网。

一条人影如飞而来，寒山重一眼即已看出是神钓曹耐，他全身大汗，脚步尚未站稳，已急切的低呼道：

“院主，白龙门外围之敌俱已退尽，属下所率弟兄五名正在搜索残余，萨牧非和对方一个瘦小个子还在厮杀，场面惨厉！”

寒山重快捷的道：

“耐吏，此地警戒完全由你负责，我去助萨牧非一臂！”

叱雷四蹄骤扬，朝回奔去，顷刻之间，寒山重已看到银河堂的萨牧非，这位形象粗犷的硬汉，使着一根铁扁担，狂风暴雨似和他的对手在拼死力干，在他们拼斗之处不远，另一个原先与包川交手的中年瘦汉子，则已尸横于地，脑袋开了一吓人的血洞。

寒山重心里有数，那横尸的瘦小汉子，亦是白龙门十大高手，排行第十的“穿云鼠”吴越，这吴越一身功夫且是滑溜得出了名的，包川虽然心狠技毒，却也不会太容易将人家收拾下去，这么快就得手的原因，一定是这位煞星又用了以身犯险的老法宝了！

抿抿嘴，寒山重朝那与萨牧非拼斗的中年人瞧了瞧，这中年汉子与死去的吴超同样瘦瘪枯干，功夫却似乎更见诡异，方才，便是他们两人率领白龙门的铁斧队，着实与锐进中的浩穆所属杀了一场，看看地下浩穆院方面的战死者，只怕也有三十名以上，当然，白龙门的铁斧队，亦自付出他们加倍的牺牲代价了。

寒山重缓缓策骑进了几步，冷冷的道：

“假如寒山重猜得不错，白龙门的朋友，你是‘凌波击浪’彭才，所谓十大高手的第九位，嗯？”

那中年汉子神色深沉，往返冲杀，左右跃腾，一对短柄钩连枪严密紧凑，老辣熟练，寒山重的语声传到他的耳中，他的嘴角已微微抽搐了一下，二判官萨牧非大叫一声，乘势挺进，十七扁担舞成一片层山重叠之影，绵绵不绝的自四面八方围挤而下，威力浩荡，足可移鼎裂碑！

中年汉子瘦削的身躯一转，就是窜出七尺，在他俯身的刹那，寒山重已经看到他将对钩连枪并握左手之上——

萨牧非长身急进，铁扁担挥舞似如雷劈杆翻，呼呼轰轰，振臂之下，又是三腿十六式！

寒山重一挟马腹，怒冲而去，他的戟斧在夜色里抡起圈圈圆弧，似圈圈透亮晶莹的寒冰凝结，又像强烈的阳光蕴连成笼罩大地的光芒，那么广大无极，在广大无极中，却又煞气横溢！

萨牧非怪叫一声，正要一个倒跃，他的对手已不吭不响的就地翻出去，

抖手之下，十九片巴掌大小的锋利鳞片，已飘飘摇摇，却快速无比的涌合而到，来势绵密，难躲难防！

寒山重“嗤”的冷笑一声，原式猛进，萨牧非的铁扁担转为守势，抡起千条光影，周身环绕翻飞，那中年汉子却已弹射面起，狂奔急跃而去。

轻蔑的一笑，寒山重森冷的道：

“这也算是十大高手？”

在他的语声里，二判官萨牧非蓦然高叫了一声，声音里含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与痛楚，寒山重尚未及回首，萨牧非那魁梧的身形已如一头猛虎般冲向前来，铁扁担带着雄烈的劲风飞射，口中嘶哑的大叫：

“妈个巴子，你与萨二爷一起上道吧！”

瘦小汉子身形甫落，脚尖一旋，摆动不定的摇了两下，铁扁担擦着他的右肋标入黑暗，但是，他却并非完好无伤，铁扁担头端的一条弯曲钢钩，已在擦着他右肋飞过的时候硬生生撕下他一大块皮肉来！

寒山重纵骑跃起，暴厉的叱道：

“彭才，你快去吧！”

那位在白龙门中位列第九的高手，这时已因肋下的创伤而痛苦得几乎站不住了，寒山重双骑冲来，宛如天马飞降，其势凌厉，悍不可当！

彭才那张枯干的面孔扭曲得完全走了原样，他那瘦瘪的身躯，在高大雄健的叱雷扑击之下，越发颤得微小与委顿，铁骑的庞大影子迅速向他罩下，马上骑士的斧刃闪泛着冷森的芒彩，皮盾的旋舞宛如魔鬼狂笑的脸——

彭才凄厉的在喉中嗥号了一声，身子突然俯下，钩连枪似毒蛇的舌信吞吐，在夜色中掠过两溜寒光，那么快捷狠毒的插戮向叱雷腹肚！

寒山重双目如西天的雷闪，令人起栗的泛射着威严的光芒，在金鞍上的身躯猝然侧转，暴倾而下，于是，他的整个上半身已经完全伏到马肚之下，戟斧的锋刃长斩短绞，一条刺着白龙的枯瘦手臂，像是自己挣脱了它主人身体一样，抛回着泻向黑暗，而戟斧的尖端蛇矛，却又如此绝情的透进了彭才的咽喉，强大的冲刺之力，将这位功力诡异的白龙门高手撞跌出寻丈之外，他甚至连任何一声临死的叹息都来不及发出，叱雷的铁蹄扬掀，已踩着他的头颅奔过，血肉模糊骨碎如糜！

寒山重策骑圈回，前身一探，已将斜插入土中的铁扁担用戟斧钩起，毫未停息的奔至萨牧非面前。

“老萨，伤得如何？”

寒山重焦虑的问了一声，快得像是原先便不在马上似的站到萨牧非身边，萨牧非痛得满头流汗，全身在不停簌簌颤抖，嘴巴翕张着，竟连话都说不出！

寒山重凑近了一点，向他身上仔细一瞧，老天，约有百十块大小迥异，棱角突出的小小银色钢块，正嵌在萨牧非的全身上下，而且，深陷入肉！

“老萨，你先运气护住内腑五脉，让我为你把这些玩意挑出来！”

寒山重说着话，已把戟斧交到左手，自怀里摸出一把银针，轻巧而又准确的挑了一块嵌在萨牧非肩上的碎钢片，但是，这小小的动作，却使萨牧非痛苦至极的呻吟了一声，四肢几乎痉挛得蜷合了起来！

一丝疑惑与恐惧的神色浮上了寒山重那俊俏的脸孔，他停止了动作，小心翼翼的用手指挟起那块被银针挑出的钢片，于是，他的嘴唇紧紧抿了起来，这块成为不规则多角形的钢片，那曾经入肉里的一段，已竟然完全变成紫乌！

目光转为冰冷，寒山重缓缓的道：

“老萨，觉得全身痛苦，像是针锥虫嚼，这痛楚，彻骨透心，是么？”

萨牧非非常艰辛的点点头，寒山重轻微的叹了一口气，右手闪电似的戮出，萨牧非没有任何感觉，已被寒山重重点了晕穴，他那高大的身躯尚未躺下，寒山重已牢牢扶着他的肩膀，握在掌心的银针竖起，急挑快挖，没有多久，萨牧非身上嵌入的碎钢片已全被挑出，在银针每一起落之间，寒山重俱可觉出自己这位忠心手下身体上的剧烈颤抖与痉挛，而这尚是他昏迷以后，在他清醒之时，恐怕这罪就更受得大了。

没有什么考虑，寒山重用带来的上好金创药抹在萨牧非的每一个伤处，然后，他让用呼哨召过来的两名浩穆勇士卫护于侧，他自己翻身上马，奔向前面——

前面，那条由西淀引来的环护之河，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白龙门的弟子，在浩穆院所属里外夹攻之下，看得出溃败在即，尤其是司马长雄的“乌心掌”与迟元的紫金马刀，更是凌厉狂猛，有如虎入狼群，所向披靡！

“九曲桥，嗯，仍是九曲桥……”

寒山重喃喃的诉了两句，策马狂奔而过，叱雷回腾，他已斧盾交加，一连劈翻了六名白龙门弟子。

一个形容凶厉的虬髯大汉，被迟元的紫金马刀逼得步步后退，血透金衫，司马长雄的一只手掌则早已聚集了两臂功力，变成乌紫之色，掌沿所过，中者口喷黑血，立即横尸！

生息陀罗包川的云纹剑力搏两个精壮的年青人，其中一个的左耳已被削落，另一个显然想竭力掩护他的同伴，但却力不从心了。

寒山重血淋淋的戟斧再度自一名白龙门弟子的胸膛拔出，他冷厉的大叫：

“秦鼎何在？白龙门的掌门人竟是如此一块废料么？”

司马长雄的虎皮披风飘舞里，他已折转而来，抖手震飞了两名敌人，叫道：

“院主，秦鼎至今未出，想是抛舍他的门人独自逃命去了！”

“你胡说！”那与迟元较斗的虬髯大汉怒吼一声，往司马长雄这边猛扑急攻，金刀呼浪迟元并不拦截，哈哈一笑之下，紫金马刀暴闪，已从那个与包川拼斗的伤耳年轻人背后透出！

司马长雄清瘦而俊逸的面孔上漾起一丝冷酷的微笑，他猝而偏向一侧，而在身躯偏侧的同时又蓦然弹回，掌影连成一片，像一串流星自九天泻下，狠辣而快捷的飞向那虬髯大汉身上！

劲风呼啸，尖锐得似要撕裂人的耳膜，那虬髯大汉怪叫一声，手中的“李公拐”舞起一道乌光，急跃向后——

寒山重微撇嘴唇，淡漠的道：

“白龙门的石大护门，你今晚就认了吧。”

司马长雄跟身猛进，掌缘竖立如刀，左回右翻，前斩后截，掌势暴凌，宛如金风拂草，强中带煞！

这虬髯大汉，乃是白龙门的护门人“拐断魂”石纯，他是白龙门大掌门秦鼎的心腹死党，更是白龙门中提起称得上的人物，功夫之佳，自然不在话下，奈何今夕何夕，势已不利，气亦不长了。

乌黑的双掌带着混沌的劲气冲击而来，浩大刚烈，挟着万钧之力，隐隐

中紫气迷漫，拐断魂石纯虽在强敌环伺之下，心智却是明白，他晓得凭他自己的功夫，决不足硬架敌人的这次攻势，而且，那追命似的语声，又在他紧要关头自那追命的人口中吐出，其貌如冰，其音含血——

李公拐短截长砸，连成一片拐影纵横，石纯大吼一声，再一次倾力旋出五下，司马长雄微微一晃，有如鬼魂般倏然随进：

“朋友，老是跑算是哪一门子英雄好汉？”

自开始迄今，石纯虽然向司马长雄施展了不少绝招，但却丝毫奈何不了对方，司马长雄的身体仿佛是一条有形无实的影子，能看见，却又无法捉摸，当两名高手拼斗之时，有一方产生这种感觉，那么，这即是告诉你，你的对手一身艺业比你强得太多了！

石纯满身大汗淋漓，盐涩的汗水渗入原先与迟元格斗时被迟元划破的伤口里，那滋味，嗯，痛得似针刺骨！

他的李拐公奋力砸出，招出一半，又蓦而猛扬斜戮，劲风飒然中，司马长雄电闪三步，当这三步的距离在他脚下移出，又像是完全没有移动过一样，司马长雄早已返回了原处，双掌齐崩，大圈猝劈！

“吭”的一声闷哼从石纯口中发出，他那庞大的身躯被整个震飞空中，刚才一个翻滚，可司马长雄暴闪掠过，在这一掠擦过之间，他的掌势已快得不能用肉眼察觉把挥出十二掌，于是，石纯的身体便似在怒浪中的朽木，“劈砰”连声的在空中翻舞了十二次才沉重的跌落地下！

寒山重冷冷一笑，叱道：

“扫清顽抗之敌。”

司马长雄答应一声，双臂一抖，冲天飞起六丈之高，略一盘舞，尚未向下撞击，一声惨叫，已从那与包川交手的年青人口中喊出，包川的云纹剑用力自这年青人肚子里拔出，这年青人的一柄三菱刀也透过包川的左腰侧！

包川狠毒的一笑，一掌将他的对手劈翻，脚步一个踉跄，险些儿仆倒地下，司马长雄已迅速将他扶住。

这时，白龙门的弟子早已溃不成军，迟元率着浩穆所属，残酷的围杀着他们的敌人，兵刃的寒光在秋风里内泛越发生冷，在鲜血的浸滴中更加锋利，人影冲刺着，嗥号连绵着，实在凄凉。

寒山重凝目注视着眼前那幢坚固而精巧的屋宇，这种房子的沉重桧木大门紧闭着，门缘上，精工雕刻了两条驾云驭风的蟠龙，假如在平时，这两扇桧木大门，一定是威严而沉稳的，但，在此刻，那气氛却完全不同了。

这幢屋宇之前的宽大石阶上，横卧着数十具尸体，死状凄惨，原先的白龙门守护者，早已被斩杀一空，现在，二十名浩穆大汉已迅速奔向前去，分开两侧成一字排列。

司马长雄将包川交给了手下兄弟照拂，急忙赶到寒山重身旁，低促的道：

“院主，咱们这就冲进去？”

寒山重略一沉思，缓缓地道：

“秦鼎乃是白龙门之主，吾等浴血挺进至此，他却仍未出现，这实在是一个意外，假如我是他，眼见敌人攻逼烧杀，手下弟子尸横命残，也只怕沉不住气了，秦鼎性子十分暴躁，不会比我更有涵养，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会使他没有露面，嗯，希望这其中没有阴谋……”

司马长雄望着那两扇灰褐色的沉重大门，道：

“院主，我们用银雷弹烧它！”

寒山重哼了一声，冷森的道：

“也罢，传令两侧弟兄远离。”

司马长雄掠前几步，双手向两旁一挥，侍立门边的二十名浩穆大汉即刻退出了三丈，寒山重毫不犹豫的猛一抖手，八枚银光闪闪的“银雷弹”已飞击而出，碰在门上“嚯”的一片火海刹时燃起，暴震之响，宛如闷雷，那两扇桧木巨门已整个着起火来，烧得猛烈。

火光映着寒山重的面孔，苍白里带着红晕，煞气盈溢，秋风吹得虎皮披风扬舞飘佛，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与深沉。

“这是白龙门的总坛所在，也是白龙帮的发号施令之所，这幢房子叫‘望波精舍’！”

寒山重低沉了说了几句话，司马长雄残忍的一笑，道：

“院主，上一次，他们以虚邀请院主，实现欲夺院主之生命，其手段之辣毒狡诈，实在令人闻之切齿，今夜院主又来，同样的是院主的本人，他们却要得到完全迥异的报偿了。”

寒山重微喟一声，道：

“当时，白龙门便应该想到今天的结果，他们总是把算盘打得太如意，真是太如意了。”

瞥一瞥燃烧得焦黑而摇摇欲坠的大门，寒山重淡淡的续了一句：

“望波，望波，嗯，便要使基业心血随波流去。”

“哗啦啦”的一片颓倒塌坍之声传来，那两扇巨门已完全垮落，火苗子乱飞，屑烬蹁舞，司马长雄蓦地大吼：

“浩穆儿郎，冲！”

侍立两侧的二十名浩穆暴喊一声，蜂拥而上，在门框的残火未熄里，在烟硝晦迷里，又有近三十浩穆勇士紧跟而上。

司马长雄身形微晃，长射进屋，寒山重朝左右一瞧，金刀呼浪迟元所率的人马，正在追杀零星奔逃的残敌，嗯，白龙门，境况也是太过凄凉。

一抖缰绳，叱雷扬蹄怒奔，瞬息间已踏上石阶，大刺刺的进入眼前的“望波精舍”之内。

寒山重来过一次，他还记得这幢屋宇大概的形势，当是一座大厅，这间大厅，在平素原是布置得十分豪华，但是此刻却是烟雾迷漫，椅碎桌飞，零乱而又混杂，五具白龙门弟子的尸体横卧其间，十只眼睛俱是怒睁不闭。

四个浩穆壮士分立四边，寒山重翻身下马，行向厅侧，厅侧的一个净室也是同样紊乱，出净室，毗邻而建的两大间书房门儿大开，只见书架倾翻，银烛坠地，紫玉的檀香炉摔得粉碎，桌椅朝天。

寒山重朝两个把守在这里的浩穆儿郎皱皱眉，冷冷的道：

“这是谁的主意，搞得如此零乱？”

两个浩穆大汉打一激灵，惶然躬身道：

“回禀院主，因为须要搜查是否里面藏有残敌，所以……”

寒山重哼了一声，沿着一条曲廊迅速行去，曲廊外，是几块小小花圃，这时，在廊边的朱栏上，在廊外的花圃上，可以看见有十多具尸体正形状不一的摆在那儿。

“嗯，他们的攻杀倒是很快。”

寒山重喃喃自语了一句，脚步更形加速，转过一个小巧的月洞门，在一排精致的黄钟花架之下，有一连五间建筑得十分灵巧的房舍，而熊熊的火把

光芒，还紧紧包围在这五间房舍四周，寒山重目光所及，恰好看见最后一个防护的白龙门弟子被一柄朴刀斩死于地！

司马长雄狂笑一声，双掌运力猛击，只用了一下，那正中的一间房舍的冰花格子门在一片惊心动魄的碎裂声中粉碎！

于是，寒山重在这里可以看见房子里面的情形，那是一间普普通通陈设的小厅，小厅之人正强撑着上半身坐在床上，一个窈窕的身影儿则半跪在老人身前，那身段美妙的人影似在哀求着老人什么，双眉耸动不停，又像是十分难受呢。

这边门一碎裂，嘿，里面一条粗壮而生着一个大蒜鼻子的中年人，已从门内退到那锦帘边，手上的一柄薄刃缅刀寒光闪泛，一副拼命舍生的勇士风范。

从碎裂的门里，司马长雄第一个冲入，他一见到眼前这种情形，已经明白了白龙门的根源将要灭绝在此了。

那名生有一个大蒜鼻子的中年人，像一头受困的野兽般立在锦帘之旁，喉管低低的呼噜着，那双眼睛，嗯，射出的光芒实在不好形容，又是恐惧，又是愤怒，又是仇恨，又是绝望，一颗颗黄豆大小的汗珠子，正从这人的额上滴落。

司马长雄冷酷的一笑，没有一点人味的道：

“好，孤城死士，忠勇双全，朋友，你够种！”

火把的光芒照耀着，室内的灯光黯然失色，有些惨淡，十名浩穆壮士已冲入室中，虎视眈眈的围成了一个半圆。

蓦地暴叱一声，司马长雄猝然闪进，十掌九腿一气攻出！

中年汉子狂吼着，左让右躲，缅刀亮起光彩纵横，挥霍斩劈，司马长雄连旋三步，又电掣般回转，再度展出十七掌十二腿！

“朋友，你要尸骨无存！”

室中的浩穆壮士齐吼一声，十余柄朴刀带着呼啸的锐风猛烈的自四面八方攻向这个白龙门仅存的守护者！

于是，一条淡淡的人影，正好在此刻像一阵风似的自外面掠入：

“都给我退下去！”

### 三、兵溃力竭大势去也

那个生有颗大蒜鼻子的中年大汉，在司马长雄的凌厉攻击下，已有些难以招架，再加上四周浩穆壮士的围袭，更令他捉襟见肘，形象狼狈，那进屋之人的一句话，正好将他此时的危难解除，司马长雄双腕一翻，猝然带身向后，口中同时低叱：

“鼎主令谕，通通停手！”

十名浩穆勇士不待第二句，纷纷收势住手，往后跃退，嗯，这进到屋中之人，果然正是寒山重。

他如一尊黑色的魔像般挺立室中，双目冷得似冰一样注视着那个中年大汉，火把的光辉红中带青，越发映得他的脸孔阴沉冷酷，朦胧得宛如地狱里的阎罗。

“寒山重……”

那中年大汉嘴里呢喃着，畏缩的退后了一点，手上的缅甸刀无力的垂下，蒜头鼻子汗珠隐隐。

寒山重没有表情的看着他，平静的道：

“郝三爷，你果然忠心耿耿，但是，为了白龙门，不值得。”

中年大汉痉挛了一下，低弱的道：

“寒山重，我们是各为其主。”

寒山重冷冷一笑：

“三爷，兵临城下，只怕你也为不得主了。”

说到这里，寒山重的目光朝锦帘里一扫，淡漠的道：

“秦鼎在里面？”

中年大汉艰涩的吞下一口唾沫，点点头：

“大哥……他病了，病得极重……”

寒山重狂笑一声，暴烈的道：

“好，老天有眼，叫秦鼎留着他的性命等我，等我寒山重亲自回来溅血报仇！”

中年大汉激灵灵的一颤，沉重的道：

“寒山重，能饶人处，便饶人吧……”

寒山重面色一冷，肃煞的道：

“郝三爷，你们白龙门诱我寒山重来此，先则以剧毒置酒内，继以聚高手而围杀，我寒山重身负内外创伤，几死还生，而你们仍不罢手，再以索彪为首，率人于蟠龙山下又将我重伤之后杀得奄奄一息，三爷，请问阁下一句，你们做到了能饶人处便饶人这句话了么？”

那中年大汉满脸通红，汗落如雨，他呐呐的答不上话来，寒山重哼了一声又道：

“郝三爷，寒山重记得你当时的仁心慈肠，当寒山重举起那杯毒酒待饮之际，你忧戚的凝望在下，虽然你并未明言，但是，这已足够证明你本人是不想陷害寒某人的，怪只怪寒山重那时未曾仔细回味，以至险些命丧黄泉，三爷，姓寒的恩怨分明，现在，阁下即请离开此地，寒山重与你的瓜葛一笔勾销！”

这中年大汉，乃是白龙门十大高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卷刀客”郝子须，此人秉性忠厚，性情耿直，年纪还不满五旬，可是在白龙门中地位

却是极高，对整个的白龙门来说，寒山重也只有对他比较宽恕一些。

听了寒山重的话，郝子须感伤的摇摇头，低沉的道：

“寒山重，凡是人，没有不爱惜生命的，谁也不愿意死，但是，寒山重，这也要有一个道理，假如舍去这个道理而去贪生苟活，那么，就生也不如死了……”

寒山重冷森的一笑，道：

“你这个道理，三爷，就是不能舍主独生了？而不论你那个掌门人是否是死有余辜？”

郝子须神色中透出无比的苦涩，道：

“寒山重，你要口中积德……”

司马长雄在旁边哼了一声，冷沉的道：

“姓郝的，你竟还有胆子训斥我们院主？”

寒山重冷冷地问道：

“三爷，这么说，你是不走了？”

郝子须吸了口气，沉重得像脑袋有千万斤一样点了点头。

寒山重奇异的笑了起来，他道：

“郝三爷，你是白龙门中第三把交椅的人物，是么？”

郝子须面孔中带青，他忍着羞辱，再度点头。

寒山重退了一步，声音冷得可以凝冻人们的血：

“三爷，寒山重只要一下，只要一下就可以令你躺下，你信么？”

郝子须握紧了手中的缅甸刀，嘶哑着声音道：

“寒山重……你不要太蔑视郝某人，你不要太狂，姓郝的便是今夜命丧于此，也不会向你屈服！”

寒山重哧哧笑了起来，他将黑色的头巾指向后面，轻轻的道：

“好，三爷，你注意了——”

郝子须双目凝注，手中缅甸刀半举，全身肌肉都紧绷了起来，当寒山重嘴里那个“了”字才出口，一点银亮得刺目的物体已暴闪而到，郝子须的视线甫始发觉，甚至连如何躲让的意念尚未及兴起，他感到肩胛处有一阵彻骨的巨痛传来，似被一个隐于空气中的大力士猛力捣了一拳，随着这阵痛苦，他已被撞得连连转了三个转子，一屁股跌倒地下，而这时，那点银亮的物体带起的尖锐厉啸才传入耳中！

郝子须刚刚坐到地下，本能的想跃起，一片风声掠过，他握在手中的刀已吃人硬生生的夺去，同时又一掌将他按跌地下！

缓缓地，寒山重朝他踱了过来，淡淡的丢下一句话：

“三爷，永远不要忘记闪星魂铃！”

郝子须感到一股无法容忍的悲愤与羞耻涌上心头，他带着哭音的大吼一声猛力跃起扑向寒山重，但是，斜刺里劈来的一刀背将他结结实实的砸倒于地，八条粗壮的手臂迅速将他按住，连拖带拉的扯了出去。

寒山重头也不回的进入内室，而内室中，司马长雄与四各浩穆壮士早已分开侍立，司马长雄手里拿着方才自郝子须那里夺下的缅甸刀，目光冷漠的瞧着榻上那个老人，以及老人身旁一个生着一双大眼睛，浓眉毛的少女。

榻上的老人，头发银白如雪，连胡须都是白的，面孔上的皱纹深刻，纵横交布，眉毛浓密，却也有些花白了，他的脸形方正有威，在平素，一定也是雍容慑人的，但是，此刻却显得如此衰老与孱弱，倾力支撑着身躯的右手，

更是其瘦如柴，在不住的抖索。

寒山重怨毒的盯着老人，四只眼睛，彼此毫不稍瞬的凝瞪着，半晌，寒山重沉静的带血的说道：

“秦鼎，寒山重曾经在突围时告诉过你，寒山重要回来的，现在，寒山重已经回来了。”

这躺在榻上，瘦骨嶙峋的老人，不错，他正是当初毒害寒山重的主角，也是白龙门的第一人：白龙王秦鼎！

秦鼎忽然嘶哑的笑了，他那笑声，干涩得刺耳，像在呻吟，像在号哭，他伸出他那皮包骨头的左手，颤巍巍的指着寒山重：

“好……寒山重……你果然够狠，够毒，也够卑鄙，寒山重，你想要老夫对你跪地求饶么？你想老夫求命哭泣么？呵呵……你错了，寒山重，老夫不会如此，老夫永远不会向你屈服，寒山重，你能宰杀老夫的躯体，却不能宰杀老夫誓死不屈的灵魂，呵呵……”

寒山重抿着嘴唇，待老人笑得喘息了，他才冷煞的道：

“秦鼎，你的心胸并不似你的言谈那样磊落豪迈，你的为人也并不似像你方才所说的那么不弯不屈，假如你是，你不会以下三流的手法暗置剧毒于酒中陷害于我，更不会三番四次的围杀于我，秦鼎，寒山重不能算清高，但是，比起你来，却比你好得太多了。”

秦鼎面孔扭曲了一下，剧烈的呛咳起来，他身旁的少女慌忙为他捶背抚胸，又回过头来，怨恨至极的盯视着寒山重：

“你……你好狠！”

寒山重根本正眼也不向这少女瞧一下，他淡淡的道：

“比起姑娘来，实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少女蓦地站了起来，仰着头走到寒山重身前，怨毒的道：

“寒山重，你若想报仇，你可以冲着我来，如此劳师动众，也不怕辱没了你闪星魂铃的人格？”

寒山重冷笑一声，道：

“对付白龙门，用不着讲究江湖道义，因为，白龙门本身就是一个丝毫不顾江湖道义的乌合之众，而你，姑娘，你令我寒山重感到羞辱了。”

“羞辱？”那浓眉大眼的姑娘尖声怒叫了起来。

寒山重厉叱一声，愤怒的道：

“秦洁，你难道要寒山重将你的所做所为完全抖搂出来么？你以为寒山重不晓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在暗里拨弄的么？今夜，秦洁，你可以好好的留恋一下，以后的日子，将永远不会有自由跟随着你了！”

这浓眉、大眼，配着一付挺直的鼻子，小巧的柔唇，身段婀娜的少女，正是白龙门掌门人秦鼎的独生爱女，行事大胆泼毒的龙女秦洁！

她恐怖的退后了一步，生硬的问寒山重：

“你……你想将我如何？寒山重……你……”

寒山重平静的道：

“秦洁，寒山重没有你那么狠毒，寒山重只想用你对付寒山重的手段的一半的程度来报还给你，秦洁，浩穆院困龙洞的水牢你大约听过，你将有二十年的时光消磨在那里了。”

秦洁恐惧得尖叫了一声，那张有着倔强线条的美丽面孔痉挛了起来，她颤抖的注视着寒山重，蓦地，疯狂了一样朝寒山重扑了过来！

一条黑影自斜刺猛然闪进，擦掠之下，秦洁已呻吟一声踉跄着摔到地下，床上老人嘶哑的大叫着，连翻带滚的扑倒床下，口中悲切的喊着：

“你们还算人？还算是人么？欺侮一个女孩子……你们是英雄啊……是好汉啊……这就是浩穆院成名扬威的本色啊……”

老人爬到秦洁身旁，泪水纵横的将她抱着，颤着嗓子嚎啕：

“洁儿……洁儿……你怎么了？这些豺狼虎豹伤着你了？洁儿，洁儿啊，恨只恨爹病魔缠身，无法为你出这口气啊……”

寒山重冷眼相望，默默无语，司马长雄凑了上来，低声道：

“院主，长雄方才只在她肩膀击了一掌，并没有用上多少力气……”

寒山重缓缓颌首，叹了口气：

“长雄，秦鼎是老了，一个帮派中的首领，到了这种地步，已经证明这个帮派的没落，不会有多少时间了……”

司马长雄颇有同感的点点头，低低的道：

“院主，将他们斩了吧？”

寒山重摇摇头，沉重的道：

“不，带回浩穆院去。”

“为什么？”司马长雄诧异的问。

寒山重笑了笑，道：

“不为什么，长雄，寒山重有时，也颇讲人道的，不是么？”

#### 四、深恨痛爱流水落花

地下的秦洁，用双手撑着地，蓦地扬起头来，充满泪水的大眼睛里，却射出两股火热而古怪的神色，她死死的盯着寒山重，哽咽里带着颤抖：

“寒山重……你眼见你的喽罗殴打我……你会感到愉快么？”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

“你眼见你的父亲以剧毒害我，众高手杀我，你也会感到愉快么？”

秦洁那以美丽的眸子里，透过泪光，含着怨恨，深深的怨恨，但是，假如你看得仔细，你便会恐惧的发觉在那片怨恨之中，竟然尚包含有那么浓厚的，说不出、道不出的挚爱，那光芒，薰得吓人，醇得令人窒息……

寒山重抖了一下，移过目光，秦洁任泪珠儿淌满两腮，她悲切的道：

“寒山重，我承认所有对付你的手段全是我出的主意，这些，与我父亲毫无关系，你不要折磨我父亲，我求你亲手杀了我，但是，请你放了我的父亲……”

寒山重忽然哧哧笑了，他冷漠的道：

“先下毒，后凌寡，这是你的主意，蟠龙山下，嘿，则恐怕是令尊秦大掌门的花样了。”

秦鼎委顿的坐在那里，这时间闻言之下，却突然狂笑了一声，嗓子喑哑的道：

“不错，这全是老夫的意思，寒山重，因为你太狂、太傲、太跋扈、太嚣张、太目中无人、太不给江湖同道留生路……”

司马长雄在旁暴吼一声，厉吼道：

“秦鼎，你也太可恶！”

秦鼎像是豁出去了，他转过头来，狞恶的瞪视着司马长雄，胸口起伏急剧的道：

“你……你……小子，真是寒山重的忠实狗腿子！”

司马长雄冷森的抿抿嘴，沉沉的道：

“秦鼎，姓司马的可以为院主生，为院主死，为院主赴汤蹈火，为院主粉身碎骨，因为院主忠义无双，姓司马的死心塌地地跟定了，但，秦鼎，有人会这么效忠你么？你手下有多少临危逃命去了？有多少见险退缩溜了？秦鼎，司马长雄可怜你连一个忠实的狗腿子也没有！”

秦鼎气得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四肢痉挛的仰摔在地上，秦洁惊叫失声，哭泣着扑到乃父身边，慌忙为他顺气揉胸。

寒山重眼皮子也不撩一下，淡淡的道：

“长雄，不许你再多说话。”

司马长雄恭应一声，退到一边，寒山重走进两步，低沉的道：

“秦洁，身在武林中，就免不了恩怨缠绵，而这些，我们都要依照江湖上的传统规矩来解决，不论这件事情的始末是谁有错，但是，它已发生，换句话说，寒山重与你们白龙门的仇怨已经结了，以前的事，我们不必再提，从很久以前，你与我，即是仇人了。”

秦洁仰起头来，抽噎着，语声却平静得出奇：

“寒山重，你不杀我，我只要有生一日，就不会忘记今天你灭我白龙门的仇恨，我要亲手杀死你，然后……”

寒山重镇定的没有出声，秦洁却凄然一笑，道：

“然后，我和你一起死，因为，你若死了，我活着就没有生趣……”

冷冷一笑，寒山重轻蔑的道：

“我不是小孩子，秦洁，假如事情像你所说，那么，你早已该殉我于地下了，不要忘记，我自中毒受创突围后，没有人相信我能活着……”

秦洁惨淡的笑笑，她平静的道：

“是的，没有人相信你能活着，但我信，我知道你坚强的毅力，你不屈的精神，你超人的智慧，只要没有找到你的尸体，我便不相信你已不在人间，寒山重，我早就准备好了，与你同穴共衾，我要和你死也不分……”

寒山重觉得有一股凉气自心底升起，他正要出言相驳，室外，一条粗壮的人影已掠了进来，这人，正是虬髯张目的呼浪迟元！

迟元一步踏入，已扯开宏烈的嗓子叫道：

“稟院主，她妈的白龙门竟然尚想以巫邪之术诅咒于你，真是混账到了极点！”

寒山重双目一冷，叱道：

“迟元——”

迟元连忙噤声，朝室中各人望了一眼，有些呐呐的道：

“院主，方才属下扫荡白龙门残余之际，发现在这幢屋子后面一个风景极佳之处，竟然有一个未曾落柩的石墓，墓碑上……墓碑上……”

寒山重哼了一声，道：

“说下去。”

迟元咽了口唾沫，换了手握刀，低沉的道：

“那石墓墓碑上竟然刻着，刻着‘寒山重秦洁夫妻之墓’，而且，墓石未封，里面的一双铜棺并未拢着，衾被俱全，看样子，还有人天天去打扫哩……”

寒山重也觉得喉咙有些发干，他舔舔嘴唇，叹了一口气，心里在狂叫着：

“怎么办？老天，这怎么办啊？”

迟元的目光向秦洁溜了两转，鲁直的道：

“院主，这一老一少大约就是秦鼎父女了？”

寒山重面带缓缓的点点头，迟元粗厉的道：

“那么，院主，现在动手宰了吧？他们父女两个刚刚可以用得上那座鸳鸯冢……”

站在门边的司马长雄急忙向迟元使着眼色，寒山重已蓦地瞪了迟元一眼，脸孔冷如严霜，好不威煞！

迟元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对这位浩穆一鼎，实在是打心眼里含糊，寒山重这一眼，瞪得他一激灵，赶忙闭上嘴巴，有些尴尬的退后两步。

寒山重微阖眼帘，半晌，他冷冷的道：

“长雄。”

司马长雄赶忙踏前三步，躬身道：

“长雄在。”

寒山重吁了口气，低沉的道：

“带秦鼎父女回浩穆院，囚入困龙洞。”

司马长雄答应一声，示意室中浩穆弟兄将秦鼎及秦洁押出，待各人退出，寒山重又吩咐迟元道：

“秦鼎病势严重，迟元，我还不想要这么快就叫他死去，你立即去请随来”

的陈大夫为他诊治，记得要快。”

迟元恭谨的应是，行到门口，又犹豫了一下，回身嗫嚅的道：

“那么，院主，那座古墓可要毁去？看着实在有点扎眼……”

寒山重怪异的笑了一下，缓缓地道：

“留着吧，日后，自己也可以回忆一下，竟还有人记得为我寒山重准备最后安寝之地，迟元，想想，这不是也极美么？”

金刀呼浪迟元愣愣的咽了一口唾沫，带着摸不透的神色躬身退出。

朝这间卧室四周扫视了一遍，寒山重走过去推开一扇小巧的桃花心木门，门口那边，看得出是一间女子的闺房，一色的淡色家具，水红的罗帐深垂，精致的小几锦凳衬着壁间几幅工笔仕女图，一方刺绣了一半的女红随意的丢置在一张锦垫上，寒山重轻轻拾起，嗯，上面，绣的是两只比翼鸟，在绣绸的那一边，用灰色线刺着淡淡的云彩，与整个画面的生动极不调和，令人第一眼看上去，便生有一种空虚而落寞的感觉，好像这双比翼鸟的翔飞是永远没有终止的，永远没有结果的，飞向缥缈，飞向不知处的灰暗里。

心弦颤抖着，寒山重深长的叹息，将这付绣绸摺好置入怀中，他向室内浏览了片刻，又走到一个精巧的梳妆台之前，迟疑了一会，他慢慢抽开了这顶层的小斗，里面，放着几件钗环之类的首饰，两把玉梳，几小瓶桂花油，杜娟汁之类的女人妆饰的用品，寒山重奇怪自己看了这些寻常的物件竟会有着伤感的情怀，他轻轻关上了，又抽开下面的一只小斗，待他目光瞥及里面的一个描金黑漆的小盒，心脏里莫名其妙的跳了一下，吸了口气，他拿出那方小盒，小心的打开，天啊，在最上面，竟是几片染满了鲜血的黑布片，不用猜想，寒山重已经晓得那几片染了血的碎布会是谁的，不错，那是他自己的，在他突出白龙门高手重围的那一次，寒山重忘不了，自己亦曾受了极重的外伤，这些布片，定是那时连肉削落的了。

“为什么，她为什么收藏起来呢？她真是强烈得如此忘不了，抛不下么？”

寒山重掀开布片，在下面，是几根谨慎包在一张素纸中的头发，两张窄窄的小笺，一颗象牙质的衣领，以及，以及一个精致的小银杯！

看见这银杯，寒山重全身震栗了一下，是的，他仍能认出这只银杯，就是当时置有“龟花”剧毒的杯子，也是这只杯子，盛满了酒灌入他的肚里，险些使他遗恨终生！

那几根头发，寒山重推想，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寒山重仍然记得，有一次，秦洁几近疯狂的拥着自己，双手用力搓揉抓扯，这颗象牙纽扣，一定就是那时被她扯落的，想不到，她竟将这些微不足道的细小物件都保留了起来。

两张小笺，都是寒山重的笔迹，一张是他随意涂写的一阙“念奴娇”，另一张，则是他在秦洁十九岁生日时，遣人送上寿礼顺带的祝词，而在寒山重放荡的某些日子里，在他认为与秦洁逢场做戏的一些时光里，也只有这两张小笺算是他正式留笔的信函。

这时，寒山重的脑子里实在混乱到了极点，心头不停的波涛汹涌，他想推理出一个头绪，但却结成一个解不开的结，实在可怕，这爱，果真是如此强烈，又如此深邃得无以自拔么？

老实说，在寒山重横行武林的日子里，曾与不少美丽的女孩子有过交往，但是，因为寒山重生性狂放，而且眼高于顶，更为了追寻到他心灵深处的一个用理想堆砌的影子，所以他与以前的任何一个少女为伴，都采取一种若即

若离，不温不火的态度，或者有过缠绵，但在寒山重来说，这仅是一种男女之间的例行过程而已，在这些少女之中，寒山重也有过喜欢的，可是，也只是喜欢而已，并未到达令他自己热烈爱悦的深度，更没有一个符合他最原始的理想与追求，秦洁是寒山重比较喜悦的一个，但是，寒山重心里明白，她也并没有使自己“爱”，而爱与喜欢，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以前，寒山重以为秦洁和他分手后，最多只会难受一个时期而已，料不到她却怨恨得想要自己的命，在那怨恨中，却又包含了如许炙热的情意！

沉重的转过身来，他将那个小盒子塞进怀里，出了门，司马长雄已在外间相候。

小心翼翼地，司马长雄觑了觑寒山重的脸色，有些忐忑的道：

“院主，你有心事？”

寒山重轻轻拍拍司马长雄的肩膀，微微苦笑道：

“长雄，记得以后少和女孩子厮混，要专心的待其中一个，否则，伤别人的心与伤自己的心一样，结果都是难以下咽的，滋味实在苦涩。”

司马长雄怔了一下，随即会意的道：

“院主，是否关于秦洁？”

寒山重轻轻点头，嘴角抽搐了一下：

“太浓厚，太强烈，而且，浓厚得可怕，强烈得可怕。”

有点迷惑，司马长雄呐呐的道：

“院主，男女相悦之情，也会可怕么？”

寒山重举步行向外面，叹了一口气：

“假如你是我，长雄，你便会知道个中滋味。”

二人行出精舍之外，数十名浩穆壮士正静肃的立在花架下，火把的光辉闪耀着，空气在冷瑟中有着肃煞。

“他们呢？”寒山重转首问司马长雄。

“已由迟元押送到外面去了，长雄已经吩咐下去，为秦鼎及那姓郝的三个预备一辆蓬车，大夫亦随去为秦鼎诊病，弟兄们齐集九曲桥之外，随时可以启行。”

寒山重冷沉的回顾望了望，道：

“走吧。”

一行人在寒山重为首下，经过回廊，出了望波精舍，司马长雄低沉的道：

“稟院主，这幢屋宇可要留着？”

寒山重步下石阶，颌首道：

“留着，也为白龙门留下一处可以供人凭吊之处。”

说到这里，他忧虑的道：

“萨牧非的伤势如何？伤他的那些暗器，可能淬有毒药……”

司马长雄道：

“大夫已看过了，那些碎钢上面，是淬有毒药，而且，大夫亦已认出所淬之毒名曰‘紫斑草’，此毒甚剧，不过，可以用白犀之角磨水解之，美妙的是陈大夫身上恰巧便带了一小块，现在，老萨大约正在呼呼酣睡呢。”

寒山重嘴唇一动，司马长雄已微微一笑道：

“院主问包川？这小子不折不扣是个拼命三郎，肩胛骨那一记十分严重，他全身上下更带了大小十多处伤，抬到大夫那里衣服完全被血浸透了，这小子还口硬，咬着牙说不要紧……”

寒山重摇摇头，道：

“生命有无危险？”

“没有。”司马长雄又补充道：

“不过，只怕要养息三四个月以上才能活动自如……”

寒山重咧嘴笑道：

“这样也好，这小子一天到晚就爱蹦蹦跳跳，遇到场面又像性命不是他自己的一样横冲直闯，简直令人担心，不过，长雄……”

司马长雄笑道：

“长雄知道，要注意包川的补养……”

寒山重笑了笑，石阶前，两名浩穆壮士牵着叱雷，叱雷仍然如旧，看见寒山重，低低的嘶叫了一声。

微微皱眉，寒山重痛惜的蹲俯到爱马腹下，沉声道：

“拿火把来！”

司马长雄亲自将火把凑到一旁，寒山重自怀中取出银针，就着火光，小心翼翼的在叱雷肚腹及四蹄之间挑剔着什么，叱雷挺立着，全身的肌肉却似波浪般颤抖，头上的白色鬃毛几乎直竖起来。

半晌！

寒山重又用他的金创药在叱雷肚腹各处敷抹，过了盞茶时分，他才额角微微见汗的站了起来，左手掌上，赫然有着七粒染满血迹的多角形细小物体！

“那是什么，院主？”司马长雄关注的问。

寒山重吁了口气，道：

“我自小灵州外的石桥冲杀进来，白龙门那位旋星筒便赐了这几粒小玩意给我，我没伤着，叱雷却苦了。”

司马长雄在叱雷头上抚了一下，恨恨的道：

“这老小子不能恕过！”

寒山重淡淡一笑，道：

“是的，已经不恕了，寒山重斧下已讨回代价！”

他顿了一顿，又道：

“叱雷受创不重，但是，最好不要使它劳动，长雄，派专人照料他，喂以上好草料。”

司马长雄恭声答应，众人已快步行上九曲桥，桥的那一端，亦约有五十余名浩穆壮士肃立相待，神钧曹耐吏迎上前来，沉声道：

“稟院主，白龙门残余已经扫荡干净，方才奉迟左卫令寻到一辆篷车，秦鼎等三人及萨牧非、包川已送到车上。”

寒山重满意的颌首，道：

“我方伤亡如何？”

曹耐吏舐舐嘴唇，低沉的道：

“伤亡约有六十余人，二十多名伤者已经包扎妥当，战死弟兄，已依照浩穆‘靠山归山，近水还水’的传规，就近在西淀湖内送回去了。”

静默了一下，寒山重摇摇头，道：

“传令所属，准备启行。”

曹耐吏躬身道：

“可是回到来时之处？”

寒山重嗯了一声之后，向前行去，近百名浩穆大汉鱼贯跟随于后，松枝

火把排成一条蜿蜒的火龙，静静的沿着那座青石桥离开，来的时候，有如隼鹰猝闪，狠毒而猛辣，去的时候，像是幽魂幢幢，安宁而缥缈，经过仅是片刻，但是，小灵州上却已成为血海屠场，多少生命，在这片刻之间，已经化为烟灭灰飞。

天刚亮。

百多名浩穆大汉已在一片擂鼓似的马蹄声中回到了这里，这隔着张登城有二十里地的小小村子。

拂晓的曙光，映着他们扬起的黑巾，扬起的虎皮披风，映着他们每一张带有疲惫的面孔，也映着他们背在肩头的兵刃，大多数的人身上染着血污，这血污是敌人的，或者，也有自己的。

到达那幢农家的竹篱外，约有二百名隐伏在各个角落的黑衣彪形大汉散落的闪了出来，齐齐躬身迎接一马当先的寒山重。

“一切安好么？”寒山重勒住马缰，轻轻的问。

最前面的一名大汉恭谨的道：

“回禀院主，一切平静。”

用黑巾抹去脸上的灰沙，寒山重长吁了口气，回首向身后的司马长雄道：

“长雄，叫弟兄们下马休息，不要随意走动。”

司马长雄尚未及回答，寒山重已倏而弹起，在空中一个转折，有如流星曳空，那么滴溜溜的射进了虚掩的门内，两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守在门侧，两把雪亮的朴刀才举，二人已低叫一声，慌忙躬身退到一旁。

寒山重微微一笑，温和的道：

“长夜已过，你二人可以退去了。”

两名浩穆大汉齐声称是，缓缓弯着腰退出门外，寒山重有点迫不及待的走到里面，才要伸手推门，门儿已“呀”的启开，一张明丽而妩媚的面庞，似一朵迎着朝阳的花朵，那么清新而甜美的对他微笑。

寒山重深深吸了一口气，双臂刚刚张开，又轻轻的垂下，朝着眼前的人儿做了个苦笑。

“为什么不拥着我？”梦忆柔低声说。

寒山重摸摸下颌的胡根，才只一夜，就都钻出表皮来了，硬得有点刺手，而且，身上的血污也脏得可以。

“你实在艳光照人，柔，使我有点不敢逼视了，你看，我身上多脏……”寒山重依在门框之旁，视线贪婪的紧盯着梦忆柔身上。

梦忆柔轻雅的笑笑，像一只小鸟般依偎到寒山重怀里，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俏脸儿不停的擦着寒山重的下颌。

哧哧笑了，寒山重用左臂搂着梦忆柔的肩头，疲乏的行向室内，脚后一带，已将门儿关上。

挟着寒山重坐到床上，梦忆柔端来一张小凳子放在寒山重脚下，让寒山重的双脚抬起搁在小凳上，一杯热茶递到寒山重手里后，她蹲在一旁，捏起两粉团似的小拳头轻巧有致的在寒山重腿上捶了起来。

“嗯——”

寒山重闭起眼睛，长长的吁了口气，舒适的啜了一口热茶，这韵味，足极了，也甜极了。

梦忆柔悄细的一笑，道：

“山重，昨夜我好担心啊，虽然明知道你不会有事……”

寒山重睁开眼睛，沉缓的道：

“夜来你睡得可好？我见你还想你，从离开你到现在，虽只一夜，在我来说，宛如过了很长久的时光了……”

梦忆柔嫣然一笑，道：

“很累？”

寒山重叹了口气，道：

“心里很累，小柔，今夜，我实在不愿意让这些事情的耽搁了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有人说，甜蜜得到了最后要幻灭之前，才会觉得过去的那一大段过得太糟塌了，我不要如此，我要把握住现在，把握住眼前……”

梦忆柔惊栗的望着寒山重，鲜红的小嘴半张着，良久，她才幽幽的道：

“为什么说这些不吉祥的话？山重，我们说过我们永远不分离，山重，我们互相答应过，你为什么又这样说？”

寒山重深深的凝注她，缓缓地道：

“别多心，小柔，我只是指和你在一起时，日子像是过得特别快，你知道，人的一生，往往就容易在幸福的日子不知不觉的过去，待到感觉可贵，临大限之期也就近了，小柔，生命是有极限的，没有人能与大自然的生息相轮转抗衡……”

梦忆柔慢慢站起，依到寒山重身边，将唇儿凑到寒山重的耳旁。

“那么，山重，便是我们老了，死了，我们也要葬在一起，埋在一起，让我们的骨骸被风化了，被早啮了，但灰烬也要糅在一起，渗在一起，没有人能分开我们，我的身体长有你，你的身体长有我……”

寒山重伸臂搂过梦忆柔，感动的道：

“在我们生时，没有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夺走你，当我们去了，小柔，就像你说的，化为灰泥也要相渗相糅，我们在空中飘，在风里滚，在云里浮，在水里流，你要跟着我，我携着你，你永是我的小柔，而我……”

梦忆柔平躺在寒山重怀里，喃喃的道：

“而你，你永远是我的山重……”

寒山重轻悄悄的在梦忆柔颈项上吻了一下：

“昨夜，我已在情势许可下，尽量给白龙门的人生路走……”

“谢谢你，山重，我多高兴你会听我的话……”

“嗯……”寒山重想了一下，又道：“记得我以前向你提过的秦洁？”

梦忆柔微微一怔，随即笑着道：

“记得，不会杀她吧，山重？”

“没有杀她，但是将他俘掳来了，还有她的父亲及白龙门十大高手的第三位，今后，他们将在浩穆院里渡过一生……”

“那……他们住在哪里？”

“是个好地方。”

寒山重撇撇嘴唇，接了下去：

“困龙洞。”

梦忆柔眨眨眼，摇头道：

“不要，山重，我听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进去的人，若是你不下令释放，便永远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寒山重沉默了一会，没有表情的道：

“秦洁，她还是……还是那么疯狂，真叫我不舒服……”

梦忆柔迷惑的微微仰起身子，有些紧张的道：

“疯狂什么？疯狂的爱你！”

闭闭眼睛，寒山重缓缓地将他在望波精舍里发现的一些事物及那座鸳鸯冢的事，毫不隐瞒的向梦忆柔述说了一遍，良久，梦忆柔没有出声，她将面孔俯在寒山重怀里，柔滑的背部轻轻波动着。

讲完了，寒山重低沉的道：

“我自生以来，还没有遇见过思想如此可怕的女孩子……”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因为，他已觉得胸前的衣襟凉冰冰的浸湿了一大片！

“小柔，小柔，你怎么了？”寒山重急惶的低下头问。

梦忆柔的双肩耸动着，没有回答，寒山重轻轻将她扳了过来，泪痕已经沾满了这位美丽姑娘的面颊，似一朵带露的茉莉，怜人极了。

寒山重心痛的搂紧了她，哑着嗓子道：

“小柔，为什么你忽然伤心起来？小柔，是我刚才说错了什么话？是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小柔，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啊……”

梦忆柔抽噎了一下，摇着头，断续的道：

“不……山重……你没有说错什么，也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想……我只是想……她实在可怜……”

寒山重眸子里有一片怪异的光辉，他看着梦忆柔，沉痛的道：

“你哭泣，只为了她可怜？”

梦忆柔又泪水轻淌，垂着头：

“我……我还怕……还怕……”

寒山重平静的道：

“还怕我受不了她这强烈情感的束缚，再回到她的身边去，是么？”

紧紧将面孔俯在寒山重怀里，梦忆柔双肩耸动着，语声细如游丝：

“别生我的气……山重……别生我气……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

轻轻吻着梦忆柔那一头瀑布似的长发，寒山重悠悠的道：

“傻孩子，真是傻孩子，小柔，你要知道，真正的情感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而这考验，包括了人活着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波折，包括了时间，包括了双方本质上的任何优势，小柔，你要永远记得，寒山重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

梦忆柔抬起脸来，那张俏脸儿，惑怜照人，她抽噎了一下，低怯的道：

“只是今生今世？”

寒山重猛烈的抱紧了她，嘴唇似雨点般落在她的脸上，语句诚挚：

“今生，来世，千百辈子，小柔，我们生生世世为夫妻……”

一个长长的，甜甜的吻，由梦忆柔在泪水里印上了寒山重的唇，那么长，那么甜，那么醇厚，那么浓烈，彼此间的心贴得更紧，呼息相隔，假如能并为一体，他们会早已如此做了。

有些透不过气来，寒山重稍稍推开了梦忆柔，望着那张酡红如醉的脸蛋儿，寒山重咪咪笑了。

“小柔，看不出你还真是一个小醋坛儿，不过，我喜欢你这样，因为这正是证明你爱我爱得如何深切……”

梦忆柔面庞上泪痕未干，她羞涩的一扭身子，半侧过脸去，寒山重却在她一扭身躯的时候皱了皱眉，牙齿咬了嘴唇一下。

心肝是水晶做的，梦忆柔顿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惶急的掀开寒山

重的虎皮披风，在寒山重的肩头，有一滩已成紫乌色的血迹，已透过层层  
的绷布，印在虎皮披风的金黄色纹理上！

“你又重伤了，山重？”梦忆柔心痛的呼叫着。

“小伤。”寒山重展眉一笑。

“仍然比不上蟠龙山下那一次来得厉害，小柔，在彼此以生命为赌注的  
格斗里，没有人会存有慈悲，你要杀人，别人也正想杀你呢。”

梦忆柔打了个寒噤，喃喃的道：

“你说得多可怕，山重，我好像觉得有些血淋淋的……”

轻轻拍了一下手掌，寒山重笑道：

“对了，小柔，在江湖上混，就正要适应这种味道。”

一骨碌坐了起来，梦忆柔亲自为寒山重端了一盆热水，又在一个革囊中  
取出一些洁净的绷布及金创药等物，温存的为寒山重换起药来。

眯着眼，寒山重“嗯”了几声：

“奇怪，小柔，你给我换药，怎么比我自己匆匆包扎时舒服多了？一点  
也不觉得痛，只感到有点……有点……”

“有点什么？”梦忆柔正在小心翼翼的用热水替寒山重洗擦伤口。

寒山重舔舔嘴唇，笑道：

“有点甜。”

小巧的鼻子皱了一下，梦忆柔轻轻为寒山重敷上金创药，哼了一声：

“只要在三十年后你还有这种感觉就好了。”

包扎妥当了，梦忆柔净了手，端茶给寒山重啜了一口，门外，司马长雄  
的声音已低沉的响起：

“禀院主，白龙门秦洁要求谒见院主一面。”

寒山重撇撇嘴唇，道：

“她有什么事？”

门外的司马长雄似是犹豫了一下，梦忆柔一双美丽的眼睛眨呀眨的，斜  
着头望着寒山重，寒山重忽然哧哧笑了，道：

“长雄，你先去，待我问过一个人再说。”

司马长雄在外面恭应一声退去，梦忆柔轻轻在寒山重腿上拧了一记：

“你去就去嘛，何必故意挖苦人家？哼，浩穆一鼎已经决定要做的事，  
又有谁拦阻得了呀？”

寒山重翻身站起，在梦忆柔颊上一吻，笑道：

“好丫头，待寒山重日后好好蘑菇于你。”

## 五、生死两难不效鸳鸯

在最尽头的一间土屋之内，这间土屋阴暗而牢固，想是这家屋主人原来堆放杂物之处，前后有两进。

六名浩穆壮士把守四周，戒备得十分严密，此刻，司马长雄正陪着寒山重到来，现在，太阳尚未爬到中天哩。

一名浩穆大汉启了门，躬身退到一旁，寒山重雍容的踏进屋去，一阵腐霉之味，在他进屋的同时已扑鼻袭来。

土屋正中的屋梁上，垂挂着一盏晕沉沉的桐油灯，外面虽是大白天，在里面却晦暗得紧，几堆稻草平散的倒置地下，秦洁正孤伶伶的坐在一堆稻草上，只这一夜之间，她的容颜已显得憔悴了许多。

寒山重微一颌首，司马长雄已静静的退出，晕沉里，秦洁的一双眸子毫不眨眼的盯注着寒山重，那目光，令人不能逼视。

极为平静的，秦洁苦笑了一下：

“如今，寒山重，我们的立场已完全不同了，想不到与你相爱一场，却换来了今天这种待遇。”

寒山重挺立着，深沉的道：

“至少，这里比困龙洞的水牢来还好得多。”

秦洁咬咬下唇，轻轻的道：

“山重——”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别这么叫我，秦洁，这韵调，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怔了怔，秦洁幽幽的道：

“人家都说你狠，在以前，我一直体会不到，现在我才深深的觉得，山重，你是真的狠。”

寒山重吁了口气，双臂环抱着：

“我并不狠，因为，至少我还比不上你狠，秦洁，假如要用以前你对付我的那些手段来对付你，在我还做不出，而你，秦洁，你却做得很顺贴，顺贴得完美极了，所以，方才你的那句话原应该换上你的名字由我来说才对。”

沉默了一会，秦洁道：

“山重，你真的忍心叫我父女永生不能再见天日？”

寒山重抿抿嘴唇，道：

“不，只是二十年。”

秦洁忽然古怪的笑了，她慢慢的，一字一字的道：

“二——十——年——”

寒山重沉着脸，语声如冰：

“是的，二十年，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没有几个二十年，快乐的日子永远过得容易，而痛苦的时光则长远得迟缓，秦洁，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换来这二十年的痛苦生活。”

秦洁悲哀的摇头，道：

“山重，我并不怕那水牢里的黑暗日子，我只是要你明白一件事，你要明白，为什么我要你死，山重，因为我不能在我活着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你抢去，我实在忍受不了失去你的痛楚……”

寒山重眸子里的光芒黯了一点，他迅速叱道：

“不要说了！”

秦洁一仰头，倔强而又怜人的道：

“我要说，我一定要你知道我对你的情感，要你赤裸裸的知道。寒山重，你是聪明人，在我有生至今，没有遇上比你更有才华的青年，同样的，也没有遇上比你更为狠毒薄情的负心人，寒山重，如若你不爱我，为何在那个时候来逗引我？为何又在多少个花月良宵伴着我？为何又说一些只有相悦间的男女才能说的话？寒山重，我要你说，你如果说不出来，你就是薄幸，就是负心，就是诈骗感情！”

咬着嘴唇，寒山重平静的注视着她，半晌，寒山重低沉的道：

“秦洁，你大约明白，在我与你之前，我亦曾有过很多女孩子在一起。”

秦洁冷冷的点头，寒山重又道：

“那么，我曾否说过永远爱你，永远和你在一起，决定娶你的这些话？”

苍白的脸儿抽搐了一下，秦洁凄然摇头，寒山重舔舔嘴唇，道：

“当男女在一起，发生情感，一些寻常的言谈与动作，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并不一定含有意义在内，而因双方认识的深度及本质的迥异，所感受的浓淡也不同，秦洁，我老实说，我非常喜欢你，但是，却不能爱你，因为你的性格与我太不适宜，你是一个好伴侣，但不会是一个好妻子，秦洁，你要知道，伴侣可以聚散，而妻子却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秦洁缓缓垂下头去，苦涩的道：

“你……你没有试，为何断定我不能为你妻？不能和你过一辈子？”

寒山重轻啜了一声，道：

“这可以从平时的言谈行事中看得清楚，人的一生，若要件件事都试一遭，那什么事也会迟了。”

秦洁轻轻用手绢儿拭印眼角，哽咽道：

“山重……我求你一件事……”

寒山重道：

“请说。”

努力平静了一下，秦洁幽幽的道：

“山重，今生我只求你这一件事，以后，我决不再烦你，永不再缠你了……”

闭闭眼睛，寒山重低低的道：

“你说。”

秦洁的语声冷得像雪，平得似水：

“山重，请你用你的‘金蛛指环’套在我的手上，待我去后，求你留下我的一双眼睛于你那装着不朽药水的银晶盒里，让我永远看着你，山重，我虽不能与你结为夫妻，但我知道你那金蛛指环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戴过，山重，求求你先给我戴，就算是你送给我的来生饰物吧……”

说着，秦洁的泪水已流满了腮，但她却强制着自己不哭出声，那模样，比嚎淘大哭犹更要令人心酸。

“金蛛指环”，是一枚白金镶着红宝石的珍贵戒指，那颗硕大的红宝石上，有一付天生的纹图，这付纹图在红宝石的里面，都是纯金造的，像一只蜘蛛，那纹图的圈缘是如此巧妙，组成是如此细致，像是一个雕刻名匠的呕血之作，其实，这图形却是天然就存在那枚红宝石之中的，这枚指环，寒山

重已珍藏了十五年之久，但是，这却是一枚残酷的杀人利器，与他华贵外表所显露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

这枚金蛛指环的白金部分一点针尖大小的突出点，这小小的突出点并不尖锐，更不锋利，而又小得看不出，当套在人们的指上，不会令人想到有任何异样，但是，这小小的一点却较其他指环各部分更接近皮肤，磨擦皮肤，于是，最多两三天，被这小点稍微磨破了一点表皮（这磨破的一丝儿表皮，又是不让人觉得丝毫不适的），那么，蕴藏在这小点之内的天下剧毒“朱舌”便会渗入那破裂的皮肤之内，于是，当十二个时辰后，戴着指环的朋友便会感到奇渴，当他饮入第二口水之前，朱舌之毒溶于第一口水中陡然扩张十倍，这位朋友也就永远不会再有饮第二口水的需要了。

这一个指环小小的机关，是人工制造的，不算稀奇，最为怪异恐怖的还是那枚镶在指环上的红宝石，嵌在红宝石内的那个金蛛图纹，本来就是含有奇毒的一种矿物变化后的结果，这种怪异变化后形成的金色图案，在宝石中是异常珍稀而难得的，雕凿宝石的老工匠们称它为“鬼显形”，它本身即已带有无比之毒，戴在人的手上，不会有任何征候与迹象，在到了第七天里，戴着它的人就会突然在夜晚一睡不醒像一朵冬天的花朵那么凋谢得毫无生机了。

秦洁知道寒山重有这枚指环的，而且，秦洁也明白它的可怕，但是，当一个人对生命已经不再留恋的时候，那么，“可怕”这两个字眼又算得什么呢？

现在——

寒山重像一尊石像般凝注着秦洁，目光里的神色古怪而又深沉，如一口千年古井，没有人知道那里含蕴着什么意思……

缓缓地，寒山重开口道：

“秦洁，二十年后，我还你自由。”

秦洁悲凉的一笑，道：

“二十年后，山重，你还我一个什么样的自由？衰老、孱弱、憔悴、迷茫的自由？还我一个华发苍苍，满怀破碎的自由？”

寒山重脸孔的肌肉紧了一下，他生涩的道：

“活着，比死了好。”

秦洁摇摇头——那摇头的动作，实在令人心痛，她低细的道：

“山重，求你，求你给我一个永远的安宁，我实在已受不了这些打击，这些悲苦，这些空虚了啊……”

寒山重忽然暴躁的一挥手，怒道：

“秦洁，你为什么非要找我不可？天下之大，比我好的男人多得很，为什么你就如此丢不开，舍不得？”

温柔极了，秦洁抬起头来，泪痕满面的望着寒山重，嘴角痉挛着，却没有说一个字，那目光，像万缕丝、千缕情，缠绕得紧。

寒山重不由自主的一哆嗦，他愤怒的转回身去，又蓦地转了回来！

“秦洁，你不要逼我，寒山重不是仁心慈肠的人，我只是不忍要你死去，但却决不姑息你，寒山重不会忘记所受的痛苦，寒山重不会忘记在鬼门关上挣扎时的誓言，秦洁，你狠、你毒、你自私、你——”

秦洁含着泪微笑，怯怯的接上：

“我更爱你。”

身子大大的摇晃了一下，寒山重嘴巴翕张了半天，废然长叹……

他怔怔的望着秦洁，良久，喃喃的道：

“秦洁，这样对我，你叫它是爱？”

秦洁肯定的点首，寒山重吁了口气：

“太可怕了，秦洁，太可怕了……”

低柔的，秦洁在语声里像是剖开了她自己的心，那么血淋淋的，赤条条的，没有一丝儿保留：

“山重，那并不可怕，那很甜美，真的很甜美，我一直幻想我们将来的时光，迷醉于那或者永远不能实现的日子，虽然一切都是空虚，却空虚得如此安适，如此馥丽，使我再也不愿回到眼前，眼前，除了冷，除了涩，除了悲哀，除了泪水，还会有什么呢？何尝还会有一丝丝儿什么呢？”

寒山重缓缓的退后了两步，脑子里尽力想着梦忆柔，尽力想着自己的誓言，尽力回忆着以前所受的苦楚，可是，秦洁的语声，如一根飘浮在空中的游丝，淡淡的，却又幽幽的继续传进耳中：

“在梦里，我喊着你的名字，哭着醒来，在寂寞里，仿佛时常听见你的呼吸，仔细追寻，却又茫然无踪，我不相信你会死，虽然，我希望你死，希望你的遗骸能被寻到，我会陪着你同葬一穴，同卧一棺……”

冷厉的叱了一声，寒山重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光挥到秦洁脸上，清脆的一响，使她整个人都仰跌在稻草堆上——

屋外的木门轻响了几下，司马长雄的声音小心的传了进来：

“禀院长，有需要长雄之处？”

寒山重抹去额上的冷汗，强自镇定：

“不。”

外面声音沉寂了，极为艰辛的，秦洁缓缓站了起来，她的左颊，清晰的浮突着五条鲜红的指印，她坐好了身子，怔怔的，一动不动的望着寒山重，目光柔和而安定，似是自古以来，她已是如此凝望着寒山重了。

找不着一丝儿怨恨，找不着一丁点儿愤怒，那片目光是这么柔，这么柔，柔得似水，柔得像带着血啊。方才掴打秦洁的右手，像是被烙铁烫了一下，寒山重下意识的用力在衣衫上擦拭着，牙齿痛苦的咬进下唇之内。

良久……时间已经在这里停顿了。

寒山重咽了一口唾沫，低涩的道：

“我……我并不想这样对你……”

秦洁用手轻轻拭去口角的血渍，声音喑哑，却怯嫩得可怜：

“没有……没有什么，要说打我，你早就该打了，我对你好狠，我希望你打我，甚至于杀死我，这样，至少表示你对我还有恨，不是像待一截木头那样待我……不是像经过一场梦似的将我俩的以往忘得烟消云淡……”

寒山重急切的道：

“不，不要再说下去……”

说完了这句话，他自己也不觉得打了个寒噤，因为，他听得出自己语声里含有颤抖与哽咽，这声音，对他来说，又是何其陌生！

秦洁痴痴的瞧着他，不动不移，第一次，寒山重第一次感到她的目光竟是如此厉害，那凄恻，那幽怨，令人断肠！

忽然——

悠悠的，轻轻的，门儿开了，一个窈窕而又婀娜的身儿，似一股淡淡的

轻雾一样飘入，寒山重迅速的回首望去，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张美丽中带着苍白的面庞——梦忆柔！

全身震了一下，寒山重急忙迎向前去，有些失措的道：

“小柔，你……你不该来这里……”

梦忆柔一言不发，美媚的眸子凝注着坐在草堆上的秦洁，秦洁也怔怔的望着她，说不出那四只眼睛里含蕴着什么意义，但是，显然的，此时此景，并不是她们站在如许地位而应该相见的地方。

终于，秦洁哆嗦了一下，喃喃的道：

“你……你真美……”

梦忆柔微微笑了，那笑，实在令人沉醉，像冬天的阳光，有着温暖，以及沁人心脾的舒适，她侧过脸儿，悄声问：

“山重，这位，就是秦姑娘？”

寒山重嘴角抽搐了一下，勉强点点头。

梦忆柔望着寒山重，有些怪异的笑了一下，轻轻的道：

“山重，我想，秦姑娘是个女孩子，不适呆在这种地方，是不？”

寒山重抿抿嘴唇，苦涩的一笑道：

“忆柔，这个问题让我来处理，好么？”

梦忆柔甜甜的理理头发，嫣然笑道：

“不，应该交给我。”

哧哧的笑了，寒山重沉下脸来：

“小柔，秦洁是我的仇人，她曾多次谋害于我，小柔，寒山重身为浩穆一鼎，你不可忘记。”

梦忆柔怔怔的望着寒山重，缓缓的道：

“但是，山重，我将是你的妻子，而秦姑娘依旧是爱着你，你——”

迅速的，寒山重打断了梦忆柔的话：

“小柔，请不要再说下去，这件事我来做主。”

他迅速探手怀中，取出一个银丝锦囊，启开锦囊，一枚闪幻着朱红色彩的白金指环已拈在寒山重手上，那枚指环华贵而夺目，但是，却蕴藏着死亡。

秦洁默默的望着寒山重，凄然道：

“山重，你早已应该这样做了……我……我想……我请你亲自为我戴上……”

寒山重一咬牙，大步上前，粗野的抓过秦洁的右手，将那枚可怕的指环用力向寒山重的食指上套去——

“你真要这样做，山重？”梦忆柔冷冷的旁边插上一句，语声里带着哽咽。

指环已套在秦洁的指尖上，秦洁仰着头，目眶含泪，失去血色的小嘴微微张着，鼻翅儿轻轻翕动，寒山重抓着她的手腕，站在那里有如木塑。

梦忆柔缓缓上前一步，静静的道：

“山重，恕一个人比恨一个人更会得到内心的快乐！”

寒山重蓦地回头，面孔上的肌肉紧紧绷着，如罩寒霜，他深沉的看了梦忆柔一眼，终于，长长的叹了口气：

“小柔，你不应该来看秦洁的。”

说完话，寒山重掉头而去，梦忆柔微微叹息，跟在寒山重身后出来。

门外，司马长雄肃身静立，寒山重看了他一眼，大步走向自己住的堂屋

中。

梦忆柔怯生生的挨到寒山重身边，用手去按寒山重背负的手——  
转回身来，寒山重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的注视着她，那眸子里的神色，实在冷酷得怕人！

梦忆柔心腔儿大大的一跳，有些畏惧的收了自己的手，委屈的咬着下唇儿，眼圈立刻红了起来。

寒山重沉重的摇摇头，伸出手去，又将情人那双柔荑扯了过来，低沉的道：

“小柔，你难过了？”

梦忆柔终于泪珠盈盈的抽搐起来，断续的道：

“你……你好狠……一点话也不肯……听人家说……”

寒山重平静的道：

“听人家说要怨她，是么？”

梦忆柔睁着含泪的眼睛凝视寒山重，寒山重深沉的道：

“去饶恕一个曾经三番四次欲谋我的命的凶手？”

梦忆柔缓缓垂下目光，幽幽的道：

“但是……但是她的出发点是爱……她不愿你被别人抢去……”

寒山重冷冷的道：

“爱是这种爱法？我若喜悦于她，天下不会有任何女人能侵入我心，我若不悦于她，她便是自绝我前亦毫无作用！”

蓦然一咬牙，梦忆柔鼓起胆子道：

“山重，老实告诉我，你真的是不是爱她？”

嗯，寒山重差一点笑了出来，他想，弄了这么久，大约只有这句话才是梦忆柔真正想问的话。

他用力摇摇头，坚决得似泰山矗立不移，梦忆柔又紧张的道：

“你一点都不爱她？”

寒山重再次摇头，道：

“不，虽然也曾喜欢，却不是爱，否则……”

“否则什么？”梦忆柔已不觉依到寒山重怀中，一颗心儿提到了口腔。

“否则！”寒山重笑笑：

“就轮不到你了。”

梦忆柔长长的吁了口气，平和得多的道：

“既不爱她，又何必恨她？山重，放她去，好不？”

寒山重双目一冷，又瞬而温和，道：

“小柔，你听我说，我是一院之主，浩穆之鼎，假如我这样轻易放掉一个曾欲数次谋害于我的人，那么，别人会说我太善欺了，小柔，浩穆院有浩穆院的规律，他们必须知道，想杀人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

梦忆柔深深的看着寒山重，静静的道：

“所有的声誉、规律、威名，山重，都是以你为中心，对不？”

寒山重微微一愣，点头道：

“当然。”

“那么，”梦忆柔严肃的道：

“归根结底，你是我的丈夫，难道说，丈夫不该听听妻子的话吗？”

寒山重舔舔嘴唇，尚未回答，梦忆柔已紧跟着道：

“山重，你也替我想想，我们将来如果住在浩穆院，我们是夫妻，但是，却有一个爱你极点人也在哪里，我不知你心里如何想法，我却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

寒山重低低的道：

“不是住在一起，她会住在困龙洞，她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来偿还她的狠毒与罪过！”

梦忆柔摇摇头，道：

“都在一个屋檐之下，山重，隔得这么近，我老实说，我更不愿一个曾经那么深爱过你的人在我们看得见、听得见的地方受苦受难。”

寒山重有些迟疑了，他喃喃的道：

“你……”

“我并不怕她会在你心中稍微挽回你对她的情感，因为，我知道她挽回，我知道你所有的爱全已给了我，但是，山重，人心不是铁铸，她曾深爱你，看在这一点上，你就恕了她应受的苦吧，山重，我求你……”

寒山重沉思良久，悠悠叹息：

“小柔，今后你的心不可太慈，否则，你会使我很多事不能放手去做了。”

梦忆柔惊喜的望着她这生平第一个挚爱的人，欢愉的道：

“你答应我了？山重，你答应我了？”

无奈的摊开手，寒山重苦笑道：

“怎敢不允，又怎能不允，我实在怕你的泪水……”

梦忆柔高兴得像一只小云雀一样扑在寒山重怀里，顾不得在光在化日之下，深深的给了寒山重一个甜吻，悄悄道：

“假如你能收手，会有很多人能活下去，为了这些生命，山重，我宁愿多哭几次，记着……”

寒山重撇撇嘴角，接上道：

“当然我还记着：极刚必折！”

又在寒山重的颊上亲了一下，梦忆柔清脆的叫：

“司马右卫，司马右卫……”

司马长雄应声出现门口，躬身道：

“长雄在，不知姑娘有何吩咐？”

梦忆柔急切的道：

“右卫，麻烦你把秦洁秦姑娘放了，还有，白龙王秦鼎以及姓郝的也一起放他们离开……”

司马长雄呆了一呆，道：

“这……”

口里应着，他的眼睛已迅速瞧向他的主人，目光里包含了征询。

寒山重叹了口气，道：

“就放了吧。”

司马长雄低低的道：

“稟院主，纵虎易，收虎难，我们毁了白龙门的基业，他们若一旦脱离束缚，很可能成为祸患，请记住他们的仇恨与报复之言！”

寒山重淡淡的撇撇嘴角，道：

“寒山重不会忘记，但是，他们若想报复，一定也会知道要对人生了无留恋以后再来。”

司马长雄深深躬身，缓缓退去，寒山重忽然又将他叫住，沉着脸道：

“长雄，我不再见他们的面，记得告诉他们，若果他们心中怨恨难消，那么，大威门将永远为等候报复者而开！”

司马长雄连连应是，转身出去，寒山重有些疲乏的捏捏手臂，梦忆柔已轻轻上来为他推揉，低悄的道：

“谢谢你，山重。”

寒山重抿抿嘴，道：

“罢了。”

梦忆柔有些怯怯的凑上唇来，寒山重瞧她那样子不禁哧哧笑了，不待梦忆柔藏向怀中，已一把搂住，如饥如渴的狂吻起来。

良久——

梦忆柔悄悄的道：

“你累了，歇会儿吧？”寒山重摇摇头，道：

“不，我们即将赶路。”

“赶路？这么急，要上哪儿？”梦忆柔一下子有点迷惑。寒山重豁然大笑，在她的面颊上重重的吻了一记：“我老婆的娘家——五台山！”

## 六、故园亲情喜中还忧

这里，寒山重十分熟悉，他曾在此与梦忆柔分手，然后，又几乎在大飞山庄演出一幕悲剧，嗯，那条不算太陡的山道，那周遭的树林，那不淡的云，轻轻的风，只是，现在山道变得宽深了一些，树叶儿也黄萎了，云和风，都带着寒瑟的意味，不过，这一次来，与上一次亲送梦忆柔至此，心情却大大的不一样呢。

望着眼前那隐约藏在云雾中的，似是五指插天的高耸峰顶，梦忆柔激动的泪光盈盈，她凝注着前面，语声有些颤抖：

“山重……我们回来了……”

寒山重轻轻揽着她，深情的道：

“是的，我们回来了。”

梦忆柔闭着眼睛，使在眼眶中流转的泪水不致淌出来，她喃喃的道：

“这些个日子，山重，我宛似与娘分别了十年……五台山，多美啊，这是个令人留恋的地方……这些日子来，娘与舅父一定惦念我惦念你了……”

寒山重抿嘴一笑，低沉的道：

“小柔，令堂只有你一个宝贝女儿，这是一定的，你猜，她们现在正在做什么？”

梦忆柔眸子里浮起了一片梦也似的光芒，这片光芒流幻着异彩，美极了，艳极了，也安宁极了：

“我想……想，娘现在大约是在午睡……不，一定是在绣那朵牡丹，那朵白水绸子上的牡丹，啊，那是我出来之前的事，现在一定已经绣好了，嗯，可能娘正在推开那扇半月窗向山下凝望，只要转过前边的一块大白石，娘就可以从上面看见我们，啊！山重，娘正在做什么？”

寒山重回头望了跟在身后三丈之外的司马长雄一眼，哧哧笑道：

“小柔，我有一个比猜更确当的办法可以知道令堂此刻在做什么。”

梦忆柔睁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迷惑的问：

“什么办法？你，你会占卦？”

寒山重一拍梦忆柔骑的“追日”马，大笑道：

“现在就到大飞山庄去拜见令堂。”

泼刺刺的马蹄声，掩不住梦忆柔甜美诱人的娇嗔，寒山重策马追上，边回头道：

“长雄，前行开道。”

司马长雄单骑奔前，遥遥领先五丈之外，梦忆柔与寒山重并辔而行，低悄的道：

“山重，为什么要右卫开道呢？这又不是别人的地方……”

寒山重舔舔嘴唇，道：

“上次来，小柔，是暗里行事，有所图谋，这次来，却是光天化日之下明着拜山，明着来就有明着来的规矩，尤其是浩穆院的雄风不容忽视！”

挺直的小鼻子轻轻皱了皱，梦忆柔软软的道：

“你呀，哼，就讲究这一套。”

寒山重正想笑，两声清越的云板之声已自近旁的一堆嶙峋乱石中传来，跟在这两声云板声之后，已接连迅捷的响起九下同样的声音。

梦忆柔听到声音，忙道：

“山重，五台弟子拦驾问讯了。”

寒山重淡淡的撇撇唇，前行的司马长雄已在马身上左右一旋，旋动间，披在背后的虎皮披风已到了手中，在头上连舞三次，口气冷厉的道：

“浩穆一鼎，大威震天！”

此言一出，周遭随即静寂，五条身着白色长衫的人影自怪石丛中长射而出，成为一字横在路前，当头一个身材魁梧的三旬壮汉向司马长雄抱拳为礼，恭谨的道：

“五台俗家清字辈大弟子广泰迎豪士大驾。”

司马长雄翻身下马，还礼道：

“不敢，在下浩穆院右卫司马长雄，浩穆一鼎已偕梦忆柔姑娘齐返宝山。”

高大汉子朝司马长雄肩后一看，急忙用力一拍双手，惶恐的道：

“浩穆院主驾到，本派弟了列队欢迎。”

随着他的呼声，自山道的两旁，拥出来七八十名白衣大汉，肃静而利落的排列道路两侧，齐齐躬身竖刀行礼。

寒山重并不下马，在鞍上做了个罗圈揖，沉声道：

“未先投贴，贸然来，礼数不周之处，尚请各位兄弟见谅。”

那叫广泰的壮汉眼皮子也不敢撩一下，恭敬的道：

“寒大当家太客谦了，久仰大当家英名盖世，名震大江南北，今日一见，果然英挺俊拔，超脱不群，能识大当家容颜，广泰甚觉荣幸有加。”

寒山重淡淡一笑，道：

“广兄谬誉了，寒山重承当不起。”

梦忆柔在旁捂着嘴一晒，道：

“广师兄，你今儿个哪来这么多酸溜溜的词啊。”

广泰抬头望向梦忆柔，掩不住兴奋的道：

“梦姑娘，你可回来了，前些天来，可不知道将总执法及老太太急成了什么样子，打半年前，已有好几拨人下山寻你都未寻到哩。”

梦忆柔嫣然一笑，道：

“我很好，一直住在骑田岭浩穆院。”

广泰“啊”了一声，正想说什么，山路上，弯过一片小林子，三条人影已星飞丸泻的奔跃而来，寒山重眼尖，只一眼看去，已笑笑道：

“于执法到了。”

语声甫落，奔来的三人中，第一个果然正是五台的大执法——八回剑于罕，紧随于罕左右的，一个是位胖敦敦，白嫩嫩的中年和尚，另一个则是留着三绺青须的四旬文士。

于罕一见寒山重，激动的高呼一声：

“寒少兄……”

寒山重飘身下马，长揖道：

“五台一别，几如隔世，于执法，你老可好？”

于罕抢步上前，紧紧握住寒山重的双手，仔细端详，语声有些抖索的道：

“自少兄离去，于某以为今生今世，无缘再与少兄相会人间，天可怜见，少兄竟得以不死，少年英才，不致因而夭折，正是皇天有眼，庇大慈大仁者于冥冥之中……”

寒山重忽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起来，他强忍住心中的感动，深沉的道：

“寒山重不能再说什么，于执法，山重自内腑里感谢你的关怀与器重……”

于罕咬着嘴唇，那么真挚感恩的望着寒山重，眸子里，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英雄情，侠士意。

怯生生的，一个低细的语声响在于罕身侧：

“舅……你老人家不理甥女了？”

于罕猛得转头，老泪夺眶而出，他一把搂住扑到怀中的甥女，哽咽的道：

“你可回来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梦忆柔紧紧偎在舅父的怀里，嚤嚤低泣起来，风，拂着两人的衣衫，萧萧的，但却有一份热流激荡在每个人的心间，这热流，不是别的，是亲情，是真爱。

悄悄的，胖和尚走到寒山重身前，极为庄重的合十一礼：

“老衲归玄，忝掌五台派‘万雄寺’，仰慕寒施主多年的威仪，尚请施主不吝教诲。”

寒山重正待客套几句，那蓄有三绺青须，看去飘逸洒脱的中年文士已朗朗笑道：

“不才季子昂，守着本派的藏经楼，寒兄，不才有礼了。”

说罢，这位季子昂长揖为礼，寒山重一面还礼，心里却想：

“好家伙，五台派的名手，大罗和尚龙虎僧、八回剑、弥勒胖、白猿柳须季子昂七个现在到了三个，嗯，这位‘红煞手’季子昂闻说性情狂放不羁，看样子，果然不差！”

寒山重笑吟吟的道：

“胖弥勒归玄大师、红煞手季兄台，二位便是不报名，在下也知道是二位到了，劳及二位大驾，寒山重实太歉然。”

季子昂一挥大袖，哈哈笑道：

“寒大当家：‘沉霭古道雨霏霏，遥闻魂梦愁百回’，这两句话武林谁不知晓？提起寒山重三个字来哪个不自心里打个哆嗦？大当家，只要阁下记得起不才这几块老骨头，就是再多跑几趟来迎你大驾也是值得的。”

寒山重连道不敢，胖弥勒已转过头去，诙谐的道：

“老于，你还在洒什么伤心泪？把来宾冷落了也不怕落个慢客之罪么？”

于罕拭去泪水，轻轻拍着自己甥女，有些窘迫的道：

“狗肉和尚，少寻本执法的开心……”

一旁的季子昂已经注意一直垂手肃立在寒山重身后的司马长雄，他向司马长雄细细的打量了片刻，凑前一步，诚挚的道：

“这位兄台高姓，在下季子昂。”

司马长雄抱拳一礼，静静的道：

“浩穆右卫，黑云司马长雄。”

“喝！黑云！”

季子昂大叫一声，兴奋的道：

“早闻寒大当家左右双卫功力盖世无匹，今日得见司马兄，端的精沉稳练，华仪内蕴，是个人物，是个人物！”

司马长雄含蓄的笑笑，寒山重已经为他一一引见，归玄大师向前张望了一会，道：

“寒施主，只有施主等三位来么？”

寒山重平和的道：

“在下等此次出门有三个原因，一是猝袭白龙门，二护送梦姑娘回五台山，三么，三则欲往南疆一行，本来有二百余人，在下恐怕人多招摇，已令迟元率着他们返回浩穆院去了。”

于罕一听，忙道：

“猝袭白龙门？寒少兄，可曾得手？”

寒山重傲然一笑，道：

“一举溃之。”

于罕一拍巴掌，点头道：

“好，恩怨分明！”

季子昂一捋长须，笑道：

“总执法，该肃客入大飞山庄了，只怕梦嫂子等得慌。”

于罕呵呵一笑，肃手让客，各人缓缓行向白岩，等到看见大飞山庄，嗯，也已看见了早就傍门翘盼的梦夫人了！

梦忆柔高叫一声“娘”，像一只乳燕般投向张开双臂的梦夫人怀中，那位美丽端淑的夫人，刹时清泪流淌，咽不成声，母女二人拥着，抱着，诉说着，骨肉之情，流露无遗。

大家静肃的立在一边，欣慰的同享着她们母女重逢的欢愉——以及眼泪。

良久——

于罕轻轻上前，分开了梦忆柔与她母亲，低低的说了几句话，梦夫人这才醒悟过来旁边还有那么多人，她不舍得放开爱女向寒山重微微一福，慈祥而亲切的道：

“寒少侠，没有任何事情能比看见你尚健在人间的事实更令老身高兴了，寒少侠，你好？”

寒山重恭谨的行礼道：

“夫人关怀，在下深为感激，谢谢夫人，在下很好。”

于罕拉着寒山重，边向乃妹道：

“妹妹，我们进去说话吧，寒少兄二位与柔儿远程归来，到现在连口茶水还未沾唇呢？”

寒山重端庄的一笑，在梦忆柔的搀扶下，让客入庄。

大飞山庄，仍是老样子，这些日子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异，除了栽植的花儿有些枯萎憔悴了。

在大厅之上落坐，梦夫人陪着女儿入内更衣净脸去了，厅中没了女人家，各人减少了不少的拘束，四个青衣下人献上香茗，于罕已催促寒山重将年来的各种经过叙述了一番。

当冲过两次茶，寒山重已简要的把话说完，于罕惊叹的道：

“十几年不知道毒娘子的消息，料不到她却躲在蟠龙山上，更鬼使神差的救了老弟你一命，真是太巧了，巧得太妙了……”

季子昂亦道：

“不过，寒大当家放了秦鼎父女几个，只以后还免不了麻烦呢。”

于罕想了一下道：

“也未尽然，子昂，秦鼎不见得会将他的风烛残年投掷在一场毫无希望

的赌注上，而且，不要忘记，他还有个女儿，不为别人想，他也得替自己的亲骨肉想想。”

说到这里，于罕又道：

“少兄，你准备何日启程赴南疆？”

寒山重搓搓手，道：

“来五台路上，在下已顺道造访小空寺无缘大师，但适逢大师云游未归，在下已留言小沙弥，待大师归来后即转五台山白岩相寻，只待无缘大师一到，在下便想上路。”

于罕笑了笑，含着深意的道：

“在五台逗留期，少兄你有何打算么？”

寒山重精慧无比，于罕话中之意，他焉会听不出来，习惯的撇了撇嘴唇，他爽直的道：

“不瞒执法，在下想向夫人及执法求下这门亲事。”

于罕呵呵大笑，寒山重平静的道：

“梦姑娘国色天香，秀外慧中，山重才学疏浅，资质粗鲁，只怕高攀不上……”

猛的，于罕坐正了身子，厉色道：

“少说虚言，寒山重，你还不拜见咱舅老爷么？”

寒山重一跃而起，大喜过望的跪在于罕之前：

“甥婿寒山重叩请舅老爷万福金安。”

于罕四平八稳的坐着，接受了寒山重三拜，一旁的归玄大师及季子昂则肃立不敢稍动，司马长雄早就远远的陪着寒山重跪在地下了，浩穆院规律森严，没有人能在院主行大礼之际尚能站立，而寒山重有生以来，膝不三曲，这跪拜之礼自是异常隆重，而且罕见，季子昂与归玄大师当然十分严肃，不敢稍有随意失态了。

于罕高兴极了，他像多少年来的欢愉全在这刹时涌上面孔，两眼眯成了一条线，亲自扶着寒山重站起，语声在笑里带着哽咽：

“山重……山重，老夫早已与妹子商量妥当，只要你与柔儿都能活着，就一定要便你们结成夫妇，老夫果然成全了我们这个愿望，山重，自今而后，老夫与你就是一家人了。”

寒山重真挚的道：

“小柔如何孝敬你们二位老人家，山重也与她一样。”

“好孩子，好孩子……”于罕兴奋得过了度的拥着寒山重，旁边的归玄大师及季子昂已连忙过来向寒山重新贺喜。

寒山重谢了二人，司马长雄已大步行到，躬身道：

“长雄恭贺院主与梦姑娘百年比翼，千年连理，永远不分不离。”

这位浩穆院的有数煞手，语声含有无可抑止的喜悦与发自内心的欢愉，这喜悦，这欢愉，融合在一片兄弟情，手足义里。

寒山重狠狠的拍了拍司马长雄肩头，沉声道：

“谢了，长雄，寒山重永远记得你的祝福。”

这时，酒筵已经开了上来，于罕请各人落坐后，举杯与大家干了，一杯干下，他的神色已随着转为严肃。

寒山重撇撇唇，缓缓的道：

“舅父，可有心事？”

于罕沉重的点点头，道：

“山重，本来，这件事不想告诉你，不过，我们既已成为一家人了，给你说说也无妨。”

寒山重放下手上牙箸，道：

“愿闻其详。”

于罕看了看右坐的季子昂，季子昂仰头干了一酒杯，咳了一声，道：

“大当家，听过‘幻剑士’房尔极这个名字么？”

这六个字才自季子昂的口里说出，寒山重神色已转为凝重，他慢慢的靠椅背上，目光注视着自己双手，严肃的道：

‘湘有一院，洮有一庄，渤海立孤岛，肝玉水泱泱。’这句歌诀，是形容武林中各大门派之外的四个龙潭虎穴，也是代表这四处地方当家的威风，山重，不用做虚套，湘有一院，便是山重的浩穆院了，季兄，在下知道这位幻剑士房尔极，便是洮有一庄的睢睢庄庄主，老实说，我们四个人各霸一方，自来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侵犯到谁，当然，大家也彼此明白，若真的斗了起来，只怕双方都不会有好处，现在，季兄，是否姓房的架梁架到五台山来了？”

季子昂又张口喝了一大口酒，于罕沉重的接着道：

“有一次，这房尔极在睢睢庄喝多了酒，带着他的手下夸言，说他单人只剑可以摘下中原七大门派的金风铃，山重，你知道每一帮派的金风铃乃是悬挂于派门堂中的屋檐下，若让人取去，这一门派还有何颜面再在江湖上立字闯号？房尔极更竟明着投帖拜山，挑战掌门人，形意门的金风铃已被摘了去，可叹他们掌门人‘九柔叟’齐渭一生英名便断送在姓房的手里，五日前……”

寒山重冷冷的道：

“五日前，他已找到了五台派的头上，是么？”

于罕叹了口气，道：

“不错，形意门老齐的一身功夫我们十分清楚，他都讨不了好，只怕本派掌门大罗师兄也处境艰困……”

季子昂有些激动的道：

“大师兄非要和这小子单独较斗，不才之意，干脆大伙一齐上，将这姓房的废在此地算了！”

于罕摇摇头，没有做声，归玄大师摸摸胖腹，慢吞吞的道：

“武林道义在前，子昂，一个人的名节也就在此了，房尔极敢一个人来，我们却来个群殴，不管我们胜负，这也和他摘去了金风铃差不多。”

桌上沉默起来，没有人再说话，寒山重缓缓站起，在室中来回踱步，眉宇间，有着精悍中的困惑。

## 七、爱屋及乌挺身护名

厅里的空气有些沉重，没有多久前的欢愉，空气似乎被这沉重凝结了；厅外，阳光的余辉斜斜照人，已近黄昏，而黄昏又最容易令人生起感触——无论这感触是过去的抑是即来的，无论是美丽的或是灰黯的。

季子昂举起杯子大大啜了一口烈酒，狂放的道：

“大当家，来，这些我们且丢过一边，先痛干两杯再说！”

寒山重微微一笑，坐回椅上，他的目光瞥过司马长雄，这位浩穆院的豪士奇才正举箸夹菜，神色淡漠如昔，好像没有听见席上各人的谈话内容一样。

于罕揉了揉下颌，沉声道：

“山重，稍停拜过柔儿的母亲，老夫陪你到‘朝天精舍’去谒见本派掌门人大罗师兄。”

归玄大师在旁解释道：

“寒施主，以江湖上的威望，武林中的地位而论，施主与本派掌门人至少站在平行之位，实难说‘谒见’二字，施主身为贵宾，更应本派掌门师兄亲来迎迓才是，不过，只因那姓房的要来挑衅，大师兄正在积极准备对付，无暇分身下来……”

寒山重入鬓的剑眉微挑，静静的道：

“大师客套了，谒见大罗大师乃属应有之武林礼数，大师身为五台之主，德高望重，寒某年青才薄，哪敢担当大师亲迎，况且……”

他露齿一笑，道：

“况且，寒某与柔妹联姻在即，安能再与大师平辈相叙？”

季子昂再度向寒山重敬酒，道：

“大当家，你我却是桥归桥，路归路，咱们论咱们的，干！”

寒山重连饮三杯，面色不变，于罕又习惯的揉揉下颌，欲言又止：

“山重……”

寒山重转首望着他，不待这位执法再度开口，已斩钉截铁的道：

“舅父之意，是否欲要寒山重代替大罗掌门迎战房尔极？”

于罕有些窘迫的道：

“不……嗯，是的，老夫只是担心大罗师兄如万一失手……”

季子昂在旁哈哈大笑，道：

“执法师哥，你也不用对你的甥婿再讲那些客套了，不错，大当家，房尔极如果目的是来犯山，那么，吾派力量足可对付于他，但厉害的却是这姓房的乃明着投帖拜山，指名挑战，五台弟子若再群殴，只怕难以向江湖上交待，虽然不才一力主张来个群殴，但其后步不才亦十分明白——五台将从此无颜！”

归玄大师哼了一声，道：

“老衲以为你不明白哩。”

季子昂没有睬他，又道：

“本来，如这姓房的没有折败形意门齐渭，敝派掌门师兄是要与他彻底较量一番，但是，齐渭既败，大师兄也知道事情有些棘手了，形意门齐渭的一身功夫，卓绝精湛，老一辈的武林能手，谁也知道齐老儿不易相与，敝派大师兄的艺业与齐老儿的在伯仲之间，或者略胜三分，但却不敢说稳可败他，如今事实摆在面前，齐老儿已败在姓房的手里，换句话说，敝派大师兄恐怕

也难得成全了。”

归玄大师搓搓双手，道：

“此一战也，乃关系本派的基业名声，后果异常严重，若胜了，自是发扬光大，若败了……”

他苦笑一下，道：

“只怕五台派将难以在武林中立足传名了。”

于罕满面忧虑，接着道：

“大师兄这几日来神色晦黯，心绪不宁，老夫与大师兄同门半生，大师兄这等惶然形态，尚是鲜见，显而易见，他必是没有绝对的胜敌之道……”

寒山重用指头在额角轻轻揉了一会，平静的道：“那么，舅父，山重如果出战，是代表五台派呢，抑是代表浩穆院？”

于罕微微一愕，寒山重解释道：

“舅父之意，山重自是代表五台派，但是山重并非五台之人，与五台派迄今尚无正式渊源，假若贸然出战，非但大罗大师未见得会同意，更恐事后江湖上传扬出去，五台派将落个讥刺，得个人才凋零之名！”

于罕嘴巴张着，良久无音，季子昂沉重的颌首道：

“大当家说得有理，不才也曾想到过……”

忽然，于罕有些怪异的道：

“山重，告诉老夫实话，你是否也恐怕打不过那房尔极？”

哧哧笑了，寒山重撇撇嘴角：

“这很难讲，舅父，没有打过，谁也不敢说一定可以吃住谁，山重说实话，山重并不将胜负看得如何严重，这里面，包含了生命的得失，山重唯一顾虑的，便是山重将以什么身份代替大罗掌门出战，山重十分明白，这一战，输赢在次，主要的，还在于异日五台派如何可以在武林中堂堂行道！”

厅里静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吭声，归玄大师垂目注视着他自己那双白嫩细致的双手，于罕则愁眉苦脸的望着对坐的季子昂发呆。

轻幽幽的，一个怯怯的语声起自帘幕之后：

“山重，你以五台派总执法甥婿的身份，难道代替不得五台派吗？”

寒山重举杯大口干了一杯酒，头也不回的道：

“梦姑娘，但是，名尚未正。”

锦幔里的声音沉窒了一下，像过了五百年，又轻轻响起，那么低微：

“山重……山重……你一定知道，我们早已不能分离……”

寒山重脸上的肌肉跳动着，他一咬牙：

“舅父，山重出战，以五台派总执法甥婿之身份！”

于罕瞧着他，猛然站起，当头就朝寒山重深深一揖，寒山重倏然离坐让开，豪迈的道：

“舅父休要如此，山重便看看房尔极那睚眦庄有什么扬名江湖的本领！”

司马长雄双手举杯，开口道：

“院主，穆穆一鼎岂会有失？”

从里面，梦忆柔已换了一身淡红色滚青边的衣裙，一头秀发清爽的梳在后面挽成一网松松的髻，她紧紧依在一侧的梦夫人怀里，美艳的面庞上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娇羞神情，令人兴起一种渴望吻上去的感觉。

寒山重默默的看着她，眸子里的光芒深刻而有力，梦夫人轻轻推了推怀里的女儿，优雅的道：

“山重，我可以直接称呼你的名字了吧？”

寒山重微微躬身，道：

“山重想，夫人早已应该直呼山重之名了。”

梦夫人仔细朝寒山重脸上望了一阵，欣慰的道：

“我很高兴，高兴柔儿的眼光长远……”

梦忆柔羞涩的“嗯”了一声，垂首无语，一张俏脸蛋儿红得似五月的榴火，寒山重舔舔嘴唇，低低的道：

“夫人令山重承担不住了……”

季子昂豁然长笑，道：

“还请嫂嫂与柔儿入坐，此地没有外人，大家都用不着拘礼了。”

梦夫人偕女儿靠在于罕一旁坐下，于罕一面为妹子甥女夹菜，边笑道：

“吃了饭，老夫将与山重同往拜见掌门大师兄，顺便也把山重肯于相助之事禀告大师兄，希望能借此佳讯，平静他多日来积忧在脸上的皱纹。”

梦忆柔俏生生的举起杯来，向寒山重盈盈一笑：

“谢谢你，山重。”

寒山重先饮了，道：

“柔妹休要客套，只怕愚兄有负众望呢。”

梦忆柔趁大家不觉，狠狠的瞪了寒山重一眼，又嫣然笑道：

“山重，谁不知道闪星魂铃的威风慑人哪？”

席中人各自展出一丝会心微笑，在于罕的殷殷劝饮下，大家尽情无拘的吃喝起来，梦忆柔偷偷向寒山重使个眼色，姗姗行向内室，寒山重大口干了三杯，跟着进去，在锦幔之后，是一间小巧雅致的书室，与大厅原是一体，以锦幔隔开，却也清静得是个读书的好所在。

“你呀，哼……”

梦忆柔的纤纤玉指轻戳在寒山重额角，嗔道：

“我进去换了衣裳，还没有与娘说上几句，就急急赶出来陪你，哪知道才到这里，就听见你在推推扯扯的和舅父打太极拳，这件事已经告诉我了，我才说你不会有问题，你就险些要我下不了台……”

寒山重笑了笑，道：

“什么时候我使你下不了台着？”

梦忆柔气咻咻的道：

“你还说呢，人家找到五台门来了，舅父唯恐大师父稍有失闪，所以请你代为出战，这原是一点儿都不勉强，顺顺当当的事情，谁知道你却似有碍难，哼哼唧唧的急死人。”

寒山重收起笑容，正色道：

“小柔，你知道我为了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生命的舍弃，生命我都可以不要，又何在乎区区一战，但是，我却不能不先替五台派设想，假如我没有一个扎实的身份，日后，不论我此战胜负，人家都会耻笑你五台无人，强拉软求派外毫无渊源者代为撑腰，小柔，在武林中来说，五台派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门大派，而越是名门大派，就越更注重名声，有很多事情，名誉将比实际的得失还要来得重要！”

嗔意消失在梦忆柔的面庞上，她垂下头，幽幽的道：

“山重……”

寒山重用力握住梦忆柔的手：

“ 嗯？ ”

梦忆柔仰起头来，咬咬下唇，道：

“ 那房尔极，是不是很厉害？ ”

寒山重注视着她，低沉的道：

“ 大约不会太差。 ”

“ 那么…… ” 梦忆柔怯怯的道：

“ 你会打赢他吧？ ”

放下梦忆柔的手，寒山重撇撇嘴角，道：

“ 姓房的号称‘幻剑士’，一定是使剑的能手，而使剑能使到他今天的名声，那他在剑术上的造诣就不言可知了，现在，小柔，你才开始担心我会不会也有失闪？ ”

梦忆柔微张着小嘴，惊恐的阴影明显的布在她那张美艳的面容上，半晌，她有些颤抖的道：

“ 山重……原谅我……原谅我的任性……在我的意念中，一直认为没有人会是你的敌手……你永远会是最强的……我以为……我以为你对付那房尔极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并不是不关心你……山重……我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 ”

寒山重用右手抚在寒山重的面颊上，他感到眼前的人儿脸孔一片冰凉，轻柔地，他道：

“ 暮霭古道雨霏霏，遥闻魂铃愁百回…… ”

梦忆柔迷惘的望着他，眸瞳里的神色带着忧虑，寒山重低沉的道：

“ 不要担忧，小柔，你曾说过，寒山重乃闪星魂铃！ ”

锦幔外，谈笑之声隐约传来，从这些声音里，可以知道外面坐着宴饮的人心情都是浸融在欢欣之中的。

梦忆柔忽然一跺脚，激动的道：

“ 不，山重，你不能去，我要向舅父说…… ”

寒山重一把搂住她，哧哧笑了：

“ 小妮子，寒山重一诺九鼎，岂是随意说笑之人？你放心，寒山重不会太容易死的，嗯，这美丽的人间还颇值得留恋呢。 ”

不待梦忆柔再鼓着腮想说什么，寒山重已挽着她缓缓踱了出去，外面，亲切而和善的笑声已将他们包围起来。

两排雕刻得异常精巧的石佛，共有二十八座，分别矗立在一条洁净宽敞的青石大道之旁，大道尽头，是一座庄严肃穆的庙宇，这座庙宇广大深沉，飞檐重角，殿阁连衡，自这里望过去，可以隐隐看见七层浮屠的塔尖。

寺门的门楣上，有一块横匾，上面有着三个金壁辉煌的大字：“心佛寺”，在这横匾的两旁，分别悬挂着两枚金闪闪的铃儿，铃儿在秋风里微微摇晃，不时发出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这声音，衬着这高大的寺庙，更有一股威重森严的气息。

两排龙柏，植于路的两边，这些株龙柏，年岁一定已经很长远了，株株躯干粗大，枝叶茂密，虽时已深秋，却仍然挺立不屈，植在心佛寺之前，越见其姿态古雅，苍劲武虬。

站在心佛寺的白色石阶上，一共有六个穿着各色僧衣的老和尚，这些老和尚们，个个形容清奇，华仪内蕴，看年纪，最小的也在半百以上了，其中归玄大师也在里面。

约有百余名年青力壮的白袍僧侣，俱皆肃静的排立寺边的虎皮石墙外，手上清一色的握着锋利的戒刀，那一边，则是百余名俗家打扮的五台弟子，各人手上也全拿着形形色色的武器，相同的只有一点，不论是俗是僧，每一张面孔上，都流露着无可掩饰的紧张与焦虑。

归玄大师仰头望望天色，沉稳的道：

“快到午时了。”

他身旁一个长髯如雪的老僧垂眉入定：

“是的，快到午时了。”

一个枯槁如竹，头顶八颗戒疤清晰的五台和尚回头看看寺门，低沉的道：

“大师兄与执法大约已到大雄宝殿，挑衅者言明在今日午时到达，归玄师兄，寒施主可已准备妥善？”

归玄大师搓搓手，道：

“早已准备妥当，现在，可能已在本寺左近。”

站在两步之外，一直没有言语的一位身穿黑色僧袍，环眼狮鼻虎口的大和尚，忽然冷冷哼了一声，道：

“本派高手如云，那房尔极谁也没有见过，安知他一定可以战胜大罗师兄？又安知他一定可以击败本派任何高手？”

归玄大师神色微变又平，也冷冷的道：

“虎师弟的意思是？”

这位生像威猛的大和尚板着脸道：

“洒家的意思是对付那房尔极五台一派实力已足，无须再强求外人代为出头！”

归玄大师气得两眼怒睁，重重哼了一声，那白髯老僧已忙道：

“归尘，你怎可顶撞四师兄？”

这唤作归尘的大和尚，正是五台派鼎鼎大名的虎僧，他的一身外家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艺业之强，犹在归玄之上，虽然他在五台派的地位较归玄为后，但在武林中的名气却较归玄响亮得多！

白髯大和尚，乃五台派的第一大寺“心佛寺”的首座护寺尊者，法号归元，他与那干瘦的五旬和尚归本，同称“心佛双尊”，归本大师乃“心佛寺”护寺，地位仅次于归元，在五台派中，同属归字辈的第一流高手。

缓缓地，站在最那头的两位大和尚踱了过来，走在前面的一位体魄修伟，红光满面，一大把灰胡子衬着一双精芒电射的眸子，大耳垂轮，左面的红色袈裟高高卷在手臂之上，露出臂上突虬坟起的块块栗肌，他的胸前，还挂串儿拳头大小的纯钢念珠，这位大和尚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充满了力与狂！

跟在身后的那位大师，生像恰巧与他相反，成为一个有趣的比照，这位大和尚干瘦得就跟一个老猴子差不多，尖嘴削腮，还蓄有几根黄疏疏的胡子，一双眼珠灵活得似要跳出眼眶，但是，皮肤却毫无枯皱之态，白得似云，猛然看去，竟像滑溜得带有细润的光彩，他穿了一身灰色僧袍，走起路来也是蹦蹦跳跳的，他这整个形体的组成，实在不太调和，与那位穿着大红袈裟的和尚行在一起，却是令人发噱的一对。

二人一到，这位长得和一只猴子相似的老和尚已不耐烦的尖着付尖嗓子叫道：

“归玄哪，那姓房的孽障怎么还不来？莫非是含糊我们五台威仪了？”

归玄大师眨眨眼，道：

“归仁师弟，你想，他会么？”

身穿大红袈裟的和尚一挥右臂，声如宏钟似的道：

“方才虎师弟的话老衲已经听到了，四师弟，老衲亦有同感，根本就用不着掌门大师兄出手，便由老衲独力扭断那孽障的脖子也是一样！”

归玄大师吸了口气，沉缓的道：

“龙师兄岂可与师弟同样莽撞？姑不论那房尔极一身所学如何精湛，便是由寒施主代为出手之事，也早经掌门大师兄认可，并曾传谕牌晓知各位师兄弟，须知此事乃关系本派今后盛衰，十分严重，如若大师兄没有深虑，又怎肯让别人代为出手？再说，寒施主亦非外人……”

“不是外人？”穿大红袈裟的大和尚跟着问了一句。

归玄大师微微一笑，道：

“本来，贫僧想待此事告一段落后再向各位师兄弟说明原委，现在，只好先向各位说出来了……”

虎僧归尘扯扯僧袍，冷然道：

“寒山重在武林中名声响亮，不可一世，他莫不成已拜入我五台一派？”

归玄大师忍住一口气，平静的道：

“寒施主虽未进我五台门墙，但是，他却与于总法之甥女结亲，双方已在前日互相文定过了。”

此言一出，归玄身旁的五台高僧俱不由一愣，那穿着大红袈裟的高大和尚在一愣之后，乐得眉开眼笑：

“好，好，柔儿乖娃竟已找到婆家了，这孩子，呵呵，那寒山重也不知前生敲破了多少木鱼才修来的福气啊……”

虎僧归尘哼了哼，道：

“实际情况算不得是我五台一脉，日后……”

他话题还没有说完，大红袈裟的老和尚已怒目瞪着他，低吼道：

“归尘，你给老衲闭上嘴巴，寒山重与我五台派总执法的亲甥女成亲，这段渊源还不够么？尚要如何才算有上牵连？莫非要人家给你叩上三个响头才行？”

虎僧归尘性如烈火，等闲人连多看他一眼也会不依，但是，那穿着红色袈裟的大和尚叱斥了他这一顿，他却连吭也不敢吭，果然闭上嘴巴，不再出声。

这位身穿大袈裟，全身充满了力道的大师，不是别个，正是五台派声威赫赫的龙僧——归梦大师！

归梦大师在五台派中地位极尊，可说仅次于掌门人一肩，武功之绝更是无可言喻，他生平只喜爱两件事，一是饮酒，再一，就是深深的疼爱着梦忆柔，梦忆柔生得美，嘴巴甜，在山上的时候，经常捧着酒食，到五台“观云峰”的“大悲寺”去孝敬归梦大和尚，顺便也在他那里磨菇些五台有名的“清心菜”回来，再不，就是缠着大和尚讲些有关佛家的古老故事，多少年来，归梦大和尚已对梦忆柔产生了一股父女般深挚的情感，虽说出家人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但是，人总非铁石，人有天性，而不论是什么人，只要活着，便不能缺少爱，而无论这种“爱”是哪一类的性质，总也会沾上一样，佛家的慈悲为怀，不也是仁爱的一种么？

因此，当虎僧归尘又再开口嘀咕的时候，这位归梦大和尚便忍不住一肚子气的出口申斥了虎僧几句，虎僧与龙僧同门了数十年，安会不知他这位师

兄的脾气，现在，他除了依言闭上嘴巴，又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位生像猴头猴脑的和尚嘻嘻一笑，道：

“六师兄倒也听话得紧哩，你呀，嘻嘻，谁不好挑眼，对着梦丫头刺两句，不是自讨没趣是什么？”

虎僧归尘怒视了这老猴子一眼，狠狠的道：

“虎吃猴！”

这似只老猴子的大和尚咂咂嘴巴，不以为忤的道：

“好，好，吃就吃，贫僧号称白猿，本来也敌不过你这老虎嘛，呵呵……”

归玄大师忍住了笑，道：

“七师弟，你就少说两句不成么？”

归元大师一抚白髯，沉声道：

“归明，当着众弟子面前，你就少耍猴像，摆个架子出来也不会么？”

不错，这位嘻笑怒骂毫不拘礼的大和尚，果然正是五台派中著有名声的白猿归明大师，五台山“千恕寺”的主持当家！

龙僧归梦大师手数纯钢念珠，关切的道：

“好妮子，有了这等喜事竟事先未向老衲送个信来，稍停老衲倒要好好问她一问。”

归玄大师双手合十，正要接上说话，归元老和尚已缓缓的道：

“正午了。”

归玄等人急忙抬头望向空中，日正当头，但却有几大块浓郁的乌云遮在阳光左近，难怪这午时，遇遭的景致自然不太明爽哩。

归梦大和尚威严的抚着灰胡，缘着虎皮石墙，那么悠闲的，一个修长瘦削的青年已在此刻缓缓踱来。

归玄大师亦同时察觉，他白胖的面孔上露出一抹笑容，低声道：

“寒施主来了。”

他的话声出口，其他五位五台派的高僧全不由将目光投向朝这边行来的寒山重身上，寒山重穿着一袭纯黑的紧身衣，外面罩着纯黑色的宽大长衫，山风吹拂开他的前襟，可以隐隐看见交叉在他胸前的牛皮铜扣，他的神态是如此俊雅，如此雍容，但是，在优雅与雍容中，却流露着一股似有形的强悍骠厉！

龙僧归梦眯着眼，毫不瞬眨的盯着寒山重，和他相同，全场的数百双眼睛也都紧紧跟在寒山重身上打转。

于是，他行近了。

归玄大师抢上一步，合十道：

“阿弥陀佛，有劳寒施主了。”

“不敢，希望在下来得不太贸然。”

虎僧归尘暗里老脸一热，龙僧归梦却已宽宏的大笑道：

“好个闪星魂铃，果然名不虚传，有气度，来，来，老衲归梦，忝掌五台派大悲寺，寒檀樾，你还得多赐教。”

寒山重入鬓的剑眉微挑，抱拳道：

“原来是五台派大名鼎鼎的龙僧归梦大师，区区山重，大师尚请多提携。”

一边的白猿归明大师，捻捻唇上的黄胡，嘻嘻笑道：

“寒施主，老和尚一见你的模样，就从心里欢喜，不错，道地的人中龙

凤，翘楚之材！难得难得。”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大师夸奖了，假如在下猜得不错，大师可就是五台派的白猿归明大师？”

归明大和尚十分受用的笑道：

“想不到声威煊赫的浩穆一鼎，竟也知道老僧，呵呵，真是贻笑方家了……”

归玄大师行了过来，一一为寒山重引见了各位大和尚，就在寒山重方始将抱拳的双手放下，一阵清越的钟声已自寺内悠悠响起，钟声里，六位大和尚全部肃容合十，面对寺门，慢慢地，紫檀木的心佛寺大门启开了，十二名小沙弥合着掌，垂着眉分立两旁，他们刚刚站定，一位身材瘦长，银髯慈颜的七旬老和尚已行到了门口，老和尚穿着一身金黄色镶着紫边的袈裟，双目炯然如寒电精芒，薄薄的嘴唇紧抿着，神态深沉得似万年不波的古井。

老和尚身旁，八回剑于罕卓然随立，龙僧归梦踏进一步，与同门各位大师齐齐合十躬身，口作梵音，气氛严肃而庄重。

寒山重亦跟着躬身行礼，他心里有数，这位大和尚一定就是五台派的掌门之尊大罗大师了。

大罗大师雍容的单掌当胸，问讯答礼，当他缓缓步下石阶，却笔直行到寒山重身前，对着寒山重，再一次端重的合十为礼，寒山重赶忙抱拳，恭谨的道：

“久闻五台名山，有高僧大罗，大罗大师，道术双修，慈悲于天下人，广善行于寰宇间，撑五台派为武林砥柱，扬心佛威仪在四海，今日得见，寒山重有幸了。”

大罗大师慈和的一笑，道：

“寒施主威震两湖一川，为武林后杰，江湖霸主，老衲心仪已久，如今又慨蒙赐助，老衲不讲虚套，谨代五台向施主致衷心之谢意。”

寒山重连道不敢——当他还没有完全将话说完，一阵急剧得有如暴雷似的马蹄声已从山道之下遥遥传来。

六位五台高僧默默转过身去，面对来路，个个深沉如定，宽大的僧衣，在山风的吹拂里猎猎作响。

侍立寺墙两边的五台派僧侣弟子，这时亦纷纷向左右散开，兵刃在闪眨着寒芒，寒芒里，人人的瞳仁中有着杀伐前的冷光。

大罗大师平静的向周遭看看，低沉的道：

“寒施主，大约是那房尔极来了。”

寒山重抿抿嘴唇，道：

“是的，听蹄声，只有他一个人。”

山风吹得大罗大师的白髯拂动，金色袈裟飘飘不息，在此情此景，宛如一位即将证道飞升的仙佛，那模样，不带一丝儿人间烟火之气。

寒山重双目微阖，凝注来路，忽然间，那马蹄声缓慢了下来，变得平和，但是，蹄声却更清脆，似是每一起落间都踏在人们的心坎上。

大罗大师单掌当胸，安详的道：

“或者，他在犹豫了。”

寒山重笑了笑，道：

“很难说，他有胆量来，就不会中途折返，便是他心中有了几分顾虑，

在此刻，也只有硬撑到底了。”

大罗大师转首望着寒山重，这位武林中最为年青的雄才，那侧面的轮廓坚毅而英挺，有着说不出的，给人一种安定的意味。

大罗大师赞誉的点点头，道：

“寒施主，如施主所言，今日只怕免不了一战？”

寒山重慢慢笑了，道：

“是的，但房尔极也将知道，五台派心佛寺的金风铃不会如他想像中那么好摘。”

大罗大师深沉的望着寒山重，然后，他似是已能与寒山重心灵相通般展开了一丝湛然而充满了颖悟的笑容。

于是，远处的蹄音又骤而急疾了。

于是，已在山道的弯折处看见一抹骑影。

## 八、敌剽我悍斧利剑幻

马是灰袍色的，杂以白色的斑花，高大而矫健，马口嚼环上连套着宽约二指的黑色皮缰，皮缰上，以血红的颜色绘着怪异的图纹，黑皮的坐鞍闪烁着乌光，鞍上，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怪客，这中年人面色黝黑，双目精芒如电，鼻端微向下勾，唇上蓄着一撮小胡子，看去鹫猛冷岭之极！

自这乘骑影甫现，心佛寺前的空气已宛如刹时凝冻起来，风拂着，蹄音响着，整个五台山都似已蒙上一片煞气！

寒山重抿着唇，嘴角浮出一抹惯常的，带有几分讥傲意味的微笑，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粗率，目光紧紧的盯在来人的身上。

来人穿着一套像是皮质的衣裤，光滑而呈紫色，上面，同样的绘着古怪的朱红图案，银披风银头巾，看去令人心里有一股异常别扭的感觉。

大罗大师眼帘半阖，站在寺门之前毫不动摇，宝像十分庄严，这时，来骑已在十丈之外缓缓停住，嗯，寒山重早已查觉马上骑士的左手一直插在宽大的披风之内，现在，他已瞧见对方那插进左手的地方露出一截金晃晃的剑柄！

归梦大师深沉的宣了一声佛号，慢慢向前走出五步，合十道：

“施主可是房尔极？”

马上怪客森冷的望了归梦大师一眼，语声有如金石的攻击：

“大罗和尚可就是你？”

归梦大师气得脸色更加血红，他强忍住了，缓缓地道：

“老衲无德无能，安能掌理五台门户，掌门师兄早已在此恭候施主大驾多时了。”

马上人轻轻拍拍坐骑的脑袋，淡蔑的道：

“叫他过来见见睚睚庄庄主房尔极！”

这位狂傲已极的不速之客，果然正是那投帖挑战五台派的睚睚庄庄主幻剑士房尔极，他这目空一切的神态，把个老面弥辣的龙僧归梦大师气得几乎吐血，大和尚两眼怒睁，沉厉的道：

“果然施主正是日前投帖寻衅之人，久闻施主武功超绝，名震一方，不过，今日见了，却使老衲颇为失望！”

幻剑士房尔极在马上皮肉不动的笑了笑，道：

“假如你要失望，这只是你自己的事，大和尚，你要知道，本庄主今天不是来和五台派套交情的，再说，四十余年来，本庄主也从不懂什么叫规矩，什么唤礼仪！”

归梦大师气得大吼一声，愤怒的道：

“好狂徒！”

房尔极冷冷看着大和尚，道：

“多年以前，本庄主就已是了。”

一声低沉有力的佛号来自归梦大师身后，把要欲待发作的这位龙僧一口怒气硬生生压了回去，大和尚知道，自己掌门师兄已经出面了。

房尔极不屑的哼了哼，目光已转到大罗身上：

“想来，大和尚你就是本庄主今日的正主儿了。”

说着话，房尔极亦已同时注意到四周五台门人那群情愤激的神色，但是，他却凛然不惧的再加上一句：

“现在，大和尚，摘金风铃还是摘你顶上的大好头颅？”

并立一排的五位五台高僧中虎僧归尘蓦地厉吼一声，猛冲而出：

“房尔极，洒家便先斩你这魔山妖孽！”

大罗大师右手微抬，阻止了冲至身侧的师弟，温和的道：

“房施主，施主远来是客，尚请先莅寺内待茶。”

房尔极的左手仍然插在半掩的披风之内，他令人恨煞的笑笑，道：

“人曰出家人六根清静，四大皆空，无人相，如今看来，五台名山的各位高僧们，似乎对这些佛家最低的修为还差得太远，嗯，倒是大和尚你，还有那么一点儿清逸之气。”

大罗大师合十垂眉，道：

“施主过誉……”

房尔极眼梢子一挑，道：

“大和尚，先别客气，如今，正是摘金风铃的时候了。”

一丝极不易察觉的愠色掠过了大罗大师的瞳眸，他仍然微笑着：

“与施主相见，看出施主亦是一位明理知义之人，房施主，五台派与施主没有过不去的仇恨，更没有解不开的怨结，施主何不退一步想，让眼前这场戾气化为祥和。也算结一场善缘呢？”

房尔极冷兮兮的一笑，道：

“天下人若果都能悟道出家，似大和尚你这般淡泊，那么，天下也就会太平多了，可惜本庄主端端看不透那个‘名’字，为了这一个字，大和尚，本庄主只有多多开罪了。”

大罗大师低低的宣了一声佛号，道：

“如此说，施主非要兴起干戈不可么？”

房尔极不悦的哼了哼，道：

“大和尚，你是护‘名’，本庄主是扬名，我们目的冲突，自然免不了干戈以见，你却不用给姓房的戴上帽子，当然，假如大和尚你同意摘下金风铃无条件交予本庄主，这场干戈还来得及免掉。”

站在后面的龙僧大师重重的“呸”了一声，吼道：

“狂夫，你是在白日说梦！”

房尔极“嗯”了一声，轻蔑的道：

“出家人，你六根不净了。”

龙僧归梦大师气得双目血红，裸袒的左臂肌肉坟起，他霍的侧身，向大罗大师合十道：

“五台归字辈弟子大悲寺主持归梦向掌门师兄请求出战！”

大罗大师微微抬头，沉声道：

“房施主，是非全在一个‘贪’，成败都在一个‘欲’，施主，无贪无欲，自然心中平和，意境安泰，现在，施主还是退去罢。”

房尔极黝黑的脸上似罩上一层寒霜，他毫无表情的道：

“不能。”

大罗大师庄重而威严的道：

“迷途未远，回头是岸。”

房尔极深刻的一笑，道：

“你有你们心目中的岸，本庄主有本庄主心目中的岸，大和尚，本庄主正在游往本庄主心目中的岸，岂能受大和尚你所蛊惑？不能。”

缓缓的，寒山重已踱向前来，他平静的笑笑，道：

“那么，大庄主，可能在下和你是同一岸了。”

房尔极冷峻的用目光瞥过寒山重，当他的眸子接触了寒山重的眸子，不由自主的，心头竟大大跳动了一下，这在他看来，是一件极罕见之事，也是一种敏感的反应与警兆，这一刹方尔极已经知道可能有一场艰苦的争斗将要到来。

“你，是谁？”他凝注着寒山重，在这以前，他一直没有注意到竟尚有如此一位人物就在眼前！

寒山重撇撇唇角，道：

“大庄主，阁下礼仪实在太差，你还骑在马上呢。”

房尔极冷森的道：

“本庄主在问你的话！”

寒山重哧哧笑了：

“姓房的，少来这一套把戏，你该滚下来还是早滚下来为妙，于在下之前，你只有答话的份，哪有你问话的所在？”

房尔极怒极的笑了，他用右手揉揉自己的下颌，道：

“小子，大约你在中原武林道也是个角色！”

寒山重淡淡的道：

“岂敢，只是较阁下在关外的那个破庄名气上稍微响亮一点罢了。”

此言一出，房尔极的目光已倏而变为冷煞，他似永远不会移动般瞧着寒山重，良久，他略一骗腿，毫无声息的落在地下：

“洮有一庄，睢睢庄。”

寒山重眼帘半阖，静静的道：

“湘有一院，浩穆院！”

房尔极站在马前纹丝不动，脸上的肌肉紧绷，他盯着寒山重，缓缓地道：

“你是——”

寒山重冷冷的道：

“闪星魂铃！”

这几个字的力量，像是几条无形的丝，缠得房尔极的声音有些窒息了！

“寒山重，你，要与睢睢庄结仇？”

寒山重低沉的道：

“假如你要与五台派结仇的话。”

向四周游视了一遍，五台派的七位高僧以大罗大师为首，退在十步之外，两百名僧俗弟子远远的围成一个半圈，千百道目光正紧张的投注在这边，空气里，充满了冷硬与萧煞。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红煞手季子昂已偕黑云司马长雄来到，他们与八回剑于罕站在了一道，在八回剑身旁，还有一个穿着青绸长衫，戴文士巾的青年，这青年，美得出奇，简直像画的一样，嗯，寒山重看到了，却费了劲才认出来——那是易了男装的梦忆柔。

房尔极用右手在自己坐骑头上摩挲着，缓慢地道：

“寒山重，我早已知道你，而且，我也明白我们很可能碰上一碰，不过，不是在这种场合与地点，你要记得，今天我是来向五台派挑战！”

寒山重用一种了解的眼色瞧着他，用力颌首：

“你说得对，但五台派与在下渊源颇深，而恰好在下到达这里的时候又碰上你的这件事，嗯，所以，事情就演变成现在这样。”

房尔极仇恨的望着寒山重，道：

“你与五台派，有什么值得冒了生命之险为他们出头的渊源？”

寒山重洒脱的一摆手，道：

“朋友，满话且慢再说，你我之间，谁冒了生命之险目前还不敢断定，姓寒的与五台渊源确实深厚，五台派总执法于罕的亲甥女，就是在下的未婚之妻。”

不可发觉的，房尔极深沉的眸子闪动了一下，他阴鸷的道：

“牡丹之前，人人皆愿成为花下之鬼。”

寒山重哧哧笑道：

“房庄主，待寒某人真个成了花下之鬼，你再说这句话也不晚，怕只怕，嗯，怕只怕你要取的金风铃会拿在五台的众高僧手中为你超魂引渡呢。”

房尔极微微点头，奇异的道：

“寒山重，这是你主动挑衅了，怪不得本庄主……”

寒山重也点头道：

“在下不怪你，因为你原本喜爱挑衅。”

房尔极轻轻回头，在他的坐骑鼻端亲了亲，用右手拍拍坐骑的鬃毛，然后那匹马便向后退去，随着这乘健骑的退后，周遭的气氛似乎在滴着血……

静静的，房尔极并没有回头，他一直凝注着自己的坐骑向后缓缓行去，寒山重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听得出围立四周的五台帮弟子那粗重而紧张的呼吸声，寒山重平静的垂着两手，他知道一场激斗即将展开，而胜负，尚在未知之数。

房尔极回过头来了，朝寒山重露齿一笑，他的一口牙齿洁白而整齐，当那嘴里闪动的瓷光方始映入各人的瞳仁，一溜金蛇流电般的强烈闪光已快得令人飞魂的射到寒山重身前。

瘦削的人影猝而暴泻三步，紫红色的皮盾与冷森灿亮的斧戟在那人影移动的同时又交击而回，威势之猛，有如山撼海腾！

金芒左右连闪，带起的光辉几乎已经扩成了一片光幕，盾斧双飞双拐，在一个弧度极小的转折下，又令人目不暇接的猛翻狠斩而上！

根本已看不清双方的人影，只见金蛇晃闪，盾斧飞跃，在心佛寺前的青石大道上，流走游移，两个拼斗者的出手简直快得不可比拟，快得像是亘古以来逝去的光阴，快得似飞泻向千百年之后的流光。

大罗大师两眼凝聚，毫不瞬眨的注视前面这一场罕见的龙虎争斗，他身后，六位五台高僧更是全神投入，形色紧张，在那边，八回剑不时与季子昂低声交换数语，目光却不敢稍离斗场，司马长雄面孔仍然没有丝毫表情，冷然望着战况演变，只有，嗯，只有梦忆柔的一颗心儿，早已提到了口腔子了。

房尔极的银色披风拂飞翻展，他的脚步紧移紧跟里，左臂如鹰翼卷行，金色长剑搅起波涛千顷，凌空而下，身形微偏，金剑又自中空脱出，汇聚成一溜金矢，自虚无中猝进，又快又狠，又诡异！

寒山重的皮盾滚动飞舞，绵绵密密，像满天浮沉着千万个硕大而沉重的磐石，他的戟斧则轰如江涌海号，纵横交织，在千钧一发中迎接漫天的金色波涛，在呼吸交闪之间力击那倏进的长矢，于是——

两条人影骤然分射，又在分射的同时再度交触，招式快得像长空照下的

阳光，狠得似血，毒得如百步蛇的腺齿！

几乎是永远没有停顿，而又那么紧凑无间，比人们的意念更快，较人们的思想更速，当观战者还没有想到拼斗双方的招式，而那些出人意外的招式已经成为过去，当人们还来不及担心拼斗双方的安危，而那安危早已重复了许多遍了！

自两人出手攻拒的第一招，那印象还深刻的留在人们的脑中，仿佛刚刚过去，这短促的时间里，寒山重与房尔极却已互相较斗了七十余招了！

大罗大师深深呼吸了口气，低沉的道：

“归玄，这是一场出色少见的较试。”

归玄大师踏前一步，道：

“正是，房尔极功力之高，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大罗大师沉缓的道：

“老衲早信，他已由他的狂傲里表露无遗。”

想了想，归玄低低的问：

“寒施主，师兄，更似飞龙上天。”

大罗大师难以察觉的笑了：

“除了他，只怕我们都不能敌这房尔极。”

归玄大师望着场中翻飞回转不息的斧芒剑影，悄然道：

“师兄，浩穆一鼎，果是英才霸主！”

大罗大师微微拂捻长须，眸子里透着嘉许的望向斗场，斗场中，寒山重正奋力射跃，在左右暴闪十二次后猛扑而下，盾自上砸，斧从斜斩，双脚疾绞对方颈项，又狠、又准！

房尔极原地不动，金光长剑寻准敌人的攻势路子在同一时刻封截反击，寒山重冷冷一笑，在笑声里，就空中大折翻，十九盾，二十七斧，似暴雨狂风，一口气罩下！

金芒一道，深厚强厉，蓦然冲射而出，寒山重断叱一声，倏然跟上，那道金芒却在一闪之下猛而侧回，幻为流光纵横，布成幕，布成网，交织成金海无涯，组合成天地接衔，那么凶恶而又无懈可击的冲压而来。

寒山重如电的眸子刹进冷森而酷厉，他整个人倏忽弹起，却在弹起的瞬息又翻滚而下，他的周身，像奇迹似的闪射幻耀着千万道熠熠炫目的银色光辉，劲气激荡，空气尖锐的嚎叫，就像一颗明亮的殒星自遥远的虚渺的高空坠下，强劲而无可力敌。

一片急剧得令人耳膜不及随这金铁交击之声，似一万盘冰珠子骤然摔碎在地下，金光与银芒绞射翻腾，幻映出诡异而绚烂的团团华彩，在那耀眼的辉芒中，两条人影分自两个方向闪飞而出，在略一回绕，又猝掠回战在一处！

房尔极的金色长剑极快的颤抖着，薄薄的锋刃似一张恶魔的利嘴，那么贪婪的啮向寒山重颈项、双肩、肚腹、两腿，锐利的剑风带着周遭空气波荡不息，刮面生寒，剑势的来去快极了，快得使人震栗。

深深吸了一口气，寒山重紧抿着嘴唇，瘦削的身躯在一个相同的位置做着无数个角度不同的移动，他的移动是如此紧凑，如此迅捷，以至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移动过一样，但是，强敌的剑刃却俱皆稍差一分的连连自他全身周侧擦过。

哧哧一笑，寒山重蓦地里暴喝：

“鬼决天河！”

随着他这声焦雷似的喝声，一连串惊心动魄的铃声儿倏然响起，这铃声儿清脆而诡异，仿佛一只无形的魔手在轻轻扯动人们的心弦，有一种冰冷冷的，令人颤栗的味道，在铃声里，一溜寒光冷刃一闪之后转为广大无极，像煞天河迸落，浩浩滔滔自长空倒挂而下！

房尔极黝黑的面孔微微扭曲了一下，猝然倒移三步，长剑一抖，幻成千股万道光流，如正月里烟火齐射，那么缤纷纷纷，彩色夺目的喷洒而出，但是，这些长短不一的光流彩芒，却在它的曳尾之外，布成一个罗盖也似的半弧，美极了。

双方都没有再接近，寒山重两肘一靠，急旋出去，当他的足尖在青石地上如一个陀螺似的旋转，戟斧的尖端已带起一片片，一股股，一道道的流光，似夜空中的殒星千万，纵横交织的射向敌人。

于是，房尔极又退了，方才，他那一手剑法展露，寒山重心中已有些惊异，寒山重明白，那是剑术中最为难练的以气驭剑的方式之一，名称叫“黄花蕊”，在剑术修为上没有二三十年以上的火候是无法施展的，房尔极看情形不会超过四十岁，却已有这般功夫，实在令人不敢置信。

因此，房尔极虽然又退了一些，寒山重却没有借势紧逼，他借着抛斧转盾的力量，整个身躯划转了一个半圆，在半圆的弧点上，他再冷叱一声：

“神转六盘！”

猝然大侧身，戟斧横着斩，皮盾怪异的三转三折，蓦地砸向敌人，在他皮盾脱手的刹那，已宛如奇迹也似，陡然间变成了千千万万，像满天飘浮的云朵，绵密无隙的罩向房尔极，在房尔极的闪动中，横斩的戟斧却突然似黑暗中的空中耀射出的一溜电光，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砍到敌人胸前！

房尔极冷冷的道：

“好狠！”

“狠”字在他舌尖上滚动，又是一记“黄花蕊”蓬展而出，一片叮当震响中，寒山重斜退两步，房尔极横移了三尺！

这时，空中的阳光已穿透了云郁，光线十分明亮的照射在大地上，但是，大地虽然已转为明朗，在一侧观战的司马长雄脸色却十分晦暗，他眼看寒山重身形连连闪击，再杀再进，自己脚步却向斗场中缓缓接近了一步。

季子昂转首望了司马长雄一眼，低低的道：

“司马兄，你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对……”

司马长雄双目紧注场中，心不在焉的道：

“是么？嗯，在下倒不觉得……”

季子昂诧异的又看了司马长雄一眼，沉默着没有再说话，可是，男装的梦忆柔却憋不住了，她轻轻扯扯司马长雄的衣角，悄细的道：

“司马右卫……”

司马长雄微微一悚，急忙笑道：

“长雄在。”

抿抿嘴，梦忆柔怯生生的道：

“右卫，依你看，山重可以战胜那房尔极吧？”

司马长雄坚定的颌首道：

“可以。”

“那么……”梦忆柔欲言又止的犹豫了一会，终于说道：

“那么，你为什么又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司马长雄怔了怔，季子昂与八回剑罕转过头来瞧着他，于罕疑惑的道：

“右卫，那房尔极功力高绝固不待言，但山重的艺业却明摆着可以赢他，依老夫看，胜算早已在握，右卫却是否看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司马长雄咽了一口唾沫，低沉的道：

“不瞒各位所说，正是如此，在下跟随院主左右几达十余年，这十余年来，院主或遇敌手，或经凶险，却俱是一一渡过，少受损伤，而院主武功修为之佳，实为在下生平所仅见，不过，今晚院主的对手，一身所学却也竟然高强大到如许程度，乃为在下当初未曾料及……”

八回剑于罕目光向场中一扫，稳练的道：

“房尔极强则强矣，山重却更进一层！”

司马长雄勉强一笑，道：

“当然，但是，自房尔极截拒院主‘神斧鬼盾绝七斩’的招式上看来，他能如此平稳洒脱的躲过，亦可见其之不可力敌，在下投效院主久矣，多少英雄豪杰，没有一个能在院主斧盾之下周旋如此长久而不败！”

梦忆柔吓得一机伶，俏脸儿煞白的道：

“那……那怎么办呢？右卫，不要让山重冒这种险司马长雄深沉的道：

“姑娘无庸惶急，须知浩穆一鼎可以与天抗衡，天塌人亡，俱无两全！”

八回剑于罕低低的，有力的喝了一声彩：

“好气魄！”

斗场中，在此时又传一阵惊天动地的金铁交击之声，各人急忙移目望去，只见寒山重脚步微现踉跄的退出五步，房尔极却悬空翻滚了六七个转，仿佛电光猝闪，寒山重没有稍做迟延，口中暴叱一声，长射跟进，斧盾交相挥撞，狂风如飚，冷光灿流，房尔极在空中翻滚的身躯陡然硬生生弹起了三尺，金色的长剑挽起一道长虹似的芒彩，芒彩内外，幻起一片蒙蒙的白色气体，滋滋的声息入耳生栗，是的，使剑的行都会知道，这便是剑气！

全场的观战者俱都变色，大罗师银髯忽飘，六位五台高僧倏然散开，但是，如果他们此时采取行动，却已来不及了——

当剑气弥漫，宛如大地蒙上一层阴霾，寒山重狂烈的大笑一声，身形弓着弹跃而起，跃起五尺，口中大叫一声：

“神哭鬼号！”

声如裂帛穿金，高昂壮厉，紫红色的皮盾透空斜推，身躯猛而横起，在他横身的同时，一片浩烈的光河绕身而起，似是怒江决堤，狂浪滚滚，令人生起一股束手无策的无助感觉，周遭的空气呼轰，波荡汹涌，发出一阵阵尖锐得足以撕裂人们耳膜的啸声，强大的压力猝然排挤，宛如寰宇间的重量一下子全已集中于此！

于是——

剑气刹时散乱，金芒如一只受创的巨蛇急速晃抖，当一片闷在五台弟子胸中的喝彩尚未及发出，那片晃颤的金芒却突然凝结成形——似一条长长的，浑圆的滚桶，精电闪烁，耀射四周，如九天之上，九地之下骤然射出来的长虹，那么矫捷的盘旋冲上，威势夺魂慑魄！

眼前的景象甫自映入四周各人的瞳仁，已像一根闷棍同时砸在他们的头上，八回剑于罕热血上冲，脱口惊呼：

“以气驭剑！”

梦忆柔尖叫一声，疯狂的往场中奔去，司马长雄顾不得嫌疑，右手疾伸

而出，一把抓住梦忆柔的肩头用力扯回，在这两人一个踉跄下，已由于罕急忙抱入怀中。

只在这瞬息之间，那股在空中流动的金色光体，已速速向寒山重攻击了九十七次，青石地上下，有着数不清的深刻剑痕！

房尔极的身躯裹在那滚桶也似的金光冷电里，每一个盘旋穿刺，青石地下石粉飞溅，剑印纵横交织，刺耳的呼呼剑气之声如有魔鬼的讽笑，摇荡在空气中，像带着血，带着泪，带着呜咽！

寒山重瘦削的身形如风舞电掣，修起倏落，忽左忽右，淡淡的像一抹有形无实的影子，给人一种无法捕捉的虚渺感觉……

梦忆柔索索颤抖，她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珠，低低的哽咽着：

“你……你们都疯了……你们眼见……眼见山重如此危险还不去救……你们……你们……天啊……”

八回剑于罕沉重的叹了口气，喃喃地道：

“别急……宝贝……别急，山重会赢的……”

司马长雄凝眸注视场中，面孔刻板得有如泥塑木雕，他身旁的季子昂双手紧握成拳，嘴巴微张，目光里有着紧张，那边，在大罗大师为首之下，五台派的各位高僧已向前移近了一大截，这些平素修为深湛的大和尚们，此刻，也个个掩不住那每一张面孔上的紧张与焦虑。

金色的光桶似流虹般闪刺不息，那一抹淡淡的影子自然游舞如在太虚，现在，房尔极似乎已占了上风。

缓缓的，司马长雄紧绷的面孔开始展露出一丝罕见的笑容，如阴郁中阳光一线，季子昂瞥见了，嗓子有些沙哑的道：

“右卫，阁下似乎并不焦急……”

司马长雄平静得带着点冷漠的道：

“当然，浩穆一鼎岂会落败？”

季子昂不觉心头不悦，他尽力忍住，却仍不免流于形色：

“在目前，右卫，不才觉得此言有待斟酌了……”

司马长雄看了季子昂一眼，有些讽刺意味的道：

“可怜五台。”

季子昂面色一变，急忙硬生生的吸了口气，憋回肚子到口的话没有出声，八回剑于罕刚要开口，斗场里已蓦而传来寒山重冷然的喝声：

“阳流金！”

于罕连忙转瞧那边，就在他听到声音，迅速转头这一丁点的时间里，寒山重双阳式中的这第一式已经用完，他正闪身接住了戟斧，金色的剑气却有些波散的盘旋出三丈之外，面孔的表情残酷如一只攫食的猛狮，寒山重闪电似的跃进，断叱一声：

“阳灿芒！”

斧刃回绕，以惊人的速度划过一道半弧，而在这一片匹练般的灿烂光辉里，寒山重握着戟斧的手臂不知挥了多少下，亦不知劈斩了多少斧，滚桶似的金色光带，有如怪蛇舞卷，霍然迎来，一连串令人耳鼓不及迎接的清脆撞击声密密响起，于是，几乎本来就像没有接触过，双方又猝然分开。

这时，双方应战已在五百招以上，可以说在彼此间的攻拒斗敌中，每招每式都含蕴了生死，每出每进全包括了胜负，只要一个粗心大意，就极可能抱恨终生，只要略为草率莽撞，就会万劫而不复，自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丝

一丁点喘息的间隙，没有哪怕是瞬息间的回圜余地，到目前，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如不分出个荣辱英雄，只怕不会甘休。

极快的，光流与人影一扑又过，八回剑于罕深深的叹息一声，道：

“司马右卫，你可看出方才他们两人那一擦而过的须臾间，双方一共施展了多少招式？”

司马长雄含蓄的笑笑，道：

“院主攻拒了八盾二十扫斧，那姓房的挥戮了三十二剑！”

红煞手季子昂面孔微热，在旁尴尬的道：

“不才却未曾全部看清，实在太快了……”

司马长雄安详的一笑，道：

“这也难怪，在下跟随院主多年，院主出手换式之间，在下自是比较各位熟悉些……”

八回剑于罕搂着惊魂不定的外甥女，感慨的道：

“老夫平素时而自夸手中剑利，今日一见那房尔极所露的两手剑术，才知道自己实在差之又差，正应了那秋萤之光难与皓月争辉的话了，唉，剑术之道，深之又深，此刻见了，更觉言之有理……”

司马长雄看了八回剑一眼，淡淡的道：

“总执法，八回剑之名武林竟相传诵，鲜人不知，实较房尔极不遑稍让，而且，如方尔极是皓月，则一鼎必为烈阳！”

八回剑于罕一愣之下，忙笑道：

“当然，当然，山重更是超绝人上……”

司马长雄目注场中，半晌，他又道：

“如若在下言有过处，稍停，各位必可证实在下之言的结果！”

梦忆柔双眸中泪痕隐隐，她低细的道：

“右卫，山重一定可以打胜吧？”

司马长雄微微颌首，沉声道：

“必然。”

忽然，于罕神色一颤，低促的道：

“快看——”

各人急忙将目光移注斗场，寒山重已脚步交叉移换，倏左倏右的往四周游走起来，速度不快，却诡异玄妙得无可捉摸，那道滚桶似的灿然剑气，盘旋纵横连连穿射，虽是快极，却次次落空。

司马长雄深深的吸了口气，肃穆的道：

“将近有八年之久未曾看见院主重施此技了……”

季子昂也紧张得忘了方才的小不愉快，忙道：

“什么技艺？”

司马长雄双目不敢稍瞬，迅速的道：

“兄台即可看到……”

随着他的语声，一阵阵间歇性的夺人魂魄的，摇动心旌的银铃声已急剧传来，声音清越而悠远，不大，但却深深进入人们的心灵深处，在无数双目光的紧紧凝注下，寒山重的瘦削身形已倏忽在连环九次的交叉换移下如一抹流光曳空般猝然掠起，肉眼的视力只能看见一股淡淡的黑烟在长空腾射，那道金色的剑芒倏然急进直追，而在这刹那，这似千万年时光停顿于此的一刹那，九点银闪闪的，刺目炫眼的小光点，已在一晃之后失去踪影——那微

微一晃的形状，恰巧排列成一个罡煞映空之形！

几乎在那九点银光方才闪耀的同时，快速得不可言喻，金色的滚桶形光芒已呼噜噜的歪斜飞出七丈，剑气即刻淡散，地下，房尔极正以他那柄珍罕而薄长的金剑依恃着身体，他的面孔在黝黑中透着惨白，在愤怒不屈里，有一股看得出是强自忍耐后的巨大痛楚！

全场没有一丁点声息，静得似一个深邃的湖底，风拂着，带着浓重的寒瑟，带着萧煞，每一个人都如痴如醉的呆在那里……

蓦地——

大罗大师踏前一步，声如宏钟大吕的宣了一声佛号，嗓音颤抖：

“佛佑五台，寒施主胜了……”

如梦之初觉，一片震破云天的欢呼声刹时响成一片，欢笑在飞，欣慰在流，飞在偌大的五台山周围，流在人们的心田——当然，除了房尔极。

寒山重早已挺立在青石道上，俊俏的面庞上有着深沉的疲惫，他没有一丝儿得色，更没有一丝儿笑容，山风拂着他卓然不动的身体，拂着他飘飘的衣角，像煞一尊黑色的魔像！

整个五台派的弟子都像疯狂了，他们跳着，蹦着，欢叫着，喝彩着，六位五台高僧在大罗大师为首之下，齐齐向天合十垂眉，然后，他们个个笑容，缓缓行向寒山重。

八回剑于罕与红煞手季子昂这时才长长的吁出一口气，于罕重重的拍了司马长雄肩头一记，欣慰的笑道：

“好伙计，你说对了！”

红煞手季子昂先顾不得安慰在于罕怀中抖索着，眼泪扑簌簌的梦忆柔，急忙的道：

“司马右卫，请问方才贵院院主施展的是什么把式？怎的如此玄异？又……又竟这般狠辣？”

“季兄闻说过浩穆一鼎的绝活‘罡星九煞’？”

“罡星九煞？”季子昂与于罕一凛之后，双双脱口惊呼起来。

## 九、虽败犹刚豪士肝胆

大罗大师与六位五台高僧沉稳的行到寒山重身前站住，以大罗大师为首，向寒山重合十示谢，大罗大师一面深沉的道：

“寒施主，施主辛苦了。”

寒山重含蓄的一笑，躬身还礼：

“不敢，在下只是略效绵力而已，倒是累及各位大师牵肠挂肚。”

大罗大师叹了一口气，道：

“出家之人，须无牵无挂，无欲无念，视万物为空幻，这才算是上乘修为，老衲等如今仍然做它不到，看来尚须更加磨练才是，不过，如此也好，这不也表示‘善’在人心，不容抹煞么？”

寒山重重疲累的点点头，道：

“大师说得对，长对大师，在下恐怕早就能悟道明心了。”

龙僧归梦大师呵呵一笑，道：

“寒施主苦战之后，正应多做休息，师兄怎的与寒施主谈起佛理佛经来了？还有那位房大施主未曾发落哩。”

寒山重抿抿嘴唇，回首望向房尔极，此刻，房尔极已能勉强站起，他那柄金光灿然，上面雕镂着一双奇异怪鸟的薄刃长剑，已微微抬举，剑尖上，赫然穿串着五枚银色的铃铛儿，其余的四枚，却已分别嵌在他的肩头、大腿、及肋下，血迹隐隐，透过皮衣沁出！

寒山重皱皱眉，目光左右一瞥，悄然道：

“雨则，可有人看出来？”

司马长雄想了一想，道：

“大罗大师及归梦大师可能已经察觉，别人都不知道。”

哧哧一笑，寒山重道：

“还有房尔极也心里有数。”

司马长雄又压低了嗓门道：

“可能行动？院主。”

寒山重点点头，一笑道：

“当然，便是不行，也要硬充下去呀，不过，房大庄主只怕不容易再活泼了。”

那边，大罗大师正在与房尔极谈话，语声十分平和：

“冤家宜解不宜结，房施主，今日之事，老衲保证不向外传扬，更不会对你施主有所留难，只要施主日后不再前来寻衅，老衲定将一笔带过……”

房尔极冷冷一笑，紧跟着又是几声呛咳，他沙哑着声音，勉强提起中气道：

“大和尚，这些话你收回去，本庄主既然单人匹马至此，便不会将这条命看得如此珍贵，在武林中混生活，生死原不足论，胜败更属常事，如本庄主不能生还，自有睢睢庄的后继之人来此为本庄主讨债，如若能以生还，本庄主一旦痊愈，亦定当至宝山再会慈颜！”

龙僧归梦大师面色一寒，厉声道：

“房尔极，你便以为我佛不能超渡于你么？”

房尔极朝归梦大师暴吼一声，怪叫道：

“如蒙超生，感怀不尽！”

虎僧归尘大师暴吼一声，怪叫道：

“好利口！”

白猿归明大师念了一声佛，笑嘻嘻的道：

“房施主，阁下好胆量，真个是笼中困虎，余威犹在，了不起，了不起。”

大罗大师微微摆手，道：

“房施主，但请三思。”

房尔极又吸了口气，缓缓地道：

“不用考虑，本庄主之意已如方才所言。”

虎僧归尘大师踏前一步，向大罗大师合十道：

“掌门师兄，归尘请命超渡眼前孽障。”

大罗大师银髯拂动，垂眉无语，显然，他是在深深考虑此事了，这件事的处置十分简易，但又异常艰困，原因很简单，此刻若杀房尔极，未免多少有失武林道义，但若恕他而去，则又后患无穷，想绝后患，还要顾到武林道义，则恐怕难有两全之策……

正在大罗大师默默沉思之际，寒山重已大步行了过来，他先朝房尔极优雅的一笑再转向大罗大师：

“大师，请恕寒山重打搅一句。”

大罗大师慈和的笑笑，道：

“请说。”

寒山重回头看了房尔极一眼，道：

“寒山重斗胆请求大师收手留命，放房大庄主下山。”

微微一怔，大罗大师随即笑道：

“当然，寒施主既有此意，老衲岂能不从？”

寒山重古怪的一笑，转身朝房尔极道：

“房大庄主，今日之战，尊驾确实身手不凡，难以为敌，承蒙大庄主手下留情，使寒山重保得几分颜面，姓寒的感激不尽，俗语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全是姓寒的与阁下周旋，不论你我双方孰胜孰负，架梁结怨阁下似乎也应该冲着姓寒的来，房大庄主，阁下以为然否？”

房尔极蓦地仰天大笑，笑得他全身抽搐，剧烈的咳呛，半晌，他暴烈的道：

“寒山重，不要忘记，本庄主是栽在五台山！”

寒山重意味一笑，道：

“当然，阁下更不可忘记，寒山重是代表五台派出战！”

房尔极愣了一愣，狠毒的道：

“这么说，寒山重，你是一手包揽了？”

寒山重撇撇嘴，平静的道：

“正是如此，若阁下能将寒山重扳倒，即是等于也将五台派扳倒！”

说到这里，寒山重回身向大罗大师道：

“大师，尚请为在下证实此言。”

大罗大师赞许的颌首，有力的道：

“不错，若房施主不肯化干戈为玉帛，定要洒血以见，那么，寒施主便全权代表我五台一派，若寒施主落败，我五台必不多言，双手奉上心佛寺门帘之上金风铃！”

寒山重又冷冷的一笑，道：

“浩穆院也自此不在江湖上称雄传万！”

房尔极神色惨白的哼了一哼，道：

“寒山重，你等着！”

寒山重眉梢子一挑，道：

“自然！”

房尔极一抖金剑，吊在剑尖上的五枚银铃儿当啷啷的飞起，寒山重微微一笑，左手皮盾一招，那五枚亮闪闪的银铃已仿佛有灵性一样猝然成为一条直线，那么整齐有致的落到皮盾之上。

寒山重望着房尔极，深沉的道：

“大庄主，可否请你赐回体内的那四枚小小玩艺？”

房尔极恨透了的盯着寒山重，蓦地吸气开声，四枚嵌在他身上的银铃儿在一片叮铃声响中同时飞出，寒山重仍是老法子，用皮盾再一招，那四枚殷然血迹的银铃亦回到了他的手上。

房尔极在震出那体内的四枚银铃时，痛得他几乎站不住，但是，他终于还是忍住了，嘴巴却扁瘪得整个陷了进去。

寒山重微微躬身，道：

“多谢厚赐。”

房尔极喘息了一阵，冷冷地道：

“不用，你知道你原可以硬拿回去。”

寒山重道：

“房大庄主客套了，武林仁义，在下岂可罔视不顾？”

房尔极猛然一震金剑，剑身上雕镂着那一对怪鸟似乎像要脱颖飞出，一阵龙吟之声随着清越的响起，他那匹一直站在远处的良驹已迅速的奔了过来，轻轻挨到了他的身边。

寒山重看着那匹马，不禁笑了一声：

“好马，敢问何名？”

房尔极哼了哼，道：

“阿莫。”

“阿莫？”寒山重在嘴里重复了一遍。

房尔极淡漠的一笑，道：

“这是蒙古‘齐噶儿’族的马神之名！”

说完，他手中的金剑往地下一抖一弹，就是这一点轻微微的反震之力，已将他的身躯平稳的送上马鞍，在他弹起的一刹那间，寒山重与五台派各位高僧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位剑术高手的背上还有其他五六处纵横交布的可怕伤口！

忽然——寒山重又问了一句：

“房大庄主，再敢问阁下手中剑何名！”

房尔极怪异的看着寒山重，半晌，低沉的道：

“金龙。”

寒山重点点头，房尔极努力挺直腰身，反问寒山重：“方才，姓寒的，你用的手法可是‘罡星九煞’？”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正是。”

房尔极神色之间有些晦涩，他低沉的道：

“久闻闪星魂铃之名，便应早知闪星魂铃之妙，栽得好！”

寒山重沉思片刻，忽道：

“房大庄主，寒山重告诉你，十年以来，阁下是寒某所遇到的第一个强劲对手！”

房尔极面孔上的肌肉又抽搐了一下，喃喃的道：“是么？”

寒山重用力颌首：

“一点不假。”

房尔极凄然一笑，道：

“或曰强，但仍然败了……”

说着，他圈马掉首，疾奔而去，寒山重再次躬身，大声道：

“后会有期，房大庄主，珍重……”

蹄音远了，骑影消逝，像来时那么突兀，匆匆而去，但是，他来一片雄心壮志，去时，却带走了满腹辛酸。

望着去路，良久……

大罗大师缓和的道：

“寒施主，这房尔极功力卓绝，今日若非施主在此，只怕老衲不是此人对手。”

寒山重摇摇头，道：

“大师功力深沉，想亦不会失手，只是，要费些心神罢了。”

大罗大师深刻的一笑，移近一步，低声道：

“寒施主，施主伤得可重？”

寒山重撇撇嘴唇，轻声道：

“无妨，挨了两剑。”

大罗大师念了一声佛，真挚的道：

“罪过罪过，这都是敝派上下累及施主了……”

寒山重忙道：

“大师言重了，在下承受贵派如此器重，正乃在下荣幸，何况……”

他目光一瞥，恰好迎着了那一对泪痕未干，如梦如醉的迷蒙眸子，他深深的对这对眸子凝视，嘴里接了下去：

“何况，还有梦姑娘与在下的深厚渊源……”

## 十、肉苦心甜缘结无缘

别了大罗大师及六位五台高僧，寒山重在一片感激与钦佩的目光中，由梦忆柔及于罕等人伴着回到白岩大飞山庄。

似他初回这里，梦夫人偕一名小小的丫鬟正倚在门口焦急的盼望，她看见了寒山重，有些控制不住的喜悦与欣慰流露在脸上，寒山重抢上两步，躬身道：

“劳及夫人远迎，罪过罪过。”

梦夫人扶着寒山重的手臂，细细端详，半晌，激动的道：

“山重，我早知你能得胜……”

寒山重微微一笑，梦忆柔已连忙偎到母亲身边低声说了两句话，梦夫人神色大大的变了一下，惊骇的问：

“山重，你受伤了？”

寒山重搓搓手，平静的道：

“皮肉之创，不关紧要。”

于罕向一边的司马长雄使了个眼色，司马长雄走上前来道：

“院主久战之后，必已十分疲乏，便请先行憩息片刻。”

梦夫人转身让人，边向身旁的小丫鬟道：

“小红，你快到府下去煨点燕窝粥端来，记得多放冰糖，还有，叫赵大妈炖只鸡，鸡汤另用碗盛了，要热的，等下一起送到小姐房中。”

那叫小红的丫鬟俏生生的应了一声，自己去了，梦忆柔在前面引路，不时回过头来瞧瞧寒山重，问着相同的一句话：

“山重，可要我扶你？”

寒山重再次也即豪迈的一笑：

“谢谢，我自己走得动。”

绕过大厅，经过一片小巧的花圃，进到一间紫色烟雾似的房间，这个房间，寒山重曾经来过，他知道这是梦夫人的卧室。

司马长雄有些犹豫的停在房门口，嗫嚅的道：

“院主，在此刻，长雄不能稍离院主一步，但是，长雄可以跟进来么？”

寒山重望了梦忆柔一眼，梦忆柔温驯的道：

“当然，司马右卫。”

于罕再次拍了司马长雄肩头一记，笑道：

“小伙子，你倒蛮有规矩的哩。”

各人通过这个紫色房间，梦忆柔轻轻推开一扇小巧而雅致的黄竹条子门，门内，一阵淡淡的芬芒已沁入每个人的鼻管中，这阵淡的芬芒含蕴一股温柔与平和，这温柔与平和起自人们心底，常踏入这扇门内，便宛如被一片柔静所包围。

这间房子不太大，却布置得清雅绝俗，纤尘不染，六面雪白的纱幔自壁顶垂挂于地，地下，铺设着细细黄竹条子编制的席毯，沿着墙根，四盆宝蓝色的花盆里植着四株吐着幽香的晚香玉，八盏八角宫灯分悬屋顶，淡黄色的的绿穗子安静的垂下，墙上挂着一面琴，一副锦绣的“深山煮泉图”，这副图绣得精巧，而意境更是高远清悠，给这间舒适的闺房平添了无限超脱的气韵。

靠在一扇半圆的窗户之旁，有一张宽大而安适的卧榻，上面衬着厚软的，

粉蓝色的褥垫，粉蓝色的罗帐半垂，一个蓝白滚镶金丝边的枕头斜斜摆着，令人看了第一眼，就有一种极欲入眠的感觉。

寒山重怔怔的站在房子中间，良久没有移动，他还是第一次进入梦忆柔的闺房，而这第一次进入，便给了他一个梦样的，发自内心的柔和感受，他仿佛站在雾里，站在幻境，置身在一个许久许久以前，孩提时代的遐思里。

轻轻的，梦忆柔转目对着他，仰起那张美得令人心痛的面庞！

“山重，为什么站着不动？”

寒山重深深呼吸了几次，生怕破坏了室内的安静气氛一样也轻轻的回答：

“因为，小柔，这间房子太美好，美好得像梦。”

梦忆柔俏美的一笑，道：

“只怕你会觉得太俗。”再向周遭看了看，寒山重低低的地道：

“不，只怕我污染了它，小柔，我似乎应该先去净净身……”

梦忆柔摇摇头，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

“这房子，是我亲自布置，但房子里有了你才会显得充实，山重，连我都是你的，更何况其他？”

寒山重轻轻拉过梦忆柔，梦忆柔向他眨眨眼，寒山重这才记起自己身后还有于罕及司马长雄在等着，他赧然一笑，松开了手里的人儿，于罕已一步跨了进来，他朝梦忆柔笑笑，道：

“柔儿，舅父要为山重检视创伤，你先到外面等着。”梦忆柔噘起唇儿，摇头道：

“不，我要留在这里。”

于罕慈祥的抚抚甥女头顶，低低的道：

“丫头，尚未成亲，多少也得避避嫌呀……”梦忆柔俏媚的大眼睛一瞪，坚决地道：

“我要留在这里。”

微微一怔，于罕呵呵笑了：

“宝贝，你不怕给别人知道了取笑你么？”

梦忆柔咬咬下唇，嗔道：

“不怕，别人在山重力斗那幻剑士的时候就知道我与山重的关系了，若要取笑，那时又为何不呢？”于罕又是一怔，宛若有所领悟，他点点头，无奈的道：“罢了，只是待会可不准害臊啊……”

梦忆柔眨眨眼，嫣然一笑：

“哼，我才不怕呢。”

于是，于罕请寒山重坐到卧榻之上，他自己要上前解脱寒山重的衣衫，寒山重略略一让，笑道：

“舅父，山重自己来。”

他的右手轻轻摸到胸前，食中二指微微一扯，胸膈间的衣衫已经分开，露出他结实而宽阔的胸膛，胸膛上，有一线淡淡的血痕，整齐的横在肌肤之上，长约三寸左右，粗粗看去，却没有什麼严重之处。

于罕到底是使剑的行家，他目光刚刚触及，神色已不禁变了一变，喃喃的道：

“好利的剑！”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此剑名曰金龙。”

于罕蹲了下来，仔细端详那条淡细的血痕，缓缓的道：

“山重，约有多深？”

寒山重低头看看，道：

“大约有半寸，只差一丝便伤着内脏了。”

司马长雄紧绷着脸，道：

“院主，早知院主受创如此严重，便不应放那房尔极活路！”

寒山重笑了笑，道：

“十多年以来，单打独斗，还是第一遭逢到有人能以伤我，这房尔极的以气驭剑，已到任意挥洒的地步，却是我原先所预料不及，光是他那招‘黄花蕊’，已够一般剑手苦练二十年以上的了。”

八回剑于罕微喟一声，道：

“山重说得不错，这房尔极剑术之精，实已将达峰巅，老夫之八回剑法，在剑术上亦堪称精绝，但比起他的使剑之术，却相差了一段距离，老实说，老夫目前只能运剑幻气，尚留在以力驭剑的阶段，凭意使剑还做他不到，对大招式，老夫也仅仅练到‘紫玫瑰瓣’的地步，离那‘黄花蕊’的火候，时间上也还差了七八年……”

说到这里，他摇摇头，又道：

“山重，你的功夫实在强悍得惊人，自古以来，武林中皆宗剑为兵器之祖，名剑士更是鲜有人敌，剑汇万武成源流，照道理说，一个像房尔极这般高明的剑士，该很少有人能以胜他，但是，你却胜了……”

寒山重咬着牙，因为司马长雄正以一团净布沾着梦忆柔端进来的一盆滚水，在洗擦他的伤口，司马长雄将寒山重创外的血污拭净，两指一掀，已将那条细细的，却深得吓人的血口子掰开，里面的肌肉血红而鲜嫩，看去，像一张贪婪的大嘴，梦忆柔任是见过寒山重更重的伤，却也不禁激灵灵的一哆嗦，白瓷盆里的滚水溢出了不少在地下，于罕跟着拿过另一块净布，沾了滚水就往里塞，司马长雄冷眼直视，面无表情，看着于罕将那块净布塞进拖出，拖出塞进。

整个的瓷盆里的水都变了淡红色后，于罕自怀中摸出一个小巧的青玉瓶，他让司马长雄扶着寒山重仰躺下去，将手中的青玉瓶对着伤口便倒，瓶里倾出的是一种纯白色的药粉，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之气，于罕一口气倒出小半瓶，又轻轻用手抹匀，吁了口气道：

“山重，另一处剑伤在哪里？”

寒山重额际汗水隐隐，鼻翅急剧的翕动，他努力放松了嘴角肌肉，艰辛的道：

“右肋。”

扯开了他的衣衫，嗯，又是差不多同样大小的一处创痕，于罕还是如法泡制，在司马长雄协助下再为寒山重疗伤。

梦忆柔已换了一盆净水进来，她不敢多看，伏到寒山重身边，用一方浅蓝色的丝帕为他印拭着脸上的汗水，惶急的问：

“痛不？山重？痛不？”

寒山重咬着牙根，却要尽力做出一副笑脸，吃力的摇头，梦忆柔心痛极了，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晶莹的泪水，盈盈欲滴……

用力忍住一阵几乎忍不住的痉挛，寒山重费了很大劲才做出来的那抹微

笑险些冻结在脸上，他低沉的道：

“小柔……记得在蟠龙山下那次……那次我都死不了，眼前这点小伤又算得什么，嗯？”

梦忆柔偷偷垂下目光向寒山重的伤瞥了一眼，倒噎了一声，慌忙仰起脸来，寒山重已默默向她睇视，面孔上神色安泰而坚毅：

“这些，即将过去，小柔，我只要当时不死，便会永远活着，小柔，你亲眼看过我的生命……”

梦忆柔嘴唇蠕动了一会，低低的道：

“那些伤口，老天，实在怕人……”

寒山重哧哧笑了，咬着牙：

“记着，房尔极的伤势将更吓人。”

于罕额际落着汗珠，为寒山重包扎妥当，他站起来拍拍寒山重肩头，吁了口气：

“山重，你是个硬汉！”

司马长雄忙着收拾周遭那些零碎的物件，闻言转过头来，面色凝重的道：

“总执法，院主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寒山重轻轻笑笑，道：

“长雄，你不要跟着瞎捧，寒山重只不过跳跳蹦蹦比人家来得灵活些罢了。”

于罕搓着手呵呵笑道：

“你也不要客套了，山重，光凭你那手‘罡星九煞’，已足可称雄天下，睨睥一时了，真是够得上狠，够得上毒！”

寒山重有些疲惫的摇头，道：

“假如不到必要，山重不愿用那腕上魂铃，铃上皆佛座，魂铃发出，佛当佑我，在感觉上，山重觉得铃上九佛宛如与山重同在……”

于罕静静的听着，深沉的道：

“那九枚魂铃在你射出之际，幻成罡煞之影，似浩空降下之魂网，令人惊骇而颤栗，像是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慑人之力，这慑人之力，无形却强韧无比，在那一刹那间，老夫觉得一切俱失，假如那九枚魂铃是对着老夫而来，老夫只怕连其中两枚也难以躲过，确实诡异……”

寒山重低低的道：

“当初练这门功夫，山重便吃了不少苦头……”

一旁的梦忆柔见二人似有长谈下去的模样，她心里一急，悄悄扯了扯舅父的衣角，轻声道：

“舅舅让他休息一会吧？”

于罕抚掌大笑，道：

“好，好，山重，你多睡一会，记得不要劳动，不得喝酒，心要平，气要和……”

寒山重颌首一笑，道：

“谢谢舅父代为疗伤之恩。”

于罕摇摇手，道：

“谢什么，若果你有了个什么长短，咱们都不要混了，呵呵呵……”

他笑着行向门外，司马长雄躬身为礼，亦走了出去，寒山重收回目光，舒适的仰躺在榻上，闭着眼。

“小柔……”

依在榻边的梦忆柔低低“嗯”了一声，面颊没来由的热了一热，寒山重仍旧闭着眼，喃喃地道：

“小柔……”

梦忆柔慢慢偎了上去，伸出手在寒山重脸孔上怯怯摩挲，寒山重哧哧笑道：

“亲亲我。”

红嫩的小嘴儿噉了一下，但是，梦忆柔终于凑上小嘴，在寒山重的嘴上亲了亲，寒山重“唔”了一声，显然是觉得不够满足，梦忆柔用右颊在寒山重的下颌揉擦着，悄细的道：

“你的伤还没好，山重，留着我，慢慢的尝……”

寒山重舔舔嘴唇，道：

“不，我现在就要。”

梦忆柔以纤细的白嫩的食指在寒山重的鼻尖上刮了一下，道：

“你会厌的，山重……”

“我不会，永远都不会，小柔……”

梦忆柔闭上眼，于是，四张唇片紧紧胶合在一起了，这次时间很长，但，却又不得不分开啊。

为寒山重盖上粉蓝色的毡被，梦忆柔亲自跪在地下脱除了寒山重的靴子，寒山重默默地注视她，眸子里有一层迷蒙的光彩，一切弄好了，梦忆柔俯下身来，轻轻地道：

“山重，你睡一会，晚饭我给端进来。”

寒山重点点头，道：

“小柔，你真好。”

梦忆柔如百合初放般嫣然一笑，低低地道：

“你更好，山重，我永远不能忘记你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为了我，你已牺牲得太多，有的时候，我却是那么幼稚与无知，但你从来没有责骂过我，将你的宽大与容忍融合在你对我的爱里，山重，我不仅是如一个妻子那样爱你，我更如一个学生般敬你，山重，我此生以你为荣……”

寒山重阖下眼帘，缓缓地道：

“你知道我也是，小柔。”

于是——

室中的气氛变得无比的宁静，宁静中，飘浮着甜密，也飘浮着温馨，该成连理了，因为，原来就是并蒂的莲啊。

四十多天，有如一片片的云彩自指缝流逝过去，欢愉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但没有人可以留住任何一天，可以留住任何一个在你眼前的时光，它平静，却又跳动得似一个无可捉摸的小精灵。

太阳的光辉，温暖的照耀着大地，像慈母的手拂着你，那么安详，又那么雅静，寒山重与梦忆柔在大飞山庄左近的白色石地上散着步，他们意态平和，毫无忧虑，现在，又如何会有忧虑呢？

通往白岩的路径下，忽然有一条人影如飞似的奔了上来，这条人影奔驰的速度是如此快捷，以至将他身后追赶的一群白衣五台弟子抛下老远，来人的目的地，似乎正是大飞山庄呢。

梦忆柔停住了说到一半的话，怔怔的望着那条越来越远的人影，寒山重

却懒懒的坐了下来：

“小柔，来，偎近我坐下。”

梦忆柔以为寒山重未曾察觉，她低促的道：

“山重，有人来了，这人的身手好快……”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来的是朋友，嗯，‘老’朋友了。”

尚没有体会出寒山重话里的意思，那条人影已蓦然在一个纵跃下凭空飞上了白岩的基石，但是，也在同一个时候，另外一条人影猝然自一块山石之后扑截而出，去势凌厉，猛不可当！

来人似乎未曾防到，低叱一声之下暴旋三转，那扑截之人却悍野无比，一声不响的抢步进击，掌势猛练沉厚。

灰色的衣角扬起，来人闪雅的笑笑，再度斜掠回转，这时，梦忆柔也已经看清了这不速之客的面目：“无缘大师！”

寒山重站了起来，笑着道：

“长雄，休要开罪了小空寺主持！”

那突起截击之人，果然正是司马长雄，他的黑色身影一晃，已落在寒山重身侧，寒山重迎上两步，抱拳道：

“大师请了。”

无缘大师仿佛比以前更为清瘦了，但却精神焕发，他淡雅的一笑，合十道：

“寒施主请。”

寒山重低沉的道：

“长雄，见过无缘大师。”

司马长雄躬身为礼，肃容道：“浩穆右卫黑云司马长雄谒见大师，并请恕过方才鲁莽之罪。”

深深的凝视了司马长雄片刻，无缘大师还礼道：“司马施主言重了，施主年少英发，前程大有可为，此刻，尚烦施主后阻追兵，以免引起误会如何？”

寒山重忙道：

“长雄，你去吧。”

司马长雄应了一声，转身飞跃而去，无缘大师望着他的背影，低沉的道：

“寒施主，这位，就是江湖上盛名威赫的黑云？”寒山重抿抿嘴唇，淡淡一笑：

“正是。”

无缘大师沉吟了一会，道：

“司马施主神态精悍，气足意蓄，是稀有之材，异日必为武林鼎柱，尤其他一片忠诚，目无二光，更属难能可贵，是保主护业之人，但是，煞气却是太重，不论一个人的赋性如何，煞气太重总是不好的……”

梦忆柔自一侧姗姗行来，衿衿行礼：

“大师一路辛苦了……”

无缘大师颖悟的一笑，合十道：

“姑娘好……”

寒山重微微眨眼，笑道：

“大师，大师笑得有些蹊跷……”

枯皱的面孔舒展了一下，无缘大师颌首道：

“初次与二位识荆，已知必是鸳鸯侣，缘乃天定，红线牵系，总是些月老注定的男女呢。”

一丝红晕悄悄泛上了梦忆柔的面颊，她垂着头，羞怯得多柔丽啊。

寒山重爱怜的看了她一眼，道：

“大师好眼力，连在下于小空寺前初见忆柔之际，尚未曾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就哩。”

无缘大师和煦的一笑，深沉的道：

“有缘能结千里心，蕴于内，却在冥冥中形于外了。”

寒山重注视着这位自号“苦僧”的大和尚，缓缓地道：

“大师久与青灯黄卷为伴，灵台澄静，心如古井，在暮鼓晨钟里，是否已觉得与软红十丈的尘世全已无缘？”

深藏在眼眶内的瞳仁微微一闪，无缘大师无声的一叹：

“但愿无缘。”

寒山重豁然笑道：

“却怎能无缘？”

梦忆柔轻轻扯扯寒山重，低低地道：

“山重，应该请大师到庄里歇歇呀……”

无缘大师道了声谢，望望天空的日头：

“寒施主，这些日来，老僧虽然居处荒山，武林中较大的变幻却也略知一二，老僧自施主二次路过小空寺之后，便隐约察觉施主意态之间十分寥落，我佛之前，老僧每日三次为施主祈求平安，数月之后，老僧果然听到了施主率领浩穆院所属大败进犯的六个绿林帮派之事，时隔未久，白龙门又在施主猝袭之下全军尽没，老僧为施主扬威雪仇而庆幸，又为施主杀孽太重而忧戚，但愿施主于今而后，多积善功，累叠阴德，以免上干天和，结怨成郁……”

寒山重眼帘半垂，轻轻的道：

“大师说得极是，在下双手血腥，也实在太浓。”

无缘大师宣了声佛号，又道：

“老僧在小空寺苦待施主不来，只有交代了守门的弟子几句，先去办理一些不该出家人应予挂怀的琐碎小事，回山之后，却喜闻施主已经莅临再去，老僧本当即趁此与施主相晤，却又为了‘余水’城郊发生瘟疫而再耽搁了月余，寒施主，施主眼前可尚有其他要务要办？”

寒山重一笑道：

“只专诚等候随大师一探那白玉之宫了。”

无缘大师欣慰的点头，又道：

“施主二过小空寺之际，为何面含重忧？可是正在为筹划应付那六个绿林帮派进犯之事？”

寒山重眼角一挑，低沉的道：

“非也，在下那时身中剧毒，生命堪虑，大师眼力好强，虽然在下曾经极力隐讳，但仍被大师看破了。”

无缘大师掩饰不住内心的关切，急问：

“此际如何？”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早已痊愈，否则，在下只怕也难以站在此处与大师晤谈了。”

一旁，梦忆柔温驯的向无缘大师道：

“大师，请大师到庄里坐坐，站在这里，我们也不成敬客之道呀……”

无缘大师呵呵笑道：

“姑娘，老僧不叨扰了，荒山野僧，耐不得各位有道同门抬举，寒施主。”

他转过脸来，诚挚的道：

“今夜，老僧便想偕请施主上道。”

寒山重略一忖思，道：

“请大师约一见面之处。”

无缘大师枯槁的脸上首次流露出感动与欣愉之色，他轻悄的道：

“五台山前，有一个小小的三岔口，老僧便在那三岔路口的一株白杨树  
下相候，于今夜初鼓之时。”

寒山重舐舐嘴唇，笑笑，道：

“大师，在下有三个同行。”

无缘大师沉吟了一下，道：

“理应当然，但是，施主可能也知道此去滇边，凶吉难卜……”

寒山重尚未及开口，梦忆柔已着急的道：

“我不怕，大师，我不会妨碍你们办事，我只是沿途照拂山重，他的伤  
势还在休养期间……”

无缘大师惊愕的望向寒山重，难信的道：

“施主曾经受伤？……”

寒山重摇摇头，道：

“早已收口了，不妨事的。”

一丝微笑又浮上无缘的唇角，他无奈的道：

“姑娘，本是比翼，怎能分飞？”

灰色的僧袍一拂，他向二人合十为礼：

“今夜初鼓，白杨树下恭候三位了。”

大和尚瘦削的身躯腾空而起，像来时一样快捷，如一只灰鹤掠空，眼看  
着他去，而他的影子已消失在白岩之下。

寒山重高叫道：

“大师好走，恕不远送了。”

梦忆柔怔怔的望着白岩下面，神态之间若有所思，那一双纤细的手轻轻  
绞动着，眸子里光辉似蒙上一层淡淡的烟雾。

转过头来，寒山重握住了她的手，低低地：

“在想什么？小柔。”

梦忆柔惊悟的朝寒山重一笑，悠然道：

“我在想，这一次，是不是我们自惹烦恼？”

寒山重沉默了片刻，道：

“或许是，但即使自惹烦恼，我们的出发点却是善良的，小柔，人从出  
世，便往往与烦恼不能分割，只要我们的烦恼得来，却对大多数的人有益，  
那么，便偶尔烦恼个一两次也是值得的。”

梦忆柔迷人的一笑，道：

“山重，我高兴你开始为很多人设想了。”

寒山重古怪的看着她，道：

“开始？……”

于是，他笑了：

“小柔，傻孩子，从很久以前，我已是如此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小柔，你可晓得在两湖一川有多少人受过浩穆院的恩泽？你可明白骑田岭所有的屋舍道路是谁修筑的？你知不知道两湖一川的贫苦人家每年有额定一千户承受浩穆院的赈济？嗯？”

梦忆柔睁大了眼睛，惊奇的问：

“这……这是真的？”

寒山重拍拍她的肩头，笑道：

“寒山重几时骗过你？”

梦忆柔感动得眼眶湿漉漉的，她低低的道：

“山重，你真好，你真是太好了……”

寒山重轻揽她入怀，悄声道：

“不好，正如你以前说过，我是小人，也是君子，现在，只是又从小人变成君子罢了。”

轻轻的，舍不得的，梦忆柔捏起小拳，向寒山重捶着，捶得寒山重格格笑了，那笑出自内心。

## 十一、蹄扬大荒倩笑酸兮

有半弦月。

月光淡蒙蒙的，带着凄清，像一张银白色的轻纱覆盖大地，而大地静寂，静寂得没有一丝儿声音。

这是一条三岔路，三岔路口，有一株古老的白杨，它该是很古老了，在它的枝桠下，一个瘦削的，灰色的人影孤伶伶的站着，仿佛在等待什么，不时向三条分扬的道路探首张望。

终于，一阵隐约的马蹄声传了过来，这片马蹄声来得遥远，却移动得极快，当它清脆而急剧的传荡在夜空，已经来到眼前了。

三乘骑影出现在右边的那条道路上，一匹纯黑而鬃毛雪白的骑影当先奔来，嗯，久违了，它是叱雷！

灰色的身影站出白杨树的阴影，清越的宣了一声佛号，叱雷在急奔中低嗥一声，就地打了个横转，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马上骑士，正是全身黑衣，虎皮披风的寒山重，他头上也扎着黑巾，一双星也似的眸子在黑暗中闪烁着寒光：

“大师，劳你久等了。”

灰色的人影在半弦月冷清的光辉下，面孔枯槁得有些吓人，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灵似的气息，当然，他是无缘大师。

另两乘铁骑此刻已奔到，假如我们记得，那穿着深紫色紧身衣裙的梦忆柔所骑的这匹毛色雪白的马儿是“莹云”，那么，我们便会知道也是一身黑衣的司马长雄所骑的马儿便是梦忆柔曾经骑过的“追风”。

无缘大师平静的一笑，道：

“看情形，老僧这两条腿只怕跑不过各位所乘的四条腿了。”

寒山重略一沉吟，道：

“小柔，到我马上来，你的莹云让大师骑吧。”

梦忆柔轻轻答应一声，略一长身，已到了寒山重背后，无缘大师合十为礼，有如落叶一片，飘到那匹洁白的马儿鞍上：

“姑娘，老僧这里多谢了。”

梦忆柔在夜色中嫣然一笑，道：

“大师客气，我还得感谢大师没有坚持己见，否则，只怕我来不成了呢。”

无缘大师温文的抚摸自己坐骑的鬃毛，笑道：

“老僧岂会如此愚蠢？姑娘不来，寒施主也难以来，寒施主不能来，姑娘，那天下功德一件的大事也恐怕做不成了。”

寒山重豁然大笑，抖缰奔去，边道：

“大师如此估计，寒山重倒是好生汗颜。”

四人三骑，朝前面的大道直奔下去，叱雷背负两人，奔行之速却毫未稍减，无缘大师看在眼里，赞道：

“施主，你这马儿，奔驰如电掣风旋，整个马身却又平稳似水，好一匹龙种！”

寒山重笑笑，道：

“大师，大师赞在下之马，犹如赞在下之人，山重这里代叱雷致谢了。”

无缘大师的肥大袍袖在急劲的夜风里飞扬，他苍劲的道：

“白古烈马赠英雄，寒施主，你配得上！”

月光冷清的洒在大地上，如水银泻着，泻在高山大泽，泻在迢迢驿道，泻在莽莽幽林，泻在流泉长河，大地是一片朦胧，朦胧么？它将再苏醒，苏醒于阳光之下，苏醒在风和日丽之中，或者是深秋了，空气中肃瑟的气息浓重得很啊。

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铁蹄翻飞着，翻飞着尘土，翻飞着沙砾，当然，也翻飞着光阴与生命。

路上，够辛劳了，无缘大师的面容已更形枯瘦，寒山重与司马长雄的胡茬子长得老长，只有梦忆柔依旧是那么娇艳，不过，那俏脸儿经常红得疲倦哩。

已经奔行了两个多月，现在，他们已进入滇境。

山峦起伏着，路面崎岖，在灰黯的天空之下，远近是一片孤零零的苍茫，周遭的空气里，散播着陌生的氤氲，极目望去，可以隐约看见一丝如带似的溪流绕过一座石山的山脚往遥远处流去。

看不见人迹，暮霭幽幽忽忽的飘聚在四周，因为天空的阴霾，更在人们的心头加重了那种说不出，道不出的沉郁，嗯，南疆化外，果然是另有一份滋味呢。

三匹马停在这条土路的尽头，寒山重默默向前面注视，脸上一无表情，梦忆柔坐在他的身后，睁着一双眼睛，好奇的往四处眨呀眨的。

无缘大师用手揉了揉面孔，低沉的道：

“这里，已属于南疆。”

寒山重平静的笑笑，道：

“在下尚是首遭来此，景色却有些荒凉呢。”

无缘大师点点头，道：

“此处还算可以，越往里进，施主将会更觉得荒凉了。”

用手朝远处的那条河流指了指，寒山重道：

“大师，吾等是否便是沿着那条绕过山脚的河流逆源而上？”

无缘大师微感惊异的看了寒山重一眼，道：

“南疆河流正多，施主何以知道吾等便是沿着所指的这条河逆源而上？”

哧哧一笑，寒山重撇撇嘴角：

“进入此境，可入之处正多，大师却端端挑在这里进入，那么，自然是挑选距离那条白玉之宫的河流最近之处了，这道理不是十分简单么？”

无缘大师轻轻叹了一口气，道：

“施主聪慧颖悟，实超常人，浩穆院称霸江湖，的确不是侥幸之事……”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大师过奖了，只要将心用上，便知世事不难先知。”

忽然，梦忆柔低低的道：

“山重，我有点饿了，找个地方歇歇好吗？”

后面的司马长雄接口道：

“姑娘，长雄这里尚有些干粮，可要先用一点填饥？”

梦忆柔美丽的面庞上有几分窘迫之色，她润润嘴唇，呐呐的道：

“不劳右卫了……我……”

寒山重哧哧笑道：

“长雄，你真是个呆小子，小柔难道不晓得你那里有干粮？奔波了这么

久，嗯，的确也应该好好吃一顿熟食了，是不，小柔？”

梦忆柔腼腆的将面孔掩到寒山重背后，暗中狠狠捏了他一把，无缘大师在旁装着没有看见，笑道：

“马前半时辰，前面有一处小集甸，在那里，我们可以吃一顿熟食。”

寒山重将背部往后靠靠，于是，他和梦忆柔贴得更接近了：

“大师，请。”

三匹骏马，在一阵奔雷似的蹄音中，迅速消逝在路的远处，没有多久，嗯，已经可以依稀望见几点明灭不定的灯光。

马上，寒山重向那几点灯光来处的左右环境习惯的打量了一下，这是片小小的村甸，依在一座矗立的大山之麓，村前，有一弯流水环绕而去，村子的四周，除了眼前这条通路以外，都隐在茂密的林丛里。

十二只铁蹄如擂鼓般奔过了架在那条小溪上的简陋木桩，近百家完全以灰色巨石砌就的房屋已展现于前。

无缘大师一马当先，奔到村子中一棵大柏树旁的石屋前停了，他几乎尚未下马，一个身段儿窈窕的苗装少女已迎了出来。

那位少女，带着一脸诧异的表情，向无缘大师盯视了片刻，然后，她惊喜的叫了起来。

“大和尚，你又来啦？”

好一口纯熟而清脆的汉语，原来这位少女竟与无缘大师是素识呢！

无缘大师多皱的面孔上展现了一丝笑容，他缓缓下马，望着少女笑道：

“美娃，你还认得老僧，真是难得。”

那叫“美娃”的少女格格一笑，嘴里说话，目光却转向亦已奔到眼前的寒山重等人身上：

“大和尚，才有几年不见，我怎会就不记得了？”

无缘大师拂了拂僧袍，道：

“美娃，你爹在么？”

美娃眼珠子直楞楞的瞧着寒山重，好像没有听到大和尚在问她的话，寒山重双手抱拳，笑道：

“姑娘请了。”

美娃这才收了魂似的红着脸还了一个笑容，落落大方的道：

“你真懂得礼数，是与大和尚同路的？”

寒山重眉梢子一挑，点点头，梦忆柔一直站在寒山重身侧，没来由的，她觉得一股子酸气直往心窝里冲。

无缘大师有趣的笑笑，道：

“怎么，不请老僧与一干远客进屋坐坐么？”

美娃小巧的鼻子一皱，俏皮的道：

“谁不请你呀？两条腿生在你自己身上。”

几个人鱼贯入室，这是一座隔成三间的石屋，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浅浅的石池，池中不是水，正生着熊熊的炭火，炭火之上，有三个可以转动的铁架子，架子上，三头小乳猪已经烤得油黄焦香，脂津淌滴，围着石池，铺设着几块大熊皮，又柔软，又厚实，还没坐下去，已经令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了。

无缘大师与寒山重等人靠着石池坐下，美娃则忙着进入里屋去端了四杯乳茶出来，无缘大师微微一笑，道：

“美娃，老僧一向素食，有净水一杯足矣。”

美娃又格格笑了，道：

“假如每个过往客人都像大和尚你一样好侍候，我家这专门做外客生意的小买卖也就早关门大吉了。”

无缘大师笑了笑，没有答腔，端来一杯净水之后，美娃坐到石池边，伸着腰去摇动架子上的烤乳猪，她穿着红花对襟小褂，因为她伸展上身的原故，缩上去了一大截，露出腰部微带棕色，却异常细致的皮肤来，嗯，她没有穿小衣呢。

寒山重浅啜着粗瓷杯里的乳茶，目光却在那一截露出的小蛮腰部位游视，嘴角上，有一抹淡雅的笑意。

梦忆柔早已敏感的察觉了，她气得脸色都几乎发了青，原来倚着寒山重，这时，她蓦地向旁边移出了好远。

司马长雄目不斜视，和那杯茶拼上了命，一大口一大口的牛饮着，好像十分感到兴趣。

拨弄了半天，美娃缩回身子，朝寒山重嫣然一笑，雪白而莹洁的一口牙齿，就好像两排光润的编贝：

“你们一定都饿了，是不？”

话中虽然有个“们”字，可是，她的目光却一直盯在寒山重脸上，那模样，就直等于只在问寒山重一个人似的。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当然，现在正是晚膳之时。”

这少女姣好的面庞上展开了一片如春花怒放般的绚丽笑容，俏逸得很，她穿花蝴蝶般奔向室内，片刻间，已端着一叠粗盘及几把铁质刀叉出来，正在这时，门外又有一个身材高大，生着一大把胡子的南装老人闯了进来。

无缘大师一看见这南装老人，已立起笑道：

“山伯，多年不见，你却更显得壮健了。”

那南装老人宏亮的大笑一声，摔下扛在肩上的一串猎物，大步过去与无缘大师拥抱一个紧，也是一口流利的汉语道：

“大和尚，快有六年不见你了，呵呵，你却还是这么枯瘦，像个灯草人似的不满一抱呢。”

二人亲热了一阵，无缘大师为寒山重一一引见了，这叫山伯的老南人，正是美娃的父亲。

山伯有着南人传统的豪爽性格，他与寒山重没有谈上几句，就熟络得很了，于是，这位老南人回顾向他女儿吆喝着：

“美娃，把老爹的那坛白酒给扛出来，今天难得老爹高兴，要与这几位好友痛饮三百杯！”

说罢，他又向无缘大师哈哈一笑道：

“老和尚，你放心，白酒是我亲酿，完全素的。”

无缘大师无可奈何的点点头，美娃已搬了一个小孩高矮的酒坛子出来，山伯拍去酒坛上的密封，满满给各人斟了四海碗：

“来，咱们先干，各处一方，能聚在这石屋共饮，正是大和尚所说的缘份！”

寒山重举杯就唇，忽然想到一件事，他急忙转过去，梦忆柔已经闭着眼睛喝了好几大口，寒山重急切的道：

“小柔，此酒气息醇厚，必极凛烈，你少饮两口，不要再喝了……”

梦忆柔神色怪异的看了寒山重一眼，淡淡一笑：

“不，我要喝。”

寒山重微微一愣，忙道：

“那么，让我代你喝。”

梦忆柔摇摇头，面庞上有一股梦幻似的红晕，她双手捧碗，竟然一口气将那么一大碗烈酒吞下肚去！

司马长雄在一边也看呆了，山伯却一拍自己大腿，喝彩道：

“好，看不出这位姑娘生像娇弱，却具有这般海量，咱们南家的女娃也不过如此了！”

笑着，这个老南人仰起脖子，咕噜噜已将碗中酒喝了个干净，向梦忆柔照照碗底，梦忆柔也学着他的样子照照碗底，但是，那只拿碗的手却摇晃得厉害。

寒山重干了酒，剑眉微皱的望着梦忆柔，梦忆柔脸上越发嫣红，像一颗熟透了的苹果，双眸的目光，惺忪而朦胧，就这一碗酒，寒山重知道，她已经醉了。

山伯老兴勃发，兴冲冲的又为梦忆柔倒满了酒，再一一为各人斟满，寒山重舔舔嘴唇，道：

“老丈，梦姑娘的酒，由在下代饮如何？她体质不佳，恐怕难胜酒力。”

山伯呵呵一笑，摆手道：

“寒小哥客气了，这位姑娘分明好酒量，怎的又说不胜酒力，莫非寒小哥不愿赏给老汉这分薄面么？”

寒山重有些为难的撇撇嘴，尚未及再说什么，梦忆柔已醉态可掬的举起碗来，含糊不清的道：

“老先生，我喝……我可以再喝十大碗……”

说着，她又举起碗，毫不考虑的往嘴里灌了下去，酒渍顺着她的唇角往身上流溢，淌得她衣襟上一片湿。

寒山重冷冷的注视着她，牙齿深深咬着下唇，梦忆柔终于又饮尽了第二碗烈酒，她斜着头，美丽的眸子似睁欲闭，喃喃的道：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杯”字尚在她的舌尖打圈儿，她已蓦然向旁边歪倒，手上的碗滚落在熊皮上，醉了，梦忆柔。

寒山重一把搂着她，梦忆柔的脸儿红得似火，烫得吓人，毫无知觉的斜倒在寒山重怀里，呼吸间，带着浓烈的酒味。

无缘大师垂眉如定，缓缓地道：

“梦姑娘醉了。”

山伯呆了一会，有些歉疚的道：

“寒小哥……老汉想不到这位姑娘真的不善饮酒……”

寒山重苦笑一下，道：

“没有关系，明天她会醒的，她只是太好强。”

山伯回过头去，朝坐在身后的美娃道：

“美娃，把你的床让出来，给这位姑娘歇息。”

美娃点点头，站了起来，朝寒山重盈盈一笑：

“寒相公，让我扶她进去吧。”

寒山重略一犹豫，道：

“谢谢你，姑娘，在下是否可以进入你的房子？因为，在下要亲自照拂她。”

美娃微觉意外的怔了怔，她问：

“寒相公，你们是一对？”

寒山重也觉意外的怔了怔，颌首道：

“当然。”

非常奇异的，美娃脸上那一片笑容迅速消失了，她的嘴角肌肉抽搐了几下，又强颜笑道：

“你们真是一对，寒相公，我带你去。”

寒山重暗里叹了口气，把梦忆柔拉了起来，跟在美娃身后，进入里间的石屋。

这间石屋里，铺的挂的全是各形各色的兽皮，靠着屋角，有一张也铺着兽皮的石榻，其他，除了一面铜镜，几把木梳之外，就没有别的任何陈设了。

美娃带着寒山重将梦忆柔安放在床上，然后，她默默站起，默默凝视着梦忆柔酣睡中的娇美面容，寒山重转过身来，她轻轻的道：

“真美，是吗？”

寒山重笑了笑，道：

“就是太好强。”

美娃低下头，几乎不易察觉的轻喟了一声，幽幽行了出去。

当作门帘的沉厚兽皮静静的垂下来，将那穿着红色对襟小褂的窈窕身影隔在外面，寒山重摇摇头，回身蹲到梦忆柔面前，她自然熟睡着，均匀的鼻息与寒山重的心跳相应合。

轻悄悄的，将面孔贴在梦忆柔的脸颊上，好烫啊，寒山重低低呢喃：

“傻孩子，真是个傻孩子……”

梦忆柔的一头如波浪似的秀发披散了，她被寒山重紧紧的抱在怀中，长长的睫毛微微有些颤抖，那模样，娇美得诱人极了。

寒山重紧紧的吻着她，在她的发间嗅着，颈项上吮吸着，双臂搂得那么紧，恨不能两个身体合而为一。

过了很久，在寒山重来说，却仅是一刹那啊。

他为梦忆柔盖好了皮褥，十分舍不得的又在她火热温润的嘴唇上吻了吻，蹑着足行向外面。

外面，各人仍在饮着酒，吃着肉，司马长雄朝着寒山重一笑，道：

“院主，你的烤肉要凉了。”

寒山重笑笑，坐了下来，无缘大师平静的道：

“没有事吧？”

寒山重喝了口酒，道：

“正好，她可以好好睡一宿了。”

无缘大师望着炭火，低沉的道：

“方才，山伯已经告诉老僧近几年来南疆各武林宗派的大略情形，看样子，红狮猛札对于执着‘九曲十三折’的人有了点误会。”

寒山重神色不动，却以目光向无缘大师投过去警告的一瞥，无缘大师微微一摇头，道：

“山伯父女与老僧乃是素识，他们父女皆是坦率热诚之人，十分可靠，

老僧对他父女信得过。”

山伯在一侧呵呵笑道：

“这九曲十三折玉轴，在南疆的武林道来说，已经算不得是一件秘密了，大家都差不多晓得这东西已经流入中原一位出家人手里，只是，呵呵，老汉却不晓得，竟然是无缘大和尚得去了呢。”

寒山重深沉的一笑，道：

“别人晓得么？”

山伯摆摆手，道：

“连老汉也是方才才知道，别人又怎会晓得？老汉日常以行猎为生，平时家里也做些过路南疆客商的买卖，人见得多了，也就听得杂了，这九曲十三折玉轴，害得猛札损伤了不少人，连他的大弟子也栽在里面，他到现在一直怀疑那取去九曲十二折玉轴的人可能也参与杀害他手下的行动，所以，从那时到现在，红狮一直没有放弃找寻那得到九曲十三折玉轴的出家人，每一提及，都是咬牙切齿……”

无缘大师干瘪的面孔没有什么表情，他淡淡的道：

“希望可以使红狮猛札谅解这其中的情形。”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

“但是，要他将这里面的财富拿出来广济天下贫苦，只怕就难以办到了。”

无缘大师沉默着没有做声，目光下垂，宛如陷入深思，司马长雄大口啜了一口酒，平静的道：

“那么，院主，我们迫他拿出来！”

老南子山伯刚刚举碗沾唇，闻言之下差点将碗中酒溅了出来，他圆睁着一双眼睛，惊骇的道：

“司马小哥，在南疆，你想正面招惹猛札？这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美娃一个人独自坐在屋子一角，她的目光里含着隐隐的忧郁，那么幽然投注在室中各人身上，当然，绕回在寒山重周围的时间较多，才只片刻前后，这位活泼坦率的女娃儿，竟好似含蓄了许许多多。

司马长雄叉了一大片烤肉送进嘴里，半晌，他才深沉的笑笑，道：

“浪迹江湖，总要经过些风险，胆量与魄力，也常需要险恶的环境去磨练，老丈，你说是不？”

山伯喝了一口酒，抹去嘴角的酒渍，道：

“但不要做傻事啊，你们汉人的江湖道理有句话，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红狮是南疆最大最长的地头蛇之一啊……”

司马长雄微微一笑，道：

“中原武林道还有句话，老丈你可知道，不是猛龙，便不过江了。”

山伯愣了一愣，叹了口气：

“老汉总是觉得，为了这个玉轴，实在不值得再去多伤人命，天下财富尽多，哪能求取得完？一个人或一家人，只要能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就得了，生活虽然苦一点，但却十分快活，又何必非要去争夺那些不属于自己份内的财富呢？”

寒山重凝视着老南人，颌首道：

“汉人称老丈这种思想为‘安贫乐道’，对的，弱水三千，仅取一瓢饮

之，但是，若有人全要霸占，不给其他人饥渴取食，我们该不该打倒，或是劝说这个人呢！”

山伯想了一想，缓慢的道：

“寒小哥，你应该知道猛札在南疆势力之大，不可轻视，他的手下，狠毒之辈多之又多，连玉蛇巴拉对他都不愿轻易招惹……”

“玉蛇？”寒山重嘴里跟着念了一遍。

无缘大师稀疏的眉毛一扬，道：

“玉蛇巴拉是南疆另一大豪，尖高山上是他自建的巍峨宫殿，尖高山周围百里之地，双方却颇能和平相处。”

寒山重点了点头，司马长雄在旁边道：

“大师，据在下之意，吾等大可以单独前往玉轴所指之处，根本不用晓知那个红狮……”

无缘大师微微一笑，道：

“老僧乃由红狮大弟子卡果手中接过这玉轴，并曾答允亲将这玉轴交还他的师父猛札，老僧宁愿交还于他后再向他劝说，却不能自行径往取拿，司马施主，总也得重信守诺，你说是么？”

司马长雄黝黑而俊逸的面容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静静的道：

“大师，这似乎有点与虎谋皮的的味道……”

司马长雄喝了口酒，道：

“虽然困难，但也不妨试试。”

说到这里，他又转向无缘大师道：

“大师，如若善言相劝，猛札坚持不受，吾等下一手段应该如何？而他坚持不受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无缘大师目光凝注灰白色的屋顶，沉吟了良久，道：

“天下宝物，原本无主，唯有德者据之，这玉轴乃是那不知名的南人之物，吾等欲取之广济天下贫穷，于心无亏，禀承佛祖慈悲之意，不敢亏言有德，但至少，吾等并无私意……”

司马长雄哧哧一笑，道：

“那么，如若他坚持不受，我们就来硬的了！”

无缘大师宣了一声佛号，低沉的道：

“希望情势不会演变至此一地步……”

司马长雄将黑色头巾取下，擦了擦嘴，道：

“当然，但与那红狮猛札谈仁慈善行，只怕行不通呢。”

老南子山伯捋捋白胡子，道：

“假如你们真个拼了起来，唉，天时地利人和却一样不占！……”

寒山重大口吞下碗中之酒，豪迈的道：

“纵使不占，有满腔热血足矣。”

司马长雄双手举起酒碗，恭谨的道：

“长雄恭敬一杯。”

寒山重再斟满了，在一阵犷野的笑声中，与他的这位手足弟兄碰碗并干。

嗯，夜已深沉，气温逐减，但是，豪情壮志，却越形洋溢了。

## 十二、桃林干戈流矢血刃

官房近郊，有一片深阔幽邃的桃林，一条清浅的河流，围绕在这片广大的桃林之外，桃林靠着一座花岗石的石山，石山之下，在桃林环抱之中，有一栋用花岗石砌成的巨形石屋，这座石屋，占地极广，牢固而坚稳，就与一个防矢抗炮的古堡一样。

现在的时节正是深秋，桃花没有开放，但是，只要看看这片桃林，便可知道在春来之际，石屋一定是处在缤纷绚烂的花海之中的，这座石屋，用斑斓的花岗石所造，有一股子难以言喻的威猛慑人气息，凶神恶煞似的，如果春来万花齐放，这情调，就会如一个美艳娇弱的少女，靠在一个粗犷狰狞的巨人怀里，有些不伦不类呢。

经过三天的奔驰，寒山重与无缘大师等人已来到这片桃林之外，在桃树的枝桠隙缝里，隐约可见桃林中那座巨形石屋的大概。

梦忆柔仍旧坐在寒山重身后，但是，一张俏脸儿在苍白中却绷得紧紧的，没有一丝儿笑容，像刮得下一层霜，她这样绷着脸，已经有三天了呢。

寒山重凝注着眼前的桃林，半晌，低低的道：

“大师，这里很平静。”

无缘大师炯然向四周环视，庄重的道：

“有些不寻常，红狮居住的这‘桃花源’百里之内，全是他的势力范围，吾等自大道而来，到如今未见人阻拦，似乎有些违反常理……”

司马长雄轻轻抚着“追风”鬃毛，淡淡的道：

“暴风雨来临之前，通常都会有一段极平静的时间。”

寒山重朝四周注视，仔细得很：

“我感到有些不自在，长雄，好像在隐蔽中，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

无缘大师倾耳聆听，低沉的道：

“寒施主，你说得对，老僧听到呼吸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个人……”

空中的阳光是金黄色的，懒懒投洒在大地上，面在地上是一片沉寂，如死样的沉寂，有几片云在天空飘浮，桃林内外，散发着一股窒息性的宁静，静得要使人们的血液凝固了。

寒山重笑了笑，道：

“猛札手下伏隐掩蔽的门道甚高，不过，在下已找出十来个，大师，可要请他们出来——用流血的方式？”

无缘大师连忙摇头，道：

“温和些较佳，寒施主，还是以不动武为原则。”

寒山重嘴角撇了撇，轻轻伸手抚向身后的梦忆柔，刚刚摸着，梦忆柔却“哼”了一声，猝然抽了回去。

哧哧一笑，寒山重募然大喝道：

“如果猛札在，林子里的人请他出来见我！”

司马长雄将坐骑带出七尺之外，虎皮披风微微撑起，他黑色紧身衣两侧，用牛皮编成的镂空花条带上，分插着二十余柄尖锐锋利的银柄短刀，司马长雄从来不用武器，他这时如此慎重，倒是颇为少见呢。

寒山重的声音在空气里传荡，在林木间回震，却没有激起任何反应，等候了一会，寒山重侧身望向无缘大师，投去征询的一瞥，无缘大师尚未及向

他表示任何意见，阳光下，一片晶莹的，如飞蝗似的细小物体，已那么无声无息却又狠毒至极的射了过来！

无缘大师断叱一声，身形有如灰鹤般凌空而起，同一时间，司马长雄大吼一声：

“院主小心！”

随着这四个字在他嘴里蹦跳，八溜如银蛇闪电也似的流光，已猝然射向桃林之中，无缘大师的狂劲掌风，亦自斜刺里呼轰卷去，寒山重却在双方交锋中策骑跃出寻丈，当叱雷的前蹄尚未沾地，他手里已涌出一条长蛇似的掌影，绕空急卷，泻向林向。

于是——

几声凄厉的惨呼倏然响起，自林中来的一片精芒有绝大部分被无缘大师的掌风震散，剩下的，在连续的“嘣”“嘣”之声中，纷纷钉入各人身后的树木里，而在此刻，一个庞大的身躯已像失去了他的重量一样，被一条细长漆黑的牛皮索凌空扯起，那么无可挣扎的飞跌到这边，这边距那枫林，约有七八丈之遥！

司马长雄奔骑向前，身形在马上微一俯仰，寒山重见状赶忙大喊道：

“长雄住手！”

追风唏聿聿的一声长啸，就地一个盘转奔了回来，司马长雄正将他拈在双手上的另十柄沉重短刀插回两边：

“院主，你的‘捆仙索’又吊了个宝回来了！”

寒山重目光投在躺在马前，摔得半死的那名装大汉，南人上身穿着翻皮坎肩，下身着花布围裙，满胸黑毛，形容凶恶，插在发上做装饰的几根翎羽也摔掉了，飘出去老远。

无缘大师自后面的树木转了回来，手掌上放着两枚尖细而体积微小的箭形物体，他低低的道：

“啐毒吹箭。”

寒山重淡淡的望去，那细小的尖锐物顶端呈三角形，尾部分成三叉，三叉之中，有一片圆形而薄软的金属片，寒山重也知道这东西的厉害，他晓得，只要被这吹箭沾上一点，见了血，就封喉了。

他套在腕上的牛皮索轻妙的一抖，那南人已被硬生生的扯立站好，寒山重平衡的扯满了牛皮索，冷厉的道：

“猛札何在？”

这人摔得皮破血流，神智昏沉，身子摇晃了一下，又待躺在地上，司马长雄哼了一声，双腿略夹马腹，右手一伸，恰好抓着这人的头发，他用力往上一提，大吼道：

“说话！”

这人痛得一机伶，勉强的张开眼睛，但是，那双眼睛的神色，却是如此仇狠与阴毒！

寒山重撇撇嘴角，冷然道：

“猛札何在？”

死死的盯着寒山重，这人没有说话，他的嘴巴紧抿着，令人感到需要有一把利刀才能将它撬开。

无缘大师缓缓走了过去，轻轻的道：

“这人可能不懂汉语，寒施主，让老僧来问他……”

无缘大师的话还没有说完，语尾已蓦地顿住，寒山重看着他，这位大和尚的视线正有些紧张的注视着桃林……

寒山重缓缓移过视线，自桃林内，草丛中，约有近百人站了出来，他们的衣衫个个都是古怪诡异，每一张面孔上都充满了阴沉狠辣，亮闪闪的长矛与锋利的蛮刀在阳光下眨动着炫目的光彩。

在这些人之前，有三个体魄高大，留着一式黑胡子的人，他们的头发披散两肩，上身打着赤膊，大红的裤子配着腰间的宽牛皮带，手上的蛮刀弯且长，三双眼睛都像铜铃，瞪着寒山重等人不动。

无缘大师向前踏上两步，合十道：

“苦僧无缘，特至此谒见红狮猛札！”

在前面的三个人，中间的一个朝无缘大师上下打量了一会，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道：

“你这和尚要拜见猛札，就是用这种含有敌意的方法吗？”

无缘大师尚未回答，寒山重已冷漠的道：

“少废话，猛札在不在？”

那留着黑胡的人狠狠的瞪着寒山重，半晌，道：

“你不是我们的朋友，猛札会要你的命！”

寒山重哧哧笑了，道：

“到了要我命的时候，我会双手奉送的，现在，猛札在何处？”

那人满脸的肌肉扯动了一下，阴沉的道：

“你是谁！”

寒山重又哧哧一笑道：

“这句话，你此刻问还嫌太早，假如猛札愿意，我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仇人了。”

这人似乎愣了一下，他回头用向他的同伴说了几句话，道：

“朋友，先放回你掳去的我们的人。”

寒山重平和的道：

“当然。”

说着话，他套在腕上的牛皮索一松，那被套着的人跌在地下翻了一个滚，爬起来就往回跑，步履踉跄而狼狈。

留着黑胡子的人忽然神色凶厉的高声喊叫了起来，那往回奔跑的人闻声之下像见了鬼一样停住了脚步，脸色惨白，浑身抖索，也微弱的回答着，无缘大师眉毛一扬，低促的道：

“好狠！”

寒山重正要问大和尚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已惨叫了一声，右手食中二指活生生将自己的一双眼睛从眼眶里挖了出来，随即他已随脸颊痛苦地倒在地下翻滚呼号，双手两腿在地下抽搐不停，鲜血流满了他的面孔，无比的凄厉与残酷气息在这刹那充斥在空间，只是一会儿，那人已经寂然不动，硬僵僵的死在地下！

无缘大师宣了一声佛号，忧戚的望着躺在地下的死亡者。在寒山重身后的梦忆柔，早已用双手捂住脸，全身在不停的簌簌颤抖，没有回头去看她，寒山重也可以想像出她这时是一个什么模样。

于是——

寒山重冷涩的笑了笑，淡淡的道：

“真够劲，朋友，目前，似乎应该轮到你了。”

那刚才用话语迫使自己同伴自绝的人，似乎没有完全听懂寒山重的话，仍以一种狠毒的眼色望着寒山重，寒山重平静的道：

“我是说，现在轮到你去死了，嗯？”

这一次，那人已经清楚了，一阵刺耳的怪笑出自他的口中，他用手指着寒山重，又用磔磔吼叫，虽然，寒山重不明白他是在讲什么，但是讥刺讽辱的意味是少不了的。

无缘大师一见寒山重唇角的微笑凝冻，心中已明白这位武林中的霸主又动了嗔怒之念了，而许多生命，便埋葬在他这凝结的微笑之内，无缘大师生恐事情越弄越僵，他焦急的道：

“寒施主，且由老僧来——”

来什么还不及出口，寒山重已短捷的道：

“司马右卫！”

猝然一瞥银蛇飞射而去，截断了他的话语，那留着黑胡子的人正用手指寒山重叫骂，当他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之有前，他的胸膛已爆裂似的溅开一朵大红花一样洒出一大蓬热血，一脸孔的惊异与痛楚尚不及交替他原先的讽辱之色，这名体魄修伟的人已连连旋了三个转，甚至连吭都来不及吭一句就尸横于地！

气氛一下子已改变了，其他的人完全被当场慑住，利用这稍纵即逝的短促时间，寒山重冷厉的低叱：

“杀！”

司马长雄大吼一声，追风纵身跃起，十条银光猝然分向十个不同的方向飞去，几乎只见阳光下的寒芒一闪，对方已有十人个翻身栽倒！

寒山重微微一夹马腹，叱雷已疯狂似的扬蹄冲到前面，寒山重手里的黑牛皮索绕空飞舞，伸缩如电，七八名粗壮的人已随着他的皮索凌空抛摔，似一团团笨重的物体，努力挣脱了束缚他们的重量弹向空中一样。

才只有人们眨眨眼一半的时间，出现在桃林外的人已伤亡了近二十人，这时，他们才如梦初觉，怪吼尖啸之声随即响成一片，长矛、利箭、蛮刀，映着闪闪的光芒纷飞劈刺，围攻向寒山重与司马长雄！

梦忆柔紧紧搂抱着寒山重的腰，喘息急促的道：

“山重，你疯了？”

寒山重轻轻一带缰绳，叱雷已就地纵出九尺，又蓦然跃起寻丈之高，在这一纵一跃之间，又有六个人被他的皮索扯翻拉倒，滚成一堆！

一声狂笑起处，司马长雄自坐骑之上掠出，双掌暴飞，四个人的长矛出手摔落，四股鲜血交叉喷溅，没有沾着一滴，他已似一朵黑云般那么飘忽而又猛捷的坐回马背之上，位置、时间、分寸，拿捏得巧妙极了，在这巧妙之中，却已有四条人命断送于瞬息！

寒山重大呼一声：

“好！”

牛皮索已带着尖锐的破空之声，飞缠向两名蓄着黑胡子的人，这两人的本事似乎高明一些，见状之下，不约而同的分向两边扑倒，在仆倒的同时，手里长矛已投向寒山重而来！

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寒山重策马急进，时间与空间只差了一丝丝——却好似寒山重永远抢得过这一丝丝，两只长矛“嗖”的从他的头顶射过，而叱

雷的铁蹄已重重践踏上了其中一个的胸膛，另一个方才在地下翻了一滚，寒山重的牛皮索已“呼”的缠上了他的脖颈，兜空摔出五丈之外！

于是——

这些剽悍的南人开始胆寒了，在一片怪叫怪吼声中，纷纷向桃林里溃散，司马长雄铁骑奔绕，截住了十几个，这十个人的刀矛尚在空气中划着圈子，他们已经一一在这些圈子只成半弧之际命绝黄泉了。

剩下的人魂飞魄散的亡命逃向林中，寒山重淡淡的望着他们这惊惧失措的模样，淡淡的道：

“回来吧，长雄。”

司马长雄大笑两声，策骑驰回，但是——

当他的马儿还没有奔出几步，桃林之中又是一阵惊号厉吼，刚才逃跑进去的那些人，竟似一群疯虎般自林中反扑而回，他们个个面色凶悍，木讷呆滞，口中吼叫着，似凶神附体般冲了过来。

望着那每一张脸孔的残厉丝条，那因强力压制住的畏怯，那一口白雪闪闪的利齿，寒山重心里顿时明白了什么，他阴沉的道：

“狮子来了，红色的。”

司马长雄圈马而回，面对着那些潮水般冲来的人，黝黑的脸膛上没有一丝表情，人的花色衣裤飘荡拂舞，兵刃闪烁不定，粗大的脚板踏在地上，一阵阵的仿若在击着鼓，司马长雄说：

“院主，杀绝算了。”

寒山重偏马首向右，低沉的道：

“你左我右，我前你后。”

司马长雄答应一声，正待策马冲往左后的方向，无缘大师已急忙赶上，焦惶的道：

“寒施主，且听老僧一言，如此下去，只怕不可收拾……”

寒山重沉着脸笑笑，笑容尚在扩散，桃林深处已蓦传来一声古怪而刺耳的角声，其声哀壮，还带着一股子呜然咽的味道，那些不要命冲向这边的人，听到角声，却宛如被收了魂一样，个个刹时停下脚步，凶暴悍行的神态一扫而空，像是没有方才这回事似的，齐齐站在当地，目光平视，连一点声息都没有了。

枯干的面孔上，皱纹更深刻了，无缘大师默默叹了口气，走到寒山重身前，凝聚精神，注视向桃林方向。

一切都很宁静，稍过了片刻，轻轻的，一阵脚步踏在枯叶上的沙沙声已传了过来，这声音低微地传得很远，扣得人们的心在怦怦鼓跳，终于，自浓密的桃林深处，大步行出了四个亦是南装的人物来，这四个人甫一出现，已迅速分立两边，嗯，这时，一个全身火红的矮小怪客，才自这四人中间走了出来。

分立周遭的数十个人，目梢子一触及这红衣人，全部将手中兵器高举过头，齐齐放声大喊：

“白鲁牙——”

吼声雄壮苍凉，当尾韵尚在空气中飘荡，他们已全部垂手弯腰，目光低垂，形态在恭谨中含有无比的畏惧。

这红衣人的头顶光得发亮，一张面孔黑而带青，脸上的肉突陷不平，嘴巴更大得咧到耳根，丑恶极了，他那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只要偶而一见，

便知道里面的神色必定蕴藏了过多的狠残与险诈，这些，再衬上他肥壮却粗短的身材，配成了一副极不调和的，令人打心里起疙瘩的形象。

无缘大师双手合十，低低的道：

“这就是猛札。”

寒山重淡淡的道：

“好尊容。”

红狮猛札的神色倨傲之极，他套着七个金环的右手一挥，四周的人已迅速散成了一个半圆——像一张扇面，于是，他身侧四名强健粗壮，全身用黑色兽皮制成衣靠的南人，缓缓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这四个人的背后，交叉背着十二只两尺长短的三角尖钢矛，腰际却是一式半弯大蛮刀，四张纹刺着青色图案的凶厉的面孔上，冷酷得寻找不到一丝儿“人”的气息。

慢慢的，猛札掀开了他罩在外面，长及膝盖的红色外衫，显出他腰间的一条黑金色腰链，腰链的正中，赫然是一个拳头大小，怒髭利齿的纯金色狮头，此刻，无缘大师低咳一声，温和的道：

“小空寺主持无缘谒见猛札大当家。”

红狮猛札看也不看无缘大师一眼，目光毫无表情的自半睁的眼帘里回视桃林左近东横西竖的那些伤亡者，腰间金狮头部更朝前挺了一挺。

无缘大师再度合十，低沉的道：

“佛门弟子，只能屈膝我佛，求无相，求慈悲，尚请大当家恕过老僧不便行跪拜之礼。”

寒山重虽是一言未发，却不禁心头火起，他这才知道，红狮猛札之所以表露腰间狮头征记，原来竟是要来人向他奉行跪拜大礼，这轻蔑、这狂傲，简直是令人没有回圜余地，像是南疆之大，他当之无愧是坐地之主了！

### 十三、唇舌难调白刃相向

猛札那张丑恶的面孔冷酷的紧绷着，他两侧坐着的四个高大的人轻轻的转向无缘大师这一面，桃林之内，这时，可以隐隐约约发现有些人影在闪动晃移，多彩的鸟翎与杂色的衣角不时显出，人数是相当不少。

两边僵持着，没有人再吭气，寒山重冷冷的注视猛札，司马长雄嘴角噙着一丝轻蔑的笑意，他的目标，则是那四个形态怪异穿着黑兽皮的人。

缓缓地……

猛札的右手举了起来，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无缘大师咽了一口唾沫，生涩的道：

“大当家，你便不问问老僧等因何而来，就此贸然大兴干戈？”

这句话，说得猛札微微一怔，他哼了一声，语声有如夜泉泣号，听得人心里发怵。

“老秃驴，你说！”

无缘大师涵养工夫也确实到了家，他豪不气怒，平静的道：

“老僧来此，是专诚奉回那‘九曲十三折’的玉轴。”

猛札大嘴巴惊愣的张了张，又迅速恢复冷漠：

“真的？”

无缘大师垂眉道：

“出家之人，安能出口讹语？”

瞪着无缘大师，猛札收回举起的右手，生硬的道：

“老秃驴，你会如此好心，大约别有所求吧？”

无缘大师安详的笑笑，道：

“先请大当家谕令所属停止这剑拔弩张的态势再说话如何？”

猛札一脸的横肉抽紧了一下，粗暴的道：

“把东西拿出来，红狮要先看看！”

无缘大师略一犹豫，道：

“大当家勿庸多疑，老僧等既然来此，当然不会再将此物携走，只是，在将此物交与大当家手上之前，老僧尚有一言相求。”

红狮猛札狂厉的嗥叫了一声，吼着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这玉轴是红狮原有之物，为了这件东西，红狮的大徒弟卜果及不少手下都已把命送掉，今天不成还要借此来要挟红狮么？”

无缘大师尽量忍着气，道：

“大当家便毫不感激老僧千里迢迢，冒着无限辛苦将此物归奉的一番心意？大当家便认为老僧是理该如此的？”

红狮愤怒的一跺脚，道：

“老秃驴，你如果真的拿得出玉轴，地下的死伤者与卜果这笔债便一笔勾销，否则，你们四个人休想有一个活口！”

无缘大师干瘪的嘴唇嚅动了一下，尚未说话，红狮已粗厉的道：

“不要再向红狮讨价还价，除了把东西拿出来，你们便通通死！”

寒山重忽然哧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大，含着一股极度的轻蔑与不屑的味道，红狮双目暴睁，那一双像猛兽一样的三角眼怒瞪着寒山重：

“你是谁？不准笑！”

寒山重望着他，神色刹时冷了下来：

“猛札，你的汉语说得不错，可惜的都是学些下三流的粗鲁的词儿，登不得大雅之堂！”

红狮猛札阴沉着脸，半晌，道：

“你要死了。”

寒山重摇摇头，道：

“不，凭你，及你那一干爪牙，取不了大爷的命。”

说到这里，寒山重迅速的低声道：

“大师，在下看，咱们已经仁尽义至，问心无愧了，现在，与这些野人再谈道理，恐怕就要背上愚蠢之名！”

无缘大师困难的搓搓手，寒山重忙道：

“大师，不要迟疑，先下手为强！”

那边——

猛札大吼着：

“老秃驴，留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滚，这年青的狗留下，红狮要分他的尸，吃他的肉——”

无缘大师向左右望望，长叹一声：

“寒施主，只有走你那条路了。”

身后，梦忆柔的双手紧紧抱着寒山重，她显然有些惶急了，寒山重舔舔嘴唇，大叫道：

“猛札，叫你的人退下，大和尚立即将玉轴交你。”

红狮猛札一瞪眼，寒山重哧哧笑道：

“当然，在下亦交由你处置。”

猛札有些不相信的沉吟着向两旁着了看，就是这脑袋转移了一下的仓促时间，嗯，就已经足够了——

司马长雄“呼”的飞起，有如一头隼鹰，凌厉而凶猛的扑向地下坐着那四个人，叱雷却一跃腾空，足足跳出三丈之外，在这一刹，寒山重的戟斧已握在手上，像一片雷电劈向红狮猛札！

一片惊呼哗叫尚未及在众人口中发出，无缘大师袍袖飘飘，一个箭步，已将左侧的七个人扫跌翻出，寒山重的戟斧，在这瞬息间已将猛札逼得连连晃躲，口中怪叫如雷！

坐在地下的那四个人，动作快得像风，他们齐齐仰身，齐齐横转，数十只锐利的三角尖钢矛，如点点流星，一片银芒闪耀交织，疾劲的罩向扑来的司马长雄。

寒山重一带马缰，叱雷侧掠七步，他的左手盾猛旋之下，重重的砸飞了三个人，而红影猝展，一柄银光炫目的“鬼手爪”已击向他的“天灵盖”。

哧哧一笑，寒山重左盾上迎，右斧划过一道精电流灿的半圆，“呼”的拦腰折向那条红色人影，红影蓦地又冲天飞跃至六丈之高。

寒山重一脚踢滚了两名舞着蛮刀扑来的人，大叫道：

“猛札，你差得远！”

红影在空中一个盘折，再度扑下，鬼手爪带着满空银蛇，交织穿舞，锐风如啸里，又被寒山重一记“神转天盘”硬生生逼退！

司马长雄瘦削的身影却在此刻射出七丈之外，他的身上，插着十数只亮晶晶的短矛，双脚甫一沾地，已仰面重重跌了下去。

那四名穿着黑色兽皮的人，毫不稍滞的紧跟而至，四柄宽阔而锋利的刀

残狠的劈向司马长雄的身体，恨不能一下子将他剁成肉糜！

于是，就在这刀锋堪堪沾上司马长雄的衣衫，像一蓬正月的花炮突然爆开，原来插在身上的那些短矛，倏然弹崩倒射而出，其力强猛急劲，几乎只见漫天的银色光芒一闪，那四个扑到眼前的高大的人已怪叫连声的滚倒地下，这一次是真的了，那些倒射出动的三角钢矛，已经完全插进了他们自己的身上，而且，深得很！

这边的寒山重，与红狮猛札又已相互攻拒了二十余招，爪影斧芒里，猛札显然已落在下风，步步退向桃林边缘。

无缘大师果然是位戒杀而慈悲的出家人，他出手进退之间，皆以“铁袖功”为攻拒，震得一千群人四仰八仆，但是，却几乎没有一个死亡的，至多也只是摔晕过去而已。

此刻，桃林之中不知在何时又拥出来两三百个人，刀矛齐举，呼喊震天，像潮水一样围向寒山重等人。

司马长雄用了一点小心机，摆平了对方那四个大块头之后，这一阵子，又被他活劈了二十来个人，现在，他一把夺过来一个人的弯刀，顺手又将这个惊慌失措的朋友震出去老远，于是，弯刀带起一片寒光，五颗斗大的人头已飞上了半天！

寒山重一面攻击着他的对手，一边还得随时应付不时猝袭而来的功击，但却仍然游刃有余，梦忆柔紧紧抱着他的腰际，喘息急促得很，这妮子，她会一些武功，心肠却太慈、太软了呢。

红狮猛札那张黑中泛青的怪脸，这时已经又加入朱红一抹，他那粗短的身躯闪电般纵跃掠腾着，鬼手爪探舞翻飞，锐风如啸，大红的衣裳有如一团火，这团火，目前似乎已失去它的烈焰之威了。

三斧速进，皮盾砸翻，寒山重心头不禁有些纳罕：

红狮猛札为南疆有数的几个大豪之一，名声十分响亮，但是，他的武功怎地这般平凡？照他现在这付身手，在中原至多只能算个稍强一点的人物，堪堪摸得上“高手”的边，就凭他，也能在南疆称霸？奇怪……

一条灰色人影蓦的自旁掠过，一袍袖震翻了三名执着长矛刺来的人，就在这灰影掠过寒山重身边的刹那，已经低促的留下了一句话：

“小心猛札的跌扑之术！”

寒山重微微一怔，戟斧划过一道半弧，皮盾直路子旋推出去，红狮猛札骤然大吼一声，鬼手爪硬架戟斧，粗壮的身形已抢步进来，于是——

“砰”的一声震响，他已被寒山重的皮盾硬生生砸退五步，但是，叱雷却蓦地“唏聿聿”一声惊嘶，像是失蹄一样打了一个踉跄，速速歪出三四步去！

六柄弯刀自斜刺里抽冷子斩来，四柄朝着寒山重。两柄劈向坐在他身后的梦忆柔！

寒山重身形斜了一斜，又迅速坐好，梦忆柔却毫无防备，险些一下跌下马去，六柄弯刀的光辉眨眼生寒，瞬息已至，锋利的刀刃似一张张贪婪的大嘴，惊得梦忆柔尖叫了一声——

而当她的叫声尚未落尽，她已觉得一只强有力的手一把将她抱紧，眼睛被流闪的光芒映得一花，耳朵已听到一连串急剧的兵刃撞击声，搀合在这些脆响却杂乱的撞击声里，更有着几声杀猪似的痛苦嚎号！

那六个自一旁突袭的人，在这一刹间，竟像被千百只魔手同时撕裂了一

样，血肉横飞的被斩绞成无数块。

眸子里的光辉在这时变得冷酷与生硬，寒山重的杀性已被逗起，他一拍叱雷的头，大吼道：

“小柔，骑叱雷到后面去待着！”

不等梦忆柔有任何表示，寒山重已掠空而起，叱雷四蹄急扬，似一条黑色的神龙，仿佛腾云驾雾一般越过众人的头顶奔向道路。

红狮猛札此刻已缓过一口气来，他怪叫一声，奋力扑向寒山重，鬼手爪的铜杆上有一个显明的大缺口，顶端五只尖锐的鬼手爪却依然如此歹毒的扣向寒山重天灵！

脚步怪异的一旋一闪，皮盾已在一片蒙蒙的油红光华中横击而出，猛札迅速跳开，几乎一点形影也没有，寒山重已感到有一片急劲的扫扣到自己足踝的劲风却宛如是一个抛不开的冤魂，那么紧紧的又缠了上来。

寒山重一个大斜身，暴吼一声：

“阳流金！”

银灿灿的冷电猝闪，快得似西天的流光，“呱”的一声，一片红色的衣衫已连着一大块血淋淋的肉被削落，这巨大的痛苦，足可令一名健壮大汉痛倒于地，但是，猛札却咬着牙冲了进来，身形奇异的翻扑，粗短的五指稍稍沾着寒山重的衣角，已在一种古怪而诡秘的情形下使寒山重踉跄的打了一个转。

当然——

不会再有另外的空隙容得对方再使自己打一个转，皮盾斜向上击，猛札已整个凌空翻跌了出去！

寒山重气得双眼发红，他反扑而上，戟斧长斩绝劈，毫不留情的砍向猛札向地下摔落的身子。

突地，猛札四肢急展，手中紧握的鬼手爪猛然掷向寒山重，紧接着，七个金光闪耀的金环已那么奇妙的分成七个角度射到寒山重身上的七个部位！

以戟斧砸飞鬼手爪，用皮盾震落那七枚金环，寒山重已被这些物体所含蕴的强大劲力逼退了一步，而仅仅是一步，红狮猛札已若打不死的程咬金，疯狂般直扑过来！

寒山重气得哧哧一笑，双肩一挽一翻，已将斧盾斜挂背上，他冷冷的道：

“来吧，本院主便趁你的愿！”

话还没有说完，猛札已一把抓着寒山重的前襟，双脚如电般左右翻绞！

寒山重“呸”了一声，“千缠手”中的绝活倏出，他的双手像两条柔滑的蛇，一颤一抖，已倒握住猛札的手腕，只是，猛札双腕的力道竟是大得如此惊人！

两个人蓦地硬僵了刹那，寒山重迅速闪开了对方绞扣的两脚，鼓足一口气，大吼一声，已“呼”的将猛札凌空举起！

他自然的抬头望着自己举起的敌人，猛札也低头望着他，这位一方之霸，脸上却有着一种矜厉而得意的神色，这股神色，在他被对方凌空举起，眼看即将落败的关头，是决不应该有的，但是，他却为何有呢？

寒山重的脑子里骤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上身微弓，奋力将猛札抛掷而出，在这顷刻，猛札腰间的那枚纯金狮头已“砰”“砰”发出一阵轻响，狮头口中的利齿，全似强弩之矢，那么接近，又那么凌厉的猝然弹射向寒山重的头脸！

猛札是被掷出去了，那些狮口中弹出的利齿在阳光下闪泛起瞬息的金色光华，寒山重黑色的身影猝然晃掠，几乎看不出他的一丝儿出手招式，在空中像一团肉球般翻滚的猛札，足踝已被寒山重握住，扯着重重再摔向一边，但是，当寒山重的手掌离开猛札的足踝，却已沾满了一手的鲜血！

一声惊号，猛札的身体压在两个人的身上，三个人跌成了一堆，寒山重再度扑上，足尖一挑一钩，又将猛札带起三尺，他的双掌骤合急分，“砰”的一声，再把这位一方之霸震飞在七步之外！

司马长雄一身是血，长射而到，口中低促的道：

“院主，你受伤了？”

寒山重大转身，劈飞了五人，狠狠的道：

“这家伙一身是刺，可恶！”

“恶”字还在他的舌尖上打转，桃林之内，已响起一阵低沉，但却撼人心弦的角声，在血战中死伤累累的对方，一听到这号角之声，像来时一样，潮水般迅速退去，片刻间已经奔得一干二净——除了战死的，或者，伤得不能动弹的。

寒山重目光环扫，已经找不着红狮猛札的影子，寒山重自己明白方才的连续出手是多狠多重，他想，猛札不会有呼吸的机会了！

无缘大师飞奔而来，劈头就埋怨道：

“寒施主，猛札惯于近身相搏，施主却怎的偏偏要与他近战？”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便是近身相搏，他也输了，是么？”

司马长雄的视线仔细的瞧向寒山重身上，忽然，他有些惶急的道：

“院主，你的手？……”

寒山重淡淡看了自己的右手一眼，手掌上，鲜血淋漓，但是，那血，却怎生带着乌紫色？

无缘大师急急抓过寒山重的手掌细细端详，一看之下，枯槁的面容却霎时变得苍白，额角的汗珠竟也沁了出来，他失声叫道：

“不好，施主中了猛札‘铁刺猬’的毒了！”

司马长雄愕了一愕，咬牙道：

“院主，咱们冲进去杀他一个寸草不留！”

寒山重平静的笑笑，道：

“不要冲动，猛札的足踝上，是套着些玩意……”

无缘大师急促的道：

“猛札一身武功，虽然不弱，但却未见如何惊人，最厉害的，便在于他的扑跌之术，而且这家伙的身上，装置有不少险恶害人的东西……”

寒山重舔舔嘴唇，道：

“在下知道他那铁刺猬上有毒……”

无缘大师焦虑的道：

“施主，吾等快快离开此地，待老僧为你先疗治毒伤，若时间拖延，就又棘手了……”

寒山重仿佛在思虑着什么，他正在沉吟，后面的梦忆柔已惊惶的奔了过来，急切的道：

“山重，叱雷像是不大舒服——”

她的话还没有讲完，已蓦然噤住，眼睛直愣愣的瞧在寒山重的手上，面

色逐渐变得惨白！

“你也伤了？山重……你手上的血……和叱雷腿上的血，是同一样颜色，都是乌紫……都是乌紫……”

无缘大师忙道：

“姑娘放心，这铁刺猬之毒，并不如外传之剧烈，老僧想，赶紧寻找一处所在，能为寒施主疗伤才是……”

梦忆柔惊恐得脸上的神色都灰黯了，她颤着声音：

“不要……不要又像那龟花的毒……天啊！现在又到哪里去寻另一个毒娘子……”

寒山重缓缓坐下，垂肩无语，司马长雄焦急的道：

“院主，你觉得如何？可还能支撑？”

寒山重吁了口气，淡淡的道：

“无缘大师，请大师率长雄与小柔先行，在吾等来此时经过的那座土山之下相候，至迟到日斜，在下将赶去与各位会合……”

梦忆柔惊惶的叫了一声，摇着头：

“不，山重，我死也不要离开你，我不能先走，我决不……”

寒山重懒散的看了她一眼，有些古怪的道：

“小柔，我说过，你先走。”

“不！”梦忆柔咬着牙，美丽的大眼睛里泪水盈盈！

司马长雄不情愿的道：

“院主，请大师先为院主疗伤，如若不能痊愈，长雄再拼死寻那猛札逼出解药，却万万不能将院主一人留在此地。”

寒山重的面色已经升起一片淡蒙蒙的黑雾，他却仍然微笑着，但语声如冰：

“司马右卫，是寒山重发号施令，抑是右卫你？”

司马长雄神色一肃，垂首不敢再说，无缘大师此刻亦已察觉寒山重情形不对，带着紧张的道：

“寒施主，你现在觉得如何？”

寒山重淡漠的道：

“五内如焚，头脑晕眩，且有一种极想呕吐的感觉，在下以一口元阳之气封闭心脉，但是，却仍然无法完全挡住那一股逼向内腑的恶毒热力，天地之精集聚之真气，亦在隐隐波动！”

无缘大师神色骤变，脱口惊呼：

“不好，这是‘腐阴之毒’！”

寒山重微微颌首，道：

“寻常中了此毒，不出两炷香必死无疑，在下尚能勉强再支持三个时辰！”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道：

“近年来，在下与这些剧毒像是结下不解之缘，一种一种逐一尝试，滋味却是各有不同呢。”

梦忆柔像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他嘴唇抖索着，喃喃的道：

“山重……在这时，你不该再开玩笑……”

寒山重哼了哼，道：

“死了也罢，活着倒是受气。”

两串晶莹的泪珠，扑簌簌的滴了下来，梦忆柔捂着脸痛苦的抽噎着，无缘大师一跺脚，恨声道：

“走，寒施主，且容老僧一试，如若治它不愈，老僧便拼了圆寂之日沦下阿鼻地狱，也要将这一干孽障个个诛绝！”

寒山重洒脱的笑了，道：

“大师即请与长雄小柔离开，在下一向命大，只要不再受人家的气，活着也是挺美的事哩。”

梦忆柔蓦然拿开蒙着脸的双手，泪痕满面的瞪着寒山重，语声冰冷得像万年积累的湖冰：

“寒山重，我想不到在这种时候你还有心使我难受，你随便要怎样都行，我决不拦阻你，但你要记着，在月亮升起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来，寒山重，你就等着收梦忆柔的尸吧！”

说完之后，她发狂似的奔了出去，寒山重望着她踉跄的步子，嘴角的笑意有着一抹隐隐的凄然，这一抹凄然，假如你不仔细去体会，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司马长雄怔怔的望着寒山重，震惊的道：

“院主，院主不会在阴沟里翻了船吧？”

寒山重闭上眼睛，道：

“现在，你该去追护梦姑娘了，长雄，须记住寒山重不容易死！”

说到这里，他望着无缘大师一笑，道：

“大师，请将大师所藏的玉轴暂借在下一用。”

无缘大师没有多说，即刻伸手怀中，拿出一个用灰布包着的卷筒形物体来，慎重的交到寒山重手里：

“寒施主，目前，老僧认为只有施主的毒伤才是第一件大事……”

寒山重露齿一笑，道：

“谢谢大师关怀，这毒伤确实十分严重，而且剧烈得紧，但是，大师，在下亦不愿就此归向极乐呢。”

司马长雄深知自己主人的习性，他明白，寒山重的毒伤不轻，但他或者自有解救之法，这方法可能不允许有他人参予，换句话说，自己主人叫自己赶紧离开，也只有赶紧离开才是上上之策。

于是，他轻轻扯了无缘大师的衣角一下，有些怏然的道：

“若院主有个差错，就此不回，司马长雄与浩穆院上下亦不再做苟生之想了——”

寒山重双目一睁又闭，无力的挥挥手，低沉的道：

“别说这此丧气话，长雄，寒山重乃闪星魂铃！”

无缘大师不再多说，向寒山重微微合十，偕司马长雄双双离去，蹄音起处，瞬息元踪，此地，只剩下寒山重与他的爱骑叱雷了。

缓缓地——

寒山重支撑着盘膝坐在地下，他自己心里有数，现在身上所受的毒创相当严重，严重到足可致他于死命的地步，毒创尚不只一处，方才，红狮猛札腰间的金脸狮头所弹射出来的利齿，亦有两枚让他给承受了，正深深的嵌在他的颈肉里，嵌入的地方，此刻，嗯，正痛楚得似火炙犬啮，好不难受！

这些喂过剧毒的玩意，都是立刻发作的性质，不像“龟花”之毒，深刻却迟缓，虽然，同样都是要人老命的。

为什么寒山重坚持要无缘大师等人离开？这原因简单而明显，“解铃还是系铃人”，他知道无缘大师医术不恶，却更知道自己身中的剧毒只怕不是这位老和尚所可以疗治的，而“解铃”之道，有了他之外的另一个，恐怕就难解开了。

寒山重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方才一再用言词激怒梦忆柔，并非含有对她这几天来的冷漠有报复之意，而寒山重乃是准备万一有个什么长短，也可略略使梦忆柔减少对自己的悲痛于万一，纵然他心里明白这是多此一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这样做，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假如换了一个人，在此情景，怕早已惊慌失措或肝肠寸断，而寒山重自始至终，却仍然谈笑自若，风趣诙谐，但是，他心头的痛楚与焦躁，却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深沉镇定的功夫，也确实到了家了。

默默静坐了片刻，寒山重已经晓得在桃林之内果然隐伏了不少人马，这并未出他所料，敌人不可能就这么干脆的退却了的。

懒懒伸了个腰，他觉得自己全身的骨骼就似要散了一样，有一种千剐万刮的痛苦。

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这位江湖上的鬼才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懒洋洋的，却声音宏亮的大叫：

“猛札的狗腿子听着，传话给猛札，就说大爷要用那九曲十三折的青玉轴换他的解药。”

宏亮的语声飘荡在空气里，传扬在桃林间，而桃林之间，显然已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寒山重的嘴角撇了撇，又叫道：

“大爷知道猛札受了极大的创伤，知道他已隔着死期不远，他永远不是大爷的对手，但是，大爷更知道他死了也不会忘记这管青玉轴，这藏着无尽财宝，足可富甲天下的青玉轴！”

桃林之内，又是一阵更为明显的骚动，寒山重艰辛的吸了一口气，笑得有些沙哑的道：

“假如在半炷香的时刻内猛札不来，那么，即是表示这老小子命已归阴，大爷也用不着他的解药，这管青玉轴便变得毫无用途，嗯，毫无用途的东西就应该碎为粉糜，不给任何人享用……”

他的话声尚没有落下，一个生硬、冷厉，却带着几分屠弱的刺耳语声，已在桃林的边缘响起：

“猛札来了，狂夫，你有什么话说？”

#### 十四、财运俱全亦苦亦甜

寒山重的脸上，掠过一种不易察觉的喜色，他沉冷着脸，故作不屑的转头望去，嗯，果然正是那红狮，只是，这时的猛札，却由四个魁梧的大汉挟着，突陷不平的丑脸上交织着痛楚与虚弱，紫黑色的面皮变成了灰黑，那么艰难的，像一堆勉强捏成的泥巴人一样站在那里。

哧哧一笑，寒山重悠闭的道：

“猛札，阁下你，看情形也不比大爷好受多少，是么？”

猛札的大嘴嘴角抽搐了一下，他无力的吼道：

“汉狗，你死定了！”

寒山重扬扬手中的灰布券，笑了笑，道：

“或者如此，但是，这管青玉轴阁下你也永远得不到！”

猛札的笑声因为突来的激怒而滞了一下，他呻吟了半声又急急忍住：

“汉狗，猛札要碎你的尸，刚你的骨，你得死，而且，青玉轴一定会落在猛札的手中！”

寒山重哼了哼，冷冷的道：

“猛札，你想得太美了，凭大爷的两手把式，你心里有数，你的手下那批废物，有哪一个可在大爷丢命之前便能夺去大爷的青玉轴？你明白，大爷有半口气，便能将这玉轴碎毁如粉，连点渣子也不给你留下！”

红狮猛札愤怒得到了极点的瞪视着寒山重，半晌，他突然高声怪叫了一句什么，桃林内，已有三名壮而悍野的人冲向寒山重。

这三个人，手中清一色握着牛角柄的短斧，拿着藤盾，蓬乱的头发剃成一圈，发角插着红红绿绿的鸟羽，三双眼睛瞪得像煞铜铃，满脸的横肉却绷得线条分明！

寒山重坐着不动，他的斧盾仍然背在背后，那三名悍野的人冲到他身前，已不己由分说的举斧向他砍去。

哧哧笑了，寒山重口中道：

“别狠，给你罢了！”

灰布卷轻轻一拨，已同时拨开了两柄短斧，几乎在同一时间，又猝然袭出，拿捏得那么巧妙不过的刚刚插进了第三个人的眉心！

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那个人已仰身摔倒，灰布券一端沾着浓稠的血浆，像可以变幻一样左右倏伸修缩，另两个人手中的短斧尚没有时间再度扬起，那管裹着灰巾的青玉轴已分别从他们的小腹中抽了出来——带着黏瘰盘结的肚肠！

时间之快，只有人们眨眼的瞬息，仿佛这三个高大的人甫一冲到，就立即伏地尸横了一样，实在快得惊人。

寒山重叹了口气，道：

“猛札，你的手下还得多多学学击技之道：只凭这两下子，实是差得太远，恐怕不足与尖高山的玉蛇巴拉一争长短呢。”

“玉蛇巴拉”四个字一进入红狮猛札耳中，他的神色已募然大变，凶厉的吼道：

“汉狗，你与巴拉是什么关系？来此可是受巴拉那老鬼指使？”

寒山重冷冷的摇头，道：

“大爷与巴拉丝毫没有关系，来此亦未受任何人所指使，大爷原想奉还

你的玉轴，再向你讨个跑腿钱，不想你这老混账却恩将仇报，一上来就大动干戈，以命相见，大爷等的一片好心，都叫狗吃了，现在，你这一点人味都没有的东西既然不愿做成这笔交易，大爷便到尖高山走上一遭，和玉蛇巴拉谈谈亦无不可……”

红狮猛札愕了一愕，阴恻恻的道：

“汉狗，你走不了。”

寒山重扬扬眉梢子，淡淡的道：

“大爷说走就走，无人敢拦，更无人能阻，猛札，你知道的。”

猛札的丑脸上有着一丝犹豫，他当然心里雪亮，来人的一身武功，他已领教得心惊胆颤了，虽然，对方身中剧毒，却仍能如此剽悍猛厉，这里面就有邪，猛札自己知道，他那“铁刺猬”上喂染的“腐阴之毒”，乃是由十七种天下至毒的毒物汇聚熬炼而成，凭他以前的经验，中此毒者，只怕现在连尸首都臭了，但是，此人非但表面上看起来若无其事，更是勇健如常，看情形，再拖也三天五天大约也不会成问题，他这一身强悍的功夫，却确实难以阻挡，如果真个吃他闯了出去，自己不但到手的财宝落了空，尖高山的对头更会受此人挑唆来与自己为敌，这却是大大的不上算呢……

寒山重是个鬼灵精，观言察色的功夫已拔了顶尖，猛札心理，他已可大略揣测出来，冷冷一笑，他紧接着道：

“大爷便不相信凭着那白玉之宫里的巨大财富，玉蛇巴拉会肯眼睁睁的放弃，他如不肯放弃，嗯，大爷便借他之力前去取得，二一么、添做五，说不定高兴了再进两句美言，叫巴拉乘此机缘将你这老狗连窝掀了，巴拉在这里的地位不比你稍差，再加上那白玉宫里的财富，更是如虎添翼，摘你狗头还不是有如探囊取物？到那个时候，大爷再看你的威风摆在何处？”

红狮猛札一身冷汗，他蓦然惊恐狞厉的大叫：

“住口！住口！你这汉狗！”

寒山重不屑的一摆手，冷然道：

“对了，大爷还几乎忘记，你这老家伙身受重伤，如果巴拉来袭，你除了有力气挺挺尸，不会再有别的把戏可变了……”

红狮猛札全身簌簌的抖索着，又惊又气又怒，几乎一口气闭死过去，他翻着白眼，吃力的喘息了良久，语声低哑得像陡然衰老了十年：

“汉……汉狗……你真是奸诈……你……你说……你要什么条件？”

寒山重毫不在意的龇了龇牙，缓缓地道：

“嗯，第一，拿出解药，先为大爷疗治毒伤，当然，包括大爷的那匹马儿，第二，取去宝物之后，咱们一人一半，平摊！”

猛札又气得一哆嗦，尚未讲话，寒山重已淡漠的道：

“没有价钱可讨，附带一点，你这老家伙要即刻遣人传令，叫你那些狗腿爪牙马上停止追击大爷那三位伙伴的行动！”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红狮猛札呆住了，他喃喃的道：

“你……汉……汉狗，你怎么知道红狮已派人前去追击你那三个先已逃走同伙？”

寒山重半闭着眼，道：

“少哆嗦，老家伙，你别以为你自己才高八斗，你那几根肠子大爷摸得清清楚楚，在大爷面前耍花枪，摆噱头，你还差得远哩。”

红狮猛札张大着他那张已够惊人的嘴巴，半晌，叹了口气他自己也不知为

何而叹的气，挥挥手，道：

“好吧，红狮就与你这奸徒合作一次。”

寒山重哼了一声，道：

“说了半天，这才像句人话，你也别自己往脸上贴金，你想和大爷再合作一次，大爷也不干了。”

于是——

数名大汉往来路飞奔而去，桃林之中，又走出来两个年纪很大，白发萧萧的老汉，亲自在红狮手上接过一个乌亮木盒，脸上并无恶意的朝寒山重走了过来。

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大，皎洁如玉，四周的桃林随风摇曳，轻响着树桠磨擦之声，而枝桠将月光划碎了，投下斑斑点点的纹影在地下，看看这些细碎的月影，有一种幽宁静雅的感觉，这是个月夜，美得很。

寒山重倚在这所花岗石筑成的巨大石屋中的一间小屋窗前，仅只短短的几个时辰，他已完全痊愈如初，好像没事的人一般，现在看他那容光焕发，精神奕奕的样子，谁也不会相信只在不久之前，他曾中过足可毒死两条水牛的剧毒。

“这些家伙，果然有那么几分邪门外道，猛札那盒子里的朱红药粉，就这么简简单单的里服外敷，只呕泻了几次就完全好了，嗯，他那两手把式虽然不中看，但玩毒疗毒的本事却还是一等一的……”

寒山重想着，不禁微微笑了，他仿佛又看见无缘大师、司马长雄、梦忆柔三个人被一千人簇拥着回来时三张面孔上那惊惑迷惘的模样，仿佛又看见梦忆柔那强忍着心中欢愉，却故意摆出一副冰冷面孔的爱煞人神态，对了，到现在，寒山重撇撇嘴，自己还没有与这俏冤家讲过一句话呢。

望望空中的皎月，他“啧”了两声，大步向室外行去，掀开兽皮门帘，两名雄壮的大汉正执矛挺立，他向这两个大汉笑了笑，道：

“二位，你们站在这里算是怎么一码子事？守卫吧，不需要，监视吧，又不够瞧，快去躺着寻个好梦才是正经。”

两个大汉瞪着两双铜铃眼，愣呆呆的不明白寒山重在说些什么，寒山重露齿一笑，自顾自的走向隔室，而隔室，沉厚粗糙的杉木门正紧紧闭着。

轻轻叩了两下，里面没有丝毫反应，又叩了两下，依旧如此，寒山重无奈的摊摊手，又走回自己房中。

他望望眼前那个小窗，若有所悟的笑了笑，淡逸得化一缕烟雾般飘了出去，附着石墙，就像一只生有吸盘的大壁虎，果然，隔室——梦忆柔现在居住的那间屋子，也有一个相同的小窗。

寒山重轻灵得宛如飘浮在空气中一样，他用脚尖钩住两块花岗石的嵌接处——那条细细的，浅窄得只可供一根小手指放进去的间隙，然后，他倒挂了下去，室中，嗯，梦忆柔正坐在那张铺设着兽皮的石榻上，怔怔的凝望着壁间，用铁架子架着杉枝火把出神。

她是在想什么了，是的，她一定在想些什么，寒山重却不禁有些恼火，那么，方才自己敲了两次门，她不会不知道，但是，她为何故意不理不问？分明尚是不想与自己释怨的意思嘛，而白天那几句话，也能称得上是“怨”么？

像一个有形无实的幽灵，寒山重轻轻飘进了屋子，又轻轻抱膝坐在一块黑熊皮上，梦忆柔仍未察觉，入神的还在想着心事。

壁上的杉枝火把，“劈噓”爆开一个火花，这不大的声息，在这间静静的小石屋中却回荡起不小的声音，梦忆柔吃了一惊，目光一扫，眼角已瞥见了黑熊皮上坐着的那人，她捂着嘴惊恐的跳了起来，待看清了，满脸的惊恐却化成了怒气：

“你……你怎么进来的？”

寒山重安详的坐在黑熊皮上，用手指了指那扇只容得一个三岁稚童可以钻进来的小窗户，好整以暇。

梦忆柔俏丽的脸蛋儿绷得紧紧的，冷峻的道：

“女孩子的房间，没有得到人家允许，怎么可以随便进来？”

寒山重闲散的笑笑，道：

“敲门你不开，所以，只有从那扇小窗户进来了。”

没有一丝解冻的兆笑，梦忆柔的脸儿足可刮得下一层霜：

“用这种方式，你大约已进过不少女孩子的房间了，是不？”

寒山重心里也有了点火气，他仍然笑笑，道：

“不，你猜错了，姓寒的时女孩子的闺房，都是那些女孩子一厢情愿，要三请四求，姓寒的才大摇大摆的进去，吃闭门羹，碰上姑娘你尚是第一遭。”

梦忆柔气得脸色煞白，她冷冷的道：

“好寒山重，我应该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小人，一个色狼，一个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我看透你了！”

口中“啧”了两声，寒山重满不在乎的道：

“就是这般调调儿，才有得女孩子喜欢，你说怪不怪，那家妞儿美娃，不是老向姓寒的抛媚眼么？而且，啧，那身细皮嫩肉，可真是又光洁，又滑润，一口水可以吞下肚去……”

全身簌簌抖索着，梦忆柔的嘴角不停的抽搐，脸色白里泛青，她气得全身发冷，却说不出一句话，大眼睛里，泪珠儿像是珍珠断了线，恁般可怜的顺着腮儿淌落。

寒山重心头一痛，但又不能就此收场下台，只有闭着嘴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梦忆柔才回过一口气来，她任泪水流淌，语声却竟出奇的平静：

“寒山重，当着我的面前，你就如此不害臊，不知耻的窥视你所不该视的地方，背着我，你更不知道会浪荡得像什么样？我真是被鬼迷了眼，被邪障了心，会与你同誓白首之盟，寒山重，你是武林大名鼎鼎的霸主，你也是浩穆院的主宰，更是一般不明了你本性的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寒山重，这一切，却更助长了你的气焰，更方便了逞达你淫恶的目的，寒山重，你两手血腥，你满心污秽，你一脑子权势，你全身是铜臭，寒山重，我正未见过真正的坏人是什么样，现在，我见到了，真的见到了，看得我心碎，看得我恨我自己……”

寒山重静静的听着，就像静静的听着一首优美的七言律诗，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隐隐的，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半晌，梦忆柔啜泣着，喘息着，泪如泉涌。

寒山重凝视着她，目光不动，这凝视是如此坚定而深刻，像是这么望着她，已有一千年，一万年那么长久了。

“说完了？”寒山重终于自唇缝口迸出这几个字。

梦忆柔拭去泪水，而新的泪水又再流淌，她哽咽着，痛恨的道：

“为了你，我不顾一切要与你同生死，为了你，我对任何向我表示爱慕

的人施以冷眼，我离开娘一个人孤孤单单，跟你东奔西荡，我不怕别人的闲言闲语，与你形影相伴，但是……你……你竟是如此丧尽良心，竟是如此喜新厌旧，又如此暴戾乖张，啊……你……你！”

摇摇头，有一声无声的叹喟，寒山重轻轻站了起来，淡淡的道：

“我原是天涯浪迹，有如水草浮萍，我原是孤僻单伶，独来独往，我本就心如虎狼，凶残狠毒，我本就城府深沉，奸滑狡诈，我一无所长，一无所是，浪荡江湖十余年，沾的是满手血腥，刀口打滚了十余年，背的是千百人命，我原不该有家室之想，原不该有连心之累，或者，你方才说的全是对的，我，寒山重，向你郑重致歉，为自己的卑鄙下流抱撼，为自己的喜新厌旧抱撼，当然，更为自己非份的，痴心妄想娶你为妻抱撼，好在一切仍不算太晚，我们都来得及彼此分开，最使我欣慰的，我，仍然还你一个冰清玉洁的身子。”

梦忆柔直挺挺的站在那里，面色灰败，身躯仍不停的抖索，她看着寒山重，目光里充满了绝望与不可言喻的悲伤，她怀疑自己的耳朵，她怀疑眼前的事情只是个噩梦，但是，她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在现实的空间所发生的一丝不假的事。

寒山重向她微微抱拳，依旧微笑着：

“梦姑娘，可以早些休息了，明早，寒山重将派遣司马长雄专程护送姑娘转回五台山，日后，若有任何差遣，尚请不吝一纸相示，寒山重将会厚颜效劳。”

说完了话，他转身向那扇窗户行去，去得那么坚决而稳定，去得那么无牵无挂，像把所有的过去一手挥掉，挥掉？当然，至少梦忆柔已觉得在这刹那间一切俱已成空，一切俱已消散，满脑的空白，满眼的虚渺，与那无穷无尽的黑暗，于是，黑暗向她迎来，她失足跌入黑暗，深不见底。

寒山重正要跃出窗口，身后一声沉闷的物体倒地声已那么锥心回肠的传了过来，他霍然转视，梦忆柔，那美艳而俏丽的人儿已晕绝在地，一脸的灰白，满嘴满襟吐出的鲜血！

心腔一阵绞痛，寒山重用力吸了一口气，那么迅速的将梦忆柔抱了起来，天啊，似抱着一块冰冷的石头！

寒山重急忙一探她的心脉鼻息，竟是这么幽然一丝，寒山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悲愤攻心，再不施救，只怕就会晚了。

如果晚了？寒山重热泪盈眶，双手起落如飞，在梦忆柔全身穴道关节拍打不息，凑上嘴唇，一口口气息渡到梦忆柔嘴里，梦忆柔的血染沾在她的唇上、脸上，更染在他的心上。

良久，这生死界上的片刻，这过去与未来的一刹那。

静静的，静静的……

梦忆柔的嘴角微微抽搐着，密而浓的睫毛轻轻抖动，终于，老天啊，她终于缓缓的睁开了眼睛，那足可使寒山重失去生存意志的眼睛！

寒山重俯视着她，她仰视着寒山重，那么熟稔的，陌生的，亲切的，迢遥的，那么不可分的，不能分的，不舍分的凝注着，像永恒停顿在此刻，像千万时光倒流，像所有的世界归寂于一粟。

梦忆柔失去血色的嘴唇蠕动，吐不出一个字，寒山重的眼圈儿红生生的，泪珠儿直在眼眶里打转，一人的血，流在两颗心上。

泪，又自梦忆柔的大眼睛垂落，她挣扎了半晌，声音轻细若来自九幽：

“没有走，你？”

寒山重重重的摇摇头，低低的道：

“没有。”

梦忆柔叹息了一声，似在沥血：

“刚才像是一场噩梦。”

寒山重闭闭眼，道：

“现在，梦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已清醒，真正的清醒。”

泪水又流了下来，梦忆柔抽噎了一声：

“我想，我会永远失去你，我在那一刹，只想到怎么才会死得快……”

轻轻抚撩着她的秀发，寒山重痛苦的道：

“傻孩子，你几乎做到……”

梦忆柔笑了，好凄然：

“做到了，也正好趁你的心愿，你已经不爱我了……”

寒山重的目光忽然变冷了一下，道：

“你自己明白，你这几句话言不由衷。”

梦忆柔悲伤的摇摇头，道：

“我知道你已变了心，要不，你不会如此刺伤我，你巴不得快点赶我回五台山，刚才你转身离去，走得多干脆，多绝决，没有一丁点儿留恋，像是根本没有我这个人存在，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之间的情感……”

静静的凝注着她，寒山重低低的叹了一口气：

“相处了这么久，你应该知道我的习性，更应该知道我对你的爱深厚到什么程度，你晓得我永不会变，你晓得我实在不能没有你，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是‘喜新厌旧，淫荡邪恶，全身铜臭，满心污秽，暴戾乖张’，二十个字，好动听，好悦耳的二十个字，或者我错了，我可能真是‘不知耻’……”

梦忆柔哭泣着用两手捂住耳朵，哀哀的道：

“不，不要再说下去，求你……山重……求你……”

寒山重闭上嘴，薄薄的弧线微微下垂，显得那么坚毅，那么深沉，望着梦忆柔满脸的泪，心中宛如刀绞。

过了好一会，梦忆柔用手背拭去泪，畏缩的叫：

“山重……”

寒山重一直在看着她，不移不动的：

“嗯？”

梦忆柔犹豫了好久，怯怯的道：

“你……你还在生气？”

寒山重淡淡的笑笑：

“心都死了，哪还有气好生？”

一阵寒栗通过了梦忆柔的全身，她激灵灵的一颤，哽咽着道：

“你，你不要我了？”

寒山重悠悠的道：

“是你不要我了。”

沉默着，梦忆柔一直不停的颤抖，半晌，她努力迸出八个字：

“山重……我……我……”

寒山重撇撇嘴唇，道：

“你放心，不管你如何，我一定会终生不娶，更不会对任何人提到我们的过去，以免影响到你的闺誉……”

这几句话，像几柄锋利的匕首，那么痛煞人的直插进梦忆柔的心窝，她神色蓦的惨变，唇角一阵急剧的抽搐，又是一口鲜血滑出嘴外。

那血是如此艳丽，如此红得刺目，似一瓢冷水兜头浇下，寒山重全身一哆嗦，扑上去一口凑上，完全含住咽进腹中。

他一把抱住梦忆柔的纤弱身躯，嘴对着嘴，慌忙的度气给她，好久啊，梦忆柔才又悠悠的转过一口气来。

用力在她胸前推揉着，寒山重肝肠寸断的频频低呼：

“小柔……小柔……”

缓缓睁开眼帘，又轻轻闭上，两颗晶莹的泪珠溢在睫毛上，她抽搐着，嘴唇仍在不停的抖索。

寒山重紧紧抱着她，紧紧地，嘴里不停呼唤着她的名字，那简单的两个字，却又是充满了如许的缠绵、悲恻，与愧疚啊。

稍为平息了一会，梦忆柔轻轻摇摇头，幽幽的：

“你……好狠……”

寒山重用力忍住眼眶中打转的热泪，低哑的道：

“小柔，别这样，人活着，常常要经过些坎坷与折磨……”

慢慢睁开眼，梦忆柔凄凉的道：

“我只是想不到……想不到你会赐给我这些坎坷与折磨……”

寒山重没有回答，只是深深的望着她，目光是那么炙热，那么迷蒙，有千缕丝，万缕情，理不开，缠得牢啊。

梦忆柔又哽咽一声，道：

“告诉我……山重，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寒山重嘶哑的道：

“不，我死了也要你。”

大眼睛的光芒亮了一下，又突然黯淡下去：

“你骗我，你一直没有忘记我刚才所讲的那些气话，你一定会放在心里，你想起来就会恨我，就永不会饶恕我……”

寒山重着急的摇头，脸涨得通红：

“小柔，不要瞎猜，你知道的……”

梦忆柔又哭了，她道：

“山重，我……我错了……我不该胡言胡语的使你伤心，我不该凭着一时的冲动对你乱加指责……山重，你打我吧，你杀我吧……山重，只要你原谅我……我……我给你跪下求恕都行……”

寒山重难受极了，眼眶中的热泪纷纷洒落，这泪，多珍贵啊，那么晶闪闪的那么热火火的，那浩穆院一鼎的泪，那闪星魂铃的泪啊。

梦忆柔感到自己的颊上，手上，一阵温热，一阵湿漉，她慌忙的抬起头来，她看到寒山重的泪了，铁汉的泪，这千刀万剐都难以逼出来的泪：

“不，哦，山重，不，不要哭……哦，山重……”

语声来自寂静，而寂静中含着颤抖，寒山重用手指为梦忆柔拭去泪痕：

“小柔，说这些话，你知道我受不了，小柔，你明白我不舍得伤你一丁点，你明白我不能使你受丝毫委屈……原先，我只是要气气你，轻轻的气气你也就够了，我想不到你是这么孱弱，又这么想不开……”

梦忆柔吃力的抬起身子，用嘴唇吮干寒山重的泪，喃喃的，如梦似的低语：

“我发誓……从今天起，我决不再和你呕气……山重，决不，你，你原谅我？”

寒山重搂紧了她，激动的道：

“你没有做错什么，我也永会不恨你，小柔，永不。”

过了长长的一会，梦忆柔又怯生生的道：

“山重，我……我收回我所讲过的每一句不好的话，尤其是那种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二十个字……山重，你千万不要记在心上……”

寒山重轻柔的用脸孔摩挲着她的面颊，低低的：

“当然，你就是亲手杀了我，我也不会记恨……”

梦忆柔惶恐的用嘴唇堵住了寒山重的嘴，唇缝里，咿唔着呢喃：

“不……不……不……”

更搂紧了她，几乎恨不得两身合为一体，良久啊，寒山重缓缓的道：

“方才，小柔，你晕了过去，我实在痛恨自己硬嘴，痛恨我自己的臭习惯，我急透了，但是，相反的，我也很平静。”

梦忆柔依偎在他的怀里，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望着她，目光里，有着一丝微微的迷惘：

“你很急，为什么又会很平静呢？”

寒山重深刻的一笑，淡淡的道：“我想，假如你救不回来，那么，你是为了我而去，小柔，记得我们曾说过，我们生生世世为夫妻，所以，要你一个人在幽冥路上走，我又怎么放心得下呢？我又怎么舍得下呢？”

梦忆柔又想哭了，她哽着声音：

“山重……你真太傻……”

寒山重摇摇头，道：

“我们爱得深，这就不是傻了。”

半晌，梦忆柔停止了啜泣，红肿着眼圈儿问：“恍惚中，山重，你好像咽下了我吐出来的一口血？”寒山重默默颌首，没有说话。

“那血。”梦忆柔悄细的道：

“又咸又涩是么？”

寒山重笑笑，道：

“不，我只觉得很苦，而且……”

梦忆柔迷惑的道：

“而且什么？”

寒山重将嘴唇凑近她的耳边，低低地：

“还带着点酸味。”

梦忆柔羞涩的垂下颈儿，声如蚊鸣：

“谁叫你……谁叫你那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少女的腰身……”

寒山重叹了口气，道：

“我根本没有一点邪心，只是随便瞧瞧而已，小柔，你晓得我不拘礼惯了，个性比较豁达，假如我对一个女孩子有意，岂会用这种方法去讨人家欢心？唉，这都是以前没有遇到你时一向的老病人……”

梦忆柔轻轻捂住他的嘴，轻轻的道：

“别说了，也怪我……怪我心眼儿太小……”

寒山重在她的唇上又亲了亲，道：

“小柔，我想，你可以早点睡了，别再累着……”

梦忆柔伸出两臂，蛇样的缠紧了寒山重的颈项，喃喃的道：

“不，我要你陪我……”

寒山重捏捏她的小巧的鼻尖，道：

“傻孩子，夜已深了呢……”

好固执，梦忆柔一点不让步：

“夜深了我也不管，从今天起，我一步也不要离开你……”

无奈的摇摇头，寒山重道：

“那么，你躺下，我坐在一边陪你聊天，好不？”

梦忆柔又抱紧了他一点，悄寂地：

“不，我要偎着你，就像现在……”

寒山重用下颌靠在梦忆柔瀑布似的秀发上，静静的，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周遭一片安宁，是的，有些什么好说呢？两颗心儿，早已连系了。

## 十五、恶山险水石椁指宝

这是一行算得上浩荡的骑队，约有七八十人，绝大多数都是劲装，个个抄扎利落，兵器齐全，每一张粗厉的脸孔上都布满了令人起栗的惨酷线条。

寒山重与无缘大师、司马长雄、梦忆柔等人并行在前，红狮猛札紧跟于后，猛札身旁，不即不离的随着十二名身穿一式豹皮衣，发上插着一式青雕羽的纹面大汉，这十二个人，年纪都在三十上下，肥瘦不同，但是，却是一样的阴沉冷漠，一样的各自佩带着双矛、链锤与牛角柄短斧。

红狮猛札脸上的气色已经好得多了，虽然仍旧带着几分屠弱，但不仔细看是瞧不出来的。

四周的林野山峦寂静而平和，没有什么声息，没有什么岔眼的地方，天空，阳光是金黄色的，很温暖。

猛札策骑奔近了一点，粗着嗓子道：

“喂，老汉，你知道九曲十三折那条江水的本来名字叫什么吗？”

寒山重斜瞥他一眼，笑笑，道：

“不知道，但这名有什么关系？我晓得那条江在什么地方已经足够了。”

猛札愣了一愣，憋住口气，又道：

“那条江水，叫做‘千回江’，可是上流发源处却是礁石密布，断岩处处，大小瀑布成千成百，非常险恶。”

寒山重撇撇唇，道：

“听这口气，猛札，你已去过了？”

红狮猛札丑脸一热，讪讪的道：

“为何不去？已经去找了十几次，那叫‘九曲十三折’的地方，不但险恶，而且深长有三四十里，没有图记，实无法寻得……”

寒山重眨眨眼，笑道：

“我们汉人有句活形容你这呆子，叫做‘大海捞针’。”

猛札气得三角眼翻了翻，恨恨的道：

“老汉，你不要恃着自己嘴利舌滑胡说乱讽，假如寻不到那座白玉宫殿，哼！”

寒山重朝他望了一眼，淡淡的道：

“哼什么？大爷岂会畏惧你这一套？猛札，咱们还是和平相处，同心协力的好，别忘了你伤势尚未痊愈，只靠着那身‘白犀金丝护身甲’是不够的，你的脑袋还露在外面呢。”

猛札闻言之下，不禁大大的吃了一惊，他震骇的道：

“你，老汉，你怎么知道我衣衫内有那‘白犀金丝护身甲’护身？”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怎会不知？用白犀做成的护身甲，可挡重力或阴柔之功，可阻刀剑利器，更可防强矢硬弩，功用实大，但是，这种玩意却限于白犀皮的本身形状，制成之后，仅能护住两肩以下至足踝的部位，换言之，两肩以上和脚板就护不住了，朋友你的肩头不是被大爷削下一块肉么？即是这个道理，再即，大爷掌力如山，一击再揍之下，却未能将你震死，假如没有这袭白犀金丝护身甲，朋友，你会有这种耐打的本事，那才叫奇怪呢。”

猛札心腔大大的跳了几次，冷汗直往外冒，他抹了一把，生涩的道：

“老汉，你实在聪明……”

寒山重“嗯”了一声，悠闲的道：

“所以，朋友，最好你还是与我开诚相见，少用心眼，否则，只怕你是吃瘪的时候多。”

无缘大师在一边忍不住莞尔，低低的道：

“寒施主，够了……”

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猛札，你后面跟着的十二位好汉，可就是闻名的你的十二个最得力手下：‘双六飞豹’？”

猛札待了一待，不乐意的回答道：

“正是。”

寒山重点点头，道：

“那天没有看见他们，大约是出去行事去了，怪不得你非要在七天之后才开始启行。”

猛札哼了一声，没有答腔，寒山重却看得出来，这位大豪正是怀着这个鬼胎。

司马长雄轻轻抚着“追日”的鬃毛，低低的道：“院主，不知尚有几天可达目的地？我们已走了四五天了……”

寒山重转首以目光询问猛札，猛札往前面看了看，道：“再有一日半的路程。”

无缘大师颌首道：

“不错，前面不远，大约就是老僧初遇卜果之处了。”提起飞狐卜果，猛札那丑陋暴戾的面孔也黯淡了一下，寒山重舔舔嘴唇，平静的道：

“说不定，咱们碰得上河魔金易。”

猛札三角眼怒睁，低吼道：

“就是杀了红狮徒弟的那人？”

寒山重道：

“当然。”

猛札恨得牙齿咬紧，语声由唇缝中进出：

“红狮要食他的肉，睡他的皮……”

寒山重耸耸肩，一笑道：

“希望你这两句话对金易能够实现。”

无缘大师宣了一声佛号，道：

“寒施主，可能有此巧合也未一定呢。”

寒山重点点头，道：

“如果碰上，就该河魔金易触上霉头了，不提猛札，就看看他后面的‘双六飞豹’那十二位仁兄，个个都是横眉竖目，杀气腾腾，也绝非易斗善伏的角色，比起前些日子那批窝囊废来，似乎高明不少。”

说到这里，他转首向猛札露齿一笑：

“是么，大当家？”

猛札翻了翻眼皮子，道：

“哼，算你还有几分眼力。”

寒山重摇摇手上的铃铛儿，朝身侧骑在“莹雪”鞍上的梦忆柔笑了笑，体贴的问：

“累不累？”

梦忆柔用手掠掠鬓边的发丝，道：

“不累。”

两人深情的互相凝望着，经过那一天夜里的斗气，将二人斗得越亲密了，拉得更接近了，亲密得分不出彼此，接近得似连成了一个整体。

忽然，猛札愣愣的问了一句：

“老汉，这位姑娘是你的老婆？”

寒山重细细咀嚼他这句话的意思，半晌，颖悟的笑了：“将来是的，而且，猛札，她武功不精。”

猛札怔了怔，丑恶的面孔涨得像猪肝：

“老汉，你，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寒山重豁然大笑：

“猛札，先问问你方才那句话里的意思吧。”司马长雄哼了哼，冷冷的道：

“若想到时挟梦姑娘为人质，却是最不智的一种举止。”

红狮猛札涨红着脸，带着些被人看穿心底秘密后的尴尬，嗫嚅着道：

“不要瞎猜……红狮岂会做这种不光明的事……”

寒山重淡淡的道：

“有则改之，无么，无则勉之。”

无缘大师呵呵笑了起来，枯瘦的面孔皱纹重叠，那生命与时光的轨迹是如此深刻而明显，嗯，快乐已经离开他很长久，很长久的一段日子了。

千回江的上游，九曲十三折。

江水是碧绿的，流过江面，在礁石间冲激，自断岩上重泻，溅起银白色的浪花，荡起珠玉似的水滴，江水中有着强烈的漩涡，冲力汹涌，哗哗的，号叫着，像永远不会停息，似千万个妖魔在嚎叫。

这条江，流势弯曲折回，狭窄约有半里，江的两岸，布满了形形色色的怪石，有灰黑的，有黄绿的，有紫乌的，这些怪石的形态嵯峨诡异，各自不同，像远古以来的冤死者僵硬了的化石，看去有一种砭骨凉心的阴沉与恐怖，假如只有一个人来到此地，这人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离开得快些。

现在，正是白日，太阳挂得老高。

骑在马上，寒山重看看眼前的情景，也不由自心里打了个疙瘩，他吁了口气，缓缓的道：

“猛札，这里就是九曲十三折？”红狮猛札得意的笑了笑，道：

“正是，气势雄伟吧？”

寒山重“啧”了两声，道：

“我只是奇怪。”

猛札愣了一下，问道：

“奇怪什么？”

寒山重笑笑，道：

“奇怪阁下你的兴致不小，这种穷山恶水，鬼气阴森之处，阁下你却连来十多遍而热情不减，嗯，其实这也难怪，人一被财宝蒙了心，别的也就顾不得了，是不？”猛札气得大嘴一咧，吼道：

“老汉，你少寻红狮的开心！”

无缘大师在一旁岔言道：

“寒施主，便请展示轴内所藏之图。”

寒山重一撇唇，道：

“在这里？”

猛札吼道：

“不在这里，莫非要到江心去看？”

司马长雄神色一冷，道：

“猛札，你已经威风得过份了。”

寒山重摆摆手，自怀中取出那灰布券，慢慢摊开，里面，现出一管青莹润致，长短粗细恰似一个幼童手臂般的玉轴来。

猛札一双三角眼瞪得老大，脸孔上的肌肉在轻微的抖动，他喃喃的不知嘴里在咕噜着什么，目光直楞楞的缠着青玉轴不舍。

寒山重淡雅的一笑，丢弃了灰布，平静的道：

“猛札，你嘴巴里在念些什么词儿？”

无缘大师双眼望着汹涌的江水，轻轻的道：

“猛札大当家刚才有些感叹，他说，南疆的东西终于还是回到了南疆。”

寒山重冲着猛札一笑，双手用力一旋，已将青玉轴的筒盖旋开，这时，各人屏寂如息，连口大气也不敢稍透。

缓缓的，寒山重由筒内抽出一卷黄绢，不，在当初绘就这副绢图时，这绢，一定是纯白的，现在却已变成渍黄了。

他小心的将这付黄绢摊开，黄绢上，赫然绘着一幅精工细笔的，活生生的九曲十三折图样，真实细腻的程度，就像是九曲十三折这地方缩小了千万倍移到了书上一样。

无缘大师叹了一口气，道：

“真是丹青妙手，功夫深湛。”

猛札伸出手指，指着画上道：

“你们看，现在我们的位置正在这里，我们前面百步之处，不和图上一样，正有三块巨大的卧牛形岩石座么？”

寒山重点点头，低沉的道：

“大自然的景物，果然代表着雄伟与永恒，百年前后，人世间早已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全非昔日模样了，这里，却仍旧与百年之前无异，江水还是一样的澎湃，礁石亦照样嵯峨，这江水，哦！似永远也流不尽了……”

猛札望着寒山重，半晌，道：

“你好像很有点诗意，老汉。”

寒山重哧哧一笑，详细的索阅起绢上的图画来，他每看到一处比较显目的地方，就抬起眼睛向实地对照一下，慢慢的，一寸寸的寻找，自然，红狮猛札目光也不会闲着。

循着图画往上找，仔仔细细的，嗯，画上，在这江水的尽头，绘着一座有两个驼峰的大山，江水，从那两个驼峰之间漫悬而下，浩浩荡荡。

寒山重指着这里，道：

“猛札，你来过这源头之地么？”

猛札点点头，道：

“去过，那里水势汹涌，像自天来，声音大得似雷鸣，水流冲激如万马奔腾，水雾弥漫，靠近百尺之内，简直就像置身在浓雾寒冰里一样，不但看不见四周景物，身上马上就湿透了……”

寒山重抬头望望阳光，道：

“今天阳光和丽，或者稍为好受一点。”

猛札的面孔上，有一丝极不易察觉的惊悸，他犹豫了良久，低低的道：

“那地方，嗯，那地方实在有点吓人，宝物，宝物该不会藏在那里吧？”

寒山重指着图上自双驼峰间流下的江水，淡淡的道：

“在这自驼峰垂流的江水里，画着一个小小的红色石椁，你看见了？”

猛札仔细的瞧了一阵，有点骇然道：

“那是我们南疆之王归天后用的石棺！”

寒山重露齿一笑道：

“图上再没有任何特殊的标志，因此，我想，大当家的，正如你所不愿意的那样，宝物刚巧藏在这垂悬江水之后。”

无缘大师沉默了片刻，道：

“假如这是瀑布，这瀑布却太大了。”

寒山重吁了口气，又道：

“这红色石棺的顶端朝里，可能即是暗示寻宝之人应该穿越那股双驼峰间流下的水帘进入里面，猛札那里面可看见有任何可以接脚的地方？”

猛札神色黯淡，摇摇头道：

“只见水流如决堤，滚滚荡荡，声音震耳欲袭，水寒逼人，根本连靠近都困难，哪里还谈得上穿越过去？”

沉吟了一下，寒山重慢慢的道：

“假如我们硬行跃掠——”

猛札嗤了一声，道：

“那自双驼峰间垂挂下来的流水，像千军万马，力量巨大得足可将一座山撕成两半，区区一个人，那点可怜的斤两，怕连水流都沾不上就被冲到那滚漩的江水里去了寒山重面色一沉，道：

“猛札，不要用你的观点与你身上那几手庄稼把式来评测别人，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行我们也就跟着不行？现在，我问你，假如我们有一个人已经硬行穿过垂挂的水帘，水帘之后，你想会有什么？”

猛札揉揉脸上的肌肉，冷冷的道：

“死亡。”

寒山重冷然一笑，道：

“猛札，你千辛万苦来到此处，该不仅是为了求取这两个字吧？”

猛札呆了一下，惶恼的道：

“老汉，我想，那白玉宫可能不是建在这里也不一定，或者是一处流水平和的断岩之下，容易给人进去的，否则，在那江水发源之处，他们怎么建得起来，建起来又怎么进去？”

寒山重学着他方才的样子，冷冷的嗤了一声：

“当初建筑这白玉之宫时，猛札，水流之势必不会如此之凶猛，而且，大爷判测，可能另有秘路相通也不定！”

猛札眼睛亮了一下，叫道：

“不错，一定另有秘路相通……”

寒山重一把将图绢塞进他的手里，淡淡的道：

“这条秘路如果真有，大约绘此图的画工忘记添上去了。”

猛札顾不得再说话，拿起绢图细细寻找，良久，他失望的摇摇头，将绢图还给寒山重。

“除了那红色石棺，找不出任何标记……”

寒山重没有再多看一眼，将绢图卷好置入青王轴中，道：

“走吧，让我们到那双驼峰之处亲自勘视一番。”

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却弯转曲折，步履艰难的向这九曲十三折的源头上游之处行去。

约在近两个时辰之后——

前面，已经可以清晰的看见那座灰色的，矗立如巨魔似的大山，这座大山，果然居中有两个驼峰，驼峰之间，有滚滚的激流垂落，而山的顶端景象十分清楚，山的下面，却又被一片浓雾似的蒙蒙水气遮盖住了。

似隐隐的雷声，撼人心弦的传来，流水垂注之处，水浪翻滚，波涛如啸，非但浩大雄伟，更有一股令人心颤神碎的威慑力量！

流水垂注的江源周遭，有各形各色的怪石耸立，像是一个个自亘古以来便守护在水源之侧的妖魔，气氛阴森而寒栗，空中的阳光，在这里，似乎也陡然减少了不少的光辉。

猛札停住了马，语声像是被什么钳制住了一样，低哑得很：

“到了，就在前面。”

寒山重默默的仰视着，神情似陷入沉思，无缘大师轻轻的抚弄着他所骑的那匹南疆特产的小矮马，马宛如在想着什么。

忽然，轻轻的——

梦忆柔挨近了寒山重，道：

“水流的力量不会是个大问题，它是一股汇合的力，可以冲击重大的物体，却不能以它全部的力量汇集向一个细小的目标，山重，一根铁棒打不进牛皮盾，一根针，却可以穿进去……”

寒山重微微一凛，握住梦忆柔的小手，眸子里，有着梦觉似的颖悟。

## 十六、飞瀑试胆英雄本色

在隐隐如雷鸣似的水流声中，寒山重靠近了梦忆柔，凑着她的耳边道：

“小柔，有些时候，我想到自己在许多方面不及你……”

梦忆柔妩媚的一笑，悄声道：

“女孩子的心思，总比男人多少细腻一点，而且，我不为你多想想，又去为谁想呢？”

漾在梦忆柔面颊上的一抹笑容，似乎浸染了丝丝苍白与清冷，于是，寒山重察觉仅这几日功夫，他以生命去疼爱的人已经消瘦了很多，在神韵里，有着无形的，淡悠悠的抑郁和落寞。

寒山重紧紧握了梦忆柔的小手一下，想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深刻的愧疚与痛楚，他摇摇头，无声的叹了口气。

梦忆柔迷惑的看着他，怯怯的道：

“山重，你，你为什么将眉头又轻皱起来，是不是怪我太多话？”

寒山重在这刹那，有一丝想哭的感觉，他一甩头，低沉的道：

“小柔，日后，假如我再使你生气，我就会用我的血去洗净你的委屈！”

梦忆柔大大的震撼了一下，她面色苍白的急道：

“山重，哦，山重，你为什么说这些？为什么？”

慢慢地，无缘大师靠近了过来：

“寒施主，时光不早，我可要靠近去勘查一番？”

寒山重侧目一笑，握住梦忆柔那匹雪白的马儿缰辮，缓缓朝前行去，红狮猛札正仰着头朝前面飞流的江水呆呆望着，他的属下排成条长蛇阵跟在后面，司马长雄似笑非笑的在藐视着这位大豪的愣态。

蒙蒙的水雾扑面而来，有一片冷森的寒意，这里，隔着那巨大瀑布般的水流注入江口之处还有老远，可是，湿重的雾气已有将人们吞噬的威力了。

猛札舔舔嘴巴，大声道：

“老汉，前些次来，我只行到此处，再往前就没有去了，我一直不相信宝物会藏在那个鬼地方……”

寒山重透过水雾与轰轰的水流声，亦大声道：

“猛札，假如那南疆土王将宝物置于平原沉野之处，如今也用不着你前来求取了，嗯？”

红狮猛杨两眼一瞪，没有说话，赌气似的率领着他的手下往前行去，无缘大师朝寒山重微微一笑，道：

“寒施主应以心平气和为重。”

寒山重咧嘴笑道：

“大师，猛札心怀叵测，一肚子鬼，只怕宝物到手之时，他不会心甘情愿的分出一半来供吾等行那善举哩。”

无缘大师沉吟了片刻，道：

“置此穷山恶水之间，正应同心协力才是，老僧想，猛札恐怕不会于此时此地，再起异心吧？”

寒山重淡淡的笑了一下，轻轻拉拉腕上的铃儿，轻沉的道：

“大师只与青灯黄卷为伴，日夕常奉佛祖，自是心如古井，灵台澄静，一干歹毒阴诈之辈所行所为，其恶绝之处，大师只怕难以想像，老实说，害人之心固不可有，防人之心么，却也不能毫无，江湖上的鬼蜮伎俩，又杂又

繁，令人匪夷所思，防不胜防，大师久离江湖，可能对此中之道疏生了……”

无缘大师低低叹息一声，道：

“人性原本善，只要开诚相见，再是恶毒之人，也不能太昧天良……”

寒山重微微加快了坐骑的速度，豁然说道：

“大师，大师指的那些天生善良之人，不是如猛札这等横霸之辈，大师，在下所以仍能活到现在，便是尽量以挚诚待善人，以诈毒之术待恶人，处处留一手，步步存一着，否则，大师，刀山剑林的江湖环境里，蛇鼠正多……”

无缘大师沉默了，当然，他明白寒山重所言是实，他自己亦曾从江湖上来，他非常知道江湖风云变幻无常及残酷，但是，多年来的出家生活，已使他感觉到生命的恬淡与利势的不值为，在木鱼声中，在梵唱声里，他也了悟到生来俱有的仁德与慈悲，他不愿再去沾染血腥，不愿再去伤害人命，在意念里，他觉得只有一心向善，才是为人为事的基本之道。

慢慢地——

终于接近了那股自双驼峰之间浩荡挂下的水流，这时，太阳已经西斜，带着一片凄凉色彩的嫣红晚霞，沉沉的投映在那条汹涌流下的水帘上，幻射着缤纷纷纷的，异常绚丽的光芒。

浓重的水雾，像一张有形有质的幕，幽幽的弥漫在四周，自这层水雾里注视晚霞反映出的光彩，像由一个厚厚的水晶里望向斜阳，美得朦胧，美得迷茫，带着一丝儿难以捉摸的空虚。

很快的，湿度极大的雾气已浸透了人们的衣衫，浸得透透的，每个人的鬓发已带着水珠，面孔上像经过一次哭泣。

水声轰隆，震耳欲聋，猛札曾形容过，似千军万马奔腾冲刺，果然不假，而水流重挂之处，又是浪花翻涌，滚滚荡荡，银白色的水花四溅迸飞，一个个漩涡回转不息，声势之威力，确实慑魂震魄。

现在，各人已停止了前行，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路径可供通过——即使一条窄窄的小径也没有，周遭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灰黑色岩石，岩石上一片湿润，生满了层层青苔，衬着飞流水声，情景沉暮而阴森。

这里，众人停足之处，隔着前面的流瀑，大约尚有三十丈之遥，双驼峰左右高耸，似两个狰狞俯视着下面的魔神，驼峰是灰黑色的，浩浩的流水自双峰之间冲落，像数万个数不清数目的，呐喊不息的厉鬼——愤怒的厉鬼。

猛札显然已经被眼前的情势所惊慑住，他大大吸了一口气，叫着道：

“老汉，相传千回江九曲十三折的源头有蛇首人身的河神干布在守护，干布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到他守护的河流寒山重大笑起来，笑声之宏烈，几乎压盖在轰隆的水流声之上！”

“假如，有人侵犯了呢？”

猛札咧咧嘴巴，吼道：

“干布会使河流泛滥，水浪滔天，山岳坍塌，巨岩陷落寒山重“呸”了一声，大声道：

“猛札，如果你怕，你可以退回去，大爷不含糊那干布！”

猛札面色十分难看，他沉默了一下，咬着牙道：

“老汉，你不怕，我猛札也陪着你！”

寒山重哧哧笑了，道：

“嗯，这样，才像是一条好汉，才算是个勉勉强强的人物！”

红狮猛札哼了一哼，叫道：

“老汉，我们如何进到那水流的后面？如何进去？”

寒山重神色一沉，大声道：

“猛札，我们已经说过，如果得到财宝，你我双方一边一半，因此，进那水流，你我双方也应该一边出一个人一齐往里冲。”

猛札眨眨眼睛，往脚下看了看，又朝双驼峰望了望，哗哗不息的流水自上面汹涌冲落，宛自天来，又挟着万马奔腾之势流挂到下面，从上而下，约有二十余丈之高，不要说水流湍急，雾气逼人，便是能排除这些阻碍冲跃进入水流之内，假如水流里面空无所有，那么，这跃进之人就是应了“地狱无路投进来”那句话了，只怕连尸骨也难以寻到。

吹了一口气，猛札怔怔的凝视着滚荡的急流没有说话，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的手下，连他自己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这种跃进水流之后再活着回来的本领。

寒山重撇撇嘴唇，冷冷的道：

“猛札，贵方何人先来？”

猛札一横心，大吼道：

“你们何人先来？”

寒山重尚未及说话，司马长雄已在马背躬身道：

“稟院主，长雄自当供效前驱。”

寒山重欣慰的笑笑，道：

“现在，猛札大当家，你的红色的小狮子们呢？”

红狮猛札有些骑虎难下了，他咽了口唾液，回首语大声吼了起来。

无缘大师沉稳的道：

“猛札在要他的属下们自己出来应命。”

寒山重轻蔑的一笑，道：

“应该说，猛札要他的属下自己出来送命。”

无缘大师沉重的摇摇头，没有再说话，猛札面色变得冷森无比的又大吼大叫了几声，在他那个七八十人的行列里，缓缓走出两个魁梧大汉来。

这两个人面色木讷，神态刻板，几乎和泥塑木雕人一般，他们甫始出来，猛札已兴奋的向寒山重叫道：

“怎么样，老汉！猛札的儿郎们也不是畏死的呢？”

寒山重冷冷一笑，道：

“或者是，但，你心里明白这两个人不会有办法跃进那片水流。”

猛札愤怒的吼道：

“我不管这许多，我有人出来应命就是了！”

寒山重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眸子里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残酷光芒，平静而深沉的向司马长雄微微点头。

司马长雄轻轻拍了拍他坐下的“追日”马，一骗腿，飘然落在地下，略一抄扎，已经利落的站在地下候命了。

招呼司马长雄近了身前，寒山重俯下身来，低沉的道：

“长雄，你自信你的功夫可以去而复还么？”

司马长雄抿抿嘴唇，低低的道：

“假如水流里面有物体可以着力的话，应该可以回来。”

“假如里面空无所有呢？”寒山重平静的问。

“司马长雄深刻而古怪的一笑，道：

“那就没有把握了，不过，院主，长雄生命之力强韧，只怕不易就此而去，否则，为院主去了，长雄乃心甘情愿，死当瞑目！”

寒山重默默的注视着他手下这位勇敢得力的臂助良久，缓缓地道：

“你有一种最为擅长的轻功提纵术，叫‘回光掠弧’，是么？”

司马长雄轻轻颌首，寒山重又道：

“你不要穿进那股激流，快要沾上的时候，要用你的回光掠弧，冲折回岸上，晓的不？”

司马长雄微微一愕，正待出言反对，寒山重已冷然道：

“长雄，你是寒山重的臂助，而且，寒山重与你情逾兄弟，为了这区区财宝，不值得使你去冒险！”

司马长雄急促道：

“不，院主，为了浩穆院的声誉及院主的威信……”

寒山重厉叱一声，断然道：

“住口，我就是浩穆院的声誉，我就是寒山重的威信！”

司马长雄怔望了一下，不敢再说，默默垂下头去，寒山重转过脸来，在这短促的，面孔移转了一个方向的空间，他已换上了一副笑脸：

“猛札，阁下身为地主，莫不成要让大爷的人先跳下去？”

红狮猛札一直在注意寒山重与司马长雄的举止，但是，他没有听见二人说话，更没有看见他们有什么怪异的行动，所以此刻丝毫摸不透寒山重葫芦里在卖的什么药，这时，吃寒山重拿话一激，他已火上心头的大叫道：

“谁要你们先跳？且看我桃花源的勇士称雄！”

说完了话，他举起右手，霍然指向那条垂挂自双驼峰之间的汹涌流瀑！  
于是——

两个越众而出的南人，缓慢而沉重的行了上来，他们已卸去上装及吹箭、弯刀等兵器，精赤着古铜色的身体，木讷的一步一步的走向崖岸之边，两个人面色灰败，呼吸急促，两双眼睛黯淡无光，一种深沉的绝望与悲伤气息散发在这两个“勇士”的身上，当然，他们没有活够，但，他们却已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不会长久，而这是人为。

无缘大师低沉的诵了一声佛号，悲悯的道：

“寒施主，这二人怕是前去送死——”

寒山重淡淡的一笑，道：

“当然。”

无缘大师急迫的道：

“寒施主，行善举，便不应使无辜的生命白白牺牲寒山重冷峻的道：

“大师，佛教众生，也曾亲入地狱，是么？”

无缘大师感到一窒，一声惨叫已突然传来，而这声惨叫拖曳向崖下，又蓦然中断，中断在浩滔的水流激荡声及疯狂回旋的漩涡里。

无缘大师转首望去，只瞥到一条挣扎垂落的影子，这条身影被那股悬空而下的水流所吞没，那只是一瞬，几乎连一个细微的浪花都没有涌起，水流依旧奔腾，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却已永远消失了。

一旁的梦忆柔用双手捂着脸，不敢再看下去，那边，在水雾的迷蒙里，崖上只剩下一个人，他，似石头雕在那里一样呆呆的站着。

猛札寒着脸，咬牙叫道：

“老汉，该轮着你们这一边了。”

寒山重笑了笑，道：

“是的，如果大爷这边的人跃下去，至少也跃得比你那位手下远些，嗯，你的那位‘勇士’只跳出三尺多远的距离，隔着水流尚有寻丈之远，假如他不是害怕，在平地，也该跳得更远些才对！”

猛札额际青筋暴起，有如一条条的蚯蚓，他狂厉的叫道：

“老汉，你想不跳？”

寒山重哼了一声，冷冷的道：

“猛札，只有你会想出这种念头。”

回头朝司马长雄点点头，寒山重毫无表情的道：

“长雄，你去，记得寒山重的话。”

司马长雄躬身行礼，大步踏出，一侧，梦忆柔惊慌的拉着寒山重的衣角，嗓音有些抖索：

“山重，别再眼睁睁的看着一条条人命往地狱里送，山重，司马右卫还年轻啊……”

寒山重默默看了梦忆柔一眼，没有回答，无缘大师在旁边一扎礼袍，毅然道：

“寒施主，且由老僧替司马施主一行！”

寒山重淡淡的摇头，淡淡的道：

“不，这地狱之路，让长雄先去一探，大师，你修为多年也属不易。”

无缘大师枯干的面孔起了一阵少见的痉挛抖动，双目中精光暴射，显然的，这位佛门有道高僧，已对寒山重生有不悦之心了。

寒山重装做未见，暗里伸手捏了梦忆柔一把，这轻轻的一捏，已使满面愁郁凄苦的梦忆柔心里一跳，一肚子委屈悲切也化为无形，她与寒山重心意相通，这一捏，她知道寒山重一定已经另有打算。

无缘大师垂眉低目，嘴里念念有词，皱纹重叠的垒布了庄严与沉郁的神色，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但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位有道高僧正在为大步临近崖岸的司马长雄祈祷——或是默悼。

红狮猛札那张狰狞的脸上漾着一抹恶毒的，带着幸灾乐祸似的笑意，他回头朝他的属下扫视了一眼，得意的再望向崖岸边缘——

这时，司马长雄已经将虎皮披风完全紧缠在身上，黑色的薄底快靴，衬着黑色的头巾飘拂，形态英挺悍勇之至，他在蒙蒙的雾气中，回首向寒山重抱拳为礼，猛然转身，于是——

就像一只黑色的箭矢，猝而冲射空中，在漫天的水雾里一个转折，似一头大鸟般扑向悬空挂落的水流而去！

这一刹那，所有的人几乎完全停住了呼吸，近百双眼珠那么凝聚突出的盯视着那条在水雾里掠射极快，却不甚清晰的黑色身影，当人们的意念不及有所思维，那条黑色身影已在浩荡的水流外连连转折三次，似一头巨鸟在空中与波动的气流拼搏，看得出异常吃力，更看得出他的不服输。

猛札大张嘴巴，一面孔的惊异与震撼，他已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摄视到的景象，在这种恶劣与艰险的情势下，竟然会以一个“人”的能力做到方才那些动作，中原武术虽然久传精博深奥，但是，猛札与他的一干手下做梦也想不到能够玄到这种程度。

蓦然——

在滚荡浩滔的悬空水帘外，那条黑色身影逆着水帘突然飞升——照他方

才堕落的趋势来看，这种反常的飞升，几乎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黑色的身影仿佛贴着那巨大的飞瀑揉升，在升起约七丈左右，整个身子宛如在空中打了一个横转，仅仅只是一个横转，像雾里飘忽的幽灵，那么轻轻悄悄的，那么伶伶俐俐的，在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后，已经落回了崖岸之上。

水流声依旧滚动着，声音大得惊人，多少双眼睛全愣愣的瞪着那在一块灰石顶上的司马长雄，缓缓地，他已行向了这边。

无缘大师尽量装得平静，但是，寒山重却清楚的听到了他吁出长长的一口气，梦忆柔紧握在寒山重手腕上的五指松开了，朝着他怯生生的，却了悟的一笑。

红狮猛札用力摇摇头，再向行进的司马长雄看了看，喃喃地，几乎细得不能听到的道：

“ 老天……他竟然能回来……活着回来…… ”

寒山重望向司马长雄，这位浩穆院的右卫，全身长衫已经湿得透透，髻发散乱，面孔流露着极度的疲惫和困倦，他一把抹去脸上的水渍，向迎来的寒山重躬身为礼：

“ 院主，长雄已遵令返回。 ”

“ 你几乎是拖着两条腿回来的，是么？ ”

司马长雄苍白的一笑，哑着嗓子道：

“ 院主，那条瀑布之外，有一种极大的怪异力量，像是空气在旋回绞折，十分紊乱错杂，长雄险些提不住丹田之…… ”

寒山重并不感到如何意外，他低沉而有力的道：

“ 是否有如在狂涛骇浪之中，浮沉转动几乎身不由主的沉重感觉？ ”

司马长雄吃力的点点头，道：

“ 不错，差一点就被那股力道扯落在水流漩涡里去面色阴沉了一下，寒山重冷峻的道：

“ 长雄，我早就觉得这股重挂的水帘有些邪，所以不令你冒险穿入，但是，你却仍然不想要命的往水帘里试探了好几遍，假如有了个万一，长雄，我寒山重如何回去向浩穆院的兄弟解释？ ”

司马长雄慢慢的垂下头去，身躯在不停的，难以察觉的抖索，以他如此精湛的功力，此刻，嘴也被冻得有些乌紫了。

寒山重双手反转，将自己暖厚的虎皮披风取下，圈罩到司马长雄身上，短促的道：

“ 坐下，运气驱寒。 ”

司马长雄规规矩矩的盘膝坐到地上，眼帘微阖，默默运转起丹田的一点热力来，寒山重爱惜的望着，半晌，朝着无缘大师道：

“ 方才在下若有言行唐突之处，尚请大师恕过才是。 ”

无缘大师急忙合十道：

“ 施主聪慧颖悟，心机卓越，老僧却是太过浮躁，倒要请施主勿以为忤…… ”

寒山重露齿一笑，道：

“ 言重了，大师。 ”

望向猛札，寒山重大声道：

“ 现在，猛札，又轮到贵方冒这一险了。 ”

红狮猛札那张面孔涨得有如猪肝，几乎和他大红的衣衫成了一个颜色，他十分窘迫的嘎嚅了两句，目光悄悄瞥了瞥仍然站在岸边，呆若木鸡般的那个准备好的牺牲者一眼——

寒山重冷冷的道：

“猛札，假如我是你，我不会再叫你的这些手下前去送死，猛札，你心里明白他们不会有办法跃进水帘，甚至连接近都不行！”

猛札双眼一瞪，有些恼羞成怒的道：

“那么叫谁去？你说！”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该你自己去试一试了。”

猛札嘴巴大大的张了一下，又惊又怒的退后一步，目光狠狠的盯着寒山重，太阳穴上的青筋在突突的跳，那模样，嗯，多少有点像一头怒狮发威前的样子了。

寒山重毫不在意的舔舔唇，冷冷的道：

“你怕了，嗯？”

愤恨的犹豫着，猛札不甘心就此认输，当然他明白——否则他就不会犹豫，他明白，不认输就只有认命！

毒辣的又跟上一句，寒山重冷森的道：

“猛札，大爷陪你走上一遭，咱们一起下去！”

围峙在猛札身后的“双六飞豹”，大约都粗通汉语，他们不自觉的将目光投注在他们的宗主身上，这十二道目光，在猛札说来，就像十二只冷箭，那么冷冰，那么尖锐，那么令人寒颤。

寒山重的唇角，浮上一抹深刻而明显的讽笑，即使在迷蒙的水雾里，这抹刺入人心的讽笑也是如此突透，突透得宛似成了形。

周遭的空气，仿佛刹时凝住了，寒山重淡淡的“哼”了一声，转过身去，当他刚刚将身子转了一半——

猛札蓦地大吼一声，形似半疯狂般的大吼道：

“混蛋东西，汉狗，我红狮陪你去，陪你去！”

寒山重豁然笑了：

“好小子，这才像个男人！”

站在猛札身后的双六飞豹，这时忽然围到猛札身边，兴奋的振臂高呼，跟在后面的人，在愣了一阵之后，也不知所以的随着呼叫起来。

猛札此刻的心中滋味，实在百感交集，他面色一变，疯狗似的回身向双六飞豹没头没脑的打去，嗓子几乎走了音的磔磔格格的吼叫着，边疆一代大豪的风度，现在是一丁点也没有了。

寒山重双臂环抱胸前，似笑非笑的道：

“猛札，你的手下为你欢呼打气，为什么你还如此对待他们？”

像一阵风样冲到寒山重身边，猛札眼珠上布满的红丝清晰可见，他呼噜噜的叫着：

“汉狗，你……你你不要这样阴毒险恶，你真比‘沙婆红’底的独目黑龙还要凶残，走，我们现在就去，现在！”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别色厉内荏，猛札，生死原有定数。”

猛札气怒得几乎一下子闭过气了，他套在腕上的金环轻微的叮当震击

着，不用看，寒山重知道这位边疆大豪在抖索，是气得如此，当然，也可能是怕得如此。

回过头，寒山重朝无缘大师微微抱拳，道：

“大师，为了大师宏愿，为了广济天下贫苦，寒山重就走上一遭。”

无缘大师深陷在眼眶内的眼珠上，忽然浮起一层泪光，他踏前一步，紧紧握住寒山重的双手，深深注视着眼前这张俊俏而略带憔悴的面孔，而这张面孔上，正有着无可比拟的，震人心弦的坚毅与倔傲！

寒山重默默一笑，回首望望狂流滚滚的千回江，循着江水，他的目光定在天瀑奔垂似的双峰间挂下的水帘上，仿佛在数着那些随水帘飞溅的水珠子，他低沉的道：

“大师，有点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么？”

无缘大师竟有些硬咽了，喉头发颤：

“寒施主，老僧……老僧想，这件事，这件事不为也罢，吾等已尽了力量，佛祖有知，也当体谅吾等之能无可比天之威——”

寒山重抿唇一笑；道：

“不，大师，浩穆一鼎可以与天抗衡！”

轻轻地，一只手颤抖，那么柔软而坚韧的环到了寒山重的腰上——

知道那是谁，寒山重握住了那只冰冷而滑腻的小手，平静的道：

“小柔，别怕，便当我暂时去会一位朋友——”

梦忆柔不顾周遭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她紧紧的偎到寒山重怀中，仰起那张美丽的面庞，那张面庞被水雾幻映得迷迷蒙蒙，上面有湿痕，分不出是水是泪，但是凄艳得怕人。

心弦大大的颤抖了一下，寒山重觉得在这刹那竟起了一股畏怯的意念，他感到一阵寒栗似玄冰一样通过一身，对这般陌生的畏怯，寒山重自己也觉得惊异与震撼，他用力甩甩头，故意哧哧笑道：

“小柔，乖，我去去就来——”

梦忆柔仍旧没有说话，但是，这次寒山重看得清楚，有如珍珠也似的泪水，已自她的目眶中成串坠滴，亮晶晶的，却含了无限酸辛。

寒山重也觉得鼻尖有点酸涩，他一横心，稍稍用力推了推怀中的人，梦忆柔却靠得更紧了，语声搀着泣声：

“山重……你说过和我永不分离，你说过的——”

寒山重唇角起了一阵痉挛，他艰辛的道：

“是的，我说过，而我也没有背弃这句话。”

梦忆柔悲切的道：

“但，你就要背弃了……”

寒山重摇摇头，低柔地道：

“别胡思乱想，我一定要回来，小柔，我还舍不得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留在世上……”

梦忆柔哭得又厉害了，她流着泪道：

“不，山重，我不要你再去做这些空洞的善事了，我只要看着你，守着你，就算你是天下人所共指的恶徒，我也心满意足……”

寒山重闭闭眼，长长吸了口气，低回却有力的道：

“相信我，小柔，我会回来，我不能离开你，真的，我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你，小柔，你相信我……”

只是摇头，只是流泪，梦忆柔死死抱着寒山重，说什么也不肯稍放一点，寒山重以目投向无缘大师求助，无缘大师却低首合十，嘴皮蠕动，不知在祷告些什么。

一条瘦削的影子靠近，那是司马长雄，他已多少恢复了疲惫，但是，面孔却仍然带着用力过度后的铁青，他沙哑着嗓子向梦忆柔躬身：

“梦姑娘，院主禀赋特异，功力深湛，定可全身而回，姑娘……”

梦忆柔蓦的回头，抽噎着盯视司马长雄：

“司马长雄……你……你脑子里，除了名声，除了威仪，还有没有一点别的？你们就把生命看得如此不值？”

司马长雄怔忡了一下，嘴唇翕张了几次，低低的道：

“梦姑娘责骂得是，但浩穆一鼎……浩穆一鼎乃天下豪中之豪——”

梦忆柔一跺脚，哭泣着：

“不，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我只要他这个人，我只晓得寒山重是我未来的夫婿……”

司马长雄再次躬身，缓缓退到一旁，没有再多说，眸子里，有一股隐隐约约的郁悒。

寒山重凝视着梦忆柔良久，道：

“小柔，放开我，我答应你不死。”

梦忆柔像横了心，一点也不肯妥协的拼命抱着寒山重，在那边的红狮猛札已脱掉了穿在外面的齐膝红色外衫，他看见寒山重一直与梦忆柔在缠绵，脑子里却会错了意，于是，他趾高气扬的大吼道：

“老汉，你这也像个男人吗？要走就走，要拼就拼，和娘儿们缠着还算什么玩意？”

寒山重哧哧一笑，闪电般在梦忆柔冰冷的颊上吻了一下，断然道：

“小柔，等着我！”

梦忆柔还没有来得及有任何表示，已觉得肋下微微一麻，浑身一软，那么恰好不过的被寒山重扶着坐在地下。

寒山重向司马长雄哼了一声，这位忠心耿耿的煞手早已一步跨到梦忆柔身侧护卫，梦忆柔知道她已留不住寒山重了，泪水再度簌簌滴落两腮，她此刻虽然毫无点力，却仍能说话，在那冤家转身的刹那，她泣血似的道：

“山重……你好狠……如你回不来，我会跟着你去……”

寒山重移着脚步，心中一阵黯然，他咬着牙，头也不回的大步行去，一条灰色影子飘然到了他的身侧，一只枯瘦的手上摊着一枚小巧玲珑的，红润细致的赤玉如意，寒山重顺着手掌往上看，不错，是无缘大师。

无缘大师枯槁的面孔上，那重叠的皱纹仿佛更多了，他低哑的道：

“施主，这枚小小的赤玉如意，是老僧出家时由恩师所赐，这枚玉如意浸沾过老僧二十多年来的血泪与悲喜，每当老僧捏着它的时候，老僧便可忍耐那些几乎无法忍耐的痛楚与空虚，老僧称它为‘静逆’，它贴身伴着老僧，已有二十多年的时光。施主，你拿着，让‘静逆’贴着你心，让佛祖的慈光沾照着你，渡过艰困渡过逆境……”

寒山重注视着无缘大师片刻，伸手接过，深刻的道：

“大师，寒山重借着大师之言讨个吉兆，大师，寒山重必可复还！”

无缘大师垂眉合十，向寒山重恭施一礼，默默退后。

寒山重闪身还礼后，大步向猛札那边行去，猛札这时气态轩昂，大马金

刀的等候寒山重。

二人互望了一眼，猛札回身向他的部属吼了几句，于是，自双六飞豹开始，每一张粗犷的脸上都流露出一股由衷的敬佩，双六飞豹等二十人再度高举双臂，振奋的率众高呼：

“白鲁弟——”

红狮猛札得意而威风的一挥手，朝寒山重看了一眼。

寒山重露齿一笑，雪白的牙齿映闪起一抹莹洁的瓷光，他缓缓的道：

“白鲁弟——狮中之王，现在，我们且试试鱼游在水，鸟翔于空的味道吧。”

猛札重重的，不屑的哼了一声，大摇大摆向怪石嵯峨的崖岸行去，寒山重与他并肩而行，意态之间，却极为悠闲。

双驼峰似两个冷然睨睥着流水崖岸的魔神，那么严酷，那么没有一丁点怜悯，与它相较，站在它下面的这些人群，又是显得何其渺小与微不足道啊。

斜阳已在天之西缘，凄凉的晚霞映照浩垂荡挂的宽阔水瀑，映幻着迸溅飞舞的水珠，而雾气迷蒙，而千回江激流凝滚，气氛肃穆，似带可以闻嗅得到的浓重悲感。

现在，双方的，所有的人，已完全缓缓靠近了崖岸——那明摆着的，人世间的生死界。

## 十七、翔命攫生水帘洞天

跃上一块灰色的，状若一朵山菇菌般的石岩，寒山重仰首向天，宛如在祷告着什么，半晌，他吁了一口气，将黑色的头巾紧紧缚在脑后，轻轻按了按手腕儿，在一阵清脆而慑人心弦的震响中，他侧首望着红狮猛札。

猛札独立在一块平扁的石头上，他的前面三尺，即是深邃的绝崖与滚动的水流，即使有浓密的雾气，仍然可以隐隐看见那在暮色中已呈乌灰色的汹涌波涛，自双驼峰间流挂下来的水瀑宏烈浩荡，似天上的银河决了堤！

流瀑冲击着江水，起着可怕的，巨大的漩涡，水声轰隆着如山崩地裂，震击得人们的耳膜宛如欲破裂而寒气渗人，像置身冰窖，像置身于腊月的风雪之中，而赤裸裸的。

眼前的情景，有一股大自然中无可抗衡的慑人之力，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力量，紧紧压折着人们的心弦，令思维飘游于寰宇，使形体变幻为虚渺，不足以有一丝儿称雄立霸之想了。

在奔雷似的水流声中，寒山重大吼道：

“狮中之王，你先去，抑是大爷先去？”

猛札这时的气焰像是一下子消散了，他怔愣愣的望着眼前的情景，寒山重的话，他宛如没有听到。

哧哧一笑，笑声渗合在雷似的水瀑声中，寒山重再度大叫：

“现在，猛札，你方才的英雄气呢？充英雄要拿出英雄的行径来啊！”

猛札蓦地回头，狼狽瞪着寒山重，狂吼道：

“汉狗，你为何不先去？”

寒山重豁然大笑起来，笑声突然高亢，如裂金石，与轰隆的水声互相迎合，直至压过了那怕人的声音之上了！

猛札感到那阵笑声如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抓盖在他的心上，令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以在噩梦之中，那么恐怖，又无能为力。

忽地——

寒山重那瘦削的身躯像一片鸟羽般轻轻飘起，凌空于水瀑江流之上，那么稍稍一轻，已飘到猛札立身之处的前面，前面的空气中。

在蒙蒙的水雾中，猛札可以看见寒山重那张带着一抹淡淡讽笑的面孔，那双炯然如冷电的眼睛，正凝聚着瞧向自己，而他飘浮在空气里，下面是狂荡的波涛，侧边是凌空的飞瀑，这情景，假如没有亲见，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相信，人，原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啊！

似是寒山重惯于在虚空里浮游，他竟轻飘飘的定在那里，那隔着猛札五尺之外的空间。

于是，这位边疆大豪真正的震骇，这时，他才知道中原武术的精深与特异，但是，在此刻，他如何咽下这口气呢？

寒山重在空中露齿一笑，向他招招手——他这个有形无质的幽灵于夜黯中追慑于他的仇人，戏弄于他的仇人，猛札不自觉的一哆嗦，寒山重已翩然朝他这边落下，脚根刚刚齐着崖边！

“为何不来尝试一下翱翔于天地之间，狂涛之滨的风味，嘿！”

猛札咬着牙，死死的盯着寒山重，寒山重像是一条细弱的柳枝般在崖边不停的晃荡，似是随时可以堕落于崖底波涛之中，但，他就偏偏堕不下去。

寒山重撇撇嘴唇，又高声道：

“猛札，这里是生与死的九泉路口，但你已无法回转，你心里怕，但你不能就此而回，是么？”

猛札面色铁青着，嘴角在不停的抽搐，没有回答，寒山重冷冷的望着他，语声如焦雷：

“中原有句俗谚，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描述生之万物贪婪本能的最佳言律，猛札，今日，你，或者大爷，都已走上了这条路，当我们的目的相同，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本事来夺取了。”

猛札突然狂叫一声，吼道：

“汉狗，红狮死也与你赌下这口气！”

寒山重一拍手——以致他身躯大大摇晃了一下：

“好，有骨气，虽然结果仍使你一无所得——”

他哧哧一笑，再加上一句：

“而且，令你老命就此归向寂灭。”

猛札那张狰狞的脸孔完全扭曲得变了形，他嘴唇哆嗦着，双目中的光辉带着疯狂的红芒，似一头受了伤的野兽，猛然冲向崖岸之外，在他身形离开实地的刹那，在空中翻了个三滚，然后，有如一头大鸟般展臂平滑而下。

寒山重长笑一声，倒射如怒矢，一个盘旋，已紧紧跟在猛札身侧，他满脸都是水痕凝珠，振吭大吼：

“猛札，你的轻身术较大爷想像中稍好一点！”

这时，猛札哪里还有精神与余力答话？他强提住一口气，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堕落之势放缓，脚下滚荡的江水，环转的漩涡，却仍然那么迫人的逼进上来，似整个天地开始倒旋！

寒山重背脊一弓，蓦地拔起两丈，在身形拔起的瞬息，他大叫道：

“猛札，寻白玉宫去！”

这巨大的吼叫声，每一个铿锵的字音还在澎湃的水流中回绕，寒山重已猝然射掠向流挂的水帘。

堪堪逼进，寒山重已感到突然有一股激荡的空气在交流蹁舞，这股无形的气流，力量强大得惊人，寒山重的身形甫一靠近，已像被无数只无形而有力的魔手抓住，那么难以自禁的朝同一个方向抛落！

他心里一震，努力保持住丹田的一口纯精之气，头下脚上，借着这乱流之劲猛飘向水瀑之内——

他的双眼大睁着，银白色的水波挟着无比的沁骨寒意兜头而下，那水流的冲力浩荡而威猛，足能分山移岳，但是，寒山重却在刹那间的千万斤重荷相聚之下出乎意料之外的将上半身穿入水帘，他正感到有些轻易得奇怪，而双腿已忽然一紧，似被一条力大无穷的巨蟒缠咬住，“呼”的拖出了水帘！

迎面的流瀑那么强烈而凶狂的冲落，寒山重身躯迅速扶在水帘里被带了寻丈高下，他闭住气，手足完全并拢，骤然“咯”的吐出一口气，那么令人不敢置信的，随着这“咯”的一声吐气声，四周的流水竟蓦而蓬溅裂开，他的身形裹在一团迷蒙的淡灰色雾气中跃射出来！

顾不得抹去满头满脸的水渍，寒山重猝而在空中一个折转，于是，他已看见一条粗短的人影正手舞足蹈的坠向下面滚滚的漩涡！

意念有如闪电在他脑海里一掠，已不及再做任何分判，他一个长射，带着一阵清脆的魂铃之声，似流星横过长空的曳尾，只在人们眨眼的百十之一空间，他已来到了那条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影之侧，而这时，这个人只隔着那

些巨魔大嘴般的回荡漩涡不及五尺！

那么巧妙不过的一把抓着那人的后领，寒山重大吼一声，身形再度拔空，他清晰的听到漩涡转动时候骇人的“霍”“霍”之声，他切贴的感到那些漩涡的回转之力，带着强劲的风，似鬼魂的号陶声里隐现着不可抗拒的妖魔！

再度升起七丈，寒山重已感到力竭神疲，他微微松了一下肌肉，双脚用力翻蹬，他，带着另一个沉重的身体，在空中迅速的打起转来。

当然，那另外一个沉重的身体，就是红狮猛札，此际，猛札已经清醒过来，他在往昔的很多年，或者也迷糊过，迷糊过也清醒过，但是，可以断言的，他以往在清醒之后，决不会是像眼前这种环境——或是时地。

寒山重的轻身之术，实在已到了登峰造极之界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人可以除了自己之外仍能携带另一个人停留在空中，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虽然，寒山重自己也感到无比的吃力与疲困！

猛札只觉得天地在旋动，水声如雷，耳边风声呼呼，银白色的水帘一时在他脚下，一刹又转到他的头顶，全身的衣衫紧紧的挤逼在后头，以至使他呼吸困难，然而，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还活着！

寒山重倾力保持身躯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但是，终于又落下去了三丈多，他觉得右手紧抓的那位朋友在挣扎蠕动，而这时的任何小小异动，都会给他增加莫大的困难，于是，他右手五指一紧，像一柄钢爪：

“老家伙，这风光很奇妙，但你别动！”

他吼声大，猛札果然不敢再稍有动作，寒山重眼看自己与猛札又落下去了一丈多高，他一横心，骤然松了全身力道，于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身体像两块陨石般猝然跌落而下。

猛札全身血液上冲，惊得他杀猪似的大嚎了一声，寒山重左手在他的脑袋上拍了一记：

“黄泉路上结伴游，怕不？”

就在这几个字还在舌尖上跳动，滚旋回转的巨大漩涡已迎上了他们，“霍”“霍”之声似阎罗王闷着嗓子的嘲笑，寒风强劲，浪花上了二人的衣衫——

寒山重双目垂视，毫不瞬眨，隔着漩涡有三尺左右，他感到有一股隐隐的吸力将他往下扯拉，似婴儿吮吸着母亲的奶头，软绵绵的，却紧吃不舍的。

他猛力吸入一口气，力量之猛，连猛札都听到了他气管里的“吁”“吁”之声，当他落向漩涡，他那一双鹿皮紧靴已猝而踏向水面，当漩涡的水浪尚没有淹到他的脚背，他已突而“哈”的吐出一口气。

于是——

仿佛他周身的毛孔都发出了力量，他吐出的那口气是淡红色的，裹着他，以及猛札，像是被如来佛的无边法力蓦地提起，像冥冥中的，自天来的一股绝大吸力，将两个身躯猛然弹向空中！

滚动的江流，又迅速被抛在脚下，寒山重的腕上、身上，江水与汗水渗成一片，他没有稍作犹豫，再次吸气，吐气，再次在一团淡红色的薄雾环绕中投射向浩浩垂挂的水瀑！

流瀑的水似破了洞，骤然四散迸溅，那股怪异气流也被搅乱得激回绞揉，就在这生与死的一刹，全身的水，全身的冷，银白色的流瀑全已被抛开，寒山重已带着猛札穿进了水帘！

水帘之后，老天，有一块雪白的巨岩笔直伸出，隔着水帘约有两丈之遥，

寒山重目光尖锐，他左臂一挥，已寻着着足点落下。

这块雪白的巨岩连着黑色的千仞峭壁，而外面宽阔的水瀑正如一道天然的巨帘遮盖，似一个遮着帘子的巨大岩窟，假如不进来，谁也不会知道在那垂挂的水瀑之后，竟然还别有洞天。

那块伸出的白色岩石，光滑得就和白玉一样，湿漉漉的，更没有一点坎坷裂缝，寒山重一脚落下，连连打了两个跟跄，才勉强站稳。

他顾不得喘息，循着这白色岩石望去，这一望，几乎令他跳了起来，连在白岩之末，仞壁之下，正有一扇作暗黄色的雕镂着怪异图纹的，看去沉重非常的门！

白色细润的岩石，似一条凭空伸出的阶梯，岩面反映着银白色水瀑的光线，现得光度极为明亮，假如不错，寒山重想，他已寻到他想寻的地方了——这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竞争，看来他已握到了胜券。

仰首瞧向黝黑的仞壁顶端，那里，奔凝的水帘披弯成一个微微的弧度，如一张硕大无朋的银色锦缎折曲抖落，那么美妙的掩住了这仞壁白岩，形成了另一个天地，寒山重赞叹的轻喟一声，缓缓盘膝坐下。

在寒山重着地的时候，已将猛札搁在岩上，岩石冰冷沁骨，湿滑如镜，在这一个局促的时间里，猛札已喘着粗气转过来，他脸上擦破了一大块皮，想是仆倒在岩面上时碰伤的，但他此刻却似乎竟不觉得疼痛，只是睁大一双混浊的三角眼向四周打量。

于是，这位边疆大豪看清楚了他现在的处身之地，整个面孔上顿时展现出一片强烈的惊撼与迷惘，他呆呆的注视前面的水帘，嘴皮子在不停的翕动，喃喃地，不知念道些什么。

良久——

寒山重长长吐出一口气，睁开眼，冷然瞧着猛札，而猛札正跪在地下，不信的向水帘祈告叩头，那模样，可笑加上狼狈。

淡淡的，寒山重道：

“老家伙，你似乎应该向大爷叩头才对。”

奇异的是，寒山重淡淡的语声，在这里发出，竟起了一阵猛烈的，空洞而清越的回声，连寒山重自己也吃了一惊，他这才发觉，周遭竟是如此寂静，那震耳欲聋的水流声已宛如被隔绝在流瀑之外了。

猛札似是如梦初觉，艰辛的转过身来，冲着寒山重丑恶的一笑，哑着嗓子，尴尬的道：

“呃——汉狗，不，老汉，这岩面好滑……”

寒山重哼了哼，道：

“待进了白玉宫，你会发觉连那里面的壁顶都光滑。”

猛札愣了愣，十分窘迫的怔在那里，他似乎在犹豫着什么，一副欲语还休之状，寒山重半闭着眼，道：

“虽然你这家伙的命是由大爷救回，但你可以不必致谢，因为你不是出自真心，大爷领受了也不是滋味。”

努力咽了一口唾沫，猛札舔舔嘴唇，呐呐的道：

“不，红狮……红狮真的感激你，老汉，红狮会报答你的……”

寒山重豁然大笑，笑声激荡于四周，空洞得带着栗人的阴冷：

“报答？用什么？”

猛札用手揉揉僵硬的面孔，低低的道：

“白玉宫内所有财宝的一半——”

一抹古怪的微笑浮在寒山重的唇角，他含蓄的道：

“谢了，不过，你知道，假如我想全得，我就会全部得到，而且，你早已答应过我得其中一半的。”

猛札有些难堪的龇龇牙，嗫嚅的道：

“不过，呃，不过……”

寒山重伸了个懒腰，闲散的站了起来，慢慢的道：

“不过，以前阁下所答应分与大爷一半的话是假的，是么？”

猛札强笑了一声，尴尬的搓搓手，寒山重揉着双臂，笑嘻嘻的道：

“没有关系，我也知道你以前的承诺是假的。”

又呆了一呆，猛札疑惑的道：

“你知道？”

“当然。”寒山重哧哧一笑：

“而且，我也打算一丁一点也不让你沾着，换句话说，我也想独吞，我们彼此间相对的条件很明显，你的人多，我的人少，可是，嗯，你那一边是乌合之众，我这一边却将猛兵悍！”

猛札张口想说什么，寒山重一摆手，又道：

“老实说，仅我一人之力，就可以横扫你所有的属众，而其中当然包括了阁下在内！”

慢慢地，猛札吞吞吐吐的道：

“这个，这个红狮也明白，所以，呃，所以，红狮已在你们的饮食中下了‘白露毒’……”

寒山重丝毫不感意外的点点头，悠闲的道：

“你的武功不差，但在大爷眼里却不堪一击，不过，你那一身鸡零狗碎的淬毒玩意与近身相搏之术却够得上精，所以，大爷早已防备你这一着；你有个爱姬，叫做‘赫莎’，是么？”

猛札睁大了眼睛，惊异的道：

“你，你如何知道？”

寒山重摸了摸满颌的胡茬，哧哧笑道：

“好多天没有仔细修饰过，大爷现在的模样可能不大好看……”

像是堕在五里雾里，猛札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却直觉的感到有些不妙起来，他急急的问：

“你，老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寒山重撇撇唇角，安详的道：

“我是说，假如我好好梳洗一番，我的样子会很俊俏的，俊俏得可以使一些女子爱上我，当然，女子包括……”

猛札有些明白了，但仍愣愣的追问了一句：

“你是指？……”

寒山重嘻嘻道：

“指你的那一口子被我勾搭上了。”

奇异的，猛札捧着肚子大笑起来，他笑得全身颤动，泪水溢出，指着寒山重的鼻尖，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寒山重待他笑完了，静静的道：

“你笑什么，老家伙？”

猛札好不容易止住了笑，模样古怪的道：

“老汉，我是说，你勾搭上了红狮最最疼爱的赫莎？勾搭上了红狮自她八岁时便进府来的爱姬？勾搭上了红狮视如天神的赫莎？勾搭上了住在警卫森严的后院中的赫莎？勾搭上了对红狮百依百顺如百灵鸟儿似的赫莎，勾搭上了……”

寒山重不待他说完，轻轻悄悄的探手入怀，待他抽出手来的时候，他的食中二指上，那么飘飘袅袅的拈着一件粉红色的，绣着一个金色狮头的物体，嗯，那是薄纱所制，女人贴着肌肤的小巧肚兜儿！

猛札还待得意的数说下去，目光一瞥及寒山重手中的肚兜，却已宛如遭到雷殛般，顿时停住，张大了嘴巴，快要吐出唇的“赫莎”，那个“赫”字便空洞的在他嘴里消失了，他瞪青那一双将要突出眼眶的三角眼，直愣愣的盯着那个飘呀飘的小巧肚兜，呆如木鸡。

寒山重眼皮子也不撩一下，淡淡的道：

“老友，假如你不信，呶，还有这件更精巧而令人遐思的小玩意。”

猛札全身一哆嗦，这么冷的气温，却冷汗浸浸的移动了一下眼珠，这一瞧，他几乎晕了过去，老天，寒山重左手上，晃动着一一条五尺多长，由灿烂的软金制成，上面镶满了各色珍贵宝石，雕刻着七种细致的，栩栩若生的欢喜图的“守贞带”！

哧哧一笑，嘴里跟着“啧啧”了两声，寒山重轻轻又晃动了一下手上的“守贞带”，赞笑道：

“这东西制造得实在精美，尤其价值不菲，看看这些闪眩着各色异彩的宝石，幻映着夜晚跳动晃漾的红烛，有月光，窗外寂静，万籁无声，罗纱帐里，那玉似的胴体滑如凝脂，横陈着，眼儿如媚，眉儿似柳，那轻轻的，带着如兰似麝芬芳的娇细喘息，那红馥馥，软绵绵的柔唇，蛇样的腰肢缠着你颈项的双臂……”

红狮大吼一声，面孔狰狞的扭曲着，疯狂得像一头野兽般向寒山重冲了过去，寒山重“唷”了一声，没有看见他身体移动，他已与猛札互相对换了一个方向。

猛札一着扑空，脚下一个踉跄，几乎掉到岩石的下面，寒山重哼了一声，左手箕张，隔着丈许距离用力虚空一抓，猛札已被一股强有力的无形吸力硬生生的带了回来。

这位南疆大豪红着脸，粗着脖子，充满醋意的眼里燃着怒火，一个劲的坐在地上喘息。

“假如你跌下去，老家伙，你就永不会再上来，下面暗流回涌，足能吞噬一头大象，而且，这次是大爷第二次救你的狗命。”

猛札咬牙切齿的瞪着寒山重，用手指着他，气得全身打哆嗦。

寒山重摇摇手，道：

“呶，呶，看这一方霸主的酸劲，别过份认真，女人嘛，还不是像衣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玩玩也就算了……”

猛札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狠毒的样子似一条噬人前的百步蛇，他大大的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字的道：

“汉狗，红狮如能生还，赫莎这贱种必要得到她应得的报偿，桃花源后山有一个红蚁冢，红狮想，这将正好适合于她。”

寒山重舔舔嘴唇，低沉的道：

“对一个失贞的女子，这并不算是一件份的惩罚，假如是我，我会将一千条‘毒蜈蚣’放进她的七窍五官，然后，用小刀割破她的皮肤，当然，不要割得太多，只要见血就够了，这时‘毒蜈蚣’的毒性也差不多发作了，在她的内脏骨血里啃啮翻咬，她必定十分痛苦，但是，却不至于死，在她断气前，将她置入红蚁冢中，成千成万的红蚁嗅到了血腥味，将更会蜂拥而至，把她啃得骨肉无存……”

寒山重缓缓地，津津有味的述说着，猛札却不禁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他蓦然双臂高举，语不成声地大叫：

“汉狗……汉狗……赫莎虽然对红狮失贞，却与你有枕上之情，你……你竟想如此狼心狗肺的对待她？”

寒山重冷森的一笑，道：

“我？不，你错了，老家伙，我只是帮着你出主意惩罚一个淫妇而已，与我又有何干？”

几乎气得一口气顺不过来，猛札双目翻白，嘴角抖索，却是吐不出一个字。

寒山重又哼了一声，平静得像古井之水：

“大爷记忆之力甚强，方才说的每一个字尚不曾忘怀，大爷记得大爷并未说过与你那位‘赫莎’发生过枕上之情，但是，要处她于死地却是阁下亲口所云，是么？”

红狮用力摇了摇头，有些惊喜过度，他张口结舌的道：

“你……你说什么？你……你说你没有和她……和她……”

寒山重冷冷的道：

“是的，没有和她发生任何暧昧之事。”

像一下子放下了心头一块巨石，红狮和释重负的吁了口长气，但是，这口气尚留着一个余尾，他又似中了疯似的蓦然跳起：

“汉狗，你骗我，你在骗我，假如你没有和她发生过那秽事，这……这肚兜与守贞带又自何处得来？你……你说，你说！”

寒山重直视于他，冷漠的道：

“在阁下爱姬每日梳妆之际，她居屋之窗口，却与大爷的住处遥遥相对，水晶帘下看梳头，日子久了，自会由羞转奇，由奇生爱……”

猛札“呸”了一声，怒道：

“一共才七八天，什么日子久？”

寒山重瞪了他一眼，生硬的道：

“对一个拈花老手来说，七八天已是一个够长久的日子，老家伙，你不要插嘴，大爷整日与你那爱姬眉目传情，到第三天，便跃上她居室的窗口，当然，她住在楼上，隔着地面有五六丈高，但你会明白这种高度在大爷眼中看来，还不如一道土坎，自进入她窗口的那一天开始，大爷便开始向她倾诉仰慕之情……”

猛札气得两只三角眼几乎爆了出来，重重的哼了一声，寒山重一摆手，又道：

“你们，娶妻纳妾，除了仗着财势胡作非为，嗯，你的这一位大约也念了几年汉书吧？”

猛札吼道：

“当然，红狮专在中原为她请了三个老酸儒回来教她诗书琴画，每月花

费在这乌事上面的银子就是百多两！”

寒山重点点头，道：

“对了，这就对了，与大爷的计划更为有利，你那位赫莎相当多愁善感，自叹身世飘零，红颜薄命，大爷少不得温言细语善加安慰，到了第六天，大爷便答应待自此归去后携其共赴中土，享受那鸳鸯于飞之乐，山盟海誓订了又订，永不分离说了又说，终于，跟着又交换了交订信物……”

猛札脸色变紫，喉头呼噜呼噜的大吼：

“你……你这汉狗，你，你真是胆大包天，花言巧语……”

寒山重又点点头，板着面孔道：

“她认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当然大爷稍一相诱，便手到擒来，这是属于花言巧语一类，大爷早有妻室，安能再去惹下情债？大爷与她交换了信物之后……”

猛札大叫一声，道：

“什么信物？”

寒山重一脸的不耐烦，扬了扬手中的粉红肚兜与守贞带，道：

“这不是么？”

猛札用力把持住自己不至气疯，窒着嗓子道：

“她……她……这贱人当着你面解下来的？”

寒山重摇摇手，道：

“别急，说起你老兄那位爱姬也是算得贞烈之道的女人，大爷费尽唇舌，才说动了她将此两样贴身之物交与大爷，而大爷也将一块紫玉牌交付于她，嗯，顺便么，自她口中获知你老兄下毒于酒食内之事，她死心塌地的以为大爷倾心于她，她也将终身交托于大爷，当然她不愿她未来的同枕人就此完蛋大吉，是而，嗯，是那‘白露毒’的解药就递到了大爷手上，换句话说，你这老家伙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毒计也就不得而逞了。”

猛札气得双手乱挥，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狠狠的道：

“好，好，怪不得这贱人一再使那娇媚手段要红狮将白露解药交于她保管，原来却是如此，红狮对她情深义重，到头来这贱人却出卖于我……”

寒山重撇撇嘴唇，淡淡的道：

“但是，她也对你好极，至少，她曾一再要求大爷不要伤害于你。”

猛札微微一怔，尚未说话，寒山重已接着道：

“在往昔，你是否经常打骂凌辱于她？而且，更与其他女子胡天胡地？其实，赫莎一直对你很好，只是嫉妒别的女人抢去了你对她的情感，由嫉生恨，由恨生变，当然她得不到你的全部情爱就只好悲观的另谋发展，她心底还是爱你的，否则，她又怎会帮你说话？要求我不要与你为敌？这种女人实在少见，你这老家伙虽然时常打骂于她，她却并不恨你，女人要的只是男人的情爱，她越爱你，越想独占你，如果你再去和别的女子胡调，这比杀了她更令她难受，无形中就想报复，就要也令你难受，其实，说穿了，还不是因为她舍不得你？发生了一件事，不要只去指责对方，自己也要好好反省一番，老友，你自己想想，是否你对不住她的地方太多？而且，以前她对你又如何？一定是百依百顺的吧？”

缓缓地，在过了长久一阵以后——冰冻解了，猛札用手摸着他那副尊容，一个人在愣愣的想着，微闭着眼，眉梢嘴角，勾出一副淡淡的了悟图纹，然后，这图纹渗揉于云雾风息般的歉疚的笑意里，有春天的气息，在他脸上。

寒山重暗里吁了口气，故意叹了一声：

“自古以来，只有女人是最难以了解的东西，自古以来，也只有被人一直深爱而不自觉才是最愚蠢的事……”

猛札蓦地大吼一声，叫道：

“老汉，来，让红狮与你握手！”

寒山重吓了一跳，却迅速接住了猛札伸过来的双手，二人紧紧的握在一起，猛札大力摇晃着彼此的手，高兴的道：

“老汉，一谢你救过红狮的性命，再谢你指点红狮迷津，使红狮明白了男女之情的玄妙深奥！”

寒山重苦笑一下，道：

“岂敢，老友，你最好不要是一个表情，高兴的时候也叫，生气的时候也叫……”

红狮猛札兴奋的道：

“老汉，说真话，你确实是个奇才，就此一言为定，红狮说什么也将要白玉宫内的财宝送你一半，送定了，非送不可！”

寒山重咽了口唾沫，道：

“谢，谢谢你了，阁下盛情，大爷不领便是不受抬举……”

他心里却在苦笑，嘀咕道：

“老天，这也叫送？这老甲鱼还好像我领了他莫大情份一样……”

## 十八、绝境奇门力拔山兮

小心翼翼的，猛札跟在寒山重身后一步步行向这伸出的白色岩石尾部，这条笔直伸出的岩石，只有丈许宽窄，长短却有五六丈，湿滑得连虫蛇都不容易沾住，猛札一面跟着走，一边贪婪的向那扇紧闭着的暗黄门扉打量着。

寒山重大步行去，冷沉的道：

“猛札，你最好眼睛看着脚下，别摔下去了。”

猛札咂咂嘴巴，嘿嘿笑道：

“虽然身子疲困，却也不见得将这小小的岩脊看在眼里……”

寒山重头也不回的道：

“少说大话，心摆正。”

于是，他们来到了那紧紧嵌在壁仞之间的黯黄门扉之前，猛札站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石阶上，用手抚摸着门上的图纹，低低的道：

“这扇门好紧好严，就似是天生在石壁里一样……”

寒山重也细细端详了一番，道：

“猛札，你是本地出身，你可看得懂门上雕镶的图纹代表着什么意义？”

猛札凑上眼睛，打量了良久，断续的道：

“嗯……这图纹雕刻的年代已经很久了……大约至少在百年之前，门顶的图案是说明当年这位老王的繁盛时代……中间刻着他的子孙众多，臣民对他的拥戴与敬畏，你看，他的子孙围绕在他的宝座之旁，他的百姓举着双臂朝他下跪……门底的图案显示着他归天以后……嗯，呃，这个长长方方的棺材，他的子孙臣民及嫔妃都伤心的为了送葬，这送葬的行列倒是很长喔，雕着一条路，这条路的远景就是上面看见的那似驼峰……唔，驼峰之间那时已淌着水，看这细细的几条线……”

寒山重依在门上，半闭着眼，有气无力的道：

“这上面没有雕镂着那老王八如何剥削民脂民膏，如何残酷的将他筑宫之人杀害？如何聚那些年青宫妃殉葬等残酷之事？”

猛札呆了一呆，喃喃的道：

“这倒没有刻上，他为什么要那些嫔妃陪他一起死呢？嫔妃是活人，他已死得冷透了……”

寒山重用中拇二指一捏一弹，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道：

“这就叫没有人道，残害无辜，猛札，你记住了。”

猛札迷惘的点点头，寒山重又道：

“门缘四周刻的是些什么玩意？”

猛札又近身看了一会，道：

“一共有十六条生角的飞蛇，照那时的习俗，相信有八对生角的飞蛇便可以缠连成一张扶椅，可以使死去的人灵魂坐着升天，在那人的灵魂升天以后，飞蛇又返回他埋葬的地方，为他护卫遗体……”

寒山重“嗤”了一声，道：

“故事倒是蛮有连续性，想得亦十分周到，不过，只怕像葬在白玉宫里的这个老蕃王早就被那十六条飞蛇送到地狱里去了，而且，第十八层！”

猛札无奈的摊摊手，道：

“管他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如何启门进去？”

寒山重向眼前这扇黯黄带着紫红的门扉望了一阵，淡淡的道：

“这门，是纯金所制。”

“什么？你说什么？”猛札大吃一惊的问。

寒山重舔舔嘴唇，仍旧淡淡的道：

“我是说，这扇门是黄金所造，而且是纯金！”

猛札不相信的用手指敲了敲，回音沉闷而滞重，他急忙由怀内摸出一柄褐鹿皮鞘的小小匕首，以那锋利的尖刃在门上刮了起来。

于是，没有多少下——

门上的锈蚀一片地飘落，利锋刮去的地方，露出闪亮亮的金色光彩来，老天，这可不是金子！

猛札的手呆呆停在那里，半晌，他抬头打量着这扇门的大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扇蚀满了湿锈的门，高矮宽窄是整整一丈。

寒山重平静的再用言语洞透了他的心思：“我想，它有一尺以上的厚度。”

猛札用力摇摇头，抖着嗓子：

“光是这扇门，呃，就恐怕要用几千斤黄金，几千斤，这数目实在惊人，实在惊人……”

寒山重眨眨眼，哧哧笑道：

“自然，否则也不会有很多人对这里眼红了。”猛札尴尬的笑了笑，道：

“这门里面，还不知道又有多少财富……”

寒山重拍拍那扇金门，道：

“不过，正如你方才所说，我们现在应该先想法子进去。”

说完了话，寒山重不再多言，仔细在门的四周摸索推敲起来，良久，他回头向呆在一边的猛札道：“这门是死的，开关在里面，而且，一定锁上了。”猛札心头一凉，急道：

“从里面锁死了？那里面人如何叫外面的人进去？”寒山重冷冷白他一眼，冷冷的道：

“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打算让外面的人进去，而且，他们也永不会出来。”

猛札面色灰败，失望的道：

“我忘了，这白玉宫是座埋葬老蕃王的坟墓……天杀的大坟墓……”

寒山重沉吟半晌，他缓缓地道：

“猛札，这门是锁死了的墓口，不是一般的机关埋伏，所以，也不会有开启的窍钮，现在，我们用力闯进去。”

猛札诧异的看着寒山重，喃喃的道：

“硬闯进去？硬闯进这有一尺多厚的纯金巨门？你……你不是有点疯了吧？”

寒山重摇摇头，冷然的道：

“用强力击毁这巨门亦非不能，当然，这是指我的功力而言，可是如此则伤耗真力至巨，太不合算，此门不易击毁，门旁的石岩却能碎裂之，简而言之，我们可将这扇贵重之门不损一丝的留下来，而且，还可以进去，水雾湿气朝夕侵蚀，这些岩石不会太坚固了。”

猛札用手按了按门缘周围的岩石，舔舔嘴唇，道：

“不过，也不会太容易……”

寒山重看了他一眼，伸出右臂：

“当然，凡是发财的事都不会太容易。”

这时，寒山重的右臂已经微微鼓涨起来，五只手指弯曲，呈淡淡的青紫

色，他平静的道：

“你可明白中原武术中有一种‘糜石斤’的功夫？”

猛札摇摇头，纳罕的盯着寒山重的右手，于是，寒山重已一把抓到岩面上，随着他五指的扬起，石屑如粉，纷纷洒落。

吼声连接不辍，唏里哗啦的岩石声糅和在一阵阵“呼”的掌风挥动声里，片刻之间，门的右侧已像被六丁之神用巨锤狠命敲打过一样，破碎了一大片。

汗水自寒山重的客际淌落，他毫不休息，转了一个斜角，朝门缝里层方向转折更猛，石屑飞溅着，粉糜飘舞，而一声声闷雷似掌击石岩声回荡在这巨大的神秘岩窟里，震得四周颤抖。

猛札吞了一口唾沫，喃喃的道：

“老，老汉，红狮也来两下子如何？”

寒山重乜了他一眼，往一旁退了一步，微微的喘息道：

“请便。”

猛札长长的吸了口气，运起那双粗壮的手掌，用力劈去，嗯，石屑虽然纷飞，却是那么浅浅的几片。

差不多来不了几下，猛札的面孔已涨得通红带紫，双掌掌沿也浮肿了起来，他又奋力劈了三次，收住手，喃喃的道：

“奇怪，红狮的铁布衫功夫已练了七八年，怎么却这般的不及事？”

寒山重半阖着眼，似笑非笑的道：

“铁布衫？”

猛札颌首道：

“当然，这是专门以硬抗硬的功夫！”

寒山重淡淡一笑，道：

“不错，但这只是硬功的初步功夫，老家伙，你自几岁开始习练的？”

猛札带着几分得意之色道：

“十九岁。”

寒山重点点头，平静的道：

“在十九岁的年龄，大爷早已在中原道扬名传万了，而且已站得扎扎实实！”

猛札望了望自己浮肿的双手，道：

“老汉，你也练过这门功夫？”

寒山重龇龇牙，笑笑，道：

“是的，在大爷五岁的时候。”

猛札闻言之下，几乎跳了起来，他怔怔的注视着寒山重，惊异的道：

“五岁？那么，你现在，现在……”

寒山重撇撇嘴唇，道：

“现在，自铁布衫而进于‘肉身甲’，自肉身甲而进于罗汉气功，自罗汉气功而进于‘罡气一息’，由气息进到元阳真力。”

猛札大大的呆了一下，呐呐的道：

“你……你不会是个怪人吧？”

寒山重哧哧一笑，没有说话，又是右爪左掌，一下跟着一下的干了起来，碎石如粉，轰隆之声传荡不息。

过了炷香时分。

猛札低低的道：

“老汉……不，汉兄，你歇一下吧。”

寒山重用手臂拭去满额汗水，又是狂风暴雨似的几掌：

“为山九仞，岂能功亏一篑。”

他继续震击着，两只手掌似是精钢铸成，循环劈削，丝毫不觉得疼痛，丝毫不觉得疲惫……

又过了片刻，猛札呐呐的道：

“汉兄……请……请问高姓大名？”

寒山重一面用力劈震着山岩，边淡淡的道：

“闪星魂铃寒山重。”

显然猛札并没有听过寒山重的名字，他在嘴里念了几次，寒山重已蓦然收手，安详的道：

“大爷知道你是红狮猛札。”

猛札窘迫的一笑，道：

“现在，让我来吧……”

寒山重双目凝视着猛札，目光的神色冷澄而清澈，有一股出奇的湛然与浩烈，猛札直觉的感到不能逼视，他吸了口气，嗫嚅的道：

“寒兄……寒兄可有话说？”

寒山重点点头，严肃的道：

“只要三掌，这岩石便可透穿，换句话说，在刹那的时间以后，我们可以进到里面，当然，不论里面是白玉之宫或是一无所有，大爷希望，你我彼此之间保持君子协定。”

猛札急切的道：

“当然，任是里面多少财宝，你我各得一半。”

“一言为定？”

猛札伸手用力与寒山重的手掌相击了三次，庄重的道：

“当然，一言为定！”

## 十九、古窟魂池金宫玉陵

一抹古怪的微笑浮在寒山重唇角，他霍然转身，双掌带着激厉的风声猛然撞击到那已碎裂了一大片的石壁斜角上，几乎没有看清他再次出手的招式，连串的另一声震响已轰隆隆的传荡开来，于是，在碎石屑的飞溅进扬中，一个斗大的窟窿已经呈现在二人的眼前！

寒山重收手微退，略略平静了片刻，安详的道：

“猛札，请。”

猛札喘息急促，躬身便往里钻，但是，当他刚刚靠近那个破洞，又急急退了回来，满脸是尴尬的道：

“寒兄，呃，寒兄，你，你先请……”

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只要你有此心，姓寒的便感到满意了，现在，说真话，你先进去吧，但是，当心或者突然发生的事故。”

猛札愣了一下，迷惑的道：

“突然发生的事故？”

寒山重摊摊手，道：

“我只是说或者，很多的时候，留一着退步，小心一点，总比贸然来得可靠扎实。”

猛札点点头，微一晃身，手腕上的金环猝然向破洞里射去三枚，随着三圈金芒的闪动，他那粗短的身躯已利落的蹿了进去。

寒山重清楚的听到那三枚金环清脆撞击在某种物体上的声音，也听到猛札轻巧的落地声，可是，自这些声息过去，一切就安静了下来，再没有一点声音，好寂静，像死一样的寂静。

过了一会。

寒山重低沉的招呼道：

“猛札，猛札……”

没有回答，没有任何丝毫可以代表或证明什么的征候。

寒山重微微有点担忧了，他向那碎裂的洞口探视了一下，洞口内一片黝黑，看不见什么，他逼近了一点，又低促的叫：

“猛札，你看到了什么？猛札，你怎么不答话呢？”

仍然没有声息，寒山重真有点急了，他抖掌向洞口劈去，呼轰的劲气骤然冲向洞口，碎石粉飞中，似一条淡淡的影子，寒山重整个身躯横起来，那么疾速而快捷的射入洞口之中！

甫自进入洞口，他的身躯已令人难以置信的蓦然贴上了壁顶，似是壁顶对他有一种天然的吸引之力一样。

迅速的向四周打量了一遍，寒山重看出了现在置身于一个黑暗的石室中，不，一个黑暗的岩窟中，空气潮湿得带着浓重的霉腐味道，扑鼻而来的气息混着霉烂的氤氲，使人有些窒息的感觉。

极快的，他的眼睛已经适宜于石窟中的黑暗光度，他看出这个石窟布满了自地面怪异冒出的石笋，壁顶，有些石钟乳垂挂，而壁顶是潮湿的，生满了苔藓，这石窟里，竟没有猛札的影子！

寒山重有些吃惊了，他又仔细向身旁的环境打量起来，嗯，他的心跳了一下，在一根尖削的石笋之旁，有一抹淡淡的金黄亮光闪耀了一下，寒山重

一眼就已经认出，那抹淡淡的黄光，正是猛札在入洞前所发出的金环！

于是，由这枚金环，他连带的发觉在参差不齐的石笋间隙里，有一种两尺宽窄的青石板道路，而显然的，这条隐藏在石笋中间的黑石小路，乃属人工建造，当然，建造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他咽了一口唾液，顺着那条黑石板小路望去，极为困难的，他隐约看出这条石路终断在一块巨大的有如墓碑一样的巨石之前。

根据寒山重敏锐的观察力，他直觉的感到那块竖立着的方形巨石不像是天生在那里的，但是，若然如此，这块巨石又为何如此安稳不移呢？而且，这个石窟并不大，那么，猛札呢？猛札为何不见？他莫不成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已消逝于空气中？

轻飘飘的，寒山重落在地下，他仍怀着希望的低呼了一声：

“猛札……”

回声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着，这仍是他自己的声息，猛札不在。这时，寒山重已可确定，猛札不会在这石窟中了，当然他不相信猛札会在空气里消失，那么，他一定已经置身于另一个境地之中，但，他会在哪里呢？又是如何自这毫无隙缝的石窟里去的呢？

闭上眼睛，寒山重将一口元阳之力调匀，然后，他谨慎地，一步步朝那块竖立着的长方形巨石靠近。

这块巨石，是紧紧嵌合在石窟的壁面上的，看不出有什么奇异之处，就像是天然矗立在那里一样。

寒山重轻轻用手指向壁上敲了敲，回音很塌实，似乎不像里面是中空的，但寒山重明白，毛病一定是出在这里，他不相信，他的智慧与判断力会比不上多少年代以前设计机关的那些人物，他又用手用力推了推，巨石仍然纹丝不动，扎了根似的板着脸朝向他。

于是，他转过身，大步走向方才跃进来的那个破洞，嘴里喃喃的道：

“猛札三枚金环出手，跟着往里穿跃，去势很快很急，嗯！他着地的时候我曾听到声音，那声音不远，是的，不远……”

他思忖着，判断以猛札进洞时的身形与速度，会落在什么地方，他回忆着猛札着地时的声音大小，借此猜测距离的远近，他模仿着身形与速度，照自己心里大约估计的距离，自洞口旁往里跃进，于是，他落在一根粗若碗口的灰黯石笋之旁，目光一转，他已兴奋的低呼了一声，在他前面的青石板窄道上，果然发现了一块磨擦的痕迹！

“猛札是个工于心计，不是个善于忍耐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想到什么？他一定首先想到白玉宫的巨大财富，于是，他心情激动振奋，可能也稍稍对眼前的情境有些迷惑与忐忑，但他不会犹豫多久，他一定急急向里面冲去，是的，很急，在这个短促的时间里，他的视力必然尚不能适应于这石窟中的黑暗，我记得几乎在他进来的刹那间我招呼他却已听不到回音了……”

寒山重凝视着前面，又宁静的想：

“在猛札向里面冲进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把这石窟里的情形看清楚，充斥在他心目中，一定全被炫灿的财宝及白玉宫的豪华瑰丽所迷惑住了，那么，他会本能的顺着这条石板小道往里奔跑……”

寒山重也开始往里面奔跑，他脑子里分析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他就做着相似的样子，他觉得这条狭窄的石板小道，异常滑湿光腻，走在上面，有行在镜子上的，不易着力的感觉。

忽然，就在隔着那块长方形的竖立巨石还有七八步远的时候，他脚下蓦地踩着一排并列暗隐的青石板路上的圆球形的物体，这些物体十分光滑，脚底才一沾上，已经那么轻滑而鬼灵精的骤而陷落转动，于是，脚踏之处便形成了一条三寸宽窄的隙坎，这窄窄的隙坎，刚刚可以容下人们的脚底，在光天化日的大路上，这条隙缝算不上什么，但在这黑暗而阴沉的石窟中，在这条二尺宽窄的滑湿青石板小道上，再加上一个财迷心窍的急奔中的莽汉，这条隙坎，就是一个害人的陷阱了！

寒山重猝然觉得脚下一沉一软，整个身躯已失去了重心，他正待吸气将身躯飘起，却在刹那间又放弃了这个打算，唇上浮起一丝淡淡的冷笑，任自己沉重的向前摔倒，当他的胸腹着地，滑湿的青石板小道及时发挥了它的妙用，寒山重顺着摔出之劲道，在青石板的小道上如箭一样笔直向前滑冲而去——最后的终点，正是那方巨石的根部！

毫不用一点力量反制，寒山重咬着牙任自己身体滑冲向前，于是，刹那之间，他的脑袋已撞在那方巨石的底下，刚刚有一阵晕眩的疼痛传来，那方巨石却已毫无声息的，那么轻巧的整个转旋开来，像是经过无数次的习演与练历，寒山重的身体凑合得恰到好处的滑落进了那方石转开后现出的一个深幽暗黑的陷洞里。

这个陷洞，似是十分深长，而且，笔直的通了下去，两边全是平滑的石壁，没有一点可供攀扶之处，寒山重的身体急速往下坠落，但是，这个时候，他知道却不能再任凭自由发展了。

轻轻将双臂一舒，背脊微弓，他已像一条大壁虎似的贴到了旁边的石壁上，石壁确实滑湿，他往下看了看，约在下面寻丈之处，这个无底洞似的陷阱却又形成了一个折弯，相对的角度，而且，有淡淡的光芒映现。

那里，又会是什么地方呢？

寒山重用用手在面颊上揉了揉，使身体缓缓向下滑落，到了那折弯之处，他已更形谨慎，终于，他滑进去了——

老天，这个无底洞的出口，面对着的景色是什么？是一个完全用白色玉石建筑在地底的宫殿，眼前正是矗立着十二根巨柱，有八座上面浮雕了奇异的图案神座的前殿，神座之前，用黄金塑造了十六条生着角冠的飞蛇，这十六条飞蛇，恰好缠绞成一张看去十分舒适的古怪扶椅，飞蛇的眼睛闪烁着朱芒，是红宝石嵌造的！

寒山重来不及多看，已听到一阵挣扎喘息的声音，他急忙移转目光，老天，下面不就是红狮猛札么？猛札正陷身在一个八角形的，看去极像一个硕大的祭盆盘的石砌物体内，那里有一种紫黑色浓液般的东西，这些东西仿佛黏性极大，将猛札下半身牢牢的沾住，而且，更逐渐往下吸引！

有点怔忡，寒山重不晓得那些紫黑色的黏胶究竟是些什么玩意，但有一点可以知道，这形似祭盆似的八角石坑，和一个小池子大约相仿，看样子最少也有两三个人的深度，如若猛札沉了下去，只怕不死也活不了。

猛札整个面孔都涨成血红，他涨大嘴巴，用力喘着气，两只手乱抓乱舞，腰部用力扭曲，但越是这样，他往下陷沉的速度却越快了。

那些紫黑色的黏胶，有些像泥沼或是流砂，但其浓稠度却更大，而且，有一股隐隐的檀木香味！

寒山重用用力吸了口气，背脊牢靠在这出口的石壁上，缓缓叱道：

“猛札！”

这一声低沉的叫唤，在前面殿堂里引起空荡的回音，却几乎使猛札高兴的晕了过去，他用力仰起颈子，狂乱的大吼道：

“寒兄，你可来了，你在哪里，快来救救我，快……”

寒山重忽然发觉了一件事情，老天，按照自那陷洞顶端的坠落力量推断，假如没有奇迹出现，由这出口沿伸出去的地步，不就正好恰巧跌落到那八角石池里面吗？那个八角石池造在那里，就像是专门等待有人跌下去一般。

猛札的身体又往下沉陷了一点，他惊慌的叫道：

“寒兄，快点啊，我要沉下去了，这天杀的祭魂池……”

一面叫着，猛札一面竭力想寻找寒山重在何处，但是他转不过身子，颈项移动也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角度，怎么样也拗不过来：

“寒兄，寒兄，是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在叫唤红狮？寒兄……”

寒山重细细向石池四周打量了片刻，认定已经没有别的危机隐伏，他微一耸身，飘然落到石池的边缘：

“猛札，是我。”

猛札目光一瞥到寒山重的影子，已兴奋的高呼了一声，大吼道：

“我的天，你可来了，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寒兄，你叫我等得好苦……”

寒山重平静的道：

“假如我和你一样贸然的下来，万一再遭到突然的危险，你还能叫叫‘寒兄’，那时候要我去叫谁？”

猛札红着脸，粗着脖子，挣扎着道：

“快救我，这是祭魂池，你也是从我掉下来的地方出来的呢！那是南族供奉的‘黑婆’神神嘴……”

寒山重抬头一看，不由吓了一跳。一个三丈高下的石雕神像正好在他的头上，这神像袒裸着躯干，蛇首面形妇人身，狰狞丑恶，仿佛随时可以从壁上跃出，方才，寒山重出来的洞口，正是它箕张的嘴巴！

吸了口气，寒山重的身体轻柔的浮起，又轻柔的落到石池之中，猛札吓得怪叫道：

“老汉……不，寒兄，你不要命了？”

他的语声未落，寒山重已那么灵巧的站在紫黑色的浓胶之上，脚底刚刚与黏胶贴着，就像是浮在上面。

寒山重舔一舔嘴唇，淡淡的道：

“我可以在空气里飘浮，自然也能在这玩意上立足。”

说着，他伸手给猛札，猛札慌忙用双手握住，寒山重哧哧一笑，道：

“这次握手，你倒来得相当热诚，但你不要用力，由我来拉你。”

缓缓的，寒山重后退了一步，猛札也被拉上了半尺，但是，寒山重的足踝都陷入黑胶之中。

猛札喘着气，道：

“寒兄，你别自己也被吸住……”

寒山重古怪的眨眨眼，蓦然大吼一声，轰隆一声巨大的回音甫始在殿堂里回荡，寒山重的瘦削身体已如脱弦的怒矢一样，猝然往上标射而起，希聿聿的浓胶流淌溅进，猛札亦被连带拉起，同时飞跃上了池缘。

坐在这用大青石砌成的八角形池缘上，猛札用衣袖擦去汗水，好一阵才惊喘平息，咬牙切齿的道：

“盖这白玉宫的老蕃王真是可恶可恨之极，假如他尚活在人间，我不生

剥了他算他命生得大，简直凶狠残毒得离了谱，不带一点人味……”

寒山重拍拍他肩，笑笑道：

“人家也没有请你来此，是阁下自己千方百计找上门的，你想夺人家陪葬的宝物，人家当然就想要你老命。”

猛札吁了口气，没有出声，开始细细朝眼前的情景打量起来，这是前阁，那十根光洁滑亮的巨柱成了一个四方形，八个宝座并列于中，十六条盘结的带翼飞蛇在八个宝座的正中，殿堂之顶衔接着地底的岩石，两扇看去亦是纯金制成的门扉紧闭着，在宝座的后首。

堂殿的地面异常平滑，纹理细致，纤尘不染，由这祭魂池下去，有一排呈半月形的宽阔阶梯，祭魂池之后，就是那“黑婆”神像了。

空气里荡漾着极端寂静与深邃的神秘，有一股隐隐的恐怖气息弥布四周，好静，静得两个人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与呼吸声。寒山重也向这殿堂注视了良久，低喃道：

“石柱、宝座、金蛇、秘门……魔像、石池……白玉之宫……”

猛札摇摇头，道：

“一点声息也没有，真像座坟墓……”

寒山重回头又朝那“黑婆”神像望了一眼，低沉的道：

“这像是白玉宫的前殿，十分宽大，但却看不见别的，猛札，我们需要再往里进。”

猛札搓搓手，伸伸臂，苦笑了一下，道：

“老实说，我真有点寒心了，这半池的‘乌檀胶’就险些要了我这条老命，再往里面，更不知道有多少稀奇古怪的阴毒玩意……”

寒山重一把将猛札提起，冷冷的道：

“天下之大，没有不劳而获的事，牺牲愈重，代价愈高，猛札，你身为边疆大豪，为这一点小小挫折就丧失了斗志，寒山重实为你感到惭愧！”

猛札呆了呆，活动了一下四肢，无奈的点点头道：

“好吧，红狮是舍命陪君子！”

寒山重笑笑，道：

“别说得那么仁义，你是舍命为财宝。”

二人慢慢沿着石阶往下走，寒山重又闻到沾染在猛札身上的那些残余的黑胶的气息，他问道：

“猛札，你刚才说那八角形石池里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乌檀胶’？”

猛札叹了口气，道：

“在边疆的深山峻岭里，生长着一种乌黑色的檀木，这种檀木无枝无叶，就那么直楞楞的长着一条干子，这种东西极为稀少，很不容易找，但只要找着一根，就可以附近发现一片，将这乌檀木砍回，用铁釜煮熬，穷三天日夜，就可以得着这种乌檀胶，我们用它做祭神敬天的圣火，在燃烧起来的时候异香远播，数里之外都闻得到……”

寒山重眉梢子一扬，道：

“那石池子里有半池多这种玩意，恐怕用了不少檀木树干吧？”

猛札吸了口气，道：

“当然，除了乌檀木用得更多，还有不少为祭神而丢进池里的生命。”

寒山重微感一震，道：

“祭神用人命？”

猛札咧咧嘴巴，道：

“是的，祭魂池里火光熊熊，异香四溢，一个童男或童女被丢进去，就像一个石子丢进海里，连叫声都听不见，巫师击着鼓铃，乱蹦乱跳，火舌伸缩着，巫师就告诉大家，黑婆神已经接受了大家的祭礼了。”

寒山重有趣的望了望猛札一眼，笑着道：

“你怎么知道这池子里是做这种用途的？”

猛札哼一声，恨恨的道：

“只有祭魂池会筑得这么大，而且，是八角星形的。”点点头，寒山重又道：

“险些连你老兄也祭了神了。”

猛札“呸”了一声，道：

“这黑婆，我猛札根本就不信它！”

寒山重哧哧一笑，没有说话，两个人已小心翼翼的经过金蛇宝座之侧，缓缓向右面紧闭的金色小门行近。“这里光线很足，却是一件怪事。”

寒山重喃喃的说，猛札却插了一句：

“黑暗的晚上，只要有云，光线也是很亮的。”寒山重一拍他的肩膀，道：

“有道理，此宫为白玉所建，白玉本身就可能反折光亮，而且，我想一定会有明珠一类的物，供做光源！”猛札向四处看了看，叫道：

“看壁顶！”

寒山重急忙仰首望去，喔！在天然生成的层岩上，就着岩势雕刻着另一个“黑婆”神像，沿着神像肢体，整整有三十颗儿拳大小的圆润明珠，正放着朦朦闪光，光线呈乳白之色！

猛札长吁了口气，道：

“夜明珠……好大的个头……”

寒山重撇撇嘴唇，道：

“一共三十颗，你一半，我一半。”

猛札忙道：

“当然，你便是多拿两颗，我也心甘情愿。”

古怪的看了猛札一眼，寒山重已来到那扉紧闭的纯金小门之前，这扇门上没有雕镂任何图案，只有一个孤伶伶的金环。

沉思了片刻，寒山重淡淡的道：

“假如是你，猛札，你是否会去拉这金环？”

猛札怔了一下，道：

“是的，我想一拉就可以拉开。”

寒山重笑了笑，道：

“很可能连阁下的生命也拉进去，现在，你让过一边，容姓寒的试试。”

猛札识相的站到一旁，关注的道：

“寒兄，请留心。”

寒山重向他翘翘拇指，猝然伸手用力拉扯门上金环。

他的力量极大，足可扯倒三匹水牛，但是，那扇门扉纹丝未动，寒山重站立脚下却突然有五尺见方的地面裂开——似强力的弹簧回震，寒山重蓦地跳起，在他跳起的一刹那间，清楚的看见那裂开的地面布满了尖锐的钢刺，那些钢刺锈蚀得斑斑驳驳，但却仍然可以致人死命，假如有人自这裂开的地

面掉下去的话。

没有停息，连猛札的惊呼声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寒山重又翻跃而下，再度用力拉扯门上金环，这一次，在一阵刺耳叽吱声中，那扇纯金之门终于被猛然拉开！

随着这扇门的开启，门内飞出两个紫瓷的斗大圆珠，砸在地下迸碎成片片点点，但是，里面却空无一物。

猛札跳闪开去，又迅速奔到瓷珠碎烈之处细细检视起来，半晌，他哈哈大笑道：

“那个老不死的王爷白费心机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寒山重倚在门边，安详的道：

“怎么？”

猛札撕下衣裳的下摆，垫着手拈起一块破瓷片珠，慎重的道：

“这个瓷球外面是紫色的，里边却呈暗蓝，这表示曾被一种毒性极强的毒汁侵蚀过，我刚才查验了一下，晓得这种毒汁名叫‘伽魔鸟尾’，颜色是透蓝色的，像天空一样澄朗，似伽魔鸟的晶亮尾羽一样莹洁，不过，沾上哪里就即时糜烂，而且，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它的毒性可以一直穿过肌肉骨骼进入五脏！”

寒山重咬咬下唇，道：

“那老王八装在这紫瓷球中准备害人，但是，经过这么长久的年代以来，瓷球的外层质地不够完密，里面的毒汁早就干涸了，是么？”

猛札点点头，道：

“不过，它的余渣仍然对人有害，我猛札是玩毒的老祖宗了，这一套小把戏唬不了我，嗯，‘伽魔鸟尾’，这种毒药的调制法早已失传了呢……”

寒山重淡淡一笑，道：

“老友，寒某人入宝山了。”

说着话，寒山重已掠身入门，门里，是一个宽敞的大厅，这所大厅是圆形的，围以精致的，完全用千年红珊瑚雕成的矮栏杆，栏杆之旁，有六个与常人身高相等的金人，这些以黄金塑造的人，都是雕镂成南女的装束，身上镶满了各形各色的宝石，每粒宝石都晶莹美润，似闪烁着异采的星辰，六个金人都是右肩上顶着一个银罐，罐子里盛满了成串的球珠，钻石、琥珀与玛瑙，那么灿丽，那么光耀，像是流泻的星泉，组成阳光七彩的粒质，夺目炫神，美极了。

大厅的中央，摆着一套完全用整块红玉雕成的坐椅，大小一共有十二件，桌面椅身，刻镂着精致的花纹，各镶嵌着一付鹰形的闪闪钻石图案，这套红玉桌椅之后，有一张卧榻，这张卧榻，长约九尺，宽约四尺，通体晶莹透明，一对高枕，却是翠绿欲滴，润滑细致得毫无瑕疵，这卧榻，是由整块的大水晶凿成，那对尺许宽窄的高枕，却是两块未经琢磨过的翡翠！

沿着卧榻，摆置着大小五百多件精巧的、玉马、翠佛、金人等等珍奇之物，龙眼大小的浑圆球珠散滚一地，大约估计，也在千颗以上！

水晶榻上，铺设着一块全由金丝编成的锦垫，榻后，是一幅硕大的屏风，屏风是精工用银丝穿织，上面有一条翻云覆雨的巨龙图案，这条巨龙，由头至尾，皆用一颗颗闪耀的钻石缀连而成！

屏风之后，嗯，叠排着五十余口银色箱子，不用打开，也知道里面装的必是些珍贵异宝。

壁顶，悬着一座巨形的莲花灯座，当然灯座里并没有蕊线及桐油，由金丝连串的珍珠与红、蓝二色宝石组嵌而就，花纹绚丽，悦目之极。

寒山重站在大厅的外缘，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实说，他自己的财富已是富可倾城，但比起这里所见的宝物来，只怕连一小半也赶不上，而且，恐怕真正的财富还没有发觉呢！

猛札更像木鸡一样呆在那里，张大着嘴巴，三角眼已要突出眼眶，他的呼吸急促，全身不停的哆嗦，额上青筋暴起，又在突突的跳个不停。

吸了口气，寒山重平静的道：

“很惊人，是吧？”

猛札像是没有听到，目光怔呵呵的瞪着眼前的一切，像痴了一样。

用力在猛札肩膀上拍了一记，寒山重哧哧笑道：

“怎么？老友，你迷糊了？”

大大的颤抖了一下，猛札用力摇摇头，沙哑着嗓子道：

“不……不是在做梦吧？寒兄，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寒山重豁然大笑，笑声激荡在这所圆形的大厅里历久不散，半晌，他宏烈的道：

“猛札，大英雄要识破生死关，真隐士需明白财如土，这些宝物，不仅是很迷人，但它不会永远随着你，它也无法永远伴有他，因此么，猛札，犯不上这般失魂落魄的呢。”

猛札窘迫的笑笑，道：

“不，我……我只是一下子被慑住了，呃只是一下子……”

寒山重含蓄的一笑，道：

“如此便好，现在，我们再往里去，假如我猜得不错，里面就可能是那老蕃王的陵寝了。”

猛札的目光舍不得移转开来，望着那高大的屏风之侧，正有一个半圆形的，被一块乌黑石闸堵死了的横门！

寒山重也瞧着那道横门，淡淡的道：

“那里面，可能还有危机，不过，相对的，财宝异珍也可能极多。”

猛札心口砰砰跳个不停，他干咽了一口唾沫，朝寒山重愣愣的苦笑了一下，是的，猛札已有些畏怯或将再来的危困，他对眼前的这些巨额财富，已经感到满足了。

## 二十、宝砌珠堆俱随流水

自红珊瑚栏杆的间隔中缓缓进去，寒山重走一步停一停，仔仔细细的向前后左右查视着，猛札紧跟在他身后，目光依依不舍的在满厅的珍宝上留意巡回。

走到那半圆形的横门之侧了，寒山重凝注了片刻，低沉的道：

“这黑色石闸也是自里面堵死了的，除了硬进，没有其他方法。”

猛札轻轻扯了扯寒山重衣角，寒山重诧异的回头，札面孔涨得紫红的，他呐呐的道：

“寒兄，我看，外面的这些金银珠宝已经够了，似乎，我们似乎不用再冒险进到最里面，光是分分眼前的宝物，我们也足可十辈子用不完……”

寒山重冷冷的一笑，道：

“当然，但这些财宝如广散天下，济天下之贫苦，只怕那些苦人儿分不上一点点，我们在享用十辈子的时候，该想想也有些人连一餐饭也没得吃。”

猛札脸孔又一红，他嗫嚅的道：

“但，但这是我们用生命的危险换来的……”

寒山重转过面孔，淡淡的道：

“越是如此，才越显得这件事的意义深刻，猛札，我是指我应分得的一半而言，并非指你，你，仍可独享你的那一半。”

猛札沉默着没有答腔，寒山重环顾这冷寂的大厅，缓缓的道：

“不要心中不快，猛札，我说的是实话，而且，我们还需要设法将这些财宝搬运出去，假如寻不着另外的秘道，像我们进来时用的那种方式搬移，恐怕运不出多少，再说，与生命开的玩笑也就太大了。”

听了寒山重的话，猛札才想到了搬运的问题，他急切的道：

“那，那怎么办呢？”

寒山重摇摇头：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先毁此石闸进去再说。”

猛札正待说话，寒山重脚步一旋，已抖掌劈在那乌黑泛亮的石闸上，那么沉重的石闸竟“咯”“咯”的震晃了两下，大蓬的石屑分溅开去！

摇摇头，猛札咋着舌道：

“寒兄，我有些怀疑你是不是血肉之身了。”

寒山重将一口元阳真力完全贯注在两臂，他双眼平视，目光闪烁着奇异的神采，左右两掌轮番挥劈，呼啸的劲风在大厅里激荡，石屑纷飞，粉糜飘散，“轰”“轰”的巨响震动不息，那方黑色石闸，瞬息间已被劈削开一片裂痕——隐隐的裂痕。

猛札待寒山重略做喘息的时候，他跟着接上，奋起力量震击石闸，和早先一样，也是十几掌后，便龇牙咧嘴的痛得双手直摇。

寒山重哧哧一笑，身形霍的半蹲，右手缓缓推出，像是推拒着无形的万斤之力，他脸上的肌肉紧紧绷起，汗水沿着眉角流淌，慢慢地，他的手掌离着石闸越来越近了，那沉重的黑色石闸，竟发起一阵“吱咯”“吱咯”的颤动声，仿佛被一位看不见的大力之神在奋力推撑着一样！

两眼大睁着，猛札张大了嘴巴，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在心里用力，蓦然—

寒山重暴叱一声，如焦雷骤响，他的左掌已像来自在八九之外的飞锤，

那么狂猛威重的砸到石闸上！

宽厚的石闸起了一阵刺耳的震动声，寒山重开声吐气，紧跟着又闪电雷殛般的一十六掌，汗水溅飞里，他再度开声吐气，再接上更猛的二十三掌，石闸摇晃着，呻吟着，寒山重的掌缘指骨鲜血涔涔，那么刺目的印在乌黑的石闸上，猛札心里像被一只无的手抓着，他张口结舌的叫：

“停！快停下来，你疯了，寒兄，你……你疯了……”

寒山重一甩头，汗水被洒了一地，他旱雷似的狂吼一声，整张面孔赤红如火，两只手掌交互翻绞，又倏而分开，在划过两道短促的半弧之后，霹雳般轰震在已不稳的石闸之上，“哗啦啦”的塌坍声似是大地碎裂，整个沉重的石闸在刹那间破散支离，于碎石飞射中完全倒塌下来！

没有丝毫停滞，寒山重低促的道：

“跟我来！”

“来”字尚在他舌尖滚动，他的身形已猝然射入碎裂的拱门之内。

猛札顾不得闪挡纷飞的石屑，双臂遮头，迅速跟在寒山重身后跃入——跃入一个与世隔绝的陵墓幽境里。

静静地，寒山重寂然站着未动，眼前，是一付活生生的远古帝宫图，他站着的地方，是一条宽洁光亮的长廊。

长廊共有四道，将这座寝宫围成了一个长方形，廊柱上，浮雕满了各式各样的古怪图案，有蛇首人身的妇女，有带翼生角的飞蛇，有凌空扑落的金鹰，也有站在云雾里撕杀的武士，廊柱是白玉做的，壁顶排着密密麻麻的明珠，密度之大，就等于完全是用这些明珠镶嵌成这四条长廊的壁顶。

三四层由宫顶重悬的纱幔，隐隐约约的挡遮在长廊的周遭，三个衣饰华丽的侍女正端着三面硕大的金盘站在纱幔之旁，每个金盘里，都放置着三颗脑袋大小，呈五角星形的水红宝石，这九颗宝石，每一颗都闪弥着蒙蒙的红光，晶亮剔透，看去像九颗真正自夜空中殒落的星辰。

有一个三角形的，完全用玉缀的金银图纹的小水池，当然，现在池水已干，却仍有五个几乎全裸的侍女站在池中或沐浴作戏水状，然而，沾搁在她们发间身上的，不是水，是一颗颗的明钻，是一块块的翠玉！

地面是细致光滑的白玉，铺着猩红镶银边的毛毡，一个侍女俯卧在地下，正用手逗弄着两头豹子，两头纯金所制，钻为目、玉做成的豹子。

四个长发披肩的南装巫士并排盘坐在一起，他们手中所执的鼓铃是纯金的，身上披戴的珠环是纯金的，头上插的鸟羽也是纯金的，八只眼睛木然瞪着一条注向三角水池的玉沟，当然玉沟中没有流水，是金块、银块，搀合着翡翠玛瑙的奇珍。

一张宽大的，由十六种颜色不同的玉石雕镂成的十六条带角飞蛇的扶椅上，平稳的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纯金棺椁，棺椁上，镶满了组成各种图纹的宝石明钻，闪耀流灿，奔目炫神！

四个侍女半跪在棺椁之侧，俯首垂目，似是极为悲伤，她们的手指上涂着很亮的油脂，指甲留得很尖，很长，四个人的头上各顶着一方软垫，软垫上，每张都整齐的排列着五枚鸭蛋大小的闪闪钻石，这每粒硕大的钻石中，都天然嵌着一颗朱红的心形物体，那是天然生长在里面的，只要一颗已是旷世难求，而这老南王，竟然却拥有二十余颗之多，而且，又伴着永远沉寂在这里。

站在猩红毛毡的另一面，五个妆扮得特别华丽，留着长长辫子的侍女正

在做歌舞之态，看她们的眼珠如玻璃似的黯淡木讷，却个个微张小口，伸臂钩腿，似是片刻之前她们犹在快乐的歌舞，但事实摆在面前，她们摆着这个木然不动的姿态，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

自屋顶垂挂的纱幔颜色是半灰不白的，但在顶层，幔纱的色彩却是粉红，看得出来，在初挂上的时候，一定非常鲜艳而有浪漫情调，时光不仅是不饶人的啊，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物体都是一样的，转变一切原来的形态，或在外表，或是内涵的。

寒山重闭闭眼睛，回头看看猛札，猛札已整个呆在那里，两眼中似喷着火，那种手足无措，兴奋狂喜，充满了贪婪及物欲的火！

平静得像在语声里带着冰，寒山重淡漠的道：

“猛札，这里，是白玉宫宝藏的全部。”

猛札咬咬舌头，痛得他一机伶：

“好像是在做梦，寒兄，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寒山重露齿一笑，道：

“这是真的，但，也可说是假的。”

在这时，猛札哪里还有心绪深思寒山重语中含意，他急切的道：

“寒兄，我们还等什么？”

寒山重哼了一声，忽然道：

“猛札，你听过‘气息相引’‘阴阳互吸’这两句话？”

怔了怔，猛札迷惘的道：

“好像听过，但，这和眼前的事有什么关系？”

寒山重舔舔嘴唇，淡淡的道：

“这些侍女与巫师，看去，都像活的，是吧？”

猛札点点头，目光注定在那些表演着各种姿态的人物身上，寒山重冷冷的道：

“或是因为这里的空气纯净，温度低寒，或是当初她们在气绝之前饮用与吞食什么防腐药物，多少年来，她们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形态，和生时无异，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人的遗骸，俗语称为僵尸。”

猛札大大的咽了一口唾沫，呐呐的道：

“你的意思，寒兄，是说有活人的气息相吸，会引起尸变？”

寒山重沉默了片刻，道：

“我怕会如此。”

猛札望着寒山重，忽地笑了起来：

“寒兄，你也恁的胆小，就算因为活人的气息相引，这些死人都变活了，但，嗯！就凭她们这么娇滴滴的模样，再吓人也吓不到什么地方去，咱们三拳两脚，就可将这些娘儿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寒山重摇摇头，缓缓地道：

“我也是预防，并非说一定如此，而且，除了这层顾虑，我们还得防着其他的危机，现在，猛札，我们去，但请记住财宝固然可爱，生命却更值得珍惜！”

经过寒山重这一说，猛札却不由犹豫起来，他迟疑了一下，喃喃的道：

“眼前，又会有什么埋伏呢？”

寒山重领先朝先行去，边淡然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会有。”

说着，他已走下长廊，毫不考虑的一手掀起纱幔，当他的手刚刚沾到纱幔，那些纱幔便已像飞絮一样纷纷飘碎，似翩翩起舞的花片蝴蝶，四处飘落。

寒山重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大步向那三名头顶红宝石的南女遗骸行去，于是，当他离着这三个南女还有两步之遥，这三具已经僵硬的尸体竟然朝他转了过来，她们擦在脸上的厚厚脂粉，亦在刹那间溶化流淌，形成了斑斑块块，那三只如死鱼一样的眸子，如此直楞楞的瞪视着寒山重，衬着她们已变成紫黑的本来面孔，简直和古来描述的冤鬼僵尸是一个样子，足能吓破一个人的胆！

没有声息，这座墓陵静得如死，而那三名南女的尸体竟已开始了极缓慢的移动，移动向寒山重。

猛札脚步刚刚跨下长廊，睹状之下，神色全变，他窒着嗓子，不可抑止的哆嗦着：

“快……快退……这是她们的鬼魂……那些指甲……指甲上有毒……”

寒山重慢慢往后退着，目光却注定了三个南女的移动，他的心里也在砰砰急跳，多少年来，他见死人如视腐草败木，但是，那都是些永不会再有任何动作的，眼前，却有三个已经死去多时的南女像复活了一样开始有了动作，而且，这动作是朝着他逐渐逼来！

寒山重慢慢往后退，他经过那三角形的，盛满着珠玉珍宝的小池，不可思议的，在小池内做戏水状的那五个半裸女，竟也僵硬的伸展着双臂，骇煞人的朝寒山重这边接近了过来，五只涂着银亮油脂的尖长手指，似是五双冷酷的鬼爪，那么阴森而恐怖的指着寒山重，像是随时可以攫扑过来一样！

仿佛喝醉了酒，猛札踉跄不稳的倒退上了玉廊，上下牙齦捉对儿打抖，他像整个身躯完全浸入了冰窖一样，不停的抖索着，面孔惨白得没有一丝儿血色，口里反复呢喃着几个字：

“黑婆神的诅咒……诅咒……黑婆神的……”

寒山重紧紧咬着下唇，鼻尖渗出粒粒汗珠，他也感到脊背上凉飕飕的，老天，那都不是活人啊，但是，这尸体却在移动！

忽然——

他觉得脚踝处有冰凉的感觉，目光一飘，那个俯卧在红色毛毡上的女尸体，此刻却已到了他的脚旁，尖尖的手指正如一条毒蛇伸触在他的脚踝旁边！

寒山重心头一跳，霍然侧身闪出，但是，他这一闪，那些被他引动了的尸体，竟也那么快捷的朝他闪出的方向围了过来，不敢再看的，那五名蓄着长辫，衣束华丽的南女亦开始了她们真正的舞蹈，高挑的手臂缓缓垂下，钩跷的腿足慢慢游移，玻璃珠似的眼珠冷然直视，那没有一点生机的瞳仁里，却似乎映隐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怨毒与幽冷！

抹去脸上的汗，背后又传出一阵轻微的，却撼人心弦的鼓铃轻响，寒山重用不着回头，他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定是那四个僵硬了的巫师尸体也开始作怪了！

站在长廊上的猛札，一个劲的抖索着，他翁动着自己成紫色的嘴唇，不能出声的用手指向寒山重背后，那伸出的手指，也颤抖得像西风里的柳梢。

寒山重在长方形的大厅中小心翼翼的移转，这景象简直永难令人相信，那些僵硬了的，早已失去生命的躯体，围转在他四周，也是那么有规则的移动着，手臂在木讷的划着没有意识的小小的弧角，每一双瞳孔，都是那么死板板的不带一丝儿生气，这，不像是些曾经活过的同类，寒山重直觉的感到

眼前的都是些异种异类的怪物，不可理喻的怪物！

慢慢的转着，轻轻的动着，似是彼此做着迷藏，彼此在文雅的做一种游戏，但寒山重明白这不是迷藏，更不是游戏，这是在一种恐骇的特异感觉下的生死搏斗！

眼角瞥见了猛札的惊恐之态，寒山重悄然将双掌微微提起，低沉的道：

“猛札，你曾试过同幽灵为敌？”

猛札倚在玉柱上，像瘫痪了一样，管自抖个不停，寒山重摇摇头，在按下那股出奇的紧张与慌乱后，大步朝眼前那些活动的尸体逼近！

于是——

长长的，在喉中呻吟了一声，猛札滑坐到了地上，在极度的惊惧里，他以为寒山重已经发了疯了。

寒山重朝前一跨步，左手一晃，似狂风扫掠，三颗斗大的红宝石已攫到手中，同时他的以脚亦在手动的同时，将那三具女活尸踢倒于地！

“砰”的一声震响，似击在败革之上，兜胸一掌，另一具活尸已应声像块枯木般裂成了两半，那五脏六腑却似干瘪了的草絮一样倾泻下来，没有血。

寒山重蓦地大吼一声，猝然滑步，又倏而旋身，就在这一滑一旋之间，在他身后晃移的那四具巫师活尸亦已碎裂支离，臂腿纷飞！

“就是如此了！”

寒山重吐气开声，双掌直推横兜，在三角小池里木呆着移动的那五具半裸女尸体，整个被掀在半空，又重重的跌落下去，似跌了五块干硬的陶瓷，那么松脆的摔得粉碎！

像一朵云，寒山重轻轻飘起，也似一溜云，他飞闪到金棺之上，金棺上的棺盖紧盖，寒山重透过上面的一方琉璃罩，清晰的看到躺在其中的老南王，灰白的头发，枯干得像橘子皮似的面孔，眼睛是闭着的，薄薄的嘴唇微张，穿的衣裳全为锦绣，额前戴着一方金冠，金冠上有一块拳大的玉，虽只一眼，寒山重也看得明白，共有七种色彩，却隐隐组合成一只振翼欲飞的苍鹰之形！

没有任何考虑，寒山重快速向金冠之上落下，但是，就在他的足尖甫始沾上的一刹那，托住这个金棺的，用各色玉石嵌就成十六条飞蛇之状的那座扶椅，却突然起了阵紧急的“咯嘣”串响，十六条嵌合衔接的飞蛇，竟整个转换了它们的接合部位，完全成了另一种嵌合形态，仍然是绞缠成一座扶椅之形，但是，却在一阵“轰隆”声里坠落，将金棺罩合于内——包括那四具跪伏在金棺前的南女尸骸。

寒山重双臂一抖，拔在空中，略一盘旋，轻轻九掌挥去，那些以彩玉嵌合成的飞蛇大大的摇晃了一下，起了一阵瓷玉般的磨擦之声，寒山重身形没有着地，沉叱一声，双臂回绕倒击，劲力强劲能拔山移鼎，整个大厅中珍宝珠玉被他这阵狂猛的罡风扫击得飞溅旋舞，仿佛云飘水散，叮当撞击之声响成一片！

再度盘旋，寒山重断吼一声，毫不迟滞的三次重击出手，这一次，空气被搅荡得呼噜噜的狂旋，一股澎湃的热力弥布四周，这座以白色玉石砌就的宫陵宛如也在隐隐震动了。

于是的彩玉碎裂崩散，十六条嵌合成的飞蛇形态刹时消颓坍塌，寒山重身躯在空气中左翻右掠，快得像一抹闪电般回穿绕射，嗯！他并非在躲避那些碎溅的玉块，他是在攫取那二十枚跟着碎玉一起飞散的大钻石！

抛给坐在床下的猛札一抹讽笑，寒山重扑向金棺，二十枚大钻石已经稳

稳当当的入了怀，他带着些微喘促的大喝：

“还要我抱着阁下去分宝物么？猛札！”

说着话，他已摸着了金棺冰冷的边缘，但是，像被蛇咬了一样，疾速的又抖手后退，寒山重的手指与金棺的表面甫一接触，他已觉得有些不大对，那上面，似有一层粉末似的物体！

